清代野史第四辑

清光绪帝外传……（ 1 ）
慈禧及光绪宾天厄……（ 27 ）
董妃行状……（ 43 ）
董小宛别传……（ 51 ）
戊戌政变始末……（ 63 ）
发史……（ 81 ）
贪官污吏传……（ 99 ）
梼杌近志……（115）
满清入关暴政……（165）
归庐谭往录……（225）
都门识小录……（243）
慧因室杂缀……（287）
鹅山文摘抄……（313）
圆明园总管世家……（339）
西藏风俗记……（351）

清光绪帝外传

（原名《崇陵传信录》）

湖滨旧史恽毓鼎

自忌讳排比之法行，而国史为官书，朝野所传闻，其轶事时见诸野史。虽或爱憎发于恩私，是非生于党议，而朝局真相，亦颇存焉。毓鼎事先帝十九年，侍螭头，领阑台，所居皆史职。《起居注》，名《记言动第录》，排日谕旨，而以《懋勤殿内记注》附益之。史馆作本纪，根据《实录》，稍变其体裁；大臣列传，则缀拾邸抄公牍，不得有所采访，申己意，盖太史南董之风坠地尽矣。缅维先帝御宇，不为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于损其天年，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毓鼎侍左右，近且久，天颜戚戚，常若不愉，未尝一日展容舒气也。弃臣民之后半月，冲主御法驾，升正殿，行即位礼。毓鼎侍班御座前，默思先帝生平遭际困厄，心酸鼻辛，欲制泪不禁涔涔被面矣。后之人稽光绪一朝事，所见者懿旨耳，上谕耳，奏疏耳。先帝一多病柔懦之主而已，庸讵知天挺英明，豁达大度，奋发欲有所为，处万难之会，遵养时晦，以求自全，有大不得已之苦衷哉！监国醇亲王以河间东平之亲，居明堂负扆之重，窃谓继志述事，为先帝吐气，此其时矣。荏苒二年，东海遗臣，交章荐之而不召；西市沉

冤，遗孤言之而不雪，毓鼎知其无憾于先帝矣。乃始反袂吮毫，举十九年所见所闻，纂为此录。无恩私，无党议，可以告先帝而质鬼神。扃之箧笥，传诸子孙，他日陵谷变迁，函开心史，三十四年之朝局，庶有大明之一日乎？至若赤凤之谣，杨华之歌，怨口流传几成事实，宫廷隐秘，姑从阙如。宣统三年辛亥四月湖滨旧史恽毓鼎。

德宗景皇帝为宣宗之孙、醇贤亲王之长子，母曰叶赫那拉氏，以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诞于宣武门内西太平街醇王府之槐阴斋。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穆宗上宾，前星未曜，慈安太后、慈禧太后宫中定策，以初六日夜半具法驾迎上，入承大统。时年四岁，初七日始发丧。两宫垂帘听政，以每岁七月朔日孟秋时享太庙，致斋三日，二十八日为斋戒期，乃移上二日，以六月二十六日为圣诞节。

光绪十五年正月大婚，皇后叶赫那拉氏，满州桂祥长女，孝钦显皇后之内侄女也。纳侍郎长叙二女，册为珍嫔、瑾嫔，上始亲裁大政。

上读书之所为毓庆宫，常熟翁同和、寿州孙家鼐、仁和夏同善、孙诒经，先后充师傅，以松滋充满文教习。故事，授清文者不名师傅，其体亦杀。夏公出为学政，薨于外；仁和孙公以失旨出书房；翁相国以罪去；独孙相国恩礼始终无间云。

惠陵上仙，实系患痘，外传花柳毒者非也。甲戌十二月初四日痘已结痂，宫中循旧例谢痘神娘娘，幡盖香花鼓乐，送诸大清门外。是日太医院判李德立入请脉，已报大安，两宫且许以厚赏矣。夜半忽急诏促入诊，踉跄至乾清宫，则见帝颜色大变，痘疮溃陷，其气甚恶。德立大惊，知事已不可为，而莫解其故。未久

即传帝崩矣。嗣后始有泄其事者。孝哲毅皇后为侍郎崇绮之女，明慧得帝心，而不见悦于姑慈禧太后，待之苛虐。初四日，不知何事，复受谴责。后省帝疾于乾清宫，泣诉冤苦。帝宿宫之暖阁，屋深邃苦寒，中以幕隔之。慈禧侦后诣帝所，窃尾之。宫监将入启，摇手令勿声，去履袜行，伏幕外听之，适闻后语。帝慰之曰："卿暂忍耐，终有出头日也。"慈禧大怒，揭幕入，牵后发以出，且行且痛扶之，传内廷备大杖。帝惊恐且悲，坠于地，昏晕移时始苏，痘遂变。慈禧闻帝疾剧，始释后，而诬以房帏不谨致圣躬骤危云。德宗嗣祚，上徽号曰"嘉顺皇后。"后悲郁不欲生，遂于次年二月二十日吞金以殉。崇侍郎亦因此忤旨闲废者二十馀年。

光绪辛巳三月十一日，孝贞皇后崩时，慈禧病甚剧，慈安固健康无恙。凶信出，百官皆以为西圣也。既而知为东后（时两太后分居东西，即以东太后、西太后别之，宫中则呼曰"东佛爷"、"西佛爷"），乃大惊诧。相传两太后一日听政之暇，偶话咸丰末旧事，慈安忽语慈禧曰："我有一事，久思为妹言之。今请妹观一物。"在匮中取卷纸出，乃显庙手敕也，略谓：叶赫氏祖制不得备椒房，今既生皇子，异日母以子贵，自不能不尊为太后，唯朕实不能深信其人。此后如能安分守法则已，否则汝可出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慈安持示慈禧，且笑曰："吾姊妹相处久，无闲言，何必留此诏乎？"立取火焚之。慈禧面发赤，虽申谢，意怏怏不自得，旋辞去。十一日，慈安闲立庭中，倚缸玩金鱼，西宫太监捧盒至，跪陈曰："外舍顷进克食（满洲语，牛奶饼之类），西佛爷食之甚美，不肯独用，特分呈东佛爷。"慈安其喜，启盒，拈一饼对使者尝之，以示感意。旋即传太医，谓东圣

骤痰。厥医未入宫，而凤驭上升矣。慈安沈默寡言笑，守家法，知大体。同治初年，戡定海内大计，慈安主持于上，恭忠亲王文相国翊赞于下，以成中兴之功。慈禧素严惮之。辛巳后，土木游宴之风始盛（或传咸丰时，大学士肃顺曾密疏请文宗行钩弋故事，故孝钦听政，首除肃顺，而摭拾跋扈罪状，以成其狱）。

德宗既理万几，有意右文之治。元和陆相国时值南斋，上语之曰："《天禄琳琅》初集之书，向储圆明园，庚申毁于兵火。二集各书，闻在宫中，汝可诣宫中藏书处试检之。"陆相往检，书虽多，俱与二集目录不合。覆命，上沉吟良久曰："昭德殿尚有书数屋，恐是矣。"昭德殿，宫中最后殿也。常熟翁师傅在侧，请于上，愿与陆润庠同往。殿扃鐍久，凝尘数寸，无从措手足。二公共出银十两，给守殿太监为扫除费。次日复往，则宋元明镌本颇多，且有精抄本，然以二集目录证之亦非也。有旧阉知其事者，谓闻诸前辈，此盖嘉庆初欲编《天禄琳琅》三集而未行者。翁、陆乃择最精数种呈上，置玉案备乙览焉（有乾隆朝翰苑分书袖珍《昭明文选》一部，皆词臣工书者。第一册首页，有纯皇御容。闻德宗以此书置案头，时展览，颐和驻跸，亦携以自随）。

癸巳甲午间，上习闻翁师傅之说，颇究碑版目录之学，翁亦时以新出版本进上。犹忆甲午五月初，毓鼎因考试翰詹，由编修擢赞善召见。上首问翰林院藏书及《永乐大典》所存册数，又问近有新出金石否，谕毓鼎在家宜多看书，不可专习诗赋，此足以觇圣学矣。（明修《永乐大典》凡二部，一置乾清宫，一赐翰林院。明亡后，宫中一部不知存否。其储院者，一万二千馀册，国初开《四库》，馆臣就《大典》所录，搜辑佚书甚夥，其后渐有

亡失。毓鼎初入词馆，犹见有八千馀册。光绪庚子，兵攻使馆，翰林院后墙正界英馆，亦毁于火，《大典》散入英馆，焚毁遗失者过半。院中所存，仅八百馀册。最后由院移送学部，则仅数十册。金题玉笈，散在好古者之家。煌煌巨编，无复能窥全豹。此亦书林一大掌故也。壬寅年闻厂肆有《大典》十馀册出售，每册价三十两、二十两不等。毓鼎急往求之，则已为捷足者所得，至今思之犹耿耿。）

上幼畏雷声，虽在书房，必投身翁师傅怀中。大婚后迄无皇嗣，或谓有隐疾，宫掖事秘，莫知其详也。体气健实，三十四年无疾病，未尝一日辍朝，郊庙大祀必亲临，大风雪，无几微怠容，步稳而速。扈从诸臣，常疾趋追随。性宽厚，侍臣或偶失仪，不究也。

故事：廷试贡士，阅卷大臣拟前十本进呈候钦定，然后拆弥封姓名宣布，往往如所拟名次，不更动也。乙未殿试，上念国步多艰，思得气节之士而用之。四川骆成骧名在第十，上见其卷中有“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二语，大赏之，拔置第一。

上既亲政，以颐和园为颐养母后之所，间日往请安，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丁酉年，毓鼎附片劾太监牛姓在外招权纳贿，请严惩以符祖制。牛姓者，颐和园亲近小阉也。上谓翁师傅曰：“此疏若为太后见，言官祸且不测，朕当保全之。”乃撤去附片，仅以正折呈园。翁师傅后语毓鼎，感激圣慈，至于流涕。

是时权操于上，亦颇有通内营进者。玉昆者，木厂商人也，以入资助园工，得道员，忽授四川盐茶道。召见日，上见其举动粗鄙，心恶之，因询其曾否读书。玉对曾读《百家姓》及《大

学》。上授以笔，命书履历，良久仅能成“玉昆”二字，上怒斥出，即日罢之。一日，苏松太道缺员，枢臣列单请简。上海道兼管海关，膏腴甲天下，上命授鲁伯阳，且申之曰：“是李鸿章所保。”枢臣闻命，相顾错愕，遍稽旧籍，始得其人。尝以微劳列保案，李所奏也。先是鲁以道员需次金陵，制府及司道皆轻之，鲁颇不平，乃挈巨金输幸门，期必得斯缺。既有成说，扬扬意得甚，预夸示同僚，咸嗤其妄。命下果然，制府刘坤一大惊诧。奏改常镇通海道，旋劾降为通判。方请谒之言得入也，未尝不以人才可用欺上，迨觉其不称，立斥之，而不稍一护前。此如日月之食，何足为圣明之累耶？

甲午辽东丧师，上愤外难日迫，国势阽危，锐欲革新庶政致富强。环顾枢辅大臣，皆庸懦玩愒，无动为大，无足与谋天下大计者。南海康有为，甲午公车一再上书，上固心识之。戊戌四月，常熟罢去，朝局渐变，张阁学百熙、徐学士致靖先后疏荐有为。召见，以日本改制维新之说进，上大悦。是时二品以上大员黜陟，皆须诣颐和园取进止，上不得自专，故康仅以工部主事在总理事务衙门行走。其门人举人梁启超，仅领译书局，而枢辅阁部大臣，固无力去之也。其时广开言路，庶民皆得实封言事。礼部主事王照疏陈四事，请上游历东西洋各国。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抑不为代奏，堂司交哄。事闻于朝，上正思藉事黜一二守旧大臣，以厉威而风众，闻之震怒，特诏革礼部六堂职，破格拔少詹事王锡蕃、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署左右侍郎。举朝知上意所在，望风而靡。怀之妻素侍颐和宴游，哭诉于太后，谓且尽除满人，太后固不善上所为矣。会上特擢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参赞军机事，专理新政，时谓之“四贵”，枢辅咸侧目。谭、杨愤上之

受制，颇有不平语，上手诏答之，大略谓：顽固守旧大臣，朕固无如之何，然卿曹宜调处其间，使国可富强，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上不失慈母之意，否则朕位且不保，何有于国？（此诏宣统元年，杨锐之子缵呈监国，命付实录馆。）于是蜚语寖闻，西朝御史杨崇伊、庞鸿书揣知太后意，潜谋之庆亲王奕劻，密疏告变，请太后再临朝。袖疏付奕劻，转达颐和园。八月初四日黎明，上诣宫门请安，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车驾仓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寝宫，尽括章疏，携之去。召上，怒诘曰："我抚养汝二十馀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几为辞，临朝训政，凡上所兴革悉反之。（政变各节，凡已见官书及外间记载者，概略之，以此录非政纪也。）谭、杨、刘、林及康广仁之死，御史黄桂鋆实促之，疏谓该员罪状已明，可无事审讯。说者谓桂鋆恐对簿时牵及圣躬也。于是士大夫畏新政如虎，谈之色变。八月前内外所保人才，不能不入都，至者犹召见，见后皆报罢云。

两宫之垂帘也，帝中坐，后蔽以纱幕，孝贞、孝钦左右对面坐。孝贞既崩，孝钦独坐于后。至戊戌训政，则太后与上并坐，若二君焉。臣工奏对，上嘿不发言。有时太后肘上使言，不过一二语止矣。迁上于南海瀛台，三面皆水，隆冬冰坚结，传闻上常携小阉踏冰出，为门者所阻，于是有传匠凿冰之举。上常至一太监屋，几有书，取视之，《三国演义》也。阅数行掷去，长叹曰："朕并不如汉献帝也！"

己亥十月，毓鼎自江南回京销假日，召见于仪鸾殿。太后偶语及豫省疏报雹灾事，而忘其县名，顾上曰："皇帝记为何

处”？上即应曰：“巩县也。”时马家埠抵永定门，新设电车，太后问及焉，复顾上曰：“此何国所为？”上应曰：“德使海靖也。”因叹虽一循例报灾之折，数年前所兴之工，上犹留心不忘如此。常熟罢相为四月二十七日，常熟诞辰也，黎明尚入朝，寂无消息。上冲龄典学，昵就翁师傅，或捋其髯，或以手入怀抚其乳，故常熟在书房二十五年，最为上所亲。尝乞假回虞山省墓，上雅不愿其去，不得已，始允一月假。陛辞日，坚与约曰：“下月今日，朕与师傅相见于此矣。”先是，钱塘汪侍郎鸣銮奏对当圣意，屡召见，有所陈，太后闻而恶之。忽传懿旨，以迹近离间，褫汪职。因此尤忌翁，猝用朱笔逐之，盖不欲其在上左右也。八月政变，复坐以举康有为之罪，下诏编管。是年四月二十四日，新进士传胪状元为贵州夏同和，恰与常熟同名，未三日，而常熟罢，亦异事也。

懋勤殿在乾清宫西廊，屋五楹，列圣燕居念典处。咸丰中叶，何秋涛福建主事，以进《朔方备乘》（原名《北徼汇编》，文宗赐今名），诏在懋勤殿行走。同治后，殿久虚，惟南书房诸臣时就其中应制作书，以其与南斋毗连也。戊戌六月，上有意复古宾师之礼，将开懋勤殿，择康有为、梁启超、黄绍箕等八人待制，燕见赐坐，讨论政事。闻者谓为二千年未有之盛举，竟未及开而罢。

八月以后，内外籍籍，谓将有垂帘之举。每日造脉案药方，传示各衙门，人心汹惧。于是候选知府经元善在上海联合海外侨民，公电西朝请保护圣躬。虽奉严旨名捕元善，而非常之谋竟寝。次年己亥，上春秋三十有九矣。时承恩公崇绮久废在私第，大学士徐桐觊政地綦切。尚书启秀在枢廷与徐殊洽，咸愿邀定

策功。而大学士荣禄居次辅，虽在亲王下，最为孝钦所亲信，言无不从，大权实归之。三公者，日夕密谋：相约造荣第，说以伊霍之事。崇、徐密具疏草，要荣署名，同奏永宁宫。十一月二十八日，启朝退，先诣荣达二公意。荣大惊，佯依违其词，速启去，戒阍者毋纳客。二公至，阍者辞焉。次日朝罢，荣相请独对，问太后曰："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太后曰："无有也。事果可行乎？"荣曰："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者。顾上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太后曰："事且露，奈何？"荣曰："无妨也。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承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太后沈吟久之曰："汝言是也。"遂于二十四日召集近支王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上两书房、翰林部院尚书于仪鸾殿，上下惊传将废立。内廷苏拉且昌言曰："今日换皇上矣。"迨诏下，乃立溥儁为大阿哥也。康熙末年，诸皇子阴谋夺嫡，理密亲王再立再废，诸子各树党羽，互相倾轧，圣祖因此忧愤而殂。泰陵既以智数登大宝，有鉴于前，遂垂永不建储之谕，臣下有请者立斩。晚年，金盒缄嗣皇帝名，藏正大光明匾上，凭几末命，乃启鐍，传遗诏立之，继此传为家法。穆宗之崩，不嗣子而立弟。光绪戊寅，惠陵奉安，吏部主事吴可读在陵次疏言：异日今上有皇子，当后穆宗。草疏后，即仰药死。懿旨下廷臣，即当日所称大礼议也，且予可读恤赠。德宗储贰久虚，至是乃立大阿哥，兼祧穆宗，以符前议。溥儁者，宣庙之曾孙，惇慎亲王之孙，父为端郡王载漪。其时恭亲王溥伟、贝子溥伦，依伦次皆可当选。而载漪平日得太后欢心，故立其子，年十五矣，入居阿哥所（在景运门外，即青宫也）。辟弘德殿，西苑则在万善殿。命

崇绮充师傅，召陕西陕安道高庆恩入京，与翰林院侍读宝丰、崇寿俱授读，命徐桐照料弘德殿。大阿哥素不悦学，有所喜二犬，次日即宣索入宫，识者早有以虑其不终。徐相是日适考校八旗官学，遽以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命题盖隐寓推戴之意云。

义和拳之为邪教，即八卦、白莲之支流苗裔，劳玉初京卿考证最详。顾朝廷所以信之者，意固别有所在。邵陵高贵之举，两年中未尝稍释，特忌东西邻责言，未敢仓卒行。载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计非藉兵力慑使臣，固难得志也。适义和拳起，诡言能避火器，以仇教为名，载漪等遂利用之，以发大难。故廷臣据理力争，谓邪术不足信，兵端未可开，皆隔靴搔痒之谈也。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

京师演拳，始于三月间，不一月，其势渐盛，涞水至戕弹压武官杨福同。朝廷虽屡严谕拿办，复命枢臣赵舒翘往涿州，名为宣旨解散，实隐察其情势也。舒翘见其皆市井无赖，乞丐穷民，殊不足用，回京揣太后意向之，不以实对。五月十五日，戕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于马家埠，日日毁教堂，杀教民，株连无辜。二十日，复纵焚正阳门西，火及城楼，二百年精华，一朝而尽。其时使馆街西兵擐甲实枪，严守东西街口，如临大敌。午刻忽传旨召王大臣、六部、九卿入见于仪鸾殿东室，约百馀人，室中跪满，后至者乃跪于檐外。殿南向，上及太后背窗向北坐，枢臣礼亲王世铎、荣禄、王文韶、赵舒翘跪御案旁，自南而北，若雁行，诸臣皆面南。枢臣刚毅，则出京察看拳民未归。既跪行一叩礼，上首诘责诸臣不能弹压乱民，色甚厉。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

亨跪在后，与毓鼎相接，默语毓鼎："适在提督董福祥处，据董自任，可驱拳匪出城外。"毓鼎促其上闻。永亨膝行而前，奏云："臣顷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语甫半，端王载漪伸大指，历声呼曰："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永亨慑，不能毕其词。太后默然。太常卿袁昶在槛外，高呼："臣袁昶有话上奏！"上谕之入，乃详言拳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太后折之曰："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太后又曰："今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将何以处之？尔等有何见识，各摅所见，从速奏来！"群臣纷纷奏对，或言宜剿，或言宜抚，或言宜速止洋兵，或言宜调兵保护。随面派侍郎那桐、许景澄出京，劝阻洋兵，一面安抚乱民，设法解散。遂麾群臣出。毓鼎与光禄卿曾广汉、大理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朱祖谋见太后意仍右拳匪，今日之议，未得要领，乱且未已也，乃行稍后，留身复跪曰："臣等尚有言。"亨嘉力言拳匪之当剿，但诛数人，大事即定。张闽人，语多土音，又气急，不尽可辨。祖谋言："皇太后信乱民，敌西洋，不知欲倚何人办此大事？"太后曰："我恃董福祥。"祖谋率然对曰："董福祥第一即不可恃。"太后大怒，色变，厉声曰："汝何姓名？"对曰："臣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太后怒曰："汝言福祥不足恃。汝保人来！"祖谋猝不能对。毓鼎应声曰："山东巡抚袁世凯，忠勇有胆识，可调入京镇压乱民。"曾广汉曰："两江总督刘坤一亦可。"军机大臣荣禄在旁，应曰："刘坤一太远，袁世凯将往调矣。"毓鼎复言："风闻銮舆有西幸之说，根本重地，一举足，天下摇动矣。"太后力辩并无

此说，四臣遂起。太后于祖谋之出，犹怒目送之。

二十一日未刻，复传急诏入见。申刻召对仪鸾殿。上先诘问总理事务衙门大臣尚书徐用仪，用仪奏辨，语细不可闻，惟闻上厉声拍案曰："汝如此搪塞，便可了事耶？"太后随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一、代收各省钱粮；一、代掌天下兵权。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群臣咸顿首曰："臣等愿效死力！"有泣下者。惟既云照会有四条，而所述只得其三，退班后，询之荣相，其一勒令皇太后归政，太后讳言之也。其时载漪及侍郎溥良力主战，语尤激昂。太后复高声谕曰："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群臣复叩首言："臣等同心报国！"玉音一则曰诸大臣，再则曰诸公，群臣咸震动。于是命徐用仪、立山、联元往使馆，谕以利害，若必欲开衅者，可即下旗归国。立山以非总理衙门辞，上曰："去岁各国使臣瞻仰颐和园，非汝为之接待乎？今日事亟，乃畏难乎？"太后怒曰："汝敢往，固当往；不敢往，亦当往！"三臣先出，即谕荣禄以武卫军备战守，复谕曰："徐用仪等身入险地，可派兵遥护之。"群臣既退，集瀛秀门外，以各国照会事质之译署诸公，皆相顾不知所自来。或疑北洋督臣裕禄实传之，亦无之。嗣乃知二十夜三鼓，江苏粮道罗某遣其子扣荣相门云："有机密事告急！"既见，以四条进。荣相绕屋行，旁皇终夜，黎明遽进御。太后悲且愤，遂开战端。其实某官轻信何人之言，各国无是说也。故二十五日宣战诏，不及此事。

二十二日申刻，复传入见，筹议和战，少顷即退。二十三日未刻，再召见于仪鸾殿，太后决定宣战，命许景澄等往告各国使臣，限二十四点钟内出京，派兵护行。上雅不愿轻开衅，搴景澄手曰："更妥商量。"太后斥曰："皇帝放手，毋误事！"侍郎联元谏曰："法兰西为传教国，衅亦启自法。即战，只能仇法，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若是，国危矣！"言且泣，额汗如珠。闻有与辩论者。即派载润等加意捍卫宫墙，备不虞。赏内膳房饭食，不必下班。诸臣皆退，旋传谕二十四日辰刻更入见。次晨俱集瀛秀门外，使臣来照会，要庆、端二王往议。召二王及枢臣先入见，刚毅适还朝，亦召入。二王旋出，命译署复使臣：有言但以书来，二王不能往也。须臾枢臣下，传旨撤全起（内呼召见曰叫起）。盖战议成，无事诿谋矣。是为庚子御前四次大会议。方事之兴，庙谟盖已预定，特藉盈廷集议，一以为左证，一以备分谤。始也端王主之，西朝听之。厥后势寖炽，虽西朝亦无可如何。亲昵如立山，视其骈诛，莫能阻也。当宣战之日，固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既成，盲风怪雨，不转瞬而月星复明，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无如一胜之不可倖邀也，天也。

六月诏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刚毅提督义和团，褒团为义民，月赐太仓粟，在虎坊桥湖广馆发米。拳民益发舒，红帕首腰刀，游行街市，莫敢谁何。一纸书可启内城门，王公府第皆设坛，势张甚。擒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囚庄王府三日，送刑部狱。杀编修刘可毅。京朝官纷纷南遁，曹部阒无人。武卫军大掠东城，入东单门楼头条胡同寿州相国宅，剽劫一空。相国衣短衣舁出，居安徽会馆。侍郎陈学棻朝回，马惊而驰，甘军枪击

之，弹穿车中过，舆夫立毙。荣相谴材官持令箭弹压，兵以枪拟之，跳而免。使馆皆在东交民巷，南迫城垣，北临长安街，武卫军、甘军环攻之，竟不能克。或云荣相实左右之，隆隆者，皆空炮，且阴致粟米瓜果，为他日议和地也。法国天主教堂在西安门内西什库，刚相尝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实不敢前，哗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是日风霾晦冥，见者冤痛。毓鼎上疏力争之，谓谋乱当有据，羸翁弱妇，非谋乱之人，优装玩具，非谋乱之物，而不分首从，不分男女，尤非我皇上好生如天之德，应饬刑部详谳，分别以闻。疏入，狱已具，时赵舒翘长秋官，未鞫囚，遽罗织附成其狱，法司为失职矣。

二十日下户部尚书立山于狱。先是立山眷西城口袋底一妓，庄亲王载勋争之不能得。立山久长内务府，家豪于财，载勋贷巨资，亦不能得，积忿，遂诬奏立山家有地道通西什库，潜为接应，故教堂久不下。矫诏率拳匪至酒醋局第中，大索无所获，乃囚之。诏文荒诞鄙俚，官文书所不载，特录存之，以为此诏非出宫廷之证。其文曰：“钦命义和团王大臣奉懿旨，闻户部尚书立山藏匿洋人，行踪诡秘，着该大臣查明办理。该大臣至该尚书宅，搜查并无洋人，当将该尚书拿至坛中，焚香拜表，神即下坛，斥以勾通洋人，行踪诡秘。该尚书神色仓皇，着即革职交刑部牢圈监禁。倘有疏虞，定惟该王大臣是问。”

孝钦顾立山厚，虽下狱，犹谕赵舒翘曰：“立山素吸洋烟，汝其善视之。”故立山不自意遽死也。七月初三日，逮吏部左侍

鄙诈最甚、太常寺卿袁昶。初四日，诏数其办理洋务，各存私心，蓄言乱政，语多离间，大不敬，斩西市。袁太常诋拳匪最力，致书庄亲王奕勖，请其劝载漪勿为祸首，中有云："端郡王所居势位，与醇贤亲王相同，尤当善处嫌疑之地。"书为载漪所得，遽上闻，谕旨所谓离间，指此也。外传太常有谏止信拳开衅三疏，或云疏虽草，为侪辈所阻，实未上。许侍郎则帝党也。十七日辰刻，逮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申刻并立山皆斩于市。徐以办理洋务，贻患甚深，立、联皆以离间罪之。自十五日至是日，沉阴惨雾，微雨时作，正阳、崇文、宣武三门俱昼闭，气象萧条，士民愀然，知大祸之将至矣。徐、许、袁皆浙人，立山内务府旗人，本姓杨。联阁学既廷阻战事，退与朝臣言，激昂不平，往往流涕，又为帝所信，故及于祸。先是载漪力主外攘，累攻战，不得逞，欲袭桓温枋头故智，多诛戮大臣，以示威而逼上，将以次及大学士王文韶、尚书廖寿恒、侍郎那桐等。诸大臣咸岌岌自危，未三日而联军陷京师，乃免。复矫诏杀已革侍郎张荫桓于新疆。荫桓广东人，因小吏致位九卿，才捷有机变。有清沿明制，吏、礼二部，汉堂上官，非科甲不得预。荫桓独以监生贰宗伯。戊戌新政，廉有为时主其家，密疏藉以上达，孝钦深恨之，谪戍伊犁。初，荫桓尝以西药进御，事颇闻于外，至是载漪讼言上奉天主教，宫阃多入教者。率大师兄（拳匪呼团长曰大师兄）入宫太索，几及圣躬，卒无左证，追坐荫桓罪赐死。（按庚子御前会议及杀五大臣事，公私记载，皆不得其详。余故悉著其实，备后世秉史笔者取材焉。）

拳匪攻使馆久无功，法亦不效，日妄言乾字团将至，或谓山东老团且至，以诳上而欺众。太后寝厌之。六月十七日，天津失

守，寇氛日迫，朝廷始有讲和意。二十二日，诏保护教堂教士，除战事外，所杀洋人及焚毁房屋什物，均俟查明办理，以全权大臣畀李鸿章。诏已具，会有言李秉衡自清江入援，待其至，徐议和战者。后意稍移。七月初一日，李督师到京。朱学士祖谋、马编修吉樟先要诸途，述京师乱象，宗社之危如累卵；公入见，当力为太后言拳匪恣谩状；苟议和，大祸纾矣。督师深以为然。迨入朝，徐相首迎之，大声曰："鉴翁，万世瞻仰，在此一举！"鉴翁者，督师字鉴堂也。复见刚相，知太后旨所在，意遂变，奏言："外国多不可灭，异日必趋于和。然必能战而后能和，臣请赴前敌决一战。"太后大喜，命统率武卫全军及陈泽霖等各营。武卫军实不成军，十五日始出都，至通州，闻敌将至，师溃。督师吞金自尽，随员王编修廷相投河死之，皆棺葬通州东关外。

二十六日，上三旬万寿，犹御乾清宫受贺。东华门不启，群臣皆入神武门。冠裳寥落，仅成朝仪。红巾满都市，服饰诡异，持刀汹汹杀人，诸臣入贺者，咸有戒心。

七月二十日，英军陷京师。翌日，联军继之。两宫黎明仓皇乘民车出德胜门。甫出门，白旗遍城上矣。太后御夏衣，挽便髻，上御青绸衫，皇后及大阿哥随行，妃嫔罕从者。濒行，太后命崔阁自三所出珍妃，（三所在景运门外）推堕井中。初，珍妃聪慧，得上心。幼时读书家中，江西文廷式为之师，颇通文史。廷式以庚寅第三人及第，妃屡为上道之。甲午大考翰詹，上手廷式卷授阅卷大臣，拔置第一，擢侍读学士，充日讲官。廷式感奋，骤言事。辽东败闻亟，廷式合朝臣联衔上疏，请起恭亲王主军国事。太后素不善恭王所为，上力请而用之。内监或构蜚语，谮妃干预外廷事，太后怒杖之，囚三所，仅通饮食。妃兄礼部侍郎

志锐谪乌里雅苏台，上由是悒悒寡欢。联军入，日本军护禁城，内庭晏然，乃出妃尸于井。浅葬京西田村。（朱学士祖谋、王给谏鹏运赋《落叶词》以纪其事。余亦赋诗云："金井一叶堕，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

徐相宅在使馆街，与法馆对宇，兵事起毁焉，迁居故相国宝文靖园中。联军入城日，徐相谓其子承熊曰："我为首辅，遭国难当死。汝三兄位卿贰，当知所以自处。我死，汝可归隐易州丙舍，课子孙耕读，勿仕也。"三兄指刑部侍郎承煜也。老仆于屋梁结两绳，一左一右，徐相就其左，既承颈犹以目视右结，意固在承煜。承煜竟不死，且不敢行服，草草殓其父。承煜刻深矫情，五大臣之死，承煜实主之。徐尚书等刑西市，承煜监斩有得色。或请用诛大臣礼，怒斥曰："此汉奸，杀之犹轻，何恤？"为此数姓孤儿衔之甚。或告日本军官发其奸，与尚书启秀同被囚。启秀愤自经，承煜呼人救之。次年议和条约惩祸首，诏俱斩西市，就刑日，西人用快镜摄影去。

京师既陷，承恩公崇绮走保定，其子葆初在宅作大坑，自瘗死，并老母幼子皆生葬土中。崇公闻变，自缢莲池书院，竟绝嗣。兵部主事安徽王铁珊，跌宕有奇气，愤时事危乱，七月十八日赋《绝命诗》，自缢于所居六安会馆。遗书曰："吾不忍见白旗也！"御史江苏宋承庠，二十一日睹北城火发，疑为宫禁，旁皇终夕，亦缢死。前侍郎景善朝服将投井，徘徊井栏旁，子恩某自后推之堕，或谓将以邀恤荫也。事为日本军官所闻，枪毙之。祭酒山东王懿荣投井死。祭酒熙元、大阿哥师傅宝丰、崇寿皆自经死。熙祭酒，直隶总督裕禄子，父子俱死国难。崇公谥文节，

王谥文恪。联谥文直，寿谥文节，崇谥文勤。（城内旗官，恐受戮辱，阖门自焚者綦多。）

戊戌新政，各国盛称上英明刚断。拳匪之乱，皆知非出帝意。使联军入时，上独留，出而与西酋相见，治首祸诸臣罪，事当易了。孝钦虑帝留之不为己利也，挟之俱西。既诣西安，惴惴然恐天下不直其所为，颇有意复辟。已而鄂督张之洞、在籍侍郎盛宣怀贲使首至，所以媚兹者甚备。太后乃大悦，知天下未予叛也，意稍释然。上视在京日稍发舒矣，议和缔约，用平原函首故事。刚毅已病死中途，遣尚书葛宝华诛庄亲王载勋于蒲州。载勋读诏讫，从容再拜，谢罪毕，阖户自经。命布政使何福坤杀毓贤于长安市。命巡抚岑春煊赐赵舒翘自尽。舒翘故健实，吞金不死，服洋药不死，春煊迫待覆旨，有老刑卒献策，以桑皮纸浸烧酒闭口鼻，气始绝。安置端郡王载漪于宁夏，镇国公载澜于安西。载漪既谪，大阿哥法不当立，遂宣诏废之，襆被出宫门，居八旗会馆，士民无怜之者。时辛丑四月也。盖至是而戊已之局始结。

辛丑和议成，中外交章请回銮。太后踌躇未敢归，召尚书敬信赴行在，询知宫廷无恙，十月始启跸，驻跸开封者十余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入永定门。正阳门经拳匪纵火后，楼堞残缺，垣墉倾颓，无复承平旧观。大仆少卿陈璧管将作，皆粉垩而新之，识者谓虽足安圣母之心，而河北芜萎之意则稀矣。次日上告谢太庙，三品以上进名起居。先是车驾在保定，诏询礼部谒庙服色。曹郎议当素服，而尚书徐桐主朝服。上阅奏，怒掷诸地，乃改常服行事。乐设而不作，并祀太庙后殿。上还宫，即召见乾清宫。太后曰："我不意犹能见尔等！"失声哭，诸臣伏地痛哭。太后

历数出都日途中艰苦状，泪与声俱。又曰："予闻尔等在危城中，多有损失，不知尔等近状如何？家口均平安否？"诸臣对曰："皇太后、皇上垂询及此，真天地父母之恩，臣等托赖宏福，得保余生，感激无可言报。"上复温谕数语而退。随传谕给事中御史暨各衙门实缺司官，排日入见。见之日，诸臣辄先哭数声，若举哀焉，慈颜则稍霁矣。

光绪初年，承穆庙中兴之后，西北以次戡定，海宇无事，想望太平，两宫励精图治，弥重视言路。会俄人渝盟，廷论和战，惠陵大礼议起，一时棱棱具风骨者，咸有以自见。吴县潘祖荫、宗室宝廷、南皮张之洞、丰润张佩纶、瑞安黄体芳、闽县陈宝琛、吴桥刘恩溥、镇平邓承修尤激昂喜言事，号曰清流。而高阳李文正公当国，宝为之魁，疏人多报可，弹击不避权贵，白简朝入，鞾带夕褫，举朝为之震竦。松筠庵、谏草堂，明杨椒山先生故宅也。言官欲有所论列，辄集于此，赤棒叩门，见者惊相传，次日必有文字。南皮畏见客，惟同志四五得入门。丰润喜着竹布衫，上大夫争效之。侍郎长叙、布政使葆亨以国忌日嫁娶，镇平素服往贺，座客疑且诧。俄而弹章上，两亲家罢官矣。尚书贺寿慈演皇槓过琉璃厂宝名堂茗话，诸公合数人之力倾之，至摭拾暧昧为罪案，率罢去。二张蒙眷注特厚，南皮以阃学抚晋，丰润以庶子摄都堂，知娶未科贡举，骎骎大用矣。当是时，法兰西窥安南，中朝怀柔藩服，锐用兵，丰润以钦差大臣视师福建。闽县会办南洋，镇平使桂定边界。丰润过上海，中外人士，仰望丰采。既而海疆不竞，丰润主持重，为敌所乘，闻炮声先遁，狼狈走乡村，赖海军学生炮击法师孤拔，歼之，敌始退。丰润犹疏辨，朝廷震怒，削职戍新疆。闽县、镇平，相继谴谪去。宝侍讲

典闽试，归途纳江山船女为妾，上疏自劾罢官。言路名望锐减。孝钦知诸臣好大言，实不足用，自此遂轻视言官矣。

甲申以后，群臣务为慎重，以奉公守职为贤，论事更张者多报罢。自圣祖提倡理学，持宋明诸儒学说范围天下，名臣多出其中，士重廉耻知自爱，女子葆名节，风俗盖蒸蒸焉。常熟辅政，绍明汉学，号复古，吴县潘文勤、钱塘汪侍郎治之尤勤，场屋，士不明小学，不能中程式，鄙夷程朱之学，斥为迂陋，屏不谈，道德之防渐弛。岁甲午，日本攘我朝鲜。当是时，国家练海军垂二十年矣，岁糜金钱无算。孝钦修复圆明故事，营颐和园。水衡钱不供，醇贤亲王乃移海军费奉之，库帑大虚。辽事起，常熟用游客言，力主战。合肥李文忠久镇北洋，知海军军容虽盛，实窳弱不可恃，力主和，顾无如枢府何，不得已而战。群帅渡鸭绿江，莫相统一，又不戢士卒，韩人离心。日本规朝鲜久，地理军谋皆夙备。大军屡挫，总兵左宝贵死之。湘抚吴大澂早官词林，有才名，负大志，心慕李合肥，欲以边功邀封拜，上疏请缨。常熟力荐之，命领一军出关助战。吴携书画古玩自随，日与掾属雅歌投壶，示整暇。提督宋庆兵败田庄台，吴军望风溃，军资辎重尽弃之，枪械有未启封者。吴遁入关，诏仍回湘任。军法不举盖如此。恭王起当国，授两江总督刘坤一督师，尽护诸军。刘鞑而怯，久之始出关。时海舰皆熠，沿海城岛戒严。道员龚照玙守旅顺。旅夙称天险，水雷炮台甚严备。照玙悉毁之而遁，日人自不意得之。旅顺为北洋门户，京师大震。时十月初十日，正孝钦后六旬万寿也。辽沈尽失，王师不能军，烽火迫三辅，乃弃朝鲜，割台湾，以银三百兆两议和，度支大困。中国无海军，处列强间，贫弱几不国，于是有心者视为奇辱，知闭关自封，不足以自

立也，稍稍讲救亡之策。而公卿大臣，犹多株守敝法，视日影朝暮，仅息图存。上乃毅然伸乾断，更新庶政矣。

上雅不善八旗所为，颇思黜满人，倚汉人，又欲革旧习，冠汉姓，融洽无间，为子孙久远计。满人多怨之，蓼菲之言日闻。改制才数月，遽遘仲秋之变，上几蹈不测祸，新政悉废。因钩稽党人，朝野讳言西学，时局为之一变。当丁戊之际，士大夫讲改革者，皆学具根柢，有士君子之行一二激烈者流，愤沦胥之日深，亦皆志在救亡而已。诛锄之后，或遁伏海外，或戢影荒江，俊彦宿儒，摧折殆无生气。厥后步趋东瀛，以新政之名，揭橥天下，而党锢诸贤，终帝世不复召，论者不能不为人才悲也。孝钦后当同治时，倚汉大臣削平大难，故特重汉臣，敬礼有加，而满臣则儿子畜之。亲贵中，恭忠亲王重汉人，醇贤亲王则反之，章皇初入关，朝廷大政事，皆范文肃、洪文襄所定，惩奇渥温氏以蒙古、色目人压汉人之害，制为满汉双行之法。阁部卿寺，分缺若鸿沟，不相侵越，惟将军都统专属焉。而王公不亲吏事，阳尊之，阴为汉人保登进之路。辛丑回銮，孝钦内惭，始特诏天下议改革，定新官制。少年新进，不深维祖宗朝立法本意，第觉满洲人十，以八旗区区一部分，与我二十一行省汉人对掌邦政，其事太不平，欲力破此局以均势。满汉之界既融，于是天潢贵胄，丰沛故家，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乃不得一席地以自暖。先是诸皇子读书之所曰上书房，选翰林官教之，其制较弘德、毓庆稍杀。光绪中叶，师傅阙不补，书房遂无人，近支王公，年十五六，即令备拱卫扈从之役，轻裘翠羽，日趋跄清乾景运间，暇则臂鹰驰马以为乐。一旦加诸百僚上，与谋天下事，祖制尽亡，中外侧目。于是革命排满之说兴矣。二十年前，嘉定徐侍郎致祥

尝语毓鼎曰："王室其遂微矣。"毓鼎请其故，侍郎曰："吾立朝近四十年，识近属亲贵殆遍，异日御区宇、握大权者，皆出其中，察其器识，无一足当军国之重者。吾是以知皇灵之不永也。"其言至是而信。综计光绪三十四年，朝局凡四变，而甲午、庚子，尤为变局所从出。夫垂裳万里，束手于三岛，楼橹十重，不能以一战，临朝发愤，乌能已乎？南宫坐锢，骨肉之情益乖，相激相乘，遂构滔天之祸，蒙尘之耻中于上，岁币之繁穷于下，大势所趋，立宪之名以上。孝钦自顾倦勤，畏后世之议己，姑以涂饰耳目，幸免及身，岂真为子孙苞桑计哉！语曰："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德宗之世，固殷忧多难矣。圣非不启，若或尼之，邦不足兴，适以敝之，且虚名实祸。孝钦大渐时，亦悔之矣。神器至重，遂遗大投艰于我冲主。

孝钦后为叶赫那拉氏。天命朝，大兵定叶赫，颇行威戮，男丁罕免者。部长布扬古临没愤言曰："吾子孙虽存一女子，亦必覆满洲！"以此祖制宫闱不选叶赫氏。孝钦父任湖南副将，卒官。姊妹归丧，贫甚，几不能办装。舟过青江浦，时吴勤惠公棠宰清江。适有故人官副将者，丧舟亦舣河畔，勤惠致赙三百两，（或传二千两非也），将命者误送孝钦舟。覆命，勤惠怒，欲返璧。一幕客曰："闻舟中为满洲闺秀，入京选秀女，安知非贵人，姑结好焉，于公或有利。"勤惠从之，且登舟行吊。孝钦感之甚，以名刺置奁具中，语妹曰："吾姊妹他日倘得志，无忘此令也。"既而孝钦得入宫，被宠幸，诞穆宗，妹亦为醇贤亲王福晋，诞德宗。孝钦垂帘日，勤惠已任知府，累擢至方面，不数年督四川。勤惠实无他才能，言官屡劾之，皆不听。戮于位，易名曰惠，犹志前事也。或传副将尝系狱，孝钦以眷属入视，故沈少

司寇家本召见，太后询狱中情状甚悉云。孝钦年七十余，望之如四十许人，发无一茎白者。闻同治年间李阁连英曾得大何首乌，献于孝钦，制蒸不如法，融化类粥糜，并汁啜之。相传千年何首乌，九蒸九晒，服之能延年。

历史载伪太子事，若汉，若明，多有之；至出亡之建文帝，则故主也，从未有伪托万乘者。若庚子武昌之事，真人妖矣。己亥年，湖北有巡检某，赴内阁验看，出东华门，误触中贵车，争持久不解。倏一骑自门出，仪观甚伟，中贵执礼维谨，其人指挥数语，立散去。巡检心异之。逾岁黄州忽来一男子，自诣府廨，骄倨不可一世，问姓名不答。知府惊异莫测，传致武昌。其时上困瀛台，或传有遁荒说。总督张文襄自光绪初出镇山右，历拥旄节，未入朝，初不识天颜，迟疑不敢决，始羁禁江夏狱，阴嘱守令善视之。遍征各官辨识，巡检一见则大惊，即东华门策骑人也。驰告文襄，于是各官皆入狱瞻仰。男子微示意为光绪皇帝，避太后凶威而出，巡检、典史深信之。日朝服往起居。男子书一纸："巡检可守武昌，典史可守汉阳。"此二人则诣督署传恩命，文襄已疑之。无何，男子复书一纸谕张之洞："吾在狱困甚，速致银三千两。"文襄决知其伪，会两司严鞫，乃供为御前侍卫，北京汉人也，贫甚，谋假托，攫金遁耳。文襄不敢上闻，阴毙之狱中。别摭他事，革巡检、典史职。

上天表静穆，广额丰下，于法当寿。颖悟好学，有以圣学叩翁师傅者，则以鲁钝对，盖知太后忌之，不敢质言也。上素俭，衣皆经浣濯缝纫，声色狗马之好泊如也。孝钦嗜梨园曲，上不能不预。或传上善挝鼓，事亦无征。畏太后甚，上本口吃，遇责问，益战栗不能发语。归自西安，尤养晦不问事，寄位而已。踆

右侍阉，俱易以长信心腹。上枯坐无聊，日盘辟一室中。戊申秋，突传圣躬不豫，征京外名医杂治之。请脉时，上以双手仰置御案，默不出一言，别纸书病状陈案间。或有所问，辄大怒，或指为虚损则尤怒。入诊者佥云六脉平和无病也。七月二十一日，日初夕，有大星从西北来掠屋檐过，其声如雷，尾长数十丈，光烁烁照庭宇，至东南而陨。都市喧传紫微星堕，群讶其不祥。十月初十日，上率百僚晨贺太后万岁寿。《起居注》官应侍班，先集于来薰风门外。上步行自南海来，入德昌门。门锸未阖，侍班官窥见上正扶阉肩，以两足起落作势，舒筋骨为拜跪计。须臾忽奉懿旨：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辍侍班。上闻之大恸。时太后病泄泻数日矣。有潜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十六日，尚书溥良自东陵覆命，直隶提学使傅增湘陛辞。太后就上于瀛台，犹召二臣入见，数语而退。太后神殊惫，上天颜暗淡。十八日庆亲王奕劻奉太后命，往普陀峪视寿宫，二十一日始返命。或曰有意出之。十九日，禁门增兵卫，稽出入，伺察非常，诸阉出东华门净发，昌言驾崩矣。次日，寂无闻。午后传宫中教养醇王监国之谕。二十一日，皇后始省上于寝宫，不知何时气绝矣，哭而出奔告，太后长叹而已。以吉祥轿舁帝尸，出西苑门，入西华门。吉祥轿者，似御辇而长，专备载大行，若古之輴辕车也。皇后被发，群阉执香哭随之。甫至乾清宫，有侍阉驰告太后病危。皇后率诸奄踉跄回西苑。李莲英睹帝尸委殿中，意良不忍，语小奄曰："盍先殓乎？"乃草草举而纳诸梓宫。时礼臣持《殓祭仪注》入东华门，门者拒不纳；迨回部具文书来，乃入乾清门，则殓事久毕矣。故事，皇帝即位数年，即营寿兆，上御宇三十四年，竟无敢议及者，鼎湖

既升，始命溥伦卜地。西陵附近旧有绝龙岭，孝钦曾指以赐醇贤亲王为园寝，嗣乃置之。至是仓卒择吉壤不得，欲用之，改名“九龙”。有谓自世祖至德宗，恰九世，疑于数终，似不祥，遂定名“金龙”。上尊号曰崇陵。逾年三月十二日，奉移梓宫于去陵六里之梁格庄暂安殿，以时致祭焉。帝崩之明日，太后乃崩。

慈禧及光绪宾天厄

一千九百零八年之夏间，即光绪三十四年，太后康健之身渐呈衰象。此事曾载于太后进诏内，以皇帝同时得病观之，可知其事有非常紧要之关系也。皇帝宾天之情形及其得病之由，外间无从知其详。此事亦与其他诸秘密事，皆埋藏于李莲英及其亲信小监之脑中。即北京满汉诸大臣，亦言人人殊。关于太后及皇帝同时相继宾天，各持一说，互相矛盾。然欲考查其真相者，亦非无线索之可寻。日处忧危之域之皇帝，若一旦得以总揽大权，其必为彼李莲英辈所不利，固一定之势也。且当时颐和园中深密之计划，或尚有为太后所不知者，亦意中之事。太后之所以不知者，盖当时诸人以为太后将先皇帝而薨，故不得不密为布置，此乃东方历史中特别之情形也。据目击当时情形者论之，此或亦理势之所有。然欲搜求其确据，处处相合，则极不易也。下所记载，乃由两大臣所陈述，一满人，一汉人，皆当时在朝者。其所言大概与较可信任之报纸所载相合。此等报纸所载，亦由官场中传出也，吾等皆收存之。然此最大之疑案，终莫能明，或此同时宾天之事，实出于天然之巧合，亦未可定也。但言者又云，闻之于太后亲信之侍从，谓皇帝宾天之后，太后闻之，不但不悲愁，而反有安心之状。是年之秋季，皇帝病日沉重，渐至祭祀大典亦不能躬亲致祭。外间乃知帝将不久。太后传谕，以特别乳媪抚育醇王之子。醇王子生于一千九百零六年二月，即光绪三十二年。人

遂默喻，即以继光绪之大统者。此谕之宣布，实迫于情势，不得不然。其实太后甚不欲布之。以有前此之经历，当不免事后之悔恨。且祖宗法制，非皇帝病危，不立嗣子，此乃最严重之家法。太后于庚子年立端王子为大阿哥，实全然背弃此法也。

太后迷信极深，又记吴可读之言，遂悔前此不应违背祖制立光绪帝，以致灾害滂至，降谕赐吴以荣典，慰其忠魂。晚年越南之役及甲午庚子之役，迭受法、日及联军之辱，常自痛悔，以为触天之怒，遂降灾害于己身。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等之阴谋，太后亦以为上天之示罚。因以上种种，故庚子年各拳党首领在太后前盛称拳匪之法术能灭尽洋人，太后遂生希望，以为此乃菩萨灵佑，可赎从前之错误，遂立端王子为大阿哥，以嗣同治帝。虽此举又违背祖宗之家法，然太后仍冒险为之，希望将来更有无上之尊荣也。盖太后之下，即为端王，乃上天所降以征灭仇敌之洋人，而救己之国家者也。太后承认前日之错误，以为大伤其名誉，遂立意为此孤注之一掷以恢复之。其后由西安回京，知最后冒险之举，与前此所为，同一错误，遂立转其意向，而毅然施行新政，此新政本太后之所反对者。今既悟前此之非，乃立即行之，又革除大阿哥之嗣位，于是太后与拳党首领之关系，乃全断绝。凡以前所下谕旨，偏助拳党者，皆一概抹之，毫不疑虑顾惜，捷如转圜，盖太后既悟，遂立改也。因变法之结果及以醇王幼子入嗣大统，遂使皇族幼支地位愈为巩固。今之言者，皆谓光绪帝之父，今上之祖父，即老醇王将追尊帝号，以老醇王为始祖也。此继嗣继统之问题，即汉人亦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当时之人皆以为太后将以溥伦承继，复长支继嗣之正理。如此则合乎国内士大夫之心，且可慰吴可读之忠魂。莫礼逊

博士当时曾草一论，言若更立幼主，则必须经长久之摄政，于国家有极大之危险。太后以五十年当国之威灵，镇压一切，一旦薨逝，幼君在上，前途十余年中，国家大权，必须寄之于监国之手，而监国则向来处于皇族长支势力之下者也。太后深知立醇王幼子之后之情形，故此大事，久未决定，直至临终之时，始发表之也。当临终时，以事机凑迫，乃决定宣示此大事。其时有两事在太后心中，其一则太后曾许荣禄之言；其二则以庆王力为溥伦进言，心颇恶之。且皇后奉伺太后至久，太后亦欲使其安受尊荣，以偿其劳，此亦自然之情理也。

一千九百零七年冬及次年春季，即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太后仍康健如常。至四月，太后仍往颐和园过夏，因天气炎热，遂病痢，久而不愈。至西历八月，形容渐改其旧。盖前此虽以七十之高年，而毫不呈衰状者也。然此外亦无大病，精神仍好，言语如昔，仍每日勤劳国政。太后常自言能享高寿，如英之维多利亚。盖维多利亚，乃太后之所常称赞而心慕之者也。有一道士，太后时常召见。其人在太后前，颇见信任，亦预言太后必享高寿，较之前此太后之寿均高。但其言不验，盖太后薨时，其寿实较前此三太后之寿为低也。

一千九百零八年，即光绪三十四年，活佛达赖喇嘛将于秋间来京陛见。太后闻之，甚为高兴。总管李莲英请太后取消此事，言相传活佛与皇帝，若同居一城，必有一人不利。李之为此言，盖为其私，以活佛来京，则迷信者必众，于己大不利益也。太后言皇帝之病，已知必不能愈，活佛来京与否，无所关涉。至西历七月，太后召医生数人入宫诊视皇上之病。数人中亦有在外国毕业者。此时皇帝气息愈弱，体愈消瘦。医言帝病肾炎。彼等所开之病案，皆疏略不

精细，盖为礼制所拘束也。但彼等均确言帝心脉极软弱。时南方报馆，毫无顾忌，昌言此诊病之事，皆系饰人耳目。太后病亟，则帝命亦不保矣。察京中当时议论，谓太后常劝勉皇帝鼓励精神，有顾恤之意，并命帝择放大臣，凡事仍依旧例，有谕旨必示帝阅之。当维新党人王照由外国归，自首投案时，太后问帝应如何处置。此人乃太后以前所欲杀之者也。帝思之良久，言请赦其命。太后曰："我本意想饶他性命，但想听你的意思何如？我深晓得，你极恨康有为等人，所以我怕你定要办王照的死罪。"盖太后此时，知皇帝已无反对太后意旨之心也。帝病亟，太后戒饬太监，以后帝来请安时，不可使久候于外。又命会议国政时，免帝跪地迎送之礼。有一满洲大员曾目击一事，今述于下：一日，有一御史上一奏。皇帝阅后，谓军机曰："外头言论，可信的真少。即如我实在有病，奏中则言无病，另有别的缘故。"太后曰："谁敢说这样乱话，当治以死罪。"皇帝言自觉体气虚弱，太后万寿之期将到，恐怕不能叩贺。太后闻之，深为恻然，谓帝曰："你保养身体要紧。我望你病好，比叩头重大得多。"帝跪地叩谢太后之言，跪时病发。庆王言可命御医屈永秋入诊。此人曾留学于欧洲者，但当时未曾召入。翌日召医生入。此等医生，皆墨守中国之古法。帝曰："我心里怔忡不安。"有一医名吕用宾者，答曰："现在皇上之病，未见十分要紧。请皇上安心。"时太后已病，外间谣言甚多。太后见外间言论激烈，谓与宪政有关，遂决定刻期进行，不再延缓。八月初一日下谕，宣布九年立宪之期，一如日本明治当年之事。盖中国宪政之精神，实仿效日本者也。同时又谕各部厉行新政。其谕曰：

朕奉皇太后懿旨，宪政编查馆资政院王大臣、奕劻、溥伦等

会奏，进呈宪法议院选举各纲要暨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一摺。现值国势积弱，事变纷乘，非朝野同心，不足以图存立。非纪纲整肃，不足以保治安。非官民交勉，互相匡正，不足以促进步，而收实效。该王大臣等所拟宪法暨议院选举各纲要，条理详密，权限分明，兼采列邦之良规，无违中国之礼教，要不外乎前次迭降明谕，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之宗旨。将来编纂宪法暨议院选举各法，即以此作为准则。所有权限，悉应固守，勿得稍有侵越。其宪法未颁、议院未开以前，悉遵现行制度，静候朝廷次第筹办，如期施行。至单开应行筹备事宜，均属立宪国应有之要政，必须秉公认真，次第推行。著该馆院将此项清单，附于此次所降谕旨之后，刊印腾黄，呈请盖用御宝，分发在京各衙门、在外各督抚府尹司道，敬谨悬挂堂上。即责成内外臣工，遵照单开各节，依限举办。每届六个月，将筹办成绩，胪列奏闻，并咨报宪政编查馆查核。各部院领袖堂官、各省督抚及府尹，遇有交替，后任人员，应会同前任，将前任办理情形详细奏明，以期各有考成，免涉诿卸。凡各部及外省同办事宜，部臣本有纠察外省之责，应严定殿最，分别奏闻。并著该馆院王大臣奏设专科，切实考核。在京言路诸臣，亦当留心察访。倘有逾限不办，或阳奉阴违，或有名无实，均得指名据实纠参，定按溺职例议处。该王大臣等若敢扶同讳饰，贻误国事，朝廷亦决不宽假。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内外臣工，同受国恩，均当警觉沈迷，破除积习。如仍泄沓坐误，岂复尚有天良？该馆院王大臣，休戚相关，任寄尤重，倘竟因循瞻庇，讵能无疚神明？所有人民应行练习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该管衙门，在外由各督抚，督饬各属随时催办，勿任就延。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

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院之诏。凡我臣民，皆应淬厉精神，赞成郅治。如有不靖之徒，附会名义，借端构煽，或躁妄生事，紊乱秩序，朝廷惟有执法惩儆，断不能任其妨害治安。总期国势日趋巩固，民生永保升平，上慰宗庙社稷之灵，下答薄海臣民之望，特此通谕知之。

西历九月，袁世凯五旬生辰。时太后居于颐和园，赏赐珍品极多，京朝官员无人不送寿礼者。至西历九月，达赖喇嘛到京，礼制之间，有所争论，遂久未召见。其后议定喇嘛向帝叩头。帝起立，请其坐于旁边籐榻。此事争论极久，达赖心甚不悦，勉强从之。盖达赖自视甚高，不愿叩首也。且达赖带来贡品极多，本望太后待之殊礼。既失所望，殊为怏怏。西历十月，召见。太后请其为己祷祝祈寿。外国使臣亦于十月内在颐和园进见一次。是月三十号，两宫由颐和园回西苑，此太后末次之行程也。乘舟由颐和园达西苑。离园时，望见万寿山，忽向瑾妃曰："皇帝病重，我们去后，恐怕一时不能到这里来了。"太后之舟满刻龙凤形，太后坐籐椅内，宫眷五六人及太监数人围侍。至万寿寺，太后下舟，两太监扶之入轿，照例上香于寺中。太后薨后，从人回忆此次上香，有一预兆，其所上之香，最后一根未燃也。太后出庙时，命僧众日日祈祷，为太后祝寿，以万寿之期将至也。由此往万牲园。园在西直门外。太后进园，欲下轿步行全园一周，见各种禽兽，为向所未见，极为欣悦，言此后要常来游玩。询问看守者以各事甚详。见狮子尤觉高兴。问监督以各兽所来之地，监督为内务府一满人。监督不能对，侍从者皆失笑。太后曰："你于动物学，似不甚懂。"即转而问其他看守之人。李总管随行，颇以

为苦，请太后歇息，不要太累了。但太后必欲围行一周，令彼蹶竭跟随以为乐。此次之事，实创举也。有目见当时情形者，言游园之举，全出太后高兴。太后记性极强，言端方由欧洲归，送太后一象，尚有他兽数种。太后以宫中无处喂养，乃议办万牲园，此万牲园发起之原因也。此象由二德人看管，时言于总理，月粮不足。但总理不听其言，此象遂渐饿毙。看管之西人，乃得其合同未满之俸金归国。此事太后深为不悦，曾提及之。又言："看这些禽兽，都喂养得好。"甚为满意。惟管老虎之人受严重之申饬。

回西苑后，一意预备举办万寿。是年太后七十三岁。万寿之期，乃西历十一月三号也。城内正街，装饰一新。宫内备一特别戏场，演戏五日。又有一特别礼节，为前此万寿时所未有者，乃达赖喇嘛进见之礼也。达赖带领属员向太后叩祝。皇帝病重，不能如预定之礼，在仪鸾殿叩祝，乃派一亲王代行。此礼乃最重大者，帝竟不能亲到，可知帝病之重。不然，如此大典，但能勉强行之，决不派人代也。后于大殿特赐达赖之宴，帝又不能亲到，于是帝病象更为明显。达赖跪于殿外以迎圣驾，本非情愿，乃被迫而出此，及帝不到，则更怒矣。万寿日晨八钟，帝离瀛台至大殿，形容消瘦，颜色枯槁，太后视而怜之，命太监扶之上轿。其后太后特下一谕，称达赖之忠诚，命其速回藏中，宣布朝廷德意，恪遵国家命令云云。太后于下午同妃嫔、福晋、太监等均改装穿古衣。太后扮观音，其余人则扮龙女、善男、童子等，游于湖中。太后高兴已极，不幸至晚着凉，又吃乳酪、苹果等物过多，遂又病痢。此病于夏间曾缠绵多日也。翌日仍理国事如常，批阅摺奏多件。

至西历十一月五号，太后、皇帝皆不能御殿，召见军机。达赖闻太后病，呈上佛像一尊，言当即送往太后陵寝。此时由庆王监督修理陵寝，将完功也。庆王继荣禄为陵寝大臣。达赖喇嘛催将此佛像送往太后万年吉地，以镇压不祥，则圣寿当益增高。太后闻之，极喜。翌日仍御殿，召见大臣如常，命庆王速将佛像送往陵寝，皇陵在北京东英里九十里，基地广阔，装饰精美，皆中国极佳之建筑也。共有宫殿四重，第四重之后有高大之丘陵，名为宝城，其下即大陵宫也。敬谨安置。庆王闻太后命，迟疑不决，奏言太后、皇上现皆有病，似难离京。太后曰："这两天我不见得就会死，我现在已觉得好些了。无论怎样，你照我的话办就是了。"

至十一月九号，太后、皇帝同御殿，召见军机、直隶提学使请训。太后言："近来学生之思想，趋于革命者日多。"言下颇为伤感，命提学使务竭心力，以挽此颓风。召见后，召医生四人入诊帝病。此四人乃外省举荐来京者。是晚帝旧病复发甚重，自后帝遂未离寝宫。翌日，帝派人往太后宫请安。太后亦居宫内，未曾御殿。御医报告太后、皇上之病，均非佳象，请另延高医以代其职。军机处特差一人往陵寝请庆王速回，因庆王乃最重要之人也。庆王闻信，日夜兼程以行，十三号晨八钟到京，立即入宫。见太后病势已转，精神舒快，惟帝病渐沉，终日迷睡，清醒时甚少，有时心中明白。遂派皇后往禀，言恐不能长侍太后，请太后选一嗣子，不可再缓。此等陈告之辞，果系出于帝之本心，抑有所授意？且究为帝所派否？则不可知矣。庆王既到京，遂立即召见诸大臣于仪鸾殿。太后出御宝座，虽病体不支，然太后强毅之性，勉自镇定，说话仍如往日，声音宏亮坚厉，其坚强不改常度，见者皆惊。有人述当日会议全由太后一人主持，与议

者，庆亲王、醇亲王、军机大臣袁世凯、张之洞、鹿传霖、世续等。太后曰："现在时候到了，须照皇帝即位时之上谕，为同治皇帝立嗣。我的主意已定，但想跟你们商量，看你们意思同否？"庆王等主张立溥伦，或恭王。言溥伦尤合，以其自道光皇帝长支传下也。醇王似亦同意此议。其余诸人，则主张立醇王之子。太后闻诸人议后，发言曰："以前我将荣禄之女说与醇王为福晋，即定意所生长子立为嗣君，以为荣禄一生忠诚之报。荣禄当庚子年，防护使馆，极力维持，国家不亡，实彼之力。故今年三月，又加殊恩与荣禄之妻。今既立醇王之子，即封醇王为监国摄政王。此职较从前之议政王，名分尤高也。"醇王闻太后之言，叩头辞谢，深恐不称其职。即时下两谕，一以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一谕命将醇王之子溥仪入宫抚养。又命庆王以此谕说与皇帝知之。此时帝尚明白，闻庆王述太后旨后，言曰："立一长君，岂不更好？但不必疑惑，太后主意不错。"后又闻以醇王为监国摄政王，帝极喜悦。此时乃下午三句钟。逾二钟，此幼主遂入宫，醇王送之。翌日七钟，御医言帝鼻煽动，胃中隆起，皆非佳象。是晚帝知疾已不起，遂写其最后之遗诏，但含糊几不可读。此诏在皇后手中，初甚秘密。时朝廷又降一谕，言帝病亟，着各省再寻良医，速遣入都。谕中详述帝之病状，其语是否尽实，则不可知矣。人之见此谕者，皆不以为意，盖久已预待之矣。下午三钟，太后至瀛台视帝疾。帝已昏迷不省，其后稍明，侍者为穿长寿礼服。盖礼制，皇帝须服此以崩也。若崩后再穿，则以为不祥。帝不愿穿，至五钟，遂崩。太后、皇后、妃嫔二人、太监数人在侧。太后未俟穿龙袍礼毕，即回宫，传谕降帝遗诏，并颁新帝登基之诏。今将遗诏录下：

朕自冲龄践祚，寅绍丕基，荷蒙皇太后鞠育仁慈，恩勤教诲，垂帘听政，宵旰忧劳，嗣奉懿旨，命朕亲裁大政。钦承列圣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本。三十四年中，仰禀慈训，日理万几，勤求上理。念时势之艰难，折衷中外之治法，辑和民教，广设学堂，整顿军政，振兴工商，修订法律，豫备立宪，期与薄海臣庶，共享升平。各直省遇有水旱偏灾，凡疆臣请赈请蠲，无不恩施立沛。本年顺、直、东三省，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省，先后被灾。每念我民满目疮痍，难安寝馈。朕躬气血素弱，自去岁秋间不豫，医治至今，而胸满胃逆，腰痛腿软，气塞咳喘诸证，环生迭起，日以增剧，阴阳俱亏，以致弥留，岂非天乎？顾念神器至重，亟宜传付得人。兹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在嗣皇帝仁孝聪明，必能仰慰慈怀，钦承付托，忧勤惕厉，永固邦基。尔京外文武臣工，其精白乃心，破除积习，恪遵前次谕旨，各按逐年筹备事宜，切实办理，庶几九年以后，颁布立宪，克终朕未竟之志。在天之灵，藉稍慰焉。丧服仍依旧制，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太后此时神气安和，旁人见之，皆为惊讶。又以新帝之名下一谕，称述大行皇帝之德并太后仁爱之恩。当此时，追忆光绪初年，因未为同治帝立嗣，吴可读曾以尸谏。今新帝已继与同治帝为嗣，以践太后当时之谕旨，然苟不筹一兼顾之法，则光绪帝又将如同治帝之无嗣，士大夫必又有起而争之者，或有人踵行吴可读之已事，亦未可知。太后乃独出己见，创为兼祧之举，虽于前无征，然非此不足以两全，盖因情以制礼者也。今录其谕于下：

钦承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前因

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降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祧。

凡熟知中国历来议礼纷扰之状者，似乎此次太后所定简便之法，前代应早有行之者，然竟无之。若易一人，无太后坚定老练强毅之手段，以行此事，则士大夫之拘执章句者，能安然无所争论否？此不能无疑也。其后又降一谕，则太后以国事付之监国摄政王，如有要事，则仍禀承太后之意而行。此谕不啻使监国但负虚名，而己仍执其大权。此虚名直至新帝长大，或太后宾天而后已。此时太后仍望长享高寿，以永执政权。其谕中有曰："监国摄政王，禀承予之训示，处理国事。"详意观于此语，若太后仍在，则监国摄政王必不能专断国事，亦将如光绪帝之虚有其名而已。

西历十一月之十四号，太后终日料理大事，至晚乃获休息，虽极辛苦，而体气反较佳。翌日，仍于六钟时起，召见军机与皇后、监国摄政王及其福晋即荣禄之女，谈话多时，以新帝之名下一谕，尊太后为太皇太后，尊皇后为太后。其时尚筹划庆祝尊号之礼制，并定监国授职之礼。至午时，太后方饭，忽然晕去，为时甚久。及至醒时，皆谓因前数日感触劳乏，以致旧病复发，其根则由于夏间病痢太久，体气大伤也。太后自知末日将至，遂急召光绪皇后、监国摄政王、军机大臣等齐集，降下列之上谕，吩咐各事，从容清晰，仍如每日办理国事之状。谕曰：

奉太皇太后懿旨，昨已降谕，以醇王为监国摄政王，禀承予之训示处理国事。现予病势危急，自知不起，此后国政，即完全交付监国摄政王。若有重要之事，必须禀询皇太后者，即由监国

摄政王禀询裁夺。（译意）

凡熟知宫廷情形及太后一生之历史者，观上列谕旨，皆知末数语之重要。其意盖欲予新太后及叶赫那拉族以机会，于有要事时，得以参预也。如此办法，则可维持叶赫族永久之权势，而巩固其所占之地位。设监国摄政王及余人有仇视之举动，则新太后可本此谕以说话也。观于端方因在陵上，有失敬于新太后之事，立即撤去直隶总督任，可以见之矣。于此亦足知监国摄政王之不易为，及隆裕之用其特权以为树威之举也。太后既降前录之上谕，病愈沈重，命草遗诏。军机大臣拟诏进呈。太后阅后，改定数处，又加入数句，即遗诏中不得不再行训政之语。太后向诸人言加此数句之意，谓："余垂帘数次，不知者或以为贪权，实则迫于时势，不得不然也。"遗诏之末节"回念五十年来"云云，亦太后所加，意谓返观一生，无悔恨之事也。遗诏既定，太后遂向侍从之人为长别之语，闻者无不伤心。太后神志清明，虽弥留时，仍接续谈话，态度安闲，一如平日。后渐昏沉，侍者皆谓时已至矣。忽又清醒，故临终前数分钟，犹未绝希望也。太后五十年中，执掌中国之大权，而其最后之一言，乃出人意料之外，其言曰："以后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语罢遂瞑，时当下午三钟也。崩时面向南方，盖中国人谓君主临终，必须南面。有见之者，言太后崩后，口张而不闭，或谓此乃灵魂不愿离其体魄也。于是此威权盖世之太后，遂宾天矣。其崩也，亦如其生前，具有兴奋勇厉之态，盖太后实一不可测度之人也。既小殓，遂及皇帝之遗体，同时由西苑移于禁中。沿途跪者皆满。既至禁城，分殡于殿内。今将太后遗诏，为五十年来最后

之诏书者，全录于下：

予以薄德，祇承文宗显皇帝册命，备位宫闱。迨穆宗毅皇帝冲年嗣统，适当寇乱未平，讨伐方殷之际，时则发、捻交讧，回苗傲扰，海疆多故，民生凋敝，满目疮痍。予与孝贞显皇后同心抚视，夙夜忧劳，秉承文宗显皇帝遗谟，策励内外臣工暨各路统兵大臣，指授机宜，勤求治理，任贤纳谏，救灾恤民，遂得仰承天庥，削平大难，转危为安。及穆宗毅皇帝即世，今大行皇帝入嗣大统，时事愈艰，民生愈困，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不得不再行训政。前年宣布预备立宪诏书，本年颁示预备立宪年限，万几待理，心力俱殚，幸予气体素强，尚可支持。不期本年夏秋以来，时有不适，政务殷繁，无从静摄，眠食失宜，迁延日久，精力渐惫，犹未敢一日暇逸。本月二十一日，复遭大行皇帝之丧，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增剧，遂致弥留。回念五十年来，忧患迭经，兢业之心，无时或释。今举行新政，渐有端倪，嗣皇帝方在冲龄，正资启迪。摄政王及内外诸臣，尚其协心翊赞，固我邦基。嗣皇帝以国事为重，尤宜勉节哀思，孜孜典学，他日光大前谟，有厚望焉。丧服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太后之徽号共二十二字，生前已有十六字，后六字乃崩后追谥者。其第一字“孝”，为诸后之所同。第二字“钦”，故在国史上，称为“孝钦显皇后。”太后谥号之隆，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无一后足以匹之者。既崩之后，国民之思念，环球之称颂，有加无已。金棺先殡于储秀殿，后移煤山下，以俟择期奉安山陵。大丧之日，哀戚尊敬之礼，异乎寻常。臣民一致皆谓太后既崩，国家遂失所恃矣。自崩后以至奉安，一年之间，祭祀之隆，

无时或辍。其年七月中元，以纸扎成一大舟，约长百五十尺，置禁城外，近煤山之地，舟上扎有侍从、太监、仆妇及一切器用皆备，亦有宝座，其旁环跪身穿礼服之官员，一如平日召见臣工之状。监国摄政王以皇帝之名祭于舟前，祭后举火焚之。至奉安前一二日，所焚纸扎人物、驼、马、器用等，不可胜计，皆以为太后冥中之用者也。此后所录奉安之情形，乃一千九百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七号《太晤士报》所登者。

十一月五号之晨五钟时，乃钦天监选定大行皇太后金棺由宫中奉安于东陵之日，一切情形，与前西历五月大行皇帝奉安之礼略同，唯军队更多，装饰更美，警吏亦更整齐，故其景象尤为阔大。然有一欠缺之点，即大行皇帝奉安之日，天气晴明，此次则浓云密布，甚为寒冷，加以稽迟之久，观者颇觉不耐。金棺初以八十四人抬之，此乃过城门时最多之数，出城则加为一百二十人。前行者为监国摄政王及诸王公贝勒、军机大臣等，后为骑兵一队，再后为骆驼等驼载帐棚及行宫用具。由京往陵，须行四日；以备晚间支帐，为金棺暂安之处也。又后为伞队，皆庚子年由西安回銮时百姓恭送者，安葬后则皆烧之。又后为喇嘛，最后为銮仪卫一队，执祭器佛幡旗帜等。全队中有三乘极华丽之舆，罩以黄丝之帘，一切装饰，均为龙凤花样。有二乘与太后平时所乘者相同；此亦备在陵上焚烧者。统观全队，炫耀威严之景，使人印于心而不忘。自中国人言之，唯唐之武后，或能与此比耳。史载武后葬时，有侍从数百人殉葬于陵内；今则无其事也。警察之布置，颇见才能，观者均为赞叹。梓宫经由之路，家家闭户，军队布列皆满，以防意外之事。纪律严整，无喧哗紊乱之象，沙路平坦，全队向东陵进发。东陵者，离京约九十英里，四面松柏

慈郁，后为坐山。先由荣禄经理陵工，共费银八百万两，与定陵相近。定陵即咸丰帝陵寝也。西为慈安太后陵，东为咸丰帝中宫皇后之陵，中宫崩于帝登位之前，后乃追谥。慈禧一生，极以其万年吉地为念，时往观之，询问极详。一千八百九十七年，陵工告毕，太后嫌其柱不大，曾命换之。荣禄死后，庆王继其事，经办陵上雕刻装饰等工。其工程之伟大，可想见也。奉安既毕，行辞别礼，石门遂闭，而慈禧一生之事，于是毕矣。中国风俗，丧礼之隆俭，费用之丰啬，关于逝者之威严与其后人之体面。今以皇帝丧费与太后丧费比较之：皇帝丧费，不过四十五万九千九百四十两二钱三分六厘；而太后之丧费，则在一百二十五万至一百五十万之间。当时传言，监国摄政王欲剔除浮费，以叶赫那拉族不悦，乃罢。太后之大丧，为国人之所重视，毫无疑义。盖太后实中国五十年来群众爱戴之君主也。太后神主，由东陵回京，入太庙时，其礼制亦极隆重。西人观之，皆印于其心。由此可以见中国崇祀祖先之意也。神主之式，为木制，上加以漆，以满汉文字书之，先置于陵上，石门既闭，则神灵遂附于木主，故事之与在生时同。由陵回京时，敬奉于华丽之黄缎轿内。后面送者极众，夜间则歇于特备之帐幕。所行之路，名曰神路，有军队扫令极净，常人不得行之。既近京城，监国摄政王率领各王公大臣跪接。市中歇业，肃静无声。过禁城正门，以入太庙，敬安于九祖三十五后之列。未入之先，将同治帝后神主暂撤。盖木主入庙，须先向祖宗叩首，而父母之木主，不能向子媳叩首也。此礼由人代行。太后神主入庙，系由监国摄政王代宣统帝行之。每木主皆三跪九叩首，共约四百拜。已安位，又敬迎同治帝后木主还庙，向慈禧木主叩首。慈禧之木主与慈安相近。于是大丧之礼，乃告终矣。

董妃行状

清 世祖

清初顺治帝有妃曰董妃，美仪容，擅翰墨，恩眷渥异，而不永年。溘逝后，悲伤震悼，不能自胜，自制《董妃行状》一篇，导扬优美。或谓顺治帝之殂，非在顺治十八年，实则脱屣万乘，出家于五台山，直至康熙末年始示寂，其出家之因缘，实自此起。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即咏此事，故其第一首有“可怜千里草，萎悴无颜色”之句，其第二首有“传闻金闺诏，亦由玉妃出”之句。盖妃明敏工辞翰，当时中敕，多出其手云。寻观吴诗字句，蛛丝马迹，厘然可见，不得谓其无因。梅村以并时之人，纪征实之事，当必非诬。特以当时宫闱事秘，故隐约其词。然太子悉达舍净饭王位，出家证果，实希世之崎行。顺治素研内典，一旦舍转轮圣王位，求最上胜果，敝屣天下，绝无顾恋，希踪悉达，诚满清之美谈。此亟宜表章，今更无庸隐讳者也。《董妃行状》，曩者京师士夫时有传钞，然见者殊希。今从故人处录得一通，以饷世之好事者。原文备录于左。辑者识。

顺治有十七年八月壬寅，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崩。呜呼！内治虚贤，赞襄失助，永言淑德，摧痛无穷。惟后制行纯备，足垂范后世，顾壶议邃密，非朕为表著，曷由知之？是用汇其平生懿行，次之为状。

后董氏，满洲人也，父内大臣鄂硕，以积勋封至伯，殁赠侯

爵，谥毅刚。后幼，颖慧过人。及长，娴女工，修谨自饬，进止有序，有母仪之度，姻党称之。年十八，以德选入掖廷，婉静循礼，声誉日闻，为圣皇太后所嘉与，于顺治十三年八月朕恭承懿命，立为贤妃。九月，复进秩册为皇贵妃。后性孝敬，知大体，其于上下，能谦抑惠爱，不以贵自矜。事皇太后，奉养甚至，伺颜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皇太后良安之，自非后在侧，不乐也。朕时因事幸南苑，及适他所，皇太后或少违豫，以后在，定省承欢若朕躬，朕用少释虑治外务。即皇太后亦曰："后事我讵异帝耶？"故凡出入必偕。朕前奉皇太后幸汤泉，后以疾弗从，皇太后则曰："若独不能强起一往，以慰我心乎？"因再四勉之，盖曰不忍去后如此。其事朕如父，事今后亦如母，晨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即朕返跸晏，后必迎问寒暑，或意少乱，则曰："陛下归且晚，体得无倦耶？"趣令具餐，躬进之。居恒设食，未尝不敬奉勉食，至饫乃已。或命之共餐，即又曰："陛下厚念妾幸甚，然孰若与诸大臣，使得奉上色笑，以沾宠慧乎？"朕故频与诸大臣共食。朕值庆典，举数觞，后必频教诫侍者："若善侍上，寝室无过燠。"己复中夜惴惴起曰："渠宁足恃耶？"更趋朕寝所伺候，心始安。然后退。

朕每省封事，抵夜分，后未尝不侍侧。诸曹章有但循往例待报者，朕寓目已置之，后辄曰："此讵非几务，陛下遽置之耶？"朕曰："无庸，故事耳。"后复谏曰："此虽奉行成法，顾安知无时变需更张，或且有他故宜洞嘱者？陛下奈何忽之？祖宗贻业良重，即身虽劳，恐未可已也。"及朕令后同阅，即复起谢曰："妾闻妇无外事，岂敢以女子干国政？惟陛下裁察。"固辞不可。一日朕览廷谳疏至应决者，握笔犹豫未忍下，后起问曰：

"是疏妾所云，致轸陛下心乃尔？"朕谕之曰："此秋决，疏中十余人俟朕报可，即置法矣。"后闻之泣下曰："诸辟皆愚无知，岂非陛下一一亲谳者？妾度陛下心，即亲谳犹以不得情是惧，矧但所司审虑，岂竟无冤耶？陛下宜敬慎，求可矜宥者全活之，以称好生之仁耳。"自是于刑曹爰书，朕一经详览竟，后必勉朕再阅，曰："民命至重，死不可复生。陛下幸留意参稽之。不然，彼将奚赖耶？"且每曰："与其失人，毋宁失出，"以宽大谏朕如朕心。故重辟获全大狱末减者甚众，或有更令覆谳者，亦多出后规劝之力。嗟夫！朕日御万几，藉后内助，故得安意综理，今复何恃耶？宁有协朕意如后者耶？诸大臣有偶干罪戾者，朕或不乐，后询其故，谏曰："斯事良非妾所敢预，然以妾愚，谓诸大臣即有过，皆为国事，非其身谋，陛下曷霁威详察，以服其心？否则诸大臣弗服，即何以服天下之心乎？"呜呼！乃心在邦国系臣民如后，岂可多得哉？后尝因朕免视朝，请曰："妾未谙朝仪何若？"朕谕以祇南面受群臣拜舞耳，非听政也。后进曰："陛下以非听政，故罢视朝。然群臣舍是日，容更获觐天颜耶？愿陛下毋以倦勤罢。"于是因后语频视朝。

后每当朕日讲后，必询所讲，且曰："幸为妾言之。"朕与言章句大义，后辄喜。间有遗忘不能悉，后辄谏曰："妾闻圣贤之道，备于载籍，陛下服膺默识之，始有裨政治，否则讲习奚益焉？"朕有时蒐狩亲骑射，后必谏曰："陛下藉祖宗鸿业，讲武事，安不忘战，甚善。然马足安足恃？以万邦仰庇之身轻于驰骋，妾深为陛下危之。"盖后之深识远虑，所关者切，故值朕骑或偶蹶，辄怵然于色也。

后自入宫掖数年，行已谦和，不惟能敬承皇太后，即至朕保

姆往来，晋接以礼，亦无敢慢。其御诸嫔嫱，宽仁下逮，曾乏纤芥忌嫉意，善则奏称之，有过则隐之不以闻。于朕所悦，后以抚恤如子，虽饮食之微有甘毳者，必使均尝之，意乃适。宫闱眷属，小大无异视，长者媪呼之，少者姊视之，不以非礼加人，亦不少有谇诟，故凡见者蔑不欢悦，蔼然相亲。值朕或谴责女侍宫监之获罪者，必为拜请曰："此曹蠢愚，安知上意。陛下幸毋怒！是琐琐者，亦有微长，昔不于某事曾效力乎？且冥行于戾，臧获之常也。"更委曲引喻，俟朕意解乃止。后天性慈惠，凡朕所赐赉，必推施群下，无所惜。封皇贵妃有年，乃绝无储蓄。崩逝后，诸含殓具，皆皇太后所预治者，视他宫侍亦无少差别，均被赐予，故今宫中人哀痛甚笃，至欲身殉者数人。

初，后父病故，闻讣哀怛。朕慰之，拭泪对曰："妾岂敢过悲，重陛下忧？所以痛者，悼答鞠育恩耳。今既亡，妾衷愈安。何者？妾父情性夙愚，不达大道，有女获侍至尊，荣宠已极，恐自谓复何惧，所行或不韪，每用忧念。今幸以时终，荷陛下恩，恤礼至备，妾复何痛哉？"因遂辍哀。后复有兄之丧，时后属疾，未使闻。后谓朕曰："妾兄其死矣。霖月必再遣妾嫂来问，今久不至，可知也。"朕以后疾，故仍不语以实，慰安之。后曰："妾兄心矜傲，在外所行，多不以理。恃妾，母家恣要协，容有之，审尔，讵止辱妾名，恐举国谓陛下以一微贱女，致不肖者肆行罔忌。故夙夜忧惧，寝食未敢宁。今幸无他故殁，足矣。妾安用悲为？"先是后于丁酉冬生荣亲，初后于朕偶有未称旨者，朕或加谯让，始犹申己意以明无过。及读史至周姜后脱簪待罪事，翻然悔曰："古贤后身本无愆，尚待罪若彼。我往曾申辨，殊违恪顺之道。"嗣即有宜辨者，但引咎自责而已。后之恭谨迁

善如此。

后性至节俭，衣饰绝去华采，即簪珥之属，不用金玉，惟以骨角者充饰，所诵《四书》及《易》，已卒业，习书未久，天资敏慧，遂精书法。后素不信佛，朕时以内典禅宗谕之，且为解《心经》奥义，由是崇敬三宝，栖心禅学，参究"一口气不来，向何处安身立命"语，每见朕即举之。朕笑而不答。后以久抱疾，参究未能纯一。后又举前语，朕一语答之，遂有省。自婴疾后，但凭几倚榻，曾未偃卧。及疾渐，犹究前说，不废提持，故崩时言动不乱，端坐呼佛号嘘气而化，颜貌安整，俨如平时。呜呼！足见后信佛法究心禅教之诚也。先是后初病时，恒曰："皇太后眷吾极笃，脱不幸病终不瘳，皇太后必深哀戚，吾何以当之？"故遇皇太后使来问安否，后必对曰："今目少安。"一日朕偶值之，问曰："若今疾已笃，何以云安也？"后曰："恶可以妾病遗皇太后忧？我死乃可闻之耳。"洎疾甚弥留，朕即令皇后诸妃嫔眷属环视之。后曰："吾体殊委顿，殆将不起。顾此中澄定，亦无所苦，独念以卑微之身，荷皇太后暨陛下高厚恩，不及酬万一。妾殁后，陛下圣明，必念爱祖宗大业，且皇太后在上，或不至过恸，然亦宜节哀自爱。惟皇太后慈衷肫切，必深伤悼，奈何？思及此，妾即死，心亦弗安耳。"既复谓朕曰："妾亡，意诸王等且必皆致赙。妾一身所用几何？陛下诚念妾，与其虚糜无用，孰若施诸贫乏为善也。"复嘱左右曰："我逝后，束体者甚毋以华美。皇上崇俭约，如用诸珍丽物，违上意，亦非我素也。曷若以我所遗者为奉佛诵经需，殊有利益耳。"故今殓具，朕重逆后意，概以俭素，更以赙二万余金施诸贫乏，皆从后意也。

凡人之美，多初终易辙。后病阅三岁，虽容瘁身瘠，仍时勉

谓无伤，诸事尤备，礼无少懈，后先一也。事今后克尽谦敬，以母称之。今后亦视后如婿。十四年冬，住南苑，皇太后圣体违和，后朝夕奉侍废寝食，朕为皇太后祷于上帝坛，旋宫者再。今后曾无一语奉询，亦未曾遣使问候。是以朕以今后有违孝道，谕令群议之，然未令后知也。后后闻之，长跪顿首固请曰："陛下之责皇后是也。然妾庸皇后斯何时，有不憔悴忧念者耶？特以一时未及思，故失询问耳。陛下若遣庸皇后，妾必不敢生。陛下幸垂察皇后心，俾妾仍视息世间，即万无废皇后也。"前岁今后寝病濒危，朕躬为扶持供养。今后宫中侍御，尚得乘闲少休。后则五昼夜目不交瞬，且时为诵书史或常谈以解之。及离侧出寝门，即悲泣曰："上委我候视，倘疾终不痊，奈何？"凡后事咸躬为藏治，略无倦容。今年春，永寿宫始有疾，后亦躬视扶持，三昼夜忘寝兴。其所以殷殷慰解悲忧，预为治备，皆如待今后者。后所制衣物，今犹在也。悼妃薨时，后哭之曰："韶年入宫，胡不于上久效力，遂遽夭丧耶！"悲哀甚切，逾于伦等。其爱念他妃嫔，举此类也。故今后及诸妃嫔皆哀痛曰："与存无用之躯，孰若存此贤淑，克承上意者耶？吾辈曷不先后逝耶？今虽存，于上奚益耶！"追思夙好，感怀旧泽，皆绝荤诵经，以为非此不足为报云。后尝育承泽王女二人，安王女一人于宫中，朝夕鞠抚，慈爱不啻所生。兹三公主擗踊哀毁，人不忍闻见。宫中庶务，靡皆擘经理，尽心检核罔不当，虽未晋后名，实后职也。第以今后在，故不及正位耳。

自后崩后，内政丛集，待命于朕，用是愈念后，悲感不能自止。因叹朕伉俪之缘，殊为不偶。前废后容止足称佳丽，亦极巧慧，乃处心弗端，且嫉甚，见貌少妍者，即憎恶欲置之死。虽朕

举动，靡不猜防。朕故别居，不与接见。且朕素慕简朴，废后则癖嗜奢侈，凡诸服御，莫不以珠玉绮绣缀饰，无益，暴殄，少不知惜。尝膳时，有一器非金者，辄怫然不悦。废后之行若是，朕含忍久之，郁愁成疾。皇太后见朕容渐瘁，良悉所由，谕朕裁酌，故朕承慈命废之。及废，宫中人无一念之者，则废后所行，久不称众意可知矣。今后秉心淳朴，顾又乏长才。洎得后才德才兼备，足毗内政，谐朕志，且奉事皇太后恪共妇道，皇太后爱其贤，若获环宝，朕怀亦得舒，夙疾良已。故后崩，皇太后哀痛曰："吾子之嘉耦，即吾女也。吾冀以若两人永偕娱我老，兹后长往矣！孰能如后事我耶？孰有能顺朕意者耶？即有语，孰与语耶？孰与筹耶？"欲慰勉朕，即又曰："吾哀已释矣，帝其毋过伤。"然至今泪实未尝少止也。见今后及诸妃嫔哭后之恸，谕曰："若辈勿深哀，曷少自慰？"乃一时未有应者，皇太后泫然泪下。朕曰："若皆无心者乎，胡竟无一语耶？"盖追惜后耦淑德，为诸人所难及，故每曰诸妃嫔可勿来重伤我心，于此益见念后之至也。抑朕反覆思后，所关之重，更有不忍言，而又不能自止者。皇太后雅性修洁，虽寻常起居细节，亦必肃然不肯苟且。如朕为皇太后亲子，凡孝养之事，于理更有何忌？但以朕乃男子，故当有引嫌不能亲及者。故惟恃后敬奉，能体皇太后，即皇太后千秋万岁后，诸大事俱后经治是赖。今一朝崩逝，后脱遇此，朕可一一预及之乎？将必付之不堪委托之人。念至于兹，朕五中摧痛，益不能不伤痛无已矣。后持躬谨恪，翼赞内治，殚竭心力，无微不饬，于诸务孜孜焉罔弗周详。且虑父兄之有不率，故忧劳成疾。上则皇太后慈怀轸恻，今后悲悼逾常，下则六宫号慕，天下臣民，莫不感痛。惟朕一人，抚今追昔，虽不言哀，哀自至矣。

呜呼！是皆后实行，一辞无所增饰，非以后崩逝，故过于轸惜为虚语。后美素著，笔不胜书。朕于伤悼中不能尽忆，特撮其大略状之，俾懿德昭垂，朕怀亦用少展云尔。

董小宛别传

向闻耆旧啧啧谈董妃事实，为满清开国第一艳史。近年来诸家笔记，皆能历举其佐证。如某氏诗说，以吴梅村之《清凉山赞佛诗》为线索，尤风雅足征信。若条举其事，则罗掞东氏、陈石遗氏所录颇详。而予友天随生更取《影梅庵忆语》，批却导窍而出之，亦既珠玉在前，家喻户晓矣。客秋持螯时节，更遇天随生于酒楼，酣后纵谈，因笑曰："子欲尝蛤蜊滋味耶？吾尚有秘制五侯鲭，卅年冠盖京华，珍此敝帚。倘持以享子，殆亦足吓雏而过屠门乎？"予立起奉觞上寿。生大悦，缅如贯胡绳，则皆非忆语之范围所可规拟者。盖于小宛离水绘园后，与辟疆老人一段伤心史，言之凿凿。至入宫数年，迭遭长秋虐遇，且为皇太后所阨，令顺治帝有龙翔之叹。小宛既姬姜憔悴以自殉，帝亦逊国披缁，演成千古奇剧。其曲折隐秘，皆有可述，洵乎闻所未闻。既毕，生曰："子苟缀而书之，可踵《飞燕外传》先例矣。"予唯唯。天随言小宛之与冒生相失，实在顺治四五年间；而辗转得入清宫，则已在顺治十年与十一年间。

初，江南既定，汉降臣洪承畴为两江总督，颇悬物色之赏，军士竞献美姬以媚主帅，洪氏熟闻江南佳丽地，秦淮一波，红桥片石，其香艳沁人，魂梦至是，尤慕寇白门，马湘兰、李香君、顾横波等盛名，求之俱不得。既而及董小宛甚切，知冒为四公子之一，未可轻动。麾下健儿佟某者，亦攀鳞附翼之一也，揣知洪

意，乃自荐曰："小人闻冒某挈妾居邗沟之西郭地，名绿杨村，虽坰野而境幽胜，附近多茶寮酒馆，亦颇繁华。兵燹后，纵稍衰，然私贩鹺贾及无赖亡命本伙，冒氏辄以财役使之。私贩戴之如官长，保护亦甚力。虽然，渠等皆易犯法网，以隙授人。苟率大兵进讨，不患无辞也。"洪喜甚，旋引入密室，与谋曰："冒得人心，未可轻动。且师出无名，则朝廷闻之，亦于前程有妨。子宜相机而动，勿孟浪焉可。"佟唯唯去。数日竟报挈董小宛来矣。洪召入诘之曰："子劫之耶？其何能速？"佟曰："予堂堂正正，以大兵加之，又故纵其主人，而收其妻孥耳。"洪曰："奈何？"佟曰："适私贩滋事于瓜洲埠，据供知巢穴在绿杨村。予即声言须捕其渠魁，以兵直捣冒宅，众曰：'误矣！彼冒公子，文人也。奚渠魁为？'予曰：'不知为冒公子，但知有巨憝，强娶良家女，匿居于此耳。今有人告官，庇匪既犯法网，劫女更干官刑。予奉命来征剿，安得有误？'于是众知法恐累及，逶迤散去。予乃遣人嘱使冒遁去，而收其家属。既出，宣言于众曰：'巨憝已逸，幸所劫之女尚在，可将去也。'冒流寓此未久，人莫知其姬所由获，故不敢有言。予遂得与俱来。"洪悦甚，命董人，则掩袂娇啼，历诉冤苦，且言遽捕之误。盖董初闻佟之言，以为偶误也。洪佯慰之曰："幸勿自苦，子夫与逆案有关。事得白，则且送子归耳。"董曰："然则容儿作书寄去耶？嘱彼至此，自辨何如？"洪曰："否，否。予本怜才，故特纵之去耳。不然，皇皇明讼，辑捕名犯，予安能庇之？今以美人为质者，掩外间耳目也。子姑留此，吾当为求昭雪。"不得已谢焉。洪遂锢之于内庭，以衣饰玩好名花精器娱其意。董渐悟洪之奸诈，日以泪痕洗面，无何，洪被酒之夜，召董入侍。董涕泗被面，誓不肯行。婢媪曳之入

室，则席地以坐，向北呼冒哭。洪自起慰之，不解。洪怒，命闭之后面一小阁中，从此笈鸾囚凤，不啻文信国之在燕京矣。年余，洪氏入都，仍命载之后车。行抵江淮关，忽有莽男子夜袭辎车，欲行黄衫客古押衙故事。惊卫兵，大哗扰，遽时始定。董依然尚在，盖去者他一姬及董之侍儿名扣扣者是也。洪闻益加防闲。及抵都中，董觅死者屡，洪恒嘱美姬婉劝之。知其未绝意于冒，恐有人为之通声气，特遣人侦察之，果得巢民之书。前书略言将于清江浦劫子归事，并嘱其为己守贞，以函往而作答者。后书则言图劫不成，吾已贿满御史劾奏洪强占民女不法，若上闻，当必可遣子，吾乃令人北来迎护焉。

此书盖洪之心腹，饰为失宠，常与董周旋，因而窃得之以示洪者。洪大惊曰："计毒哉！吾虽不畏彼，然上满人，常疑汉人不忠。设事发，吾败矣。吾当先发制人。"即日饰董献人宫庭，且绳其美及己之忠爱。世祖得董，大悦之。顾董仍求死不辍。世祖乃命一嫔人伴焉，婢婉顺其意，徐图挽回。嫔南人，问董所苦。董告之。嫔曰："若然，则洪氏，子雠也，誓所必报。欲报之，非得天子势力不可。今上于子矜宠甚矣，有所求当必听，则洪氏可倒，而若夫可全。否则，尔之密函在洪手。洪且死若夫，上意厌子，必仍遣若返洪氏。是若图不死于虎，终死于狼也。等死耳，与其受制洪氏手，而且死已，夫孰若得借万乘之力以厌洪，而夫又得全。妾观若诚慧心殊绝人也，奈何忽幛懵，反与万乘抗？且子即日飞去则已；不飞去，策无有上于此者。盖三思焉？"董闻言心动。盖董于将入宫一日前复得冒书，言洪贼其党，日夜谋杀己，绝卿望。今吾上下营救，宁令卿得入宫，不愿服此丑恶之汉奸，卿意如何云云。故董闻女伴言而深思，谓诚如

冒言，人害即可以报洪。吾既亦一死，忍辱亦何害？且吾苟不顺上意，是与夫同尽也，吾忍乎？夫年渐老，不能胜此罗织之苦，吾当自污以纾夫难。遂慨然曰："吾始以为万乘之尊，视人如草芥，必无情之可言。今乃知万乘亦非必无情者，吾亦悔之。"女伴喜，以告世祖。世祖固好董甚，立以宝舆迎之，恩宠有加，誓不相负，恍如长生殿前之私誓焉。于是董得以淑妃位号，为昭阳殿里第一人矣。

当董被俘掳虏时，虽未坠禄珠之楼，却痛甚章台之柳。冒巢民方谓洪之罗织，将兴大狱，不敢复归水绘园。又以洪之嘱己远遁，非其本意，疑己之门客纳贿所为，于是流离奔窜，有棘地荆天之慨。是时巢民尚有一姬曰蔡女萝，吴门旧家女，因贫而衔鬻，乃自请于父，愿择所婿，得冒甚喜，冒亦悦之如董姬也。盖以冒病羸月，董姬衣不解带，食不甘味以侍之。既而羸愈，冒疾少瘳以为怜，急觅一姬代其劳，得蔡如左右手，蔡亦相昵如姊妹。被劫祸起，董仓皇就道，顾蔡而泣曰："姊速易男子服，从主公去。吾当以一身了之。行者居者，各尽其道可也。公疾新愈，幸姊善事之。感如身受，勿以我为念也。"女萝泣应之，遂易装从巢民西泛采石，由鸠兹漫游黄山，流寓徽、歙间。诸名士以诗酒相招，为之挑闷，巢民心不忘董姬，出赏金募千仆至金陵，探洪举动，每事必报。至洪强协董姬充下陈，巢民东向失声曰："吾负姬矣！早知此獠用声东击西之计，吾苟以他婢易之，事或可已。今若此，吾将往讼之！"奋然欲向金陵，女萝止之曰："此非宛姊之意也。彼降臣，豺狼耳。既能诬君，宁不能杀君？自罗于网，以重宛姊之痛，果何为哉？"巢民愀然曰："然则奈何？"女萝支颐若有所思，良久乃曰："君生平以财役人，能得

人死力，独无昆仑奴其人者乎？”巢民悟，乃潜归水绘园，密召其党之健儿曰冯小五者，语以所苦。小五曰：“予受公豢养久矣。董姬之来，予又受其葬母之惠。方思捐顶踵以报。今有急难，敢不从诸？”巢民乃纳其女妻于家中而遣之曰：“我，尔身也。幸毋后顾忧。”于是小五入金陵。适洪以内召入都，家属车已发。小五设盛馔，遍延其党宴饮，客多为督署侍卫亲信者，率皆与小五有布衣昆季欢。酒半酣，小五蹙蹙而叹，则众皆起曰：“小五数载不至金陵。一旦衔杯聚饮，正当欢乐谐畅，奈何郁郁？即有所患，吾兄弟岂容不臂助？盍吐实情？”小五乃述冒辟疆事，且曰：“吾亦知兄弟辈食人之禄，忠人之事，万不敢教人瓶立。然妾是庶人不乐宋玉，董姬亦是可怜。弟愿念此下情，指导幽囚处所，取其人以归。余悉不敢有所惊也。众许吾否？”众皆应曰：“诺。此事本亦非主公之恶闻，佟某为之也。冯兄但劫人去。今在某某所，弟等决不相挠也。”小五大喜。席将散，忽一人仓皇入告曰：“大帅有命，今晚九时启行。是时署中行李已动，速去速去，勿误期！”众相率奔出。独一李三者，与小五最契，执其手与之别曰：“子但往候于秣陵关下，吾必以美人车数相告。苟为水绘园上客，他日遇雉皋，幸勿挥故人于门外也。”小五称谢至再，遂散。

侯门如海，属车有尘，小五欲入兰锜丛中，以探骊龙之珠，讵不难哉？然为知己用，誓死不肯反顾。既至关下，李三果来曰：“顺此数第十七车，董姬在焉，姿致已憔悴，然忧容如此，欢态可知。若此尤物，宜乎为竞争之媒介也。”小五曰：“董姬非特以色称，且性婉而品洁，闺阁中旷世一见也。冒公非若不欢，自失董后，病几殆者屡矣。今日之事，不得姬者，吾命尽于

此，无颜复归矣！”李三太息去。于是小五乃尾洪而行，及邗上，守将盛陈兵卫以拥护之，无隙可乘。窥第十七车，彷佛赌丽影焉。小五夜间进劫，约其党以待。无何，洪忽命以眷属车寄将军营中，而自以轻骑兼程进行，李三遂不得与小五通声气。小五守消息不至，疑李三有变，急探之，知前队已行，乃更以金钱啖从者，略知其内容，则董姬已易第九车矣。于是朝夕注从车中举动，护兵多北方健儿，防卫不稍懈。至清江浦，小五急不可复耐，曰：“今日不举动，得毋以怯懦贻笑耶！”及夜，探得逆旅中第九车所在，挟刃竟入，直取衾中一姬一婢，裹而缚之，背忽触守门，屣履惊吠，啮足至痛。小五急逾垣遁。逻卫闻吠声，集视，见黑影出入，哗声大起。而姬颠在衾中呼号，小五语之曰：“吾来救尔，愿勿声！”姬婢果皆寂然，小五因得返其党人秘密处所。出姬视之，不觉诧曰：“奈何非董姬？”而婢则确系侍董姬之扣扣。扣扣先本与董居第九车，忽董姬有寒疾，须久卧，而病卧之安车蒲轮，则在最后之第三十余车。此等变迁，皆系总管某宠仆所主。董虽因病求医，例亦无妨，在本伏处出于人之愿，尽可通融，惟须纳贿于总管。董姬独夷然不屑献纳，故总管愤甚，欲故隔离其主仆以劳顿之，乃留婢本车，而以董姬配入病卧车中。又第九车既空一人，例须另补一人，乃得女记室而无宠于洪者主之，俟董姬病愈对调，故是夜第九车适非董姬而误耳。小五大懊丧，即日欲往追之，其党止之曰：“昨晚惊卫兵，今夜必倍戒严，徒死无益。不如缓之，或转可达目的也。”小五不信，托女记室及婢于其党，令送之归雉皋，而自追洪氏车。过山东境，无如午则塞窗排刃，夜则环舍干掫，防范之严，有逾盗贼。而小五之党悉未从，孤掌难鸣，势难下手。且夜已绝更，乏把握，设若

再误，非独徒劳心力，亦且枉损生命。踌躇久之，则洪氏车已自津入都矣。

辇毂之下，更难着力，冒辟疆之手书亦至，谓"前误取之姬，亦士人女，金姓，家昆山，为满兵所据，转献洪氏，已二年矣，常有不自得之意。今得无意中遇救，感恩图报，愿从予不去。蔡姬亦劝之。后闻其家已无人，不得已遂留不去，其人善画工诗，才德仅亚于○姬，亦奇事也。顾终念董姬不已。近日人都，尚能得一隙下手地耶？好为之，若金钱则予取予求，不汝瑕疵也。"小五读至此，扼腕曰："为虺勿摧，为蛇将若何？都中第宅深邃，兵卫森严，业从蛇入壑矣。予无蜀五丁之力，得毋负人之托耶！"既而党人官御史者谓小五曰："子以状来，吾为子劾洪。洪畏，则纵董出矣。"小五以问冒，冒以为然。将行矣，洪氏忽饰董姬出庭前而命之曰："吾送尔归江南，愿之乎？"董稽首曰："得见儿夫，死且不朽。"遂登车，及人掖庭选室，知非其地，顾问侍婢，大骇曰："吾死矣，乃为老奸所卖，苟迟三日，独不出险乎！"遂佯病不听选。先是小五承冒命，贿通洪氏仆媪，已递二书与董姬，故姬知小五之谋，且约三日后实行也。岂知霹雳一声，相距愈远。洪氏之计固毒，而董姬之演成人宫艳史，亦若有命存焉。

洪之送董姬入掖庭，本为借刀杀人之计，如阿瞒之送祢正平也。万不料天子多情，贮以金屋；董姬亦化刚为柔，居作人鞍之英雄焉。洪闻之，心大不平，乃思间宠倾董之策，而以太后为傀儡。初，太后饰婢媪自污以诱洪降，事莫不闻，虽太宗不以为忤。其后洪仍出入宫禁，余欢之拾，固以事可解解之，及摄政王耽耽卧榻之旁，太后有所顾忌，纵迹始稍疏。未几，皇太后下嫁

摄政王之事，竟见诸实行，洪益引避不复入宫。顾太后念洪甚，时因出游召见于佛寺，故剑之感，绝而复续矣。盖因睿邸好色，所宠极伙，岂能爱恋此鸡皮三少者？后睿邸竟又强娶肃王豪格妃博尔济氏，自是益疏长信宫，所谓春花秋月，悄然不怡者，较之未下嫁前有甚焉。太后遂留洪于京中不遣。会江南有兵事，群臣皆奏请非洪往镇不可，睿邸毅然出之，太后怨甚。旋睿邸薨逝，世祖亦亲政，太后遂召洪还，即洪挈董俱北之日也。至是因与太后燕见而说之曰："昔九王（即睿王）以荒于酒色，几至国政荒坠。赖天地祖宗神灵，早世殒命，得启幼主，是我大清不啻再造也。乃今嗣王亲政未几，又复惑溺汉姬，致废常朝时日。老臣不忍见大业之隳坏，屡劝主上节欲爱身，留精神以亲庶政，乃非惟恕置，昨闻警告，且欲置老臣于死地。老臣性命不足惜，其如大清之宗庙社稷何！今日能挽回主上之意者，惟有太后。太后纵不念老臣，独不念太祖太宗创造之艰难耶？"

太后悚然问："幼主所宠何人？近日且屡缺定省，吾正疑其有他。卿胡不早言？"洪乃告以董妃事，而掩去由己进献一事，归罪于冒戚某显宦。太后大怒曰："彼为开国主，甫亲政而昵汉女，失德甚矣！"乃立命召世祖入宫，诘责备至，且嘱即日遣之出。世祖不敢有言，饮泣奉命而已。清初入关，后宫中例奉喇嘛惟谨，因建寺于西山玉泉胜处，谓之玉泉寺。凡宫人有罪谴谪，悉令寄寺学佛，如比丘尼。唐宫中之人才，宋大内之瑶华，皆是物也。董妃遂以太后命，逼居西山玉泉寺，封为悟真菩萨，置之西山绝顶庵中。世祖欲为之救请，太后曰："汝不知祖宗家法，汉女不得入宫耶？今予不杀彼，加恩亦至矣，尚胡喋喋为？"世祖遂不敢请。董姬乃披缁入道，斩断情根，亦殊不悲。

然世祖爱恋甚挚。先是世祖尝以围猎为名，挟董妃并辇游西山，赐宴纵眺，并命赋诗，乐甚。董妃忽凄然泪下，世祖以为思乡也，竭力劝慰之。董妃乃奏言："妾如弱草，得依日光，敷荣振采，自以为得矣。顾朔风一至，萎落无踪，又只自怜耳。我皇万寿无疆，能许妾埋骨西山，长驱狐狸于园寝，诚为万幸。倘得更生，仍愿世世为奴婢，以奉巾栉。我皇许妾设此誓否？"世祖亦若有所触怅，携手凭栏，喁喁私语，许以必为春阳之煦，而无秋扇之捐？设有变，朕视弃天下真若蔽屣耳。董妃因渐及洪氏倾陷事，诡言巢民为其兄，恳保全冒氏一家。世祖曰："子之兄固名士耶？朕当密饬江南大吏调护之，决不使之失所也。若卿念手足情不已，则许卿召彼来此，相唔于西山，亦何不可？"董妃拜谢天恩，即日命人告巢民。时小五在京，为之传递消息，不半月而巢民至，果得与董妃相见于西山，话别后事甚悉，流连浃日。而太后逼宫之变起，巢民恐为洪氏所害，只身南下。董妃亟谢之曰："陛下身膺大统，关系宗庙社稷至重，安能遽事方外之乐乎？且太后春秋高，不可以此激其怒。幸三思之！"世祖流连终无归志。如是者几半月。一日有自称董妃之兄入寺求见者，世祖大悦，命常服不为仪。至则肃然白发，一老儒生也。因与语及内典，出入悲智，如数家珍，诗词亦多清妙。世祖遂命董妃款之，一如家人妇子。惟董妃知为巢民，与语良久。幸侍卫宫婢等，皆以董妃为第一宠人，不敢窥其隐事，董遂得畅所欲言。巢民因言：自在西山相见后，归而蔡姬女萝病死，心绪益无聊赖，幸而所劫之金姬晓珠者，善解人意，且以得为才子妇为幸，习诗画能捷悟，侍老人情意婉笃，不亚于女萝。会老人病，刲股和药以进，竟庆更生。因感天下灵秀女子何多，而自愧无以对卿辈也。

感晓珠因益念姬不已。闻小五言，始知姬在此，故遍赂侍从者及僧寺住持，得此一遇，不啻天上鹊桥也。予愿毕矣！姬幸勿复思遁，而南天家侍姬亦不薄。勉事君王，勿以我为念。特此赠语，所以卿之诚笃也。姬含泪不语，久之曰："妾悟矣。妾知归依净土而已。微吾君言，亦将解脱。吾视世界微尘，弹指间，皆水绘园也，何恋恋为？吾君且归，妾自有息壤，他日君如腰脚健，煮一会妾于峨眉、青城间？"巢民颔之，遂合掌膜拜而出。是夜董妃忽失所在。世祖疑彼自以绝帝意，促之回銮耳，因遍索山上下庵舍及岩穴，无所见。怆然流涕，欲不复归。会太后闻之，遣中官内臣促驾云："不返者，太后且自来。"帝不得已，谓庵尼曰："董妃必复来，子但言朕意已忏悔，幸复至西山居住，勿恕然也。龙华会里相见，正复不远。但此三年中，尚须望彼指撕，勿令朕遂迷本性。"尼唯唯，帝遂归。太后大哗，谓帝匿董妃他所，责使献出。帝泣述前状，太后不信，令缇骑四出，遍搜西山及五台山。后知为冒氏宠姬，而水绘园亦为恶吏所扰矣。幸帝方密嘱江督保护，故冒氏尚不至毁。

巢民筑一室寂处，曰匿峰庐，不与外人相问讯，除金姬外，亦不许一人入其室也。金姬善画，自号玉山夫人，翎毛花卉，俱臻妙境。汪蛟门诗所谓"少保青田婆，能为鹤写真。意思本冰雪，自然无纤尘。岂知千载后，乃有如花人？"即题《玉山夫人临薛少保十一鹤图》句也。又有《临洛神图》，亦有名于世。顾洪氏并不知金姬能诗画，是以绝不款冒姬即所劫者，巢民竟得金姬以终老。相传巢民葬日，忽有一女尼作菩萨垂珠，缨络灿烂，庄严临其穴下视，神光离合，不可逼视，逾时而灭云，盖指董妃归来会葬，而已得灭度成佛，如所见状也。梅村诗云："微闻金

鸡诏，亦由玉妃出。”又云：“游戏登瑶楼，窈窕垂云鬟。三世俄去来，任作优昙看。”盖纪实而非影响语也。帝王何足贵，佳人最难得。自古多情天子，如南唐后主陈叔宝之流，徒供史家之掊击，若曰是即“所以亡国”也。绝不思以创业垂统之祖，以多情弃国家，游方外，乃仍不害其英雄开创之本色。异哉！千古无偶之清世祖，殆果生有佛性，此中固不可说，不可说者欤！则当冒巢民溘逝之秋，正清世祖遁入空门之日也。

先是董妃失踪，世祖与太后各为一方面之逻辑，迄不可得，独西山万寿宫太监某者，言当清风明月之夜，趣见董妃徘徊于玉泉寺后之瑶台石室间，宫嫔从者皆作五色祥光，妃在庄严如菩萨。世祖闻之，乃夜宿玉泉寺以求之，数夕，杳无影响，以为欺己也，将诛此太监。故太后旧人，奔诉前事，且求救焉。太后怒曰：“妖姬为祟，如城狐社鼠耳。吾覆其巢，彼将焉托？”乃命太监仍居己宫，徙玉泉寺僧人于他所，而命纵火焚西山，玉泉寺昆冈玉石、咸阳鼓钟，悉付一炬，火三日不绝。于是有宫人之贬谪居此者，多葬身火窟。太后乃命出其尸而号于众曰：“董妃死于是。”世祖方疑董妃踪迹，一旦对此焦土，虽非确知妃之果罹此难与否，然触景生情，益不可堪，乃亲书哀诏，颁告妃死之惨。其词悱恻缠绵，秉笔之史，所不能过者。其文曾见某氏笔录及某某日报中。中有云：“虽未膺后位，实后职也。第以今后在故，不及正位耳。”此盖阴指为皇太后所扼，非皇后也。自是世祖知董妃必已不在人世间，日夜悲悼，较之《雨淋铃曲》、《阁道无人》之作，殆犹过之。“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嗟乎！世祖之一往情深，正不让李三郎专美于前矣。积思成幻，积幻成梦，世祖斋心入定，

方欲自忏绮怀，乃忽梦至一处，高山万叠，峦壑幽深，上有积雪，皑皑照耀如琉璃世界，心疑是何名山，景之清峭，一至于此。方回顾间，顿见琳宫梵宇，高下楼台与林木相掩映，日光斜照，金碧闪烁，夺人目精。心中若有所悟，曰："此非五台山中之南台耶？金莲佛钵花开否？"于是蹑足而登，步履若飞，倏忽至台巅，垦斗咫尺，爽气沁人，衣袂为天风所吹，飘飘有凌云意。四望洞澈，宛如驾云辇而游乎九霄，山间白云滃郁，都在足下，不觉叫绝。忽耳畔若有人呼曰："不欲见三生石上有缘之人乎？"急顾视之，则小沙弥视己而笑，举手东指，循而望焉，日光眩晕，目不可开，侧掌令光出掌外，然后目始了了，则一山最高，更出己所立足之上。上有金碧楼台，重叠如画，与所立处，若仅隔数十武，然深崖绝壑，路陡削不可通。但见楼中朱栏回互，晶牖洞明，美姝四五人，往来瞻眺，笑语自若。中有一尤美者，风鬟雾鬓，绰约多姿，急谛视之，则董妃也。帝大声呼之，终笑而不应。帝跃然曰："吾念子有年矣。今得睹之，岂容错过？"小沙弥在旁笑曰："如隔崖何？"帝嗜曰："苟得董妃，虽万丈之渊，吾何畏哉？"一跃而下，大惊始醒，汗透重衾矣。憬然悟曰："董妃诏我，我何难敝屣此位哉！"即日微服出宫，留一书报太后，请立太子为帝，翛然竟去。太后不得已，乃命发丧如礼。其后太后及康熙帝屡幸五台山，终不获帝踪迹。相传至康熙五十年间，始圆寂云。

相因曰："父老或言世祖逊国，实以鲁庄敝笥在梁之憾，而非为董妃乎？今闻天随生言，熟知其事，固一而二，二而一者乎？以开创之君而有是，而复不摇动国本。满清之久而后亡，诚有天幸焉。"

戊戌政变始末

当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绪二十四年之初，为军机大臣者，其人如下：恭王、礼王、其子娶荣禄之女。刚毅、此人乃顽固之首，亦挑起拳乱之人也。彼有一言，中国之青年永不忘之。其言曰："开学堂不过增长汉人之智识，以危我满洲之朝廷，凡读书能文者，皆当摧抑之，拔其根株，勿令留遗。"廖寿丰、翁同和。此时太后仍静居颐和园，其相伴者二人，一荣禄之妻，一继嗣之大公主也。据闻当时太后在颐园中，或棹扁舟以游于湖，或听戏为乐，或以书画消遣，甚为恬逸。然宫中诸事，仍常由刚毅、礼亲王二人以传达于太后。太后亦偶往内城住一二日，皇帝则每月五六次到园请安。自表面观之，两宫固甚和睦。皇帝每遇国事之重要者，必先禀商太后，然后降谕。太后神色亦极和悦，但亦有时责帝性情暴躁，待下人不善。此皆李莲英唆其太监报告于太后，故甚其词，以便己之私者。皇帝历验之久，深知剪绒手套中之铁腕。太后回宫，帝亦在宫门跪接，谨守礼法，不能稍误。若帝到园请安，不能直入太后之室，必跪于门外，候太后传见。此事归李莲英掌之，常令帝久候于外，不为传达，有时候至半钟之久，始得入见。帝每次到园，亦如内外官员，必送太监以银两。此等狼毒之徒，蔑视皇帝，对于帝之敬礼，反不若其他满洲亲信之大员。外间视皇帝极其尊贵，不知帝在宫中，人皆不觉其为天子也。故当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绪三十四年变法之时，皇帝志意之坚定勇锐，宫中诸人，极为惊骇，

乃知帝非巽懦之性，亦带有其母叶赫那拉之血系也。大员中最为帝所倚任者，乃翁同和。翁本帝之师傅，当中日战事正亟之时，罢除军机诸人，以翁补入，时在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即光绪二十年。翁以为帝师傅之故，自帝五龄时，即常入宫，其在都中，为南方党派之领袖。翁本江苏人。江苏乃近代文学最盛之地。翁之学问，为一时之泰斗，甚轻视满大员之浅陋顽固。汉大员中之迂滞守旧者，翁亦轻之。当时朝中颇分南、北二派。北派之领袖二人，一为徐桐，学问甚好，虽为汉人，其思想则近于满人，曾为同治帝之师傅；一为李鸿藻，乃直隶人，系与翁同入军机者。南派之领袖二人，一即翁；一为潘祖荫，亦江苏人，文学与翁齐名。此二派之消长，关系至为重要，盖此为戊戌变法之主因，亦为太后复权之由也，即后来拳匪之乱，推其根源，亦基于此。二十年来，四人在都，均居高位，时相过从，彼此相讥弹，常为都中士大夫之谈锋。四人皆操守廉洁，负一时之重名，故后进多拜列门下。惟两相比较，以归附于翁、潘者居多，徐、李忌之。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即光绪二十五年殿试时，李为大总裁，潘为副总裁。潘赏一江苏人之卷，欲拔置第一。李不可，以一直隶人置之首。潘谓李心怀私念，衔之甚深。当一千八百八十年，即光绪六年，俄国强占伊犁时，徐、翁同居尚书之职，翁主战，徐亦附和之。及朝廷开大会议之时，翁伸主战之议，谓徐必助之，乃徐竟背其前议，使翁以孤立而败。由是意见更深，至其后则成为仇敌。翁与荣禄亦不和，盖一千八百八十年，即光绪六年，翁举发荣禄之私事，以致罢职，故荣禄怨之。且荣禄为满人，自与北派相合。两党积仇已久。至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即光绪二十年，李、翁同入军机，于是争斗愈烈，以至牵引宫廷。盖太后祖北

派，而皇帝袒南派也。当时之人，皆称李党、翁党，其后则竟名为后党、帝党。后党又浑名“老母班”，帝党又浑名“小孩班”。潘、李皆于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即光绪二十三年病故。李既没，徐遂阴谋抵制皇帝，尝呼皇帝为“汉奸”。徐既曾为同治帝师傅，自于太后前少有势力。皇帝则雅不欲其在军机，恨之甚深，自一千八百八十七年至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绪十三年至光绪二十四年之间，只召见过一次。徐与刚毅亦颇相善。刚毅则凡汉人皆恨之，不论其为北人、南人也。宫廷之不和，刚毅实播构于其间。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刚毅请帝降谕练满洲军。帝答之曰：“我看你似乎觉得满洲兵能够打仗。我告诉你罢，他们简直不中用。”刚毅碰此大钉，遂以此语奏闻太后，并告诸王公贝勒等，言皇帝乃满人之敌，将以要职悉简汉人。满人之闻此言者，自然皆怀反对皇帝之意。此等内部之争，不独关系于内政，即外交亦受其影响。自太后以及亲贵满人等皆主联俄。皇帝、翁同和以及南派之人则主联日，以日本变法之后，国势蒸蒸日强，欲中国亦效法之也。李鸿章前本为外交界之主持者，至此时则人不甚注重，以自中日战后，彼之言论，为国人所不信也。但李亦主张联俄者。恭王为亲贵中之领袖，识见老练，虽太后有时亦不得不听其言。惟彼一人在满人中能联络汉人，与南派感情融洽，其学问亦甚好，颇重翁同和之文学。前已闲居四十年，故与中日之战，不相关涉，后与翁同时入军机。当时有一事，外间不甚知者，翁以己见恶于太后，心不自安，欲借一事出外以避其咎，极谋往俄恭贺加冕之差。盖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即光绪二十一年，有谕责翁不许再在毓庆宫行走，由是翁遂不能密进言于帝，而其仇敌则可随时中伤之也。中日战后，恭王为军机大臣领袖，于一千八百

九十八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得心肺病，颇重，皇帝侍太后亲往王邸视疾三次，又命御医往诊。但病已不救，至四月初十日遂薨。太后降谕如下："谕：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恭亲王奕䜣，谊属亲支，久襄密勿。溯自同治初年，予同孝贞显皇后垂帘听政，其时东南未靖，国事多艰，恭亲王翊赞谟猷，削平大难，论功行赏，特命以亲王世袭罔替。三十余年，恪恭奉职，殚竭忠诚。其间养疾家居，旋复起膺枢要，朝夕从事，力任其难。二月之杪，旧疾举发，予率皇帝节次亲临看视，惟冀安心调理，可即就痊。不意本月初十日，遽尔长逝。时事方殷，失此良弼，予怀震悼，曷可胜言。本日临邸奠醊，追维畴昔，眷念勋劳。恭亲王著赐谥曰忠，入祀贤良祠，守卫园寝，添设丁户，四时祭祀，官为经理。伊孙溥伟，著即日承袭亲王，用示笃念宗亲，怆怀贤辅至意。"

读此谕，可见太后虽已撤帘，仍可随时执国之主权也。皇帝亦下一谕，但不过为前谕之附属。后又降一谕，命臣下皆效法恭王之忠诚，谕尾有一极要之言，云恭王遗摺劝帝凡事皆谨遵太后之意旨而行，又言当澄清仕途，整练陆军等语。恭王之死，极关重要，在亲贵满人中，则失其老成稳练之指导者。此犹就其私事言之。若就国事而言，则彼辈昏昧无知，排汉排外之政策，唯恭王能以其威望权力阻遏而压服之。当时道光皇帝之子，唯恭王仅存，其所处之地位既尊，而才独首出，有功于国。唯彼一人，能抗太后之意，与其余之王公不同也。有王在世，则庚子年拳匪之乱，必不至于发生矣。皇帝凡事皆与恭王商酌而行。及王薨，乃冒昧听信康有为之言，致成戊戌之变。王亦非顽固守旧之流，但康党所欲行之政策，必多为王所不取，且深恶之也。翁同和尤失

其所倚。盖王在时，实护持之。王既薨未久，翁同和遂荐康有为于帝，言康才胜彼十倍，意康得帝信任，助南派以制满人，而抵抗其仇敌刚毅、徐桐二人。翁之意实止于此。不谓康既得志，乃设谋以图太后，亦翁所未料也。盖翁不过欲巩固其权位，而扩张其党势耳。皇帝纳翁之言，遂于四月二十八日召见康有为，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之六月十四号也。翁告其友廖寿丰，言当以此召见之结果，定己之出处：若康召对称旨，则当留任；否则辞职而去矣。又言若午节仍有例赏，则己尚无危险之虞。盖翁知己见恶于太后，深恐如侍郎张荫棠之情形。当时张亦因得罪于太后，殆将不免于革职也。康既召对，帝大悦之。康力请帝留张荫棠之职。其后变法时，张遂为帝所倚信，然太后深恶其人，正欲乘机以去之。四月二十日，翁请病假七日，盖翁知此数日内，必有变动，故先请假以避之。二十三日，帝降决意变法之谕。未降谕之先，帝曾往颐和园禀商于太后，又特召见荣禄一次。太后告帝，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同时又言必去翁同和，不可迟疑，谓彼近日煽动排满，恐其危及朝廷也。荣禄力荐一维新之人物于帝，乃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此事言之极有趣味，盖欧人皆谓荣禄始终反对变法也，观于此，则知荣禄初亦非坚持反对者，其后情势所迫，乃成势不两立之势，虽其前日所力荐者，亦不得不反而为仇矣。此非荣禄忽然变其政见，乃当时维新党人，自趋于危险之地，且其所行，大出人意料之外也。今录变法之谕如下：

谕：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

一是，或狃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挺以挞坚甲利兵乎？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国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各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竞腾其口说，务求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各门侍卫、候补选道府州县以下各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诰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次日殿试揭晓，此乃帝所视为旧制考试之末次者。先所定第一名，又为一江苏人，太后移置之，以一贵州人居首，可见太后之恨翁，遂及其乡矣。同时又下一谕，劝勉亲贵子弟出洋留学，即亲王、贝勒等，亦鼓励其出洋游历，考察政治。满人见之，大为震动，谓为破坏中国之礼法，且使满州之权势处于危险之域。此谕既降之次日，翁同和假满趋朝，遇其同僚，以上谕与观，即开缺之谕也。此乃太后归政后第一次彰明之举动，以助满人者，亦所以保全皇帝也。其谕如下：

谕：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和，近来办事都未允洽，以致

众情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无常，词色渐露，实属狂妄任性，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加严谴，翁同和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特谕。

又有一谕，显见皇帝处于太后权力之下。谕令凡二品以上官授任之初，当亲往太后处谢恩。此谕甚为新奇。盖自中日战后，太后除万寿日及有特别重要之国事外，从未召见臣工也。同日又有一谕，简荣禄为直隶总督。次日召见荣禄及康有为，至数小时之久。以后常有类此之召见，此其第一次，惟官书只登一次耳。康深恶太后，亦甚畏之，在帝前尽力诋毁太后，言太后于新政非真心主持，不过外面俳许耳。又言太后之滥费，只知娱乐，不顾国家，南方民心之所以渐变，皆由太后致之。又攻及太后阴私，比于唐之武则天。劝帝贬太后于冷宫。言太后若在，实为新政之第一阻碍。帝闻之，为其所动。当时变法之旨，多出康手。论者谓康亦非真忠于帝，乃欲博帝之信任，以猎大权。太后既去，帝柔弱易制，而己可以为所欲为矣。故康之诋毁太后及荣禄，非发于爱国之念，实为一种之野心。盖康深知太后一日有权，则己之野心必不能达，而其地位且不能固也。

自康有为召见之后，变法维新之谕，连翩而下。中国考试之制，自宋中叶以来，皆以经义取士，相沿不改，除康熙时短期停止外，已行之数百年矣，今则废弃之，而代以新制之考试。凡入仕途者，皆须广求各国历史以及政治法律之学。有两御史，一名宋伯鲁，一名杨深秀，上奏参劾礼部尚书许应骙阻挠新政。许为广东人，而颇守旧者也。今录其参摺于下：

宋伯鲁等奏：臣伏读四月二十三日上谕，仰见皇上赫然发

奋，图新自强，而尤垂意于学校外交两事。此诚储才之急务，保邦之远猷也。臣维礼部为学校总汇之区，总署乃外交钤键之地，必得人以为理，始措置之得宜。窃见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品行平常，识见庸谬，妄自尊大，刚愎凌人。礼部为文学之官，关系极为重大，国家学校贡举之制，多由核议。皇上既深维穷变通久之义，为鼓舞人才起见，特开经济特科、岁举两途，以广登进。而许应骙庸妄狂悖，腹诽朝旨，在礼部堂上倡言经济科之无益，务欲裁减其额，使得之极难，就之者寡，然后其心始快。此外见有诏书关乎新政下礼部议者，其多方阻挠，亦大率类是。接见门生后辈，辄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疾之如仇。皇上日患经济之才少，而思所以养之。许应骙日患经济之才多，而思所以遏之。臣不解其何心也？总理衙门为交涉要区，一话一言动易招衅，非深通洋务，洞悉敌情，岂能胜任？许应骙于中国学问，尚未能十分讲求，何论西学。而犹鄙夷一切，妄自尊大，其于伤邦交而损国体，所关非细故也。臣以为许应骙既深恶洋务，使之承乏总署，于交涉事件，一毫无所赞益，而语言举动，随在可以贻误。宜令即行退出总理衙门，实为慎重邦交之道。礼部总持天下学术，皇上方谆谆诫谕，令天下讲求时务，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而许应骙厕乎其间，日以窒塞风气，禁抑人才为事，致圣意不能宣达，天下无所适从，宜解去部职，以为守旧误国者戒。伏请皇上天威特振，可否将礼部尚书许应骙以三四品京堂降调，撤去总理衙门行走，庶几内可以去新政之壅蔽，外可以免邻封之笑柄，所系似非浅鲜。

皇帝阅后，命许应骙明白回奏。下所录者，即许之回奏。阅之可见康之所为，及当时都中人士不满意之辞矣。许应骙奏：

本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奏礼臣守旧迂谬、阻挠新政一摺，著许应骙按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钦此。並军机处抄录原奏交出到臣，俯思赣直之招尤，仰荷圣明之洞察，许自陈达，良深感悚。谨将被参各节，为皇上缕晰陈之。如原奏谓臣腹诽朝旨，务使裁减其额，使得之极难，就之者寡一节。查严修请设经济科一摺，系下总署核议，臣与李鸿章等以其因延揽人才，转移风气起见，当经议准覆陈。若臣意见参差，可不随同画稿，何至朝旨既下，忽生腹诽？夫诽存于腹，该御史奚从知之？任意揑诬，已可概见。至岁举中额，应由臣部妥议具奏，恭候钦定。臣维事关创始，当求详慎。自古名臣著论，斤斤以珍惜名器为要图。况乡举一阶，胶庠所重，倘过为宽取，恐滥竽充选，鄙夫之所喜，即志士之所羞，人才何由鼓励？是以与同部诸臣熟商，定额期于协中。既不敢存刻核之见以从苛，更不敢博宽大之名以要誉。且现未定稿，该御史竟谓臣务欲裁减，不知何据而言？向来交议事件，未经覆奏以前，言官不得搀越条奏。今该御史隐挟意见，逞臆遽陈，殊非体例。原奏又称诏书关乎新政下礼部议者，臣率多方阻挠一节，近来迭奉明谕，如汰冗兵、改武科诸政事，均不隶臣部，岂能越俎代谋？此外惟杨深秀厘正文体一摺，系奉旨交议，按之西学时务，无甚关涉，且未拟稿，何得云多方阻挠耶？原奏又称臣接见门生后辈辄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疾之如仇一节，窃臣世居粤峤，洋务夙所习闻，数十年讲求西法，物色通才，如熟习洋务之华廷荪、精练枪队之方耀、善制火器之赖长，均经先后奏保，及东中事起，三员业早凋谢，未展其才，臣深惜之。方今时事多艰，需才愈亟，凡有偏长片技，堪资实用者，臣断不肯失之交臂，即平日接见门生后辈，

无不虚衷咨访，冀有所益，並勖以务求实际，无尚虚华；初何尝痛诋西学？该御史谓臣仇视通达时务之士，似指工部主事康有为而言。康有为与臣同乡，稔知其少即无行，迨通籍旋里，屡次构讼，为众论所不容。始行晋京，意图俾进，终日联络台谏，夤缘要津，托词西学，以耸观听，即臣寓已干谒再三。臣鄙其为人，概予谢绝。嗣在臣省会馆，私行立会，聚众至二百余人。臣恐其滋事，复为禁止，此臣修怨于康有为之所由来也。比者饬令人对，即以大用自负，向乡人扬言，乃奉旨充总理衙门章京，不无觖望。臣在总署，有堂属之分，亟思中伤，捏造浮辞，讽言官弹劾，势所不免。前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尝论今之以西学自矜者，绝无心得，不过籍端牟利，借径弋名。臣素服膺其论。今康有为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若非罢斥，驱逐回籍，将久居总署，必刺探机密，漏言生事。长住京师，必勾结朋党，快意排挤，摇惑人心，混淆国事，关系非浅。臣疾恶如仇，诚有如该御史所言者。原奏又称臣深恶洋务一节，臣自承乏总署，已逾一载，平日仰蒙召对，辄以商务、矿务、制船、制械等事，皆属当务之急，屡陈天听，请次第施行。臣是否窒塞风气，应亦难逃圣鉴。窃自胶事定议后，总署交涉事件，益难措手。倘徒争以口舌，断不能弭隐患。臣望浅才庸，自揣万难胜任，惟有仰恳天恩，开去总署差使，俾息谗谤而免陨越，实为厚幸。

皇帝见许回奏，揭康之短，心颇不悦，但不能毅然即革其职，盖许乃太后之所任，不敢以此犯太后之怒也。太后取两奏阅之，见许奏中所言康党势盛，恐有不测之语，大为激动。自此太后虽不明阻新政，而颇怀疑于康，恐其荧惑帝听矣。但仍不动声

色，以候其机，且料帝必去许之职，此太后所言也。乐禄既到任，王文韶交御后，即入都，太后特召见一次。王文韶于许奏中所言，推行新政，当详慎审议云云，颇表赞成。皇帝乃下一谕，许应骙仍留原任，但戒其在礼部及总理衙门皆须勤慎尽职。许知己之留任，乃太后之保护，其后于新政反对尤力。又有其同部之满员名怀塔布者，亦表同情于许，于是新政阻力大生。怀塔布乃太后之表亲，于是守旧党得一有力之助矣。帝下谕命整顿都中满营，以前腐败之情状，皆须振刷一新。又命各省广开学堂，以习新学。有一侍御名文悌者，上奏参劾其同僚宋伯鲁、杨深秀二人，言二人因与许应骙不合，乃上奏欺罔皇帝，启两宫嫌隙之端。帝大怒，立革其职，斥其蒐言乱政，挑动党争。文悌求怀塔布往颐和园求救于太后，太后不允，盖不欲以此小事责帝也。太后默观新党之所为，纵令骄恣，以自取败，但使裕禄入军机。此人乃太后之亲信，既入军机，于是政局之内情，太后尽知之矣。裕禄结连刚毅，极力与新党为敌。其后，一千九百年，裕禄为直督，亦赞助刚毅灭尽洋人之策，盖拳党之一也。当时军机中，既有守旧党三人，一刚毅，一王文韶，一裕禄，于是维新之策，大生阻挠。然此等守旧党人，欲抗帝之所为，必先求得太后之助，更须荣禄联合。帝又责一侍御攀桂奏中有一误字。帝初颇注重于此，有多数新进之员，甚为惶惴，然数日后，复下一谕，废去殿试朝考中大卷白摺之制。此显系感于康有为之言也。六月初八日下谕，命全国设立官报局，任康有为为上海总局之总办。此等官报，皆为政府所办，其用意在使国人知政治情形，以为开通民智之助。开办经费及常年经费，均受之于政府。每期出版，皆上呈御览。国家政事，可以自由评论，无所顾忌。命康有为草拟官报章程。至六月二十三日，又降严谕一道，

命官吏实心办理新政，不得如前之因循敷衍。其谕中有曰："总之，中国现在病在痿痺，积弊太深，诸臣所宜力戒。即如陈宝箴自简任湖南巡抚以来，锐意整顿，即不免指摘纷乘。此等悠悠之口，属在缙绅。倘仍随声附和，则是有意阻挠，不顾大局，必当予以严惩，断难宽贷。"又曰："当此时事孔棘，悠后惩前，深维穷变通久之义。创办一切，实具万不得已之苦衷。用再明白申谕，尔诸臣其各精白乃心，力除壅蔽，上下以一诚相感，庶国事以定，治理蒸蒸日上，朕实有厚望焉。

又有一谕，命筹设水师学堂，为重兴海军之基；设立铁路局、矿务局于京师，以筹办全国之路、矿；又立译书局，以康之门徒梁启超领其事，每月开支一千金。另有一谕，尤惊动都人之耳目者，即允荣禄之请，将于九月初五日坐火车，侍太后往天津阅操是也。荣禄虽不甚赞成新政，而于改良陆军之举，则极主持。都中之顽固者，闻太后、皇帝竟欲冒险以坐火车，大非帝王尊贵之道，相顾惊骇。但太后则甚以为乐，谓己从未坐过火车，今初次乘坐，视为有趣之事。又有一谕，裁撤一切闲冗之官，但费廉禄而实无职事者。此等积弊，相沿已久，有数千万人皆衣食利赖于是，一旦裁去，群情大震，谓大背祖宗制度，皆请太后保全，收回成命，极为迫切。。然二日后，又有一更为惊人之上谕，即将礼部尚书许应骙及太后亲属怀塔布一并革职，因有王照上书，而为彼等所格之故。王所上之书中，请帝侍太后出洋游历，先往日本，以次继往欧美各国，皆守旧党人闻之而震骇失次者也。变法之诏，雷厉风行，于是守旧之大员，群往颐和园求教于太后，请太后重执朝政。太后命彼等暂且忍耐，不必急迫。于是机兆已动，但尚未预备实行耳。康有为知前途危险，见太后毫

无举动，误谓太后意旨不定，可以利用此机，遂说皇帝，谓太后之允许变法，非其诚意，实暗处反对之地，中国自强第一之阻碍，即在太后。政治之腐败昏迷，皆太后致之。且国家何以每年必须以巨额之款项供太后之滥费娱乐乎？劝皇帝大胆无惧，直以兵围颐和园，取太后入城，禁于西苑之小岛中，以尽其余年。随降一谕，数太后之罪恶，以后永不许太后秉政。以上康有为之言，皆在宫中一密室内陈之。但有一太监微闻其语，报告于太后。此太监乃李莲英所用，专任此事者。当时有太监报密一说，有各种之证据可信也。愚稚之皇帝，竟听信康有为之密谋，但立意先不举发，俟往天津一事定后再办。帝知欲行此事，必须先使军队听令。而直隶之新军，则操于荣禄之手，荣禄为太后最所信任之人。兵权一日在其掌握，则康之密谋，一日不能行矣。太后之为人，何等机警沉毅，其势力之伟大，由来已久，而帝乃昧昧然欲与二三新进图之。太后在暗中严密布置，丝毫不露，而帝误以为太后主意未定，有机可乘，其危险可知矣。此时维新之诏，仍连翩而下，一令都中筑新马路；二命办理国防；三命八旗人丁，如愿出京谋生计者，任其自由。至七月廿七日所下一谕，则为变法最末次之诏矣。谕曰：

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牧民之政，中外所同。而西人考究较勤，故可补我所未及。今士大夫囿于成见者，谓彼中全无条教，不知西国政令教学，千端万绪，主于为民开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乃能美人性质，延人寿命。凡生人应得之利益，务令推广无遗。朕夙夜孜孜，改图新法，岂为崇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遗，非悉令其康乐和亲，朕躬未为尽职。加以各国交迫，尤非取人之所长，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

之苦，而黎庶犹有未知，皆在不肖官吏与守旧之士夫不能广宣朕意，乃至胥动浮言，使小民摇惑惊恐。山陬海澨之民，有不获闻新政者，朕实为叹恨。今将改行新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意。共知其法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著查照四月二十三日以后，所有关乎新政之谕旨，各省督抚均迅速照录，刊刻黄黄，切实开导，著各省州县教官详切宣讲，务令家喻户晓。各省藩臬道府，仿令上书言事，毋得隐默顾忌。其州县官应由督抚代递，即由督抚将原封呈递，不得稍有阻格。总期民隐尽得上达，督抚无从营私作弊为要。此次谕旨，並著悬挂各省督抚衙门大堂，俾众共观，庶无壅隔。

自是以后，则太后之手段复出，而皇帝当阳之短促时期，已成过去之事实矣。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之八月，即中历七月之末，太后与守旧党已联成一气，但深密而未发表，欲俟九月同帝到天津后始行之。此等宫廷内情，知者甚鲜。盖太后欲先往天津，与荣禄商议，然后重出当国。以南方诸省对于太后之感情，不甚稳固，故太后欲先设法消遏之，布置未定以前，决不轻于发表也。八月初一日，皇帝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为时颇久，所言皆系国政腐败，必须极力推行新政之语。袁当时为直隶按察使，因得李鸿章之赏拔，升迁甚速，然忌之者，则谓甲午之役，袁驻扎朝鲜，促成战端焉。皇帝见袁极力赞扬新政，遂大信之，以为得一有力之助矣。此时已成骑虎之势，太后又严责帝，言国事当自己主持，勿专信康有为之言。帝知荣禄必倾心以忠于太后，苟太后宣言复政，则北京满大员中无一人敢抗者，即汉人中亦无其人。所可望其赞助于己者，只有二人：一广东人张荫桓，一贵州人李端芬。帝欲命令北洋之新军，必须先去荣禄，以新军在其手

也。而此一著，尤不能使太后知之。乃定意杀荣禄于天津督署内；既杀之后，即调新军一万人星夜入都围颐和园，同时拿刚毅、裕禄、怀塔布、许应骙诸人入刑部监狱。此即康有为与侍御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诸人之谋也。帝召见袁时，问以"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答曰："臣当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云云。帝见其忠恳之色，溢于眉宇，心大慰，遂直下一谕云：

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当益加奋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

第一次召见袁时，並未言及去荣禄之谋。袁由仁寿殿退下，太后即召见，细问帝召对时语，向袁曰："整顿陆军，本是应办之事。此谕甚为通达。但皇帝行之，太觉匆忙，我疑心他别有深心。你俟皇帝第二次召见，再请我的训令。"于是命人请帝至，谓康有为在外昌言无忌，诋毁太后，乃大不敬，命帝即拿办。太后已微知康欲去己之权，但未向帝明言耳。若杀荣禄、围颐和园之计划，则太后尚在梦中也。太后仍以平日责帝之言责之，谓帝近日对己，愈觉改变，于孝道有亏。帝乃不得不允从太后，即捉拿康。此日下午，太后仍游于昆明湖内为乐。帝自草一谕，派亲信之孙太监往城中。今录于下，可见帝幼稚之手笔也。

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

毋得迁延观望。

康得帝密旨，知事机已迫，遂于翌日坐第一次火车出京，抵塘沽，遂搭轮往上海。其后康得英国保护，逃出外国。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之第一号蓝皮书第四百零一号书函曾载其事。太后知康已逃脱，大怒，电荣禄命即拿之。但荣禄接电后，並未有所举动，不知何故。太后之电到津，在康抵津之前。时荣禄尚不知康设谋杀己，否则恐不能任其免脱也。康有为极恶荣禄，谓其与太后同恶相济，乃维新之仇敌。其实荣禄亦荐康于帝之一人，后荣禄直至临终，常自呼康党，以为笑谈。老佛闻之亦笑，常戏问荣禄曰："你得了你的好朋友什么新闻？那个奸臣，没有良心，反叛了你。"月之初二日清晨，召见维新党人林旭，又召见袁世凯。袁在帝前，极输诚悃。召见既毕，帝即入城，欲在内城施行其计划，不欲于颐和园行之，盖园内太监，皆太后之侦探也。此时帝犹未失望，冀其谋之成功，观于翌日之两谕可见。一命各学堂以外国语教授学生；一严饬地方官澄清仕途，尤以知县为要。初五日晨，袁请训往天津，帝召见于乾清宫，极其慎密，用尽方法，不使其言外闻。殿古旧黑暗，晨光透入颇微，皇帝末次坐于金龙宝座，即不久将为太后所占据者，告袁以所定机密之谋，命袁往津，即于督署内捉杀荣禄，随带兵星夜入都，围执太后。付以小箭一支，为执行帝谕之据。又付以上谕一道，言办理钦差事竣，即任袁为直隶总督，来京陛见。袁唯唯退朝，未与一人言及　即坐第一次火车出京。此时太后由颐和园移居西苑，晨八钟来宫祀蚕神，帝往瀛秀门跪接。袁到津，荣禄即乘专车于下午五钟后抵京，直入西苑，往太后宫。照例，外省官员入京，苟非奉有召见之旨　不得入宫。且宫廷门禁甚严，不能随意出入。荣禄不顾禁令，亦不用人引导，直至太

后前，叩首曰："老佛爷救命！"太后曰："禁城之内，你有什么事要我救命？这里没有甚么危险，宫里也不是你避难的地方。"荣禄遂将帝之密谋一一陈奏。太后闻之，立即发展其阳刚勇毅之性质，乘机而起。此性质乃太后历来所以能战胜一切之源也。太后命荣禄立即传信旧党首领，命彼辈即来西苑陛见。时皇帝仍在大内也。既而军机大臣满亲贵数人，庆王请病假未到，此乃彼凡遇危急时之惯技，各部尚书中有二人为皇帝所革职者，一许应骙，一怀塔布，皆会于太后前，跪地叩头，请太后重执朝政，以救中国，勿受夷变夏之害。当即定计，禁城之侍卫，以荣禄之兵代之。命荣禄仍回天津，以俟召命。会议至夜半而散。帝于翌日晨五钟半入中和殿，阅礼部所上之祭文，盖秋季致祭于社稷坛之典礼也。帝甫出殿，即有侍卫太监称奉太后之命，引入西苑内之瀛台，乃湖中一小岛也，告帝太后即来。此时太后以帝名降谕如下：

谕曰：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肝，日综万几，竟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著各该衙门敬谨预备。

后又接下一谕，革去侍御宋伯鲁之职，谓其声名恶劣，引荐康党梁启超。太后恨之甚深，以宋近上一奏，胆敢参劾太后也。但彼未参与密谋，故太后赦其生命。太后到瀛台，李莲英随之。太后命李以其手下之太监换帝原有之太监。帝之太监，或处死，或

发往军台。有一满人曾由太后幼弟桂祥处得闻当时之情事，今述之于下：太后以严厉之色向帝，谓己决意赦帝一命，暂时仍许留位，但此后将严密防守，一言一动，皆有人监察报告于太后。又言帝之变法维新，本所允许，但不料帝如此昏昧糊涂，胆大妄为，一至于此。问帝何敢忘太后之大恩，自五岁时接入宫中，立之为帝，抚养成人，以致归政，皆太后之恩也。谓帝命苦，不能承受。听人唆弄，如木偶然，昧于事理，暗于利害，亲贵重臣，无一人向汝者，皆请余训政。汉大臣中，虽有向汝之人，皆系奸臣，余自有法处治之。珍妃妃嫔中似只珍妃一人为帝所宠爱。跪于太后前，请太后宽恕帝罪，勿加斥责，并胆敢言帝乃国人之共主，即太后亦不能任意废黜。太后大怒，命牵至宫中一别室内圈禁之，后至一千九百年即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之乱，遂乘机毙之，以报平时之怨恨焉。联军入京，朝廷预备出走时，太后命将珍妃推于井中。命皇后留于帝处，以监视其言动而报告之。除皇后及太监侍从外，不许帝见一人。若当太后之面，则可见人。于是皇帝一生之事业及其所谋划之政策，概成泡影，而在瀛台受二十三月之幽禁，最后之遗言，仅嘱其弟记忆己一生之冤苦，为己报仇而已。至于荣禄，则帝反宽恕之，谓彼自应尽忠于太后，此乃其职分所当然，己既欲杀之，则自然不能责其忠于己也。太后之待帝虽酷，帝亦不甚怨之，谓己既欲图谋太后，则太后固应发怒也。此即戊戌年政变之情形也。

发　史

序

孔文骠　　周齐曾
诸士奇　　傅　冠
常太爷　　陈箕南
陈　遵　　姜应甲
浑融僧　　范上右
周志达　　姜一洪
吴闻礼　　郑为虹
徐　矿　　黄明邦
许士俭　　李拗机
王毓蕃　　华允诚
费纬祥　　沈光文
钱肃典　　顾咸建
张九临　　侯记原
任民育　　邓疯子
左懋第　　画网巾先生
麻三衡　　绣花针王兴

发　史

胡蕴玉

序

呜呼！吾民族蒙辫发之耻，至于今已二百六十八年矣，习以为常，安之若素，几自忘固有之头颅，认胡尾为本来之面目矣。贤人杰士，严夷夏之分，抱种族之感，宁尽去其发，而不肯垂修修之尾以为汉族羞。世人论者，以为区区之发，无与乎兴亡之故。呜呼！是不知夫发之历史也。入关之初，剃发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辱而死者，不知凡几，幸而不死，或埋居土室，或遁迹深山，甚且削发披缁，其百折不回之气，腕可折，头可断，肉可脔，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镬可赴，而此星星之发，必不可剃，其意岂在一发哉？盖不忍视上国之衣冠，沦于夷狄耳。孔子存告朔之饩羊，穆生争呈设之酒醴，发虽微，其关系甚巨。故老遗贤，于义师战败之余，目击夫犬羊满地，腥秽熏天，风景依然，举目有江河之异，惟此头上苍苍，犹足以系故国之思，表宗邦之望。推其不肯剃发之心，直欲以一发存汉族之河山也。发顾不重哉？或曰，洪、杨起义而蓄发，今则剪发何也？曰，蓄发者，还汉族之旧，剪发者，从世界之同，士君子不为满奴已耳。蓄与剪，事同而时异也。今者壮士振臂长呼，夷虏闻声丧气。我汉族四万万人民，行将尽举其束缚之发而去之。而今而后，真可谓雪二百六十

八年之耻而一洗之也。故老遗贤，精魂不灭，应亦含笑于地下也夫。

孔 文 骠

剃发令下，陕西道孔文骠奏曰："臣家宗子衍圣公孔允植，已率四世子孙告之祖庙，俱遵令剃发讫。但念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者，莫要于冠服，先圣之章甫缝掖，子孙世世守之，是以自汉迄明，制度虽各有损益，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未改。今一旦变更，恐于崇儒重道之典未有尽也。应否蓄发，以复先世衣冠？"得旨，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文骠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旨，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

周 齐 曾

周齐曾，字思沂，浙江人，明亡遁入剡溪，尽去其发而为发冢，并为作《赛云发冢铭》云：周子以出牧东粤，不死燕，在粤不容于乡大老，未乱去位，不死粤。比全浙陷，乡关失守，宜死古墓，而犹忍之须臾，得无不类于前此之抱义而为冢中人者。乃尽发而祝之，示不成人，非二何之佞，将图作佛，亦非韩昭之事事如僧，故不留寸发也。已而或匝月，或三月，或半岁，或长寸，或寸又余，或三寸许，则一削，削则一一拾而裹以片楮，计五载，积数十楮。欲付诸迅流，恶其浮沉。欲投诸烈焰，恶趋炎因热者之与烟烬俱熄。欲终匣而藏诸，焉保久之不与残枝堕叶、腐草污泥均委弃粪溷中乎？又焉知不为人所误食而为腹中蛇乎？乃

候无庵外人，候无心外事，候无事外想，候日送色，候花送香，候云送影，执斧负耜，斩木穴土，不蓍不龟，就地随时，选小石之平直者凿之，似臼、似盂、似钵，而方其围，将冢而穸焉。其从之冢，则髭数茎、髯数株，可无作俑。其送之冢，则首则身。首则若耳、若目、若齿舌鼻口；身则若手、若足、若心胆、若肠，若肝肺，此十余者，生与发合而为一人者也。而分焉，永诀别，不与俱生，不与俱死。其所以送之情必深，意必惨，必不异于一。而以亲故送，以交故送，仅以一送尽所为亲知而已者。盖不一其人，必不一乎情与其意。今日身首尚存焉，固不必不一者之匍匐也。即他年尽此身首而亡焉，亦不必不一者之匍匐。惟松有声，可以当泣。惟薤有露，可以当泪，惟鸟石依依，可以代吊客。而今日之身首，且为发当松声、当薤露、当鸟石。爰撮土为奠，以告之曰：尔其妥兹隙壤，风不能飘，雨不能濡，日不能酷，霜雪不能冻裂，风腥毒露，不能冥翳。所怜者或蚁或蚓，或蜚啼，或蚁斗。若夫蛇鼠狐兔，纵横叫啸，入耳如聋，入目如瞽，闻骨不以朽故遗其后，能食土之气厚与所分之身，又何论余十余者与尔一人也。尔纵非骨，而性不速灰，能与骨俱存，愿尔既妥地下，庇余地上，使无靦颜于尔，且得为冢中之抱义者相见也。尔勿幸化蝶翅，与梦俱生；幸勿化兔颖，化鼠须，以书秃见弃；幸勿化蝇毛，以穴自悴；幸勿化秋虫之股，以虚响自活；幸勿化尘后之尾，止佐机锋于玄席；幸勿化鸟羽为笔为扇，止供野士作寒温；幸勿化脉望，止以神仙果腹；幸勿化龟毛、化兔角，归于乌有，使余来尔时，无从觅尔所，不如埋丰之铁，终合乎延津。告毕而空。空而铭曰：

“谓冢外有全人，已无须无发；谓冢中有全人，复无肉无骨。

名则血余，不能化蒉弘之碧，见室人而不动，缺常山之节。倘陵谷之不迁，将终古囊云之枕穴。”

诸士奇

士奇，字平人，浙江余姚诸生。崇正末，与里人为昌古社。与云间机社相应。两京既陷，剃发令下，士奇乃载《十三经》、《二十一》史入海，流寓日本终焉。

傅冠

傅冠，字元甫，江西进贤人。以行在太子太保兼礼、兵二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督师饷绝，命令不行，乞罢居家。满兵陷江西，冠避泰宁之分水村。村人执冠，缚以献满帅李成栋。成栋解缚进曰：“公大臣，释留当取令旨。但去发，保无他。”冠厉声曰：“汝知千古有文文山乎？吾乡先进也，吾乡惟有断头宰相尔！”成栋载至汀洲。一日成栋谓冠曰：“公不剃发，有旨收公矣。”冠欣然曰：“早毕我事，尔之赐也。”整衣冠南向拜曰：“负国无状，死不足赎。”复西向拜曰：“祖父暴骨，愧见先人于地下。”遂就死。

常太爷

常开平之后，世袭定远侯，明季常奉烈皇帝旨，册封海内某国王，及归复命，则宏光帝已即位于南都矣。未几即上疏参马士

莫，免为庶人。满清兵至，以此得免。及剃发令下，即于南门外常家庄庵中，剃发为僧，人皆呼为"常太爷"云。按中山之后，代人受仕。开平之后，剃发为僧，开平可谓有后矣。

陈 箕 南

陈箕南，字枉奴，吉安乌兜人，明亡后不肯剃发而死。

陈 遘

陈遘，字二止，枉奴之弟。明亡后，不剃发，隐居山中。惟一奴供炊汲，子弟外不见一人。后因山贼之乱，诸郡县发兵剿除。过其居，见其有发，以为贼也，执之以归县。乡人皆知其贤，谋劫之途。二止曰："无以我一人故，累及一乡。"立谕众散，使归报吾子弟，"可舆棺一具来县前。吾将死者。"时知县萧恒夜鞫之，答曰："吾不忍视先朝之覆没，逃深山穷谷中，以全吾发，为圣世之夷齐。一奴外，无他人往来。室无寸铁，子将何为？"知县审其非贼，谕令剃发。二止曰："是不能矣，惟有一死。已令子弟具棺于外矣！"令贤之，详录其口供而上之郡守，谕之再四，终不肯剃发，坚执如前。守亦奇之，纵之归。

朴庵曰："满洲入主，吾民族抱种族之感者，莫不疾首痛心，思欲逐之而后快。乃知尽能索之桑，而惟以不肯剃发以寄不忍亡明之心。若二止者，其心可谓苦矣。"

姜 应 甲

姜应甲，字聃翁，明季进士，家于盘上，自号盘上先生。国变不剃发，居山林，发掺掺垂两耳。著有《名山四藏》等书。

浑 融 僧

僧浑融，督师何云从之部曲也。何督师亡后，不肯剃发，遂为僧。

范 上 右

范上右，明司礼监秉笔太监也。国变后不肯剃发，遂至华山为道士。与王山史游，有诗云："非求不死栖名岳，有愧贪生远帝宸。"亦中官中之有品节者。

朴庵曰："范上右一中官耳，节义之所不及；使竟剃发，亦谁得议之？况当时剃发遍于达官贵人，区区一中官不剃发，无足与轻重之数。不知节义之激发于天良，无分贵贱。彼达官贵人为爵禄所迷，利令智昏耳。语云：'官愈大者行愈鄙'，岂不然哉？"

周 志 达

周志达，吴江人，负贩氓也。其戚张文达，从遗臣起事，荷戈为小卒，战败不屈死，其家不知存亡，使周志达往侦之。时志

达尚全发，被满兵所执，迫令剃发。志达曰："我小人无知，我但见我祖若父，皆无有剃发者，即死亦不从也。"遂被杀。

姜一洪

姜一洪，字开初，绍兴余姚人。万历丙辰进士，累官至广东布政使。甲申国变，全发隐居。寻鲁王监国，毁家以助军饷。后以黄道荐，诣福州。唐王问曰："卿来大不易。"一洪伏地脱帻曰："臣发故在也。"上喜，手援之，除吏部右侍郎。比满清兵行甚急，唐王将幸赣州，命一洪兼户部尚书，先行召集援师。师未集而汀州陷，赣州亦破。一洪次零都，恸哭曰："吾间关万里，从朱氏子孙。今已矣！大丈夫岂可剃发北面事敌乎？"遂赴榔木里水中而死。

吴闻礼

吴闻礼，字去非，浙江钱塘人。唐王时为上游巡抚，自请防御分水关，及败逃入山寺，不肯降。人劝之，厉声曰："岂有堂堂巡抚剃发而求活乎？"复率乡勇赴敌，为乱兵所杀。

郑为虹

郑为虹，字天玉，江南扬州人，崇祯癸未进士。初令浦城，清操爱民，唐藩入仙霞，下令求遗书，为虹进《大明会典》。及唐王即位，召为御史，寻以御史知浦城，巡视仙霞关。丙戌七

月，满兵取衢州，将度仙霞。沿途焚掠杀戮，人士流离，室家不保。为虹极力抵御，一郡独全。八月十七日满兵至浦城，力不能御，百姓请为虹出降，不可；请行，又不可。军人拥见贝勒，迫之跪，不可。责令输饷，答曰："为虹清白吏，何处得金？且民穷财尽，亦无金可输。"劝令剃发，为虹曰："负国不忠，辱先不孝，我生何用？发不可断也！"复大骂不止，遂遇害。

徐　矿

徐矿，字掌文，江苏吴江人，负英雄之资，读书有大志，酒酣谈天下事，意气慷慨，唾壶为之击碎。甲申告变，山泽之揭竿者数十万计，掌文尽破家私以佐军实，而身奔走其事，于是江南之兵，号吴为盛。逾年，知事不可为。当时剃发令急，凡蓄者杀无赦。掌文乃渡太湖，变姓名，隐居于前溪山中之西岑坞。又三年，避居于清溪之战胜圩而卒。

黄明邦

黄明邦，字君亮，世为歙之孝行里人。父柱，以绘事显名一时。公夙具巧慧，善谈谐，能世父雅艺，遂耕砚自给。壮不婚娶，孑居一室，所需日用饮食，皆手自庖爨。尤嗜汲名泉，煮佳茗供客，谈笑终日不倦。乙酉九月，满兵入郡，里胥奉剃发令急，公急掩扉绝食，示诸子弟曰："虽然山泽褐夫，衣草茹蔬，受本朝雨露且七十年矣。矧兹颠毛种种，夜台路迫，于世何求？安忍复见此事？"子弟劝慰者，多严谢之。寻以居恒所御纸屏竹

榻，皆分布诸子弟。是夜拥被偃卧，引匕首自刎，漂血盈席。诸子弟奔救，喉内喃喃有声。篝灯谛视，公独瞑目张髯，抵夜半抉胭长逝矣。

许士俭

许士俭，字季约，别字希侠，江南常熟人，倜傥多大节。甲申之变，悲歌痛哭，赋诗十章。巡抚都御史祁忠敏公见而叹曰："许生真国士，先帝求贤若渴。惜吾按吴日，未即荐为国用，俾早有树立。吾负许生，即负国也。"及留都失守，希侠泣祭先祠，戒诸子以读书淬志，艺术方外，皆可为也，必无堕我先烈。居数日城陷，竟强希侠剃发。希侠卒不可，乃著《三仁论》以见志。时奸民乘乱窃起，希侠以嫂氏娶难，奔救于乡。贼见先生全发，遂执之，欲徼功于守帅。希侠瞋目大骂，遂被害。山阴大司马张公闻之，拊几叹曰："嗟哉许生，以全发死，可谓不辱君父矣！"子二，长瑶隐于医，次琬隐于释。

李拗机

李拗机，不知何许人。头发不剃，作道士装，行乞于汉口，不畏寒暑，不择饮食，喜啖生肉，语蹇涩不可辨。至人家辄取纸笔乱书不止，字多不可识，间有一二成句者。王石庵先生尝见之，曰："其所书诗句，多宗门语，旧宗门中人也。"刘继庄先生尝遇之汉上，立一木器前，群儿围绕无隙处，拗机带笠，衣绿布棉袄，口喃喃作声，眼时睫不已，持烟筒连吸数十筒，犹未足

也。继庄尝见其所书一纸，首幅云："艄松头发，黑白眼睛，天童法子，金粟的孙。"其后字多不可识，每幅之后，必有南京报恩寺。按此人乃金陵遗老，逃之而禅，而别成心疾者也，亦可怜也。世人反以仙人目之，岂不冤哉！世间事类此亦复何限，为之三叹。

王毓蓍

王毓蓍，字元趾，浙江绍兴人。元趾负逸才，好书尚气，多四方之交。甲申国变，南都新政，元趾逆知其将败，居平辄扼腕浩叹曰："吾恨不立磔满人肉，喂吾家豚犬也！"既而北兵南渡，郡县望风纳款，父老剃发相迎。元趾愤然曰："身为越国男子，乃丧发蒙面以乞活耶！"托孤于两兄，复作书上念台刘公，云门人某已得死所，愿先生早自决，毋为王炎午所吊。遂整肃衣冠，赴泮水而死。

华允诚

华允诚，字汝立，江南无锡人。天启进士，尝从高忠宪公讲主静之学。事亲无遗孝，事君无遗忠，临财严于一介，临敌勇服三军，当雷霆而无惧，罹刀锯而不回。崇祯元年补营缮司员外郎，既复迁兵部。时兵部为苞苴之薮，公视事，愤不能禁，固请终养，不允。于是慨然曰："我既不能退而全身以养母，则当进而死职官下，此吾心也，亦吾亲之心也。"遂陈三大可惜、四大可忧之疏。疏上不见行，而夺俸半年，公竟以终养罢归矣。甲申之

变，烈皇死社稷，公痛愤不欲生。南都既建，起公为吏部文选员外郎，恳辞不允，视事十三日而归。公归而南都亦陷矣。公蓄死志已久，巍然全发，屏居墓田。戊子春后避地乡僻，依戚邹氏。为人所告发，遂肃衣冠而出，侄尚濂即邹氏婿，亦全发，二人被执，至吴郡见巡抚周伯达。伯达婉转劝公以剃发，公不为应。及至金陵，诣讯所，公箕踞坐。尚濂亦坐，既而蹶然起。公问曰："何为？"濂曰："濂死志已决，但恨极欲言，无可语耳。"公曰："男儿至此，惟清尔心，括尔口。"濂曰："诺。"既而问者咸集，公背立面南，举手指天曰："二祖列宗，神灵在上，我发不可去，身不可降！"濂亦誓不剃发。讯者杂语移时，公闭目坐地，竟就刑焉。时戊子四月十四日也。

费纬祥

费纬祥，字荣孕，浙江鄞县人。诸生，乙酉钱肃乐荐授国子监祭酒。明亡，不肯剃发。亲友劝之，乃削发为僧，独居一小楼，凡十余年，足迹未尝下梯。

沈光文

沈光文，字文开，号斯庵，浙江人。乙酉预于画江之师，授太常博士。丙戌从鲁王次普陀，再预琅江诸军事。后乃移家泉州，舟过围头洋，遇飓风，飘入台湾。会鲁王遁迹海岛，不为成功所礼。光文与张煌言调停其间，嗣郑经立，颇改乃父政。光文赋诗以寓讽，不为郑经所容，乃内渡。时剃发令严，不剃者杀无

赦。光文不得已，乃变服为僧，叹曰："吾二十年飘零绝岛，弃坟墓而不顾者，只欲完发以见先帝。而卒不克，命也夫！"结茅庵于罗门山中以居。

钱 肃 典

钱肃典，字叶虞，肃乐第七弟。甲午张煌言之入长江，肃典间道赴之。煌言倒屣迎曰："段文鸯耶，江子四耶？尊兄为不死矣。"丙申，满兵入海，肃典方渡海告警，为追骑所执，帽落发毿然。会大雨，骑入村庙，饮酒醉卧。土人至者，问知为肃乐弟，争欲脱之。肃典乃昂首叹曰："吾安可剃发受辱哉！"谢遣土人，呼骑起，偕至鄞之三江口，不屈而死。

顾 咸 建

顾咸建，字恕礼，号汉石，江南昆山人，晚年成进士，为钱塘令。有故旧戏之曰："老学究熟读廉吏传久矣。能念贫妻弱子否？"汉石作色曰："国家不幸，已亡河北。今偏安陪都，即抚守百里，已不能为江左干城，我知首领不保，安计妻子耶？"满兵入浙，汉石弃官遁。满帅知汉石贤，欲用之，严檄捕拿。既械至，满帅许以枭宪，汉石傲然曰："岂有秃头枭宪耶！"抗命就刑。杭之士庶，哭送者万人。属吏携酒相饷，汉石饮觞大呼曰："三百年宗社已倾，我头可断，发不可剃也！"骂不绝口，遂斩之。

张 九 临

张拱乾，字九临，号愧庵，吴江人，弱冠受知于长洲杨维斗、金坛周仲驭。时三吴名士结复社，九临与焉。宏光立，仲驭遇害。阮大铖方罗织善类，九临与沈寿民、吴应箕皆缇骑提问。方就逮，适满兵南下得免。旋下剃发令，禁甚严，九临以不剃发，为镇将吴某所系，同系者四十余人。先戮数十人，次及九临。吴见其名，忽心动曰："吾固知此人三吴才士也。苟剃发，当特原之！"九临曰："死则死耳，男儿不可髡也！"吴某意不怿，低徊未忍加诛，杖四十释之。九临乃祝发为黄冠，杜门不出，坐卧一楼，颜曰独倚。

侯 记 原

侯记原，字秬园，嘉定人，峒曾犹子。峒曾以城陷不屈死。长子演，次子洁，皆死。秬园与峒曾幼子瀞适在他所，不及于祸。已而捕瀞之诏下，秬园不暇顾家，竟挟瀞以逃。讹言追者将至，瀞大惧，欲归就死。秬园持之泣曰："汝死，吾世父目不瞑矣！汝速行，吾代汝死。"乃大书瀞姓名于衣带，跃入水中，会有泅而振之者，良久始苏。土人询知其故，叹曰："此忠义也。盖留故衣于水次。倘有追者，当以示之，绐令求尸水中耳。"秬园从其言，易服夜走吴山，一老僧谓之曰："君发如此鬅鬙，保无有执汝以求利者乎？"秬园曰："身可死，发不可剃也。"老僧曰："既不剃发，削发为僧可乎？"秬园颔之，乃更名一正。瀞

亡命亦削发，匿于扬之天宁寺。

朴庵曰："明臣为明守城，不屈而死，固职分之应尔也。乃既杀其身，又杀其子，其亡命之幼子，亦复下诏捕逮。甚矣，满人之毒也！彼侯秬园不顾身家，挈辞以遁，事急以身代死，可不谓贤乎哉！至不肯剃发，宁削发为僧，其所重不在发，而在种族之痛也。呜呼！满州入主，吾汉族颠连以死者不知凡几！吾编《发史》，不觉涔涔泪下矣。"

任民育

任民育，字厚生，济宁州人。冯元飚署济宁道，事城守，雅知民育，引赞军事。壬午，满兵再下山东，及济宁，民育城守益力。当路知民育有将帅才，授颍州知州。金陵建国，史可法以阁部督师扬州，乃举民育知府事。亡何，满兵大至，民育乘城守御，日夜蒇严。会天雨城圮，满兵遂破城而入。民育绯衣坐堂皇，满兵执之。谕令剃发降，民育曰："大丈夫宁可全发而死，不可剃发而生！"遂被害。

邢疯子

邢疯子，无名，直隶清苑之卖菜傭也。每日肩不释担，或嘲之，疯子厉声曰："此担非我不能任，今朝中宰相、阃外将军，谁克任是担者？"满州入关，或曰当剃发，疯子曰："发岂可剃？"或曰："不剃当死。"疯子不语，翌日乃削发为僧，不知所终。

朴庵曰："邢疯子有托而逃者也，观其言有深意存焉。削发为僧，其高尤不可及。而世人以疯子目之，是世人皆疯，而邢疯子乃不得不疯也。呜呼！"

左懋第

左懋第被拘于太医院，洪承畴来说降，懋第曰："此鬼也。洪督师在松山死节，先帝赐祭九坛，今日安得更生？"洪惭而退。闻南京失守，痛哭不欲生，赋诗曰："口口黄河少雁过，片云南下意如何。丹衷碧血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监守者拘见清摄政王多尔衮。多酋令剃发，懋第曰："头可断，发不可断！懋第血性男子，有死而已！"多酋曰："汝等不怕死，忠臣也。然降亦不失富贵，左侍郎勿自误！"懋第曰："斫头胜于剃头，惟愿速死！"乃令曳出，寻复遣人问曰："先生惧乎？"懋第曰："莫问我惧不惧，亦问尔羞不羞？"至宣武门，仍遣满官以封爵啖之。懋第曰："我宁为大明鬼耳！"遂就义。

画网巾先生

画网巾先生，福建人，不知姓氏里居。清兵入福建，画网巾先生同二仆，匿于邵武光泽山中。防将吴镇执之，监邵武府总镇。网巾先生呼其仆曰："为我画网巾。"画毕，二仆亦互相画之。福建总督杨名高及总兵王之纲至邵武，镇将诡称阵获解上。之纲诘其姓名籍贯，喟然曰："吾忠未报国，留姓名则辱国。智不保家，留姓名则辱家。危不致身，留姓名则辱身。尔曹称我为

画网巾先生可矣。”之纲劝令剃发，则唾曰：“汝何痴？吾网巾尚不肯去，况欲去发乎？”遂大骂不绝口。之纲怒，先斩其二仆。二仆唾曰：“我二人岂怕死者？当一辞主人耳。”于是二仆拜辞曰：“奴辈先扫除于地下矣！”遂欣然赴死。网巾先生亦同时授命。

麻三衡

麻三衡，江南宣城人，复社之后起也。清军南下，三衡倾家募士，起事于宣城。后为清兵所执，三衡殉义。临死作诗曰：“吴越连沙漠，天心不可留。欲存千尺发，笑弃百年头。若水心犹烈，平原志未酬。清风吹宛转，朝暮五湖秋。”

绣花针王兴

王兴为郑芝龙旧部，身短小，有干略，时人呼为“绣花针”。明末聚众千余，守粤之文村围。会有故明宗室藩王某，避难依围中，兴奉之为主，以招徕豪杰。缙绅之不剃发者咸就之。清军既下东粤，檄文村围。兴以书答之，自称“顽民”。书曰：“顽民无所为，将欲存中国于一隅，全礼义于百世，不忍弃顶上数茎毛而已。至于海涯片地，原我故物，本朝常置之度外，何论新朝哉！如必欲致之，而顽民死不来也！”后清兵悉以锐师攻，兴以奇计击杀清兵千余人。相持数月，文村围食尽，兴乃服毒自毙。

贪官污吏传

明珠
富勒浑
崇勋
崇礼
刚毅
庆宽
焦祘
和珅
牛鉴
奎俊
瑞洵
苏元春
贻谷

贪官污吏传

明　珠

明珠，字纳兰，于康熙戊午迄戊辰，十余年间，权势最盛。是时镇定三藩，干戈将靖，明珠为满首相，与汉首相杜宪德等同尽赞襄之力，故世祖恩眷颇优。尝以御书大轴赐之曰："朕万岁余暇，留心经史，时取古人墨迹临摹，虽好慕不衰，然未窥其堂奥，岁月既深，偶成卷轴。卿等佐理勤劳，朝夕问对。因思古之君臣，美恶皆可相劝，故以平日所书者赐卿，方将勉所未逮，非谓书法已工也。"又于壬戌上元节，因海内义安，时当令序，特宴大小臣工于乾清宫，赋诗纪盛，明珠亦与焉。次年上元节，复赐宴，且获赏马匹。甲子冬，世祖初下江南，明珠为扈从，凡苏州之虎丘、镇江之金山、江宁之雨花台，皆为踪迹所至，故其遗闻轶事，江南人犹有能道之者。

盖明珠之为人也，性狡猾，貌慈善。见人辄用甘语柔颜，以钩探其衷曲，当时为所笼络者不鲜，满臣如佛伦、葛思泰、傅塔腊、席珠，汉臣如余国柱、李之芳、熊一潇等，皆是也。其纳贿之铁证：凡督抚等官出缺，必托人辗转贩卖，满其欲壑而后止。故督抚等官愈剥削，而小民愈困苦矣。又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后，应升学道之人，率往论价，九卿选择时，必承明珠之风，

任意派缺，缺皆预定，由是学道亦多端取贿，士风文教为之堕地矣。顾明珠之贪婪如是，世祖未尝不知之，曾语珠曰："居官清廉，如于成龙者甚少。全才未易得，但能于性理一书，稍加观览，则愧怍之处甚多。虽不能全依此书以行，亦宜勉强研求，明晰理义。"盖因其嗜利无餍，故言于成龙以励之也。惟明珠卒不悟，未几，言官郭琇弹劾之，遂罢大学士职。

或曰：明珠虽以贿罢，而生平驭下极严，以故手操政柄时，凡属家奴，无敢为城狐社鼠之行者。其法，广置田产，命诸奴分主之，厚加赏赉，使人人自足，而严禁其干预外事。又立主家长一人，综理家政，诸奴有不法者，许主家长立毙杖下，即幸免而被逐，亦无他人敢容留者，曰"伊于明府尚不能存，况他处乎？"故其下皆戢戢奉法惟谨。明珠之后嗣，尝以奕世富豪，为满洲世家冠。至裔孙成安，因忤和珅坐法，籍没，所废珍宝，有为天府所无者。世人以此事证《红楼梦》一书为演明珠之家事，则误矣。盖成安籍没时，距明珠执政已及百年，其时代迥不合也。

和　珅

和珅，籍隶满洲正红旗，以官学生至銮仪卫当差，为舁御轿者。会高宗将出，仓猝求黄盖不得。高宗云："是谁之过欤？"各员瞠目相向，不知所措。和珅应声曰："典守者不得辞其责。"高宗见其仪度俊雅，声音清脆，乃曰："若辈中安得有此解人？"问其出身，则官学生也。

和珅虽学问浅薄，而四子、《五经》，则尚能记忆。于舁轿行走时，高宗详为询问，凡所答，俱不谬，遂派总管仪仗，升为侍

卫，擢副都统，寻迁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专宠用事。旋由尚书授大学士。盖自乾隆四十二三年以后，向用益专，其子丰绅殷德，复偕尚公主，而权势愈薰灼矣。

和珅性贪黩，徵求货贿，皇皇如不及。各省督抚、司道，畏其倾陷，不敢不辇货权门，以为奥援之结。虽是时阿桂以元勋上公为枢府领袖，然十余年中，恒奉命赴各省，或治河，或赈灾，或查案，南北奔驰无虚日，和珅得潜移政柄，行文外省。凡有摺奏，並令具副封，先白军机处。专政既久，吏风益坏，酿成川楚教徒之变。和珅复任意稽查军报，并令各路统军将帅虚张功级，以邀奖叙，而己亦得晋封公爵。且于核算报销，严索重贿，以致将帅不能不侵克军饷，教徒且愈剿愈多，几有不可收拾之势。

嘉庆四年春，高宗殂，和珅被言路广兴王盒孙等列款纠参。越五日，即夺职下狱。又十日，赐自尽。厥后查抄家产，由定亲王绵恩奏呈，查出朝珠一挂。仁宗阅之，谓正珠、朝珠，为乘舆服用珍物，岂臣下所应收藏？深为骇异。据奏称曾询之和珅家人，供称和珅日间不敢带用，往往于灯下无人私自悬挂，临镜徘徊，对影谈笑，其语言声息低，即家人亦不得闻悉等语。此种情况，竟有谋为不轨之意。若此事败露于正月十八日以前，即不凌迟处死，亦当予以大辟。今已赐自尽，幸逃显戮，姑免磔尸。伊子丰绅殷德着革去伯爵，赏散秩大臣衔，当差行走。绵恩等能细心查出，使和珅逆迹不至掩覆，办理甚为认真，均著交部议叙。未几。广兴由给事中擢左副都史，旌其纠勘和珅之功也。

富勒浑

世皆称旗人无廉耻，恒为劫盗以掠人物，或为娼妇以诱人

财，盖由八旗生计日蹙使然耳。观礼亲王《啸亭杂录》云："近日王室蕃衍，入仕者少，食指繁多，每患贫窭，为不法之事，累见奏牍。"嘻！宗室犹如此，而非宗室者更可知矣。然未有始为显宦，终为乞丐者；有之，自富勒浑始。

富勒浑，旗人也，乾、嘉之际，任某省制府时，僮仆姬侍服饰饮食玩好之物，日费不赀。及和珅败，制府亦牵累罢官，居京师数年，穷窭不堪，至乞食市上。王公贵人，皆严绝之，惟大兴朱文正公珪戒阍人勿却，每旬日必一至，文正辄手持青蚨二百赠之。一日，制军又至，适书室无人，遂窃取小镜怀之而出。值室之仆人，遍索不得，乃问他仆，他仆喧言制军顷实来此。文正命勿索，且戒勿声，如再至者，惟伺候侍茶，毋令独在室中而已。或曰："人生实难，古人奢侈逾度，势穷则死。"若富勒浑之寿，不如其速死也，尚苟延残喘何为哉？

牛　鉴

牛鉴于道光戊戌（十八年）五月以服阕为江苏布政使，己亥（十九年）六月擢河南巡抚，辛丑（二十一年）九月又升两江总督，二三年间，官阶叠晋，势位崇隆，而其贪财误国之罪，亦于是时始。

盖英人义律，以要索香港不成，于南洋船海岸一带，已大肆骚扰，陷广东之虎门，而关天培等阵亡，陷浙江之定海，而葛云飞等阵亡。所恃者长江下游之宝山，或能善为筹防，聊以固我圉耳。乃至壬寅（二十二年）四月，驻守吴淞口之淞江提督陈化成闻乍浦失守，江浙骚然，飞告牛鉴，请益兵，以资严备。时牛鉴

驻师上海，答言有河南、徐州、江宁兵三千，籐牌八百，陈提督遂恃以无恐。迨五月初旬，英舰由外洋探水而入，牛鉴方自沪至淞，见之，作惊疑状。陈提督亟慰藉曰："毋恐，外洋所恃，不过枪炮。某经历海洋五十年，此身在炮弹中入死出生者屡矣。今日火攻，颇有把握，愿以身当之。苟得挫其锋，援兵一鼓而进，英兵不足平也。"牛鉴意稍定。次日，英舰果入口，陈提督麾令开炮，首击沉其火药舰一，又中其象鼻头桅之战舰三，毙其兵凡三百余。英舰势却，绕出小沙背。适牛鉴统兵赴较场，军士皆呼跃，战益奋。须臾，英司令官由桅顶瞭见牛鉴舆，突飞炮注攻，逐其左右队而击之。徐州兵先溃，河南参将陈平川遂以籐牌八百拥牛鉴回城。牛鉴弃冠遁走，令一卒坐其舆，伪为制军状。英兵遂登陆，绕东炮台而西。时守备韦印福等守西炮台，力死战。陈提督见军无后援，抚膺顿足曰："垂成之功，败于一旦，制使杀我矣！"遂中弹，喷血死。是时江浙士民为之谣曰："一战甬江口，督臣死，提臣走（督臣谓裕谦，提臣谓余步云）。再战吴淞口，提臣死，督臣走（提臣谓陈化成，督臣谓牛鉴）。盖丑牛鉴之不如裕谦也（陈化成死后殓于嘉定之关帝庙）。

英兵既陷吴淞，乘胜溯长江而上，复陷京口（镇江之旧名），驻防旗人，无男女少长皆被屠，遂逼金陵之下关。此六月间事也。时牛鉴方自沪逃回，沿江告警，一日数惊。牛鉴不谋江上之守，惟假危言以胁朝廷。观其奏词谓形势万分危急，呼吸即成事端。既铺张钟山架炮之事，又言事若不成，即遣人前挖高家堰。道听之语，不知传自何人，而任意指称，以效腐鼠之吓。牛鉴之罪，上通于天矣。迨白门和议既成，耆英伊里布皆署名，独牛鉴屏不与，其故不可深长思耶？

世称牛鉴甫至上海时，即有为英人作说客者许酬以重金，而撤邑淞之防。牛鉴密允之，惟惧为陈化成所觉，故佯出视师。及见炮弹逼近坐舆，乃亟走。当时虽有百陈化成且无能为力，而况仅一陈化成乎？及英舰既抵观音门，将士等犹愤愤请决一战。牛鉴止之曰："虎须未可捋也。"洎乎廷旨令耆英由浙赴宁，商议和约，牛鉴惟引领东望，日遣人探问耆相到未，盖其心已沈溺于间金中，而封疆重事，已置之度外矣。语云："贪人败类"，殆牛鉴之谓欤？

厥后文宗但责其毫无准备，糜饷劳师，褫其职，置之法，而不及于赃，故后人无知其贪者（牛鉴自宝山逃至嘉定，其仆从尚多，曾向嘉定人言牛鉴得赃事甚详）。

崇　勋

崇勋，清光绪初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也。受任未久，即人言藉藉，有谓其凡遇城坊诸事，多所干预者；有谓其于城坊公事，每唤司坊官到其私宅授意者；並有令司坊官将所托之事转达巡城御史，经巡城御史拒绝者。空穴来风，非同市虎，崇勋之请托干求，其不职可概见矣。

虽然，以贫苦旗厮一跃而列诸台谏，安得不嗜利？既嗜利矣，安得不干预外事？此殆居京之旗人所同然，不必专责崇勋也。惟有一事，为他人所不屑为，而崇勋竟靦颜为之，不顾旁观之齿冷者，则如为开张之店铺挂红事。

盖正阳门外之鲜鱼口，亦一热闹处也。有某巨商，创永顺乾洋货铺于此，崇勋知之，谬与殷勤，于是永顺乾之匾额招牌皆为

崇勋书，见者已斥为不类。迨光绪七年时，永顺乾开张之第一日，崇勋为之褂红矣；有顷，又往贺喜张罗矣。以风宪大臣而甘俨于商肆，台班扫地，实自崇勋始焉。

时有给事中邓承修者，性亢爽，尤敢言，见崇勋之所为，心实耻之，乃胪举其卑鄙之状陈于朝廷。因命广寿、阎敬铭按之。得实，遂褫其职，以为不守台纲者戒。

奎　俊

水旱偏灾，何处蔑有？灾告，则督抚以下各官急筹款以赈之，甚则国家发帑开捐以赈之，所以重民命也。食赈者，类皆极贫之民与乞丐等耳。稍好，渠之而已。夫稍好尚不食赈，岂有以总督大员而食赈者乎？有之，则自奎俊始。奎俊之督川也，以成都知府阿麟为鹰犬，多行不义，阴济其贪。驯至吏治不修，酿成拳匪巨患。迨壬寅秋，开缺回京，食赈银至五千两，派船价银五千两，而贪乃显著。先是，光绪戊戌、己亥间，山东大灾，天下奉旨筹赈，四川官绅集捐甚巨，其时赈款解司，不收入库，皆交山西巨商蔚长厚代收，除汇往山东外，存赈款六千数百两。奎俊将启行，数以己之贫苦状告新任川督及藩臬两司。臬司曹穗，奎俊之私人也，与藩司员凤林、藩幕宾沈荫余商之，乃提山东赈款五千两作为新任川督司道等之贽仪，又令成都、华阳两首县，函派沿江自彭山至巫山二十州县共出船价五千两，合成万金，以与奎俊，奎俊笑纳焉。由是人咸知奎俊之贪，且于其握督篆时，阳令阿麟为首府，阴实恃为爪牙之故，益昭然若揭矣。虽然，曹穗等之提山东赈款也，其计亦甚巧，先于西商协同庆借红票银赠行，

后于蔚长厚拨赈款银还之，即其派州县船价也，不用潜枭出名，而令两首县一方函派，一方垫送，以为如是则弥缝无迹，当不复有发其覆者。岂知借红票、提赈款有簿可稽，派船款、收银两有函可证，此断难一手掩天下人耳目也。自庚子以后，海内困穷，半由顽固疆臣酿成巨患、赔赏兵费所致。乃奎俊既酿巨患，又吞赈款，可谓贪馋无耻之尤矣。

崇　礼

崇礼本姓蒋，由郎中贿充粤海关监督，缺之肥者也。期将满，肆其蚕缘手段，得连任，括银数百万两（其仆王姓且拥资数十万，其主可知）回京。数迁，得大拜。其居处之宏丽，都中人皆见之。

光绪庚子，北方拳乱作，联军入京师。崇礼之宅，为奥军所据。崇礼不敢出都，日在宅之后院哭泣，目尽肿，其心不独以鹊巢鸠占为忧，盖恐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故耳。已而和议成，两宫返，崇礼居然以临难不逃，获宫眷颇优，旋以予告大学士卒。予谥文恪，入祀贤良祠。某日，行入祠典礼，世续、荣庆、载涛、载搂咸与其役，观者至为之啧啧称异不置。然迹崇礼一生事业，他无所长，惟善搜括，粤人谥之曰“贪夫”，如清廷祀之为“贤良”，此当时之为大臣者，所以日奉崇礼为师，而国亦几于不可救也。

瑞　洵

瑞洵曾充驻藏大臣，不能得藏众心，英人多鄙夷之。旋以驻

败，革职，寓居京师之得胜门内，拥多金，挟美姬，泰如也。

诸姬中有玉燕者，最幼而最宠，其母王李氏旦夕入瑞宅，名为探女，实则销纳赃物，与门者贿通，已非一日，而瑞洵不知也。无何，王李氏与门者不谐。某日，氏自内出，门者搜之，得股票字画等物，禀于瑞洵，指为私窃。瑞洵命拘至内城警厅幽之。事为玉燕闻，大发雌威，批瑞洵颊，哭詈曰："何物老糊涂，敢指吾母为窃！是区区者，余畀之也。汝既送彼至厅，吾亦从此逝矣！"披发曳衣出。瑞洵惧，跪而留之。怒未已，瑞洵又呼告密之门者至，痛挟之，按其项作叩头伏罪状。别传一门者令至厅出王李氏于狱，车载以归，事始寝。语云："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瑞洵必遇玉燕，则赃物始可销亡，亦此理欤？

刚　毅

刚毅一生，外任封疆，内入军机，主眷优隆，一时罕见，卒以拳乱之事，列入罪魁。其行事为世人所知，予故不传，独志其轶事焉。

自甲午战后，赔款大增，财政奇绌。荣禄一意练兵，苦军需之无所出也，密奏派刚毅赴两江、两湖、两广、闽、浙等省大肆搜括，除常款外，无公私悉取之，岁得千数百万，海内骚然。

虽然，此犹托为公家所取者耳。而饱入私囊者，乃不可胜数。盖回京之时，箱笼等物，至数千件。道旁观者皆曰："此中悉累累黄白物也。"其贪鄙无耻盖如此。

方由京南下也，正在戊戌政变后。是时各省所设公私学堂，皆由热心兴学者组织而成。惟刚毅以仇视康梁之故，凡见学中有

迹近新党者，务摧锄之，不遗余力。车辙所至，弦诵寂然，豪杰为之夺气。其顽固不化又如此。

尤可笑者，张之洞时任江督，刚毅至，南皮延入花厅。升座，与谈论，刚毅方口若悬河，吐其胸中之腐气，而南皮已鼾声大作矣。在春秋高者类如此，而刚毅以为侮己也，誓报之。故复命时，备言南皮老惫不任事状，盖犹廉颇"三遗矢"之意耳。由是罢南皮江督职，又不令赴鄂督任。盖恩眷之衰者凡几年。

苏元春

苏元春，武职中之贪者也。为广西提督时，恒孳孳于滇之盐井、粤之盐田、湘桂之田亩房屋，若军事如何，有所不暇计者。迨光绪壬寅、辛卯间，广西之乱作，而元春乃不免于罪。

初，驻于龙州之军凡二十五营，营各五百，统计万二千五百人，岁靡饷五千余万金，以边防重要，清廷亦不之惜也。迨元春至，遂以缺额克饷，为自饱私囊计。饥军乏食，有脱巾狂噪势甚汹汹者。元春无以应之，则潜令恃打单而生活，而广西益以多盗闻。

盗之起也，始犹明火执仗，继则白昼横行，其穿军衣者不可胜数。匪党知其治军无状，于是以饥荒为藉口，而乱亦从此兴矣。

虽然，发难之初，亦仅零星小股，非有金田洪、杨之胸怀大志者也。设握兵之臣迅扑灭之，亦甚易易。惟元春以克饷之故，不得不纵兵；以纵兵之故，不得不庇匪，遂使祸作于边军，毒流于全省，兵匪既无所分，剿抚两难得力。周树模闻而劾之，清廷

令岑春煊严查。廉得其实，始革元春职。旋又械至京师，欲诛之，法人为之请求，乃处禁锢。

庆　宽

庆宽，本名赵小山，幼即研究画术。及长，益工，尝绘《颐和园全图》，为醇贤亲王奕譞所赏，即进献孝钦后，后亦以为美，赏给二品顶戴，与管幼安之绘孝钦相而得奖同。

已而投旗籍，以郎中司柴炭库。故事，每交冬令，内监俱向司库者索柴炭以御寒，至是，循例向庆宽索。庆宽靳不与，群谮之于德宗前，又授意某御史列款纠参。庆宽惧，浼人说项。内监知其多金，必欲献三十万方寝事。庆宽无策，而革职查抄之旨下矣。是时，庆宽以吝小费而兴大祸，自分必入囹圄，被永弃，乃哀求于某相。某相颔之，乃入请于德宗，谓庆宽为醇贤亲王赏识之人，父功之，子罪之，毋乃不可乎？且彼实无大罪也。德宗以朝旨已出，万难收回成命，乃许为徐图之。

未几，庆宽以极意夤缘得复职，出任江西盐法道。江西为著名产瓷地，庆宽至此未久，即遣人采购瓷品多种，价值约十余万金，运入京华，分赠于邸第相府，以为酬劳之具。庆宽之为人也，小有才，善运动，喜逢迎，都人士类能道之。第观其蹶而复起，概可见已。

贻　谷

贻谷工心计，善殖财，家本素封，光绪壬寅、癸卯间，为绥

远城将军，兼督办垦务大臣。尝以能为蒙旗开辟利源自负，故其扩充办法之奏词，有曰："清旧垦，招新垦，恤蒙艰，定限期，筹经费，预储备"者，罗陈二千余言，听之，真若可信。迨为归化城副都统，文哲珲弹劾其败坏边局，欺朦取巧，蒙民怨恨状，而贻谷之贪残始尽情毕露。盖清廷之放垦于蒙地也，意在开荒备边，非攘夺蒙民之地而图其利。乃自贻谷既视为利薮，凡藩部边民大局，悉置不顾，惟日用斌仪、景禔、通泰等诸小人，苛索巧取，以官地垦局，而假立公司之名，辗转渔利，饱其私囊，于是垦局之名誉堕地。不宁惟是，有丹丕尔者，内蒙古之台吉也，贻谷既纵兵焚杀其一家五命，复罗织成狱，以丹丕尔置诸重辟。狼心毒手，世无其伦。且又需索蒙旗，扣留荒价，拆放官帑，批索银两，开设店铺，与民争利，剥扣兵饷，几激成变，此皆贻谷贪残之实事也。顾发觉以后，查办之鹿传霖绍英，既廉得其实，山西巡抚宝棻复奉命派员至绥远，收取公司之私产，店铺之货物，以备抵浮收蒙民及报销不实之数百万金。按诸国法，非将贻谷诛戮之，亦当永锢狱中，以为天下后世之贪残者戒。不意羁绁仅三年，而于宣统辛亥春，喧传贻谷有出狱事。

或曰，贻谷之出狱，郭祥林之力也。祥林本一伶工，往来贻谷宅有年，尽悉其家事，嗣见贻谷被羁久，终不免于一死，遂为之运动权要，以开一线生机。及贻谷出狱后，不念其生我之恩，反以串人劫财为言，而下祥林于狱。要之，祥林之果否劫财，亦为一时疑案。惟贻谷既负赃而出狴犴，复抗旨而敢逗留，明系出于贿赂之力无疑也。嘻！目无国法之一贻谷如此，无数之贻谷，遂接踵而起，宗社安得不墟哉！

焦　滇

焦滇原籍山西，其父贾于云南时所生，故名曰之滇，昆池其字也。性阘弱，寡廉耻，一见即知其非佳士。光绪乙巳八月，山西陆军学堂考选出洋学生，滇亦与其列，乃派送至日本，由驻日公使保送入振武学校。卒业后，以私通旅馆女（此女姓松本，名铃子，其父名松，居东京王子町一百四十二番地，日本对清实业家男爵涩泽荣一氏之花匠也。其妹荣子，为王子制工社会之女工。焦滇与此女通后，生一子，时山西同乡以人言啧啧，名誉攸关，乃劝作为正妻。），不愿升入士官学校（因陆军士官学生，不能在外留宿。），乞监督改送测量学校。焦滇固深于算学者，遂得优等卒业。厥后，由同学陈锦章介绍赴奉天，充东三省测量总局科员，同事均无不识之。惟焦滇汉文稍通，故往来密函，均出其手。

焦滇由日本濒行时，曾寓陆军省勋章局官陆军大尉某日人家约半月，及为东三省测量总局科员后，某日人托其代觅东三省详细地图，並函催其迅为之。焦滇即函覆云："去岁所言者，现已略具端倪。惟长春地图，正在修理之际。其他地图，不日亦可告竣。"並谈及东省时局及东督把持政策，洋洋数千言，遣人送至讲武堂某日人处。某日人适外出，由督队官代收。嗣因信纸过多，私启阅视，大惊骇，随将原函交讲武堂刘总办核夺。刘以此事关系重大，又须保守秘密，随至督练处请示办法，並将原函呈阅。参议刘一清阅毕，大震怒，绐焦滇至督练处，追询此事。焦滇始犹坚不承认，刘将原函宣读之，焦滇即变色，随由管云臣

总办令下于狱，而亲赴锡督处请示办法。闻焦滇在狱中，有绝命词数首云："悔觅封侯绝塞边，燕京西望恨绵绵。而今何处堪埋骨，梦到榆关马不前。""吟卷长歌偶曲肱，依稀儿女笑同衾。窗前鬼卒一声叱，剩得残灯半灭明。""辽海胥涛夜夜来，灵魂凄绝断头台。将吾恨骨埋东土，东土虽亡骨不灰。""历尽风波数十年，飘蓬断梗几辛艰。沈阳偶印泥爪迹，祸变无端降自天。""宴罢归来笑语嬉，娇妻稚子一床围。鹃啼惊破鸳鸯梦，谁识今朝诀别时。""阴风冷雪逼寒衾，巡更窗前叱咤声。项羽歌残垓下曲，囚人永夜卫兵营。"

嗣锡良以事关泄漏军情，关系颇大，一面飞咨陆军部请示，一面札交特别审判厅严讯。旋经军法会议，研讯确实情形，录供呈由锡良咨部，请示定罪。旋得部覆，准就地正法。正法之后，日妇将其所有尽行捆载，携带其子飘然而去。仆人吴玉昆哀求某总办赏给葬费银二十元，缝其首级，葬于山西庙后义冢，率同焦滇五岁子亚江、三岁女英儿痛哭坟前。事后，张人骏暨江南军界曾请将焦滇之身装于玻璃药水瓶内解至上海，陈列博物院，以供众人浏览，且藉以寒卖国奴之胆云。

椿杌近志

巴延三

是镜之诡诈

横闱侍郎

崇文门关吏需索之苛

崇文门兵役苛索

清初唯一之蠹吏

包衣张凤阳

和珅姬妾

法和尚

西山活佛

私造假印案

伊桑阿之无耻

剧盗陈阿尖

土国宝

瞿圃状元

记闵鹗元

好奇售伪

达瓦齐之愚呆

煤驼御史

耿藩之白石狮

五华山故宫
杨玉科逸事
纪应夔丞翁梅倩
苏宝宝小传
王景琦之奇遇
记万人迷
肃亲王戏癖
记谢珊珊
定王笑语
沈浚群芳榜
张保
金脸盆
洋翰林不识字
瑞徵识字无多
满员没字碑之多
都门题壁诗
满员笑柄
龚照玙弃旅顺

椅机近志

巴延三

巴延三制府，初任军机司员。龌龊无他能，人争鄙薄之。尝当值宿，时西域用兵，夜有飞报至，大臣俱散出。清乾隆帝问值宿者，以巴对。上呼至窗下，立降机宜，凡数百语。巴小臣初觐龙颜，战栗应命，出宫后一字不复记忆。时有上亲侍小内臣鄂罗里，人素聪黠，颇解上意，遂代其起草。上阅之称嘉者再，因问其名，默志之。数日语傅文忠曰："汝军机有若等良材，奚不早登荐牍？"因立放潼关道，不数岁遂至两广总督。巴感激鄂切骨，常以恩人呼之。既任封疆，毫无建树，终以贪黩罢归，为鄂恩恚者再。以节钺宗臣，而其才反不若阉竖，亦可丑也。

是镜之诡诈

江阴是镜，诡诈诞妄人也。胸无点墨，好自矜饰。海宁陈相国为其所惑，高东轩相国亦信之。尹健余侍郎督学江左，因二公之言，造庐请谒，结布衣交。镜遂辟书院，招生徒，与当时守令往还，冠盖络绎。常州守黄静山永年，亦与过从。其后因嘱托公事不复往。镜因于书院静室中，供陈、高、尹、黄四木主，俗所

谓长生录位也。稍有识者，皆非笑之。辛未，雷翠廷先生督学至，广文以为言，先生贻书令其来见，以觇其学。镜不往而令广文通意，欲先生造庐，如尹故事。先生笑曰："吾固知贤士不可召见，但恐吾往见后，则四公木主之外，又增一人，故不为耳！"后数年，镜为乡人告讦，亡命不知所终。镜居村去市数里，有小路，如逾沟而行，则稍近数十步。镜平生必由正路过桥，不趋捷也。一日市归，途遇雨，行至沟旁，四顾无人，一跃而过。有童子匿桥下避雨。惊曰："是先生亦跳沟耶？"镜饵以一钱，嘱勿言。童子归，其父诘钱所从来，遂争传是先生跳沟，声名大损。

横闱侍郎

雍正初年，大将军龛羌宠眷甚渥，尝入京陛见，世宗因命其于正大光明殿阅朝考卷，时复有所宣召。殿庭深邃，绕出前庭，路颇迂折。年方起座，闻后楹丹扆欹然，四扉洞开。年趋视之，则某侍郎已横閞于其旁，盖启扉以便其行也。时谓之横閞侍郎云。

崇文门关吏需索之苛

吾国榷税之关，以京师崇文门胥吏为最侈且暴。言官屡劾，谕旨屡诫，而积习如故也。商贾行旅，赴试士子，均莫敢或抗。凡外吏入都，官职愈尊，则需索愈重。大臣展觐，亦从无与较者。吴江陆中丞以山东布政使陛见，关吏所索过奢，公实不能与，乃置衣被于外，携一仆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税为？"既入，从故

人借衾褥为宿。事竣，还之而去，时以为异闻。

崇文门兵役苛索

崇文门兵役，索难过客最苛，或有食物，群攫食之。清道光时，有何某者，嗜鼻烟，每行必携精美古壶十数具，壶中皆贮美品。一日入城，尽为门兵所攫。何某因告其友周姓，意极愤恨。周曰："此易耳，当为君报之。"因研疥痂入鼻烟中，贮八九壶，伪为过客入崇文门。门兵搜得烟壶甚喜，复攫之。越十余月，周复入城，见门兵皆疥，大笑。兵诘之，周从容语前事，众皆怒。周曰："疥已入脏，急忏犹可治，不然鱼烂死矣。"众惧，跪乞其方，誓以后不再索难。周因与药，並属急须忏罪。越数日，疥者皆瘥，自是门兵诘客稍稀矣。

清初唯一之蠹吏

潘某者，忘其名，清顺治初京师大猾也。祖若父世为部吏，明亡，悉收部中例案藏于家。清人入关百度草创，纠纷不可理，群吏皆束手。潘以故得劫持上下为奸，疆臣日挚金其门，富至累巨万，初，潘窟穴于吏部，久之诸部吏皆归之，奉为宗主。由是日益发舒，起大宅京师，园林邸第，拟于王公。两廊下如六部例，分置各房，榜曰某部某部。凡来关说某事者，则入某房而潘总其成。朝政交部议者，非盈其欲壑不得直，且遭严谴。家藏伪章，文书下行直省，多潜易之，奉行者莫辨焉。又招纳豪猾亡命之徒，为之耳目。有不慊意，辄暗杀之，莫得主名。内外大吏皆惮之，

无有敢举发者。已而流闻禁中，清世祖以问大学士陈名夏，名夏不敢以实对。世祖震怒，命步军统领逮之，发交刑部治罪，尽得其奸状。爰书上，立置重典。并逮其羽党数十人，治罪有差，京师为之肃然。籍其家，得内外大吏交通文书两巨箧，吏不敢匿，以闻。世祖不欲深治，诏焚之。翌日，世祖幸南书房，谓某翰林曰："潘一小吏，治之甚易。名夏辈何局促乃尔？"某翰林对曰："潘耳目多，声气广，恐朝廷未必尽治，言之或为百口累。"世祖微哂曰："汝告名夏，今得安枕矣。"后数举以戒廷臣。

包衣张凤阳

康熙中，礼王邸中包衣人，有张凤阳者，交结戚里，专权弄威，气焰直倾朝右。时人谚曰："要做官，问索三。要讲情，问老明。任之暂与长，要问张凤阳。"盖谓张与明、索二相也。张尝憩于郊，有某中丞驺卒，呵张起立，张睨视曰："是何龌龊官，乃敢威焰若是。"未逾月，中丞即遭白简，一时势焰，人莫之及。纳兰太傅高江村等，款待宾客时，凤阳裼裘露顶忝踞上位，座皆侧目，礼王夙知其行，会董鄂公见罪于凤阳，凤阳即率其徒入公宅，拆毁堂庑。公奔告王，王燕见仁皇帝时，遂免冠奏。上曰："汝家人，可自治之。"王归，立毙杖下。未逾时，而孝惠章皇后之懿旨至，命免凤阳罪，已无及矣。都人大悦，咸感王惠焉。

和珅姬妾

和珅有宠妾长二姑，所称二夫人者。珅引帛时，赋七律二章

挽之，并以自悼云：“谁道今皇恩遇殊，法宽难为罪臣舒。坠楼空有偕亡志，望阙难陈替死书。白练一条君自了，愁肠万缕妾何如？可怜最是黄昏后，梦里相逢醒也无。”其一。“掩面登车涕泪潸，便如残叶下秋山。笼中鹦鹉归秦塞，马上琵琶出汉关。自古桃花怜命薄，这番萍梗恨缘艰。伤心一派芦沟水，直向东流竟不还。”其二。又传有吴卿伶者，苏人，先为平阳王中丞亶望妾，王坐事伏法吴门，蒋戟门侍郎锡棨得之，以献于珅。珅败，卿伶没入官。作绝句八章，叙其悲怨云：“晓妆惊落玉搔头，正月初八日，晓起理妆，惊闻籍没，宛在湖边十二楼。王中丞抚浙时，起楼阁饰以宝玉，传谓迷楼，和相池馆皆仿王苑。魂定暗伤楼外景，湖边无水不东流。”其一。“香稻入唇惊吐日，和处查封，有方餐者，因惊吐哺。海珍列鼎厌尝时。王处查封，庖人方进燕窝汤，列屋皆然，食厌多陈几上，兵役见之纷纷大嚼，谓之洋粉云。蛾眉屈指年多少，到处沧桑知不知。”其二。“缓歌慢舞画难图，月下楼台冷绣裯。终夜相公看不足，朝天懒去倩人扶。”其三。“莲开并蒂岂前因，虚掷莺梭廿九春。回首可怜歌舞地，两番俱是个中人。”其四。“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孙。梁间燕子来还去，害杀儿家是戟门。”其五。“白云深处老亲存，十五年前笑语温。梦里轻舟无远近，一声款乃到吴门。”其六。“村姬欢笑不知贫，长袖轻裾带翠颦。三十六年秦女恨，卿伶犹是浅尝人。”其七。“冷夜痴儿掩泪题，他年应变杜鹃啼。啼时休向漳河畔，铜爵春深燕子栖。”其八。珅死时年未六十，先患足软，每夜半，生剥犬皮一，缚两膝上，始入朝，虽盛暑不能去。

法和尚

乾隆中有法和尚者，居城东某寺，势甚薰赫，所结交皆王公贵客。于寺中设赌局，诱富室子弟聚博。又私蓄诸女伎，日夜淫纵；富逾王侯，人莫敢撄。里毅公阿里衮恶其坏法，乃令番役阴夜逾垣擒之，尽获其不法诸状。阿恐狱缓，为之缓颊者众，乃遍集诸寺僧寮，立毙杖下。逾时要津之托始至，已无及矣，人争快之。至于市井间绘图鬻卖，久之未已。

西山活佛

乾隆乙巳、丙午间，有顺义民妇张李氏善医术，兼工符箓祈祷之事，病者服其药辄瘥。又有宦家妇女，为之延誉。大学士三宝之寡媳，巡抚图思德之媳，各施银数万两，并拜张李氏为母。争建西山三教庵、西峰寺与之居，虔为供奉，号为西山老佛。后烧香者既众，男妇杂沓，颇有桑间濮上之疑。为步军统领所惩治，奉旨张李氏伏法。旗族妇女，交家长严加管束，其风始熄。事详《秋坪新语》。

私造假印案

嘉庆己巳冬，工部有书吏王书常者，私镌假印，冒支国帑。其于钦派岁修工程，皆假捏大员名姓，重复向户曹支领，每岁耗银至数十余万。久之为工头某告发，始置书常于法，大吏降黜有差。夫

水曹支领银两，必须诸司空签押毕，关知户曹，度支大员复加查核，然后发帑。定例本为详慎，乃诸部曹蚤缘为奸，伺大员谈笑会饮时，将稿文雁行斜进，诸大员不复寓目，仰视屋梁手画大诺而已，更有倩幕友代画者，其习已久，故使蠹胥得以肆其奸志。嗟夫，于照常供职之事，尚复泄沓若此，又安望其兴利除弊，实心办事哉！

伊桑阿之无耻

贵州中丞伊桑阿，高文端公兄子也。累任封疆，以贪黩闻，为下吏举发。清帝命初颐园侍郎往讯得实，解京正法。清帝怒其暴虐，复遣侍郎瑚图灵阿于中道赐死。伊初闻旨，以为诈伪，不肯受命，瑚使人缚之，乃叩头乞贷须臾，以待恩命之至。瑚笑曰："曩昔威望，皆往何处去也？"因以帛勒毙。夫以封疆世族，至于玩法致罪，已无颜以对人，乃摇尾乞怜，如犬彘就死状，真不知是何肺腑也。

剧盗陈阿尖

无锡北门塘陈阿尖，农家子也。六七岁时，有贩鱼蛋者过其门，陈赤体窃一尾，背贴墙上掩之。复窃两蛋夹两肋，手垂于地，客不知也。比去，陈持以归，母大喜，陈亦自得计，因萌学窃意。由是专志拳棒，习轻身术，数岁艺成。所耕田左塘之南，须迂道从桥上过，方可耕作，陈能以铁锄点水超越而过。有巨盗泊舟塘岸，见而大惊，因从之。陈虽伪为力田，实则行窃，数年后家

大裕，亦不作农矣。尝于雪夜往苏州，一夕窃二千金归，藏圮桥下。去时雪上无迹，回则倒著草履。至南门，天又未曙，故窃卖浆家锅具。为主人所见，缚送邑宰，禁之。明日，苏人失窃，鸣县捕之。有老捕见草履印，疑陈所为。至锡探之，则是日行窃卖浆家犯案，非能至苏州者，其草履迹印，故示奇也。释后，行窃他省，道经海盐。时陈姓以富名天下，而家中上下，俱有绝技。有幼女年及笄，尤骁勇矫捷，与婢住旁楼，司守银室。陈思窃之，而畏不敢，姑窜身入高墙。望楼中一灯荧荧，人声俱寂，疾下。出具烛之，见铁栅封锁甚固，知为藏镪所。扳去铁条。方欲入，忽窗环作声，一青衣女自楼飞下。陈大惊，欲遁不及，出利刃与斗。青衣起一足踢去之，陈遂为所执，提置楼上。见一女坐床头，红裳绣襦，美丽绝伦，笑谓陈曰："子亦太不谅，欲钱则不妨明言，何作此不良行，试问汝有何术？"陈唯唯称不敢。固问之，曰："轻身耳。"女顾青衣取大籐笆至，置上楼，令陈足履其口，不得已走之五十余周，汗出如沛，遂下。盖陈虽身轻，百余步必一履地养力，乃可重走。女曰："如此伎俩，亦思作贼，吾家小婢，尚可胜汝。"命青衣试之数百周方下，并无喘色。陈愈惊，知不能免，遥瞷楼后一窗未键，乘不备，耸身疾遁。女以莲钩掷之曰："便宜汝不追也。"陈觉臂奇痛，星夜回里，烛之，青紫已满，医数月而愈。然窃心未改，后竟被获。邑令以陈案甚多，详置重典。临刑呼母至，谓欲一含乳，死乃目瞑。母怜其子，袒胸使含之。陈尽力咬去一乳，恨曰："若早勖我以正，何至今日？"

土国宝

土国宝者，明太湖盗也。国初归降洪文襄公，以其人敏捷，因荐授苏州巡抚。性残暴，一时搢绅故老，无不被其害者。又因抗粮案株连生员数百，尽行斥革，震动一时。后又交通郑氏，欲以地附，为制府麻文僖公勒吉所知。因搬取其兵马粮饷，尽赴江宁，然后露章劾之。国宝侦知，欲逃。城门已闭，因夫妇缢死钟楼。

瞿圃状元

乾隆初，有粤东殿撰，以少年擅巍科，扬历中外，颇受上知遇。然不甚通文理，尝读孔子“观射于矍相之圃，”读“矍”为“瞿”，人皆笑之，呼为“瞿圃状元”云。又有某殿撰任湖北道，丁艰归。会有楚中人貌甚狰狞，挟巨斧于其宅旁，日相窥伺，为其觉察，因遂解归，终不知何事以致之，盖有夙怨故也。后居家修池塘，猝中风卒。是日雷雨异常，众皆谓其为雷所击云。

记闵鹗元

闵抚军鹗元，乌程人。中乙丑进士，累任安徽江苏巡抚。初任皖时，以廉洁自重，布衣蔬食。接见僚属，必谈性理《近思录》诸书，背诵如泻水状，人皆慑服。袁简斋先生笑曰：“如其廉洁果实，不过高辛氏之孽子流耳，况外木强而内多狡诈，不近人情，乃公孙弘、卢杞之毒，徒贻害苍生耳。”人皆以其言为过

当。及抚吴日，颇改前节，苞苴日进，动逾千万，人始服袁之言。时李昭信相国以贪墨获罪，上严谕，令各督抚议其罪。人皆希上旨，以为可诛。独闵探知上有怜才意，乃以议贵、议功为言，复以诸督抚养廉实不敷用，必须受诸陋规，始足以充公项等语。上虽严斥，心是其言。李相因之末减其罪，时以其弟获罪，降为三品顶戴。故吴人谚曰："议贵议功，一言活昭信中堂，难逃青史。伪仁伪义，三品留江苏巡抚，无补苍生。"后以庇属员冒徵案获罪遣戍，人争快之。其家置产券约皆惟书文字，盖防籍没也，其用心险刻如此。

好奇售伪

近代收藏家，往往胸无点墨，而自矜博雅。牟利之辈，遂不惮多方增饰，即以其矜者诒之，使之入其彀中而不觉焉，亦可嗤矣。南昌贾人钱子明，饶于资，好藏古器。尝以巨镪置案头曰："世有奇珍，余岂惜此？"或以彝鼎书画来者，则曰："此纵佳，犹恒有物，何取乎？"一日客携一古锦匣至，内有物，其形似茧，而大如瓢，长尺许，色白，微见青斑，摇之内有声。云："系某宦家藏，传世既久，子孙不知其名，并不识其用，惟承上世之嘱，以故宝藏至今。闻君精于鉴古，特假一观，冀有所示。"钱因笑置之。越日有同好某来访，钱言及之。某曰："尝观《异物志》，载员峤山有冰蚕，长七寸，色黑，有鳞角，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茧长一尺，织为文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唐尧时海人献之。尧以为黼黻，此其是乎？若然，真无价物也。"钱检书阅之，良是。乃邀客，欲破茧以验。客不可。钱曰："验

之若合，愿以千金为赠，否则亦以数缘之值偿之可乎？”客遂商于物主，议既定，乃破之。内果蚕脂，色纯黑，麟角可辨，入水不濡。客曰：“今惟投诸火矣，两家其勿悔。”物主请置千金于前而后验。时某亦在座，私谓钱曰：“今已试数端，谅非伪物，盍减厥值而不竟其验乎？”钱然其说，遂以半价得之。既得视为至宝，终亦不敢入火。后泄其谋，盖同好者因其言夸，故给之。入水不濡者，涂以白蜡也。

又某邑富室詹某，胥人子也。或讥其不学，乃出资市书，不数年而东观西园之富，不是过矣。惟是牙纤锦帙，藉以饰观，曾未寓目。同邑某羡书贾之获殊厚也，乃于郡中觅得抄本书百卷，以五十金得之。冀售善价，而詹竟不阅，却其书。某窘，乃商于詹之戚全某。全固稍通文墨，为詹所信任者。问某需价几何？曰：“得三百金足矣。”全曰：“然，则当售八百金耳，以四百金与我，尚有百金，分给其司籍者。书当假我一观，缓七日来取。”某唯唯。及期，全令易一人将书去，并授其言，且曰：“如我教，价可得矣。”其书詹本未阅，置而不疑。越日，全至詹处，翻阅诸本，检得是书。佯诧曰：“此籍何来？”詹曰：“亦欲售者。”全曰：“索价几何？”曰：“未之问也。”全曰：“速与议价，迟恐为识者所得。”詹问：“是书何所奇？”全曰：“书成某代，素无刊板，世惟二部。一藏内府，一在民间。前朝某相国，悬万金求之不得，不意今入贾人之手。”因于架上取四库书目，检示詹，果如所语。詹喜曰：“余费金巨万，藏书虽充栋，恰愧无秘本，今始得矣。”未几，某往取书。詹问值，某曰：“事不谐矣，此书系郡宦家藏，为其子弟所窃，昨已有人踪迹至，急欲收归，不能售也。”詹曰：“既不欲售，何来我家，余

有例，来书不售者，照书价罚其半，是书价几何也？”某乞免，詹靳不许。某曰：“若此势必成讼，事将不可解矣。”时全亦在旁，从容言曰：“窃书者，谅不敢归，今姑厚赂来人，但言无踪迹可耳。”詹令某即往商，价固勿论。某再往返，始言非千金不可。全劝给八百金而成。詹既得书，全曰：“此宦家物，若泄于人，必滋讼累。”詹遂秘之，其谋终不泄。闻四库书目所载，全盖阴抽其架上之书，嵌钞本名，伪撰提要，仿原样锓页以易之耳。噫！是与冰蚕茧何以异哉？

达瓦齐之愚呆

伊犁之役，准汗达瓦齐被虏，清帝以达人固庸恣可悯，特赦之。封以亲王，赐第宝禅寺街，择诚隐郡王孙女配之。然不耐中国风俗，日惟向大池驱鹅鸭，浴其中以为乐而已。体极肥，面大于盘，腰腹十围，膻气不可近。上命为御前侍卫，以优容之。

煤驼御史

清雍正时，凡满汉科道，皆令轮班奏事，如旷职者，立加罢斥。有满洲御史某，奏禁卖煤人毋许横骑驼背，以防颠越。上斥其官，时传以为笑柄，谓之“煤驼御史”云。

耿藩之白石狮

粤东既定，建平南、靖南二王府，东西相望，备极雄丽。而

靖藩性尤汰侈，谓门前两狮，必用白石琢成，而石以星岩者为良。乃飞檄肇庆，行高要县取之。时浙中杨自西雍建为邑令，承命开凿，督促频繁，斧斤丁丁，昼夜不得暂息，仅获胚石二具。驾以艨艟，至行峡口，舟不胜载，与石俱沈。复命更取，其督愈亟，藩官日暄诟于堂，令唯俯首隐忍而已。未几雍建内擢兵垣，疏言粤东不堪两王，条其累民之弊二十余事，因迁耿于闽，后其府已改将军第。而狰狞列峙于门者，犹是杨公经营之石也。

五华山故宫

云南五华山，永历故宫在其上。顺治丁亥，洪承畴督师由贵竹大路取滇，李定国拒战曲靖。吴三桂由广西、四川旁捣其虚，至黄草坝，入省城。永历遁至阿瓦，三桂重购得之，缢于贵阳府。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遂据山上故宫，增修二十余载，备极崇丽。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长沙抗命，乙卯，僭尊号，丁巳，病死。伪周洪化其孙也。戊午，诸王贝勒讨贼，驻军曲靖。赖将军平耿精忠，由福建进征西粤，亦由四川黄草坝直薄省城，俘伪洪化斩之，滇南大定。康熙癸亥，金陵邵子为章赴幕楚雄，访其父老得实，题四截句于壁，一时争相传和。诗曰："百万雄师睥睨间，先朝一脉绝南蛮。擒人即是人擒路，谁道天公不好还。"、"军威南朔敢称雄，转眼兴亡一瞬中。他日龙门成纪传，君臣父子总无公。"、"行营历历草萋萋，铜柱摩崖手自题。虎豹无睛威尚在，老军犹说旧平西。"、"岩峣天半起觚稜，不尽亭台取次登。心力刚枯人事去，秋风谁与哭西陵。"邵子诗笔敏妙。惜有濡头之癖，落魄寡俦，故不甚显于时。

杨玉科逸事

杨玉科统领，以克复云南大理府起家，得资不计其数。挟巨金，游上海，挥霍无度，贩珠玉者不绝于门。杨玉科游沪时，备金钏数十事，盛之以匣，使仆挟之随行。每有悦者，即求肌肤亲，勿问昼夜也。事已，呼仆进匣，令妓自择金钏一双。间有贪者，求其二，亦弗靳也。每悦一妓，则以数千金娶之去。鸨有不从者，则以势劫之。然娶去后，稍拂其意，即逐之去。鸨辈恶其攘夺钱树子也，每布谣言，谓杨统领之待婢妾，若待军士然，恒以军法从事，稍不合意，即杀头云云。以故诸妓渐畏之。其实国家之军法，杨何能施之于家庭？不过其人暴戾实甚。其妾某，偶触其怒，时值六月，杨褫其衣，赤身缚之于烈日中，终日未已。经诸人环跪代求，始释而逐之。类此者盖不可胜纪云。中法之役，告奋勇，赴前敌，战殁于阵前。事闻于朝，得旨优恤。杨在日，诸妾均令见客，不回避。一日，其友袁某至，适其妾花小宝在侍，袁屡顾之。杨曰："汝喜之耶？当以为赠。"立呼肩舆，送至袁处。

纪应夔丞翁梅倩

翁梅倩矮而肥，腰圆背厚，面短而阔，肤色焦黄，颈缩肩耸，貌甚不扬，而以能歌称于时。前《繁华报》曾戏以北里诸姬，拟《水浒传》中一人，所拟者虽未必皆洽，而拟翁梅倩为豹子头林冲，则见者无不绝倒。盖非妙在林冲，而妙在豹子头也。审

是，则翁梅倩之尊范可想矣。时有应桂馨者，浙江鄞县人，父文生，为上海石匠包工头，因此致富。桂馨性喜挥霍，好结纳，耗去家资十余万，见翁大悦之，纳为篷室。岂真嗜好与俗殊酸咸者耶？或曰："彼石匠之子，非悦之也，将世其业，取翁梅倩去，将以为翁仲之型模也。"是则近之矣。亡何，应以事涉讼，翁乘间逸出，仍理旧业。会寓沪西人赛马，北里积习，遇赛马日，必乘车往观，衣饰服御，穷极奢侈。翁初出，窘甚，适有贩珠宝者许某至，翁向购珠花为饰，值近千金。伪称三四日即偿其值，意将假以壮此数日观瞻，而后璧还之也。许窥知其意，仅越二日，即往索值，且急。翁无以应，许乃偕侦探者至，将窘之。翁猝然谓侦探曰："我于渠有肌肤亲，渠故持此作缠头费者，而索值也耶？"侦探乃转慫许，许无可辩，翁遂从此拥有之矣。会客有购彩票者，赠以一纸，既揭晓，中大彩，获数千金。自是姊妹行皆艳羡之，谓翁梅倩之后福，正未艾也。讵有盗，夜入其室，尽捲所有以去。非独数千金尽失，即所诈得之珠花，亦不翼而飞矣。翁大窘，气焰尽杀。年渐长，貌益寝，乃由娼人优，往来于沽津长江一带，演髦儿戏以自给。

苏宝宝小传

情天楼苏宝宝，父浦东人，生三女，宝宝居次。幼时黄毛蓬首，呆稚蠢笨。其姊名媛媛，恣睢放浪，操淫业于上海鼎丰里。寻迁于寿康弄，好昵细人优伶，尽得市井暴厉跳荡不羁之习。每赴客召，昂头大步，目无余人，故狎客及北里姊妹，以"老英雄"三字锡之，媛媛亦直受不辞也。宝宝幼年，依姊氏为活，心

窃羡之。于是举止动作，悉模拟姊氏，尝私语婢媪，谓他日者，或苟能与阿姊驰驱于坛坫间，俾人谓弱妹不弱，予愿足矣。浸长，跳荡不羁，一如乃姊所为。又生有媚骨，能修饰，当其一曲清歌，柔声作态，人谓媛媛或不及也。先是媛媛有面首任公子者，藉观察公之余焰，与媛媛欢好无间。任故美少年，挥霍无度，宝宝是年已十五，心爱慕之。会当盛暑，任二与媛媛约，以午夜驾车游于避暑园。任至，则媛媛应召出。宝宝绐之曰："阿姊俟汝不及，已先行，予亦欲驾车夜游，可共载也。"言毕，流目送盼，若不胜情。任本能手，知言外意，遂偕之同乘。及归，则宝宝呻吟若受重疾。媛媛侦知其故，大暴怒，笞其妹，并与任绝。宝宝遂诉其母曰："儿年长矣，不欲倚姊为食，且姊之所能者，儿胥能之，愿母假以凭借，俾自建白。"母壮之，卜吉日，饰宝宝应觞。月余，名大噪。顾宝宝志不在营业，日与无赖少年伍，凡达官巨商，臃肿蹒跚，或拳髭如蝟，声如牛吼者，纵挥巨金，不与之交一语。尝告姊妹行，谓顷来狎客，亦太不自量，不自省面目何状，即欲向美人作种种丑态，诚天下之恨事也！客微闻之，均自惭形秽而去。未几生涯日趋冷淡，而宝宝落落如故。每谓吾侪操业，须有擒贼先擒王之气概，若时会不来，毋宁自择面首，以乐晨夕。遂日驰逐于剧场，见伶人之膂力过人，技艺出众者，辄回眸送睐，思得一当。先昵春桂某伶，次及新剧场某伶，尤悦花旦周蕙芳。周偎黠尤甚，谓宝宝阅人太多，诚爱我者，以盟誓为要，以金钱为质。是时，宝宝已见弃于孀界阔人所谓胡九爷者。胡多金钱，初悦宝宝，掷缠头无数，及与之绝，宝宝遂无所挹注，且怨周之要挟也。日为流言丑语以诟周，周衔之，阴使人告于宝宝，谓愿和好，请过其私室，图良觌。宝宝信

之，驱车往。则周预约伶人无数，恣意辱之。宝宝号而出，车至泥城桥，复有辍业伶人某，自车中攫宝宝下，痛殴无算，血被其面。归以语丹徒某公子，诉之警署。宝宝遂辍应召，养疾于鸿兴里私宅。宝宝放纵久，独处无聊，旧态复作。有匠人子绰号机器炮者，往就之。匠人之子，性悭吝，一钱如命，不三日而绝交，于是宝宝益侘傺。其母忧之，百方喻宝宝，复出操淫业，更名倩天楼，而营业复不振。盖宝宝常持擒贼擒王主义，苟不得者，毋宁美男子。而上海狎客之面目秀好者，皆非挥霍之流也。宝宝债台百级，摒挡无术。会海上老妓梁溪李寓归自都门，素契宝宝，谓是儿必终能贵显，惜非其地。商诸宝宝及其母，为措一千二百金偿夙逋，携之北上。会有浙人黄三者，充役于某洋行，能结交权贵，奔走邸府。遂以宝宝介绍于某邸某二爷，並私语宝宝，此贵人，汝能笼络之，富贵且立致。宝宝欣然曰：“今而后遂吾初志矣，遂曲致其曩在上海剧场流目倩笑之技，有过之无不及。某二爷大喜，及夕定情。翌日，即令黄于原价一千二百金外，另加千金，由梁溪携之登车，载往苏州胡同黄三宅内暂住。事为《燕报》揭载，满城风雨，哄动一时。某二爷惧，商诸黄三及宝宝。为暂避耳目计，移寓天津裕中旅馆。宝宝以电告其母若姊，谓贵人遇我良厚，车马衣服，玩好珍饰，靡不如志。曩者母姊谓我不成器，今何如矣。又言思亲甚切，请以三月间来津，此间乐，可共富贵云。

王景琦之奇遇

《聆风簃杂缀》云：“清穆宗御极时，春秋鼎盛，好微服冶

游。然微行时从者仅一二内臣，若无便给之士，为其狎邪侣，未能曲尽游兴。京师著名之饭庄，曰："宣德楼"。一日，王景琦太史，偕某部郎小酌楼中。王擅二簧，某部郎长昆曲，乃以红牙檀板，各献所长。一曲既终，隔座一客，欣然至前，询太史等姓名官阶。曰："所奏曲良佳，盍为我再奏一曲。"视其人气度高华，口吻名贵，太史心知其异，乃如命为之再歌。歌未竟，骞有二少年被华服立帘外探望，见客则拱立肃然。俄而车马喧阗，人传恭王至。行马数十，奉一朱轮车，停楼下。恭王从容下车，入与客耳语。久之客始微颔，怏怏从之去。客登车，恭王为之跨辕，游龙流水，顷刻已渺。太史与某部郎皆心惊不已，知遇上也。不数日，上谕下，二人皆不次晋秩。某部郎以枉道为耻，辞不拜。太史则数迁至侍郎，宏德殿行走。所以出感上者，无所不至。上竟以此得痼疾不起，所谓出痘者，医官饰词也。及薨，人有撰挽联讽其事者云："宏德殿、宣德楼、德业无疆，且喜词人工词曲；进春方，献春策，春光有限，可怜天子出天花。"王后为陈六舟弹劾革职，永不叙用。陈疏如神禹之鼎，而措辞又含蓄得体。惜不记忆云。

记万人迷

数年前京谚有曰："六部三司官，大荣小那端老四，九城五名妓，双凤二姐万人迷。"荣为荣铨、那、那桐，端、端方也。双凤，大金凤、小金凤，二姐未详。万人迷本名不知云何，初为某副都统婢，与仆私通，事觉，某都统并逐之。万人迷语仆："汝侬当自审所处，坐食当僵死矣。"又云："闻南城勾栏有百

班顺者，其掌班甚良善，某将往依之。”语毕，即驱车自投，鬻身于百顺，得价四百金。以百金与仆曰：“以此为决。”以三百金饰妆阁、购衾枕，陈设华丽。数日，万人迷名大噪。武威张天石云：“吾来京，犹及见万人迷，貌亦平平耳。独其英采焕发，精神肆应，见者眼热，昵者心醉，不知所以然也。”海某，内务府郎中，以昵万人迷故，倾其家。会岁终，索逋者麕集，海遁之百顺班。万人迷询知其故，谓海曰：“吾前言以身事君，君见容否？如诺我，今日即返君宅，债事当为君了之。”海大喜，万即代海出千金交鸨，返宅，出金料量债事毕。以其余购田宅，数年富倍蓰昔。万人迷初精于择术，继明于知人，故十年后，闻万人迷之名者，尤啧啧称羡不置，非偶然也。

肃亲王戏癖

晚清王公贵人，嗜戏成癖。相传肃王善耆，尝与名伶杨小朵合演《翠屏山》。肃扮石秀，杨饰潘巧云。当巧云峻词斥逐石秀之时，石秀抗辩不屈。巧云厉声呵曰：“你今天就是王爷，也得给我滚出去。”四座观剧者，皆相顾失色，杨伶谈笑自若，而扮石秀之善耆，乃更乐不可支也。叫天尝语人曰：“我死后得我传者，惟某王爷一人而已。”或云即肃王也。善耆在宗室中雅号明达，而所行所为乃如此。当庚戌夏间，各省代表以请愿国会集京师，晋谒肃，谈次，邸忽取帽掷于案，大声唱“先帝爷白帝城”云云。诸代表悚然大惊异。肃徐笑曰：“诸君无尔，咱们都是好朋友。你们也不说是代表，我也不说是王爷，横竖咱们乐一晌儿就得了。”即此观之，则知世所传合演《翠屏山》一事，决

非子虚乌有也。

记谢珊珊

清季南妓北来者，自赛金花外，继以林桂生、谢珊珊及珊珊之妹四宝。珊珊善歌，与贝子载振昵。一日招至东城余园侑酒，备极嫖亵。御史张元奇专摺参之，谓其为珊珊傅粉调脂，失大臣体。摺上，庆王奕劻为掩饰耳目计，下令尽封闭南城妓馆，逐苏妓南旋。一时莺莺燕燕，纷纷逃匿，亦小劫也。载振本童呆，使英返，即任商部尚书，年未弱冠耳。庚子变后，清廷既知外人富强，根于重商，特设商部以资董理。而乃任童呆若载振者主其事，则所谓重商者亦可想矣。谢珊珊貌平平，论丰致且不及其妹四宝，特善酬应耳。珊珊南返后，不敢北游，惟四宝仍不时来往京沪。五年前传其为某贵人妾。无几，复来京，张艳帜于韩家潭。时人拟之孙行者，又制灯虎讥之云："而今捆起成亲事。"亦雅谑也。

定王笑语

乾隆末，定王屡摄金吾印信。一日正阳门火，延及民居，王驰救之。有娼家避火，群立巷口，粉白黛绿者数十人。王不识，诧曰："是家女子，何若是之多也？"人争笑之。胡亥不辨鹿马，晋惠不知菽麦，世上痴人，可谓无独有偶。虽然，是固乾、嘉时之贵胄也。使生光绪之季，则风流队中，将推此辈为领袖矣。

沈浚群芳榜

华亭石臼铺沈氏，饶于财。有沈浚者，幼孤，母甚姑息。既游庠，益昕其厚资出入，乃愈放荡。时山阴王季重，秉铎华亭，浚与交甚欢。王与学使李懋芳同乡，自恃前辈，负才望，凡有言，无虑不从。值浚就试遗才，王曰："吾已为子地矣，但于题下明书'华亭沈浚"四字，当无不取"。沈如其言。李见甚怒，檄府提究。乃挽要人，关说多方，仅免笞辱，仍除其名。越数年，改名休文，复入泮。时更狂肆，纵为狭邪游。薄松郡无名姝，出游苏台。日往来平康，品诸色技。作花案：某为状元，某榜眼，某探花，名群芳榜。争前列者，率厚赂之。择日迎状元，一郡若狂。按君李森先，廉得其实，伤差密捕，立毙杖下。沈貌寝，臞一目，而须长过腹。受杖时，头著于阶，宛转支撑，几致尽落。嗟乎，轻薄子以游荡贾祸，至于破家，甚且殒命，固咎由自取。然当时以花榜而置死刑，岂得谓罚当其罪欤。

张　保

闽、浙海盗最剧者，人但知有蔡牵，而不知同时又有张保者。牵既就戮，海洋安谧者久之。及保猖獗，屡劳王师，力竭请降，授官至参将。先是粤督百龄公贻上元董益甫先生诗云："岭南一事君应羡，杀贼归来啖荔支。"董是先生覆书云："昔蒙赠诗，当改一字，抚贼归来也。"百公默然。保供职既久，有拟荐擢总兵以示羁縻者。桐城姚石甫观察言于大吏曰："保无尺寸功，穷

蹙乞降，官至三品，国恩宽厚至矣。再加迁擢，何以服奸宄？不如以海洋缉盗责之，有功则迁擢不为滥，有罪则谪降不为苛。”保卒以此计奔走海上而死。

金脸盆

中国之大奢侈，莫如官场，然亦未闻有以金面盆为器具者，有之自五少大人始。五少大人者，女扮男装十七八岁之翩翩少年也。兴禄者，又为口口帅之属吏，思贿赂以得差，而以异想天开之法，倩精工制成金镶珠嵌之金脸盆，以孝敬五少。于是委洋务局、机器局、电报局、营务处、善后局等。札文叠至，而滇省之候补各局，皆奔走兴禄之门。按清季上海有女扮男装之许阿妹，不料官场中亦有之。许已枷责监禁，五少大人将何如？以一金脸盆而得五、六处之差使，又得一般候补者之奔走，其受贿贿人，何止利市三倍？呜呼，清季官吏，黩货至此，虽欲不亡，得乎！

凤山之婪贪

清季炸死广州之凤山，当督练近畿军时，其侵蚀军饷，不可以数计。己酉，余友汤君宫戎部，掌军需，亲见两事：一、项城在枢府时，每镇岁减发之三十万。铁良当事，仍还给之。一、某军医官控凤山发饷按七成，举例累累。其他贿卖差缺，丑声载途，不可道也。凤山有一女，嫁前皖抚诚勋子增龄。前年冬，诚宅被盗，勋大不怿。某君与勋有旧者，往慰之。勋慨然曰：“他物盗

去不足惜，独次儿妇失去一箧，内藏物盖值三十万，此不无耿耿耳。”此可见凤山婪赃之巨，不可臆测也。

书麻城狱

麻城涂如松娶杨氏，不相中，归辄不返，如松嗛之而未发也。亡何，涂母病，杨又归，如松欲殴之，杨亡，不知所往。两家讼于官。杨弟五荣，疑如松杀之，访于九口塘。有赵当儿者，素狡狯。漫曰：“周闻之。”盖戏五荣也。五荣骇，即拉当儿赴县为证，而诉如松与所狎陈文等，共杀妻。知县汤应求讯无据，狱不能具。当儿父首其儿故无赖，妄言，请无随坐。汤访唆五荣者，乃生员杨同范也。因请褫同范，缉杨氏。先是杨氏为王祖儿养媳，祖儿死，与其侄冯大奸。避如松殴，匿大家月余。大母虑祸，欲告言。大惧，告五荣。五荣告同范，同范利其色曰：“我生员也，藏之，谁敢纂取者。”遂藏杨氏复壁中，而讼如松如故。逾年，有乡民黄某见河滩浅水中有一尸为犬爬啖，告地保请应求往验。会雨雷电以风，中途还。同范闻之，大喜，指其衣衿笑曰：“此物可保。”与五荣谋伪认杨氏，贿仵作李荣使报女尸，李不可。越二日，汤往，尸朽不能辨，殓而置楊焉。同范、五荣不允，率其党数十人，哄于场。事闻总督迈柱，委广济令高仁杰重检。高试用令也，觇觇汤缺，所用仵作薛某，又受同范金，竟报女尸，肋有重伤。五荣等遂诬如松杀妻，应求受贿，刑书李献宗舞文，仵作李荣妄报，总督信之，劾应求，专委高鞫。高掠如松等，两踝骨见，犹无辞，乃烙铁索使跪，肉烟起，焦灼有声，虽应求亦不免。不胜其毒，皆诬服，李荣死杖下。然尸故男

也，无发，无脚指骨，无血裙裤。逼如松取呈，如松脊乱，妄指认抵拦。初掘一冢，得朽木数十片，再掘并木无有。或长臂巨靴，不知是何男子。最后得尸足弓鞋，官吏大喜。再视髑髅，上鬖鬖白发，又惊弃之。麻城无主之墓，发露者以百数。每不得，又炙如松。如松母许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也，乃剪己发，摘去星星者为一束。李献宗妻剜臂血，染一裤一裙，斧其亡儿棺，取脚指骨，凑聚诸色，自痤河滩，而引役往掘，果得。狱具，署黄州府蒋嘉平，廉其诈，不肯转。召他县仵作再检，皆曰男也。高仁杰大惧，诡详尸骨被换，求再讯。俄而山水暴发，並尸冲没，不复检。总督迈柱，竟以如松杀妻，官吏受鞫，拟斩绞奏。麻城民咸知其冤，道路汹汹，然卒不得杨氏，事无由明。居亡何，同范邻妪早起，见李荣血模糊，奔同范家。方惊疑，同范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遽产，非妪莫助举儿者。"妪奋臂往，儿颈拗，胞不得下，须多人掐腰乃下。妻窘呼三姑救我，杨氏闯然从壁间出，见妪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妪前，戒勿泄。同范自外入，手十金纳妪袖，手摇不止。妪出语其子曰："天乎，犹有鬼神，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即属其子，持金诉县。县令陈鼎，海宁孝廉也。久知此狱冤苦，不得问闻，即白巡抚吴应棻。吴命白总督，总督故迈柱，闻之以为大愚，色忿然无所发怒，姑令拘杨氏。陈阴念拘杨氏稍缓，或漏泄，必匿他处，且杀之灭口，狱仍不具也。乃伪访同范家畜娼，而身率快手直入毁其壁，果得杨氏。麻城人数万，欢呼随之。至公堂，召如松认妻，妻不意其夫焦烂至此，直前抱如松颈，大恸曰："吾累汝，吾累汝！"堂下民皆雨泣。五荣同范等叩头乞命无一言。时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吴应棻以状奏，越十日而原奏勾决之旨下。迈柱不得已，

奏案有他故，请缓决。杨同范揣知总督意护前，乃诱杨氏具状，称身本娼，非如松妻，且自伏窝娼罪。迈复据情奏，天子召吴、迈两人俱内用，特简户部尚书史贻直督湖广，委两省官会讯，一切皆如陈鼎议。乃复应求官，诛范同、五荣等。袁子才曰："折狱之难也，三代而下，民之谲觚甚矣。居官者，又气矜之隆，刑何由平？彼枉滥者何辜焉！"麻城一事，与元人宋诚夫所书工狱相同，虽事久卒白，而轇轕变幻，危乎艰哉！虑天下之类是而竟无平反者正多也，然知其难而慎焉，其于折狱也庶几矣。

记李长寿李巧玲

李兆受又名长寿，为捻匪渠魁，其生平跋扈反覆，叛降抚剿之事实，具载清史，不复录，兹录其与李巧玲遗事。长寿雄于财，挟赀走上海，盖耳李巧玲之艳名而来者也。时丹桂戏园，创于甬人刘维忠，廓式恢宏。李长寿至，据其中厅，责令戏园侍者，毋令他人入座，曰："为我召北里姝来。"侍者见颓然一老翁，装束类乡曲，不知其为何如人也，姑诺之。然彼时北里姝，声价高甚，所谓长三者，非有介绍不得近。侍者乃商之于幺二，择其最下者，召十许人至，侍坐于旁。李视之若无睹焉。剧将终，命仆人辇金至，人赏百金，灿然列案上。于是一夜之间，李长寿之名大震。明夜又来，仍命召妓，则为长三者，为幺二者，妍者，媸者，纷至沓来，亦不及辨为若干人也。长寿左顾右盼，意殊不慊。诸妓之当其一盼者，即引以为荣，窃窃然谓其同侪曰："李大人顾我。"同侪视李大人，则其仆方奉黄金水烟筒以进也，是故晚近奢习，有以黄金为烟筒者，实自李长寿始。剧将

终，李长寿起，拂衣去，侍者请赏。则曰："上海妓者，例以三元为一局，吾昨所发者，已溢今日之数矣。"侍者无如之何。是夕也，北里诸姬空巷而至，后来者坐无隙地，中独有一人岸然不顾者，则李巧玲也。长寿以巧玲不为所屈，笑曰："婢子乃不为动耶？"乃贳缘以识李巧玲，狂恣豪奢。巧玲之婢请盥，长寿臂金条，脱承其巾，微水濡脱条。婢曰："条脱著水矣。"长寿遽解下曰："既著水，无所用之，即以赏汝。"婢惊愕却顾，目视巧玲。巧玲曰："此何物事，值得如许惊怪！"婢乃谢而受之。会新岁，长寿至，例赏而外，复以数百金掷庭际，俾婢辈争拾为戏。如是种种，皆所以媚巧玲也，而巧玲漠不为动。夫长寿虽一世之枭雄，抑亦酒色之徒也，其所以如是者，以欲求得巧玲肌肤之亲之故。巧玲乃伪为不知也者，终不作留髡之举。至是，长寿术无所施。一日，怀五千金之券至，故置于案上，伪为遗忘也者而去之。明日，匆匆来曰："昨误遗一纸于是，盍检以还我。"意盖以利动之也。抑知巧玲布置之诡，应对之捷，神色之整以暇，有出夫长寿意料之外，抑亦出于今之读者之意料之外者。呜呼，其术可惧，其慧又令人可爱也！当其闻长寿之言也，从容顾其婢曰："奴辈不识字，可取出，俟李大人自检之。"婢即以紫檀小匣进，发其匣，金珠之类，几充牣焉。余则契券之属。检之，则三、四千者，五、六千者，纵横错杂，不知其为数之几何也。长寿错愕，不知所为，几不复敛其手。良久，乃徐徐言曰："吾亦不辨何者为吾物矣，姑置此可也。"婢乃捧匣以退，至是而李长寿乃嗒然矣。揭竿起事之狂焰，至是无可施，攻城略地之诡谋，至是无可展，冲锋陷阵之勇气，至是无可用，反戈相向之狡诈，至是无可逞。惟太息言曰："婢子可恨哉！"取

一世之枭雄，玩之于股掌之上，李巧玲不可谓非人杰也。长寿既丧其气，使人间接以叩之曰："李大人爱卿，卿何拒之甚也？"巧玲曰："大人姓李，奴亦姓李，礼同姓且不为婚，而况其他。奴即不自爱，李大人亦岂不自爱耶？"长寿闻之，气益为之夺。自是始绝念于李巧玲，而巧玲之囊既充盈矣。以一弱女子而能使恣睢暴戾之徒，无所施其技，此李巧玲之所以能独享盛名于北里也。当巧玲盛时，北里名姬莫与之匹。乃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未久即结识某甲，尽出其资，股开留春茶园，一败涂地。复构讼事，禁狱中。既释出，则憔悴无人状，竟不知所终。李巧玲赏识伶人，与胡宝玉有同嗜，曾以争一黄月山之故，彼此据戏场而不归，竟达于旦，卒于两无所获而后已。迨巧玲堕落，宝玉乃无敌于侪辈。

杨翠喜

杨翠喜者，直隶北通州人也。家素贫，十二岁时，其父母携往天津。时拳匪势张，乃逃避至芦台。匪乱既炽，无可谋生，其父售翠喜于土棍陈某。联军攻破天津，陈某遂挈翠喜至津，居城中白家胡同，与杨茂尊为邻，转售翠喜于杨，是为翠喜堕落孽海之始。是时津沽间之声伎，颇称一时之盛。时有陈国壁者，购幼女二：一名翠凤，一名翠红，在上天仙演戏，均得善价。杨茂尊羡甚，乃谋于陈，令翠喜随翠凤等学戏，专演花旦。所演诸戏，亦均淫哇之音，若《拾玉镯》、《珍珠衫》、《卖胭脂》、《青云下书》之类。年十四，在侯家后协盛茶园，初登舞台，所入甚微。未几受大观园之聘，声价为之一振。津门豪客，多为翠喜揄

扬，为一时女伶冠，时翠喜年方十八。后翠喜又就天仙之聘，声名益高，月获包银，可八百元，于是芳名籍甚。迨赵启霖参奏出，而杨翠喜之名，遂哄动全国矣。余同学杨君，谓赵奏本不实。当时赵摭拾影响之词，张皇入奏，其意不过图一己直声振天下耳。盖载振本偎薄少年，性喜渔色，与弟搂二，访艳藏娇，无所不至，风流趣史，广为流传，宜世人多信为实事也。

振贝子辞职疏

前清贝子载振为赵启霖参揭，案结。赵以妄言落职，全台大哗。载振内不自安，亦具疏辞职。其词略谓：臣系出天潢，夙叨门荫。诵诗不达，乃专对而使四方。恩宠有加，遂破格而跻九列。倏因时事艰难之会，本无资劳才望可言。卒因更事之无多，遂至人言之交集。虽水落石出，圣明无不烛之私。而地厚天高，蹐跼有难安之隐。所虑因循恋栈，贻衰亲后顾之忧。岂惟庸懦无能，负两圣知人之哲。不可为子，不可为人。再四思维，惟有仰恳天恩，开去一切差缺，愿从此闭门思过，得长享光天化日之优容，倘他时挽盖前愆，或尚有坠露轻尘之报称，云云。婉曲微妙，文词斐然，或云，此疏系太仓唐文治捉刀也。

士大夫之谄媚

前清乾隆间，汪太史谄事豪贵。其妻某氏，始拜金坛于相国妾为母。嗣相国势衰，梁瑶峰秉枢柄，又令其妻拜梁为义父，踪迹昵密。时相传冬月严寒，梁早朝，汪妻辄先取朝珠，温诸胸

中，亲为悬挂。自来谐臣媚妾，悦人惟恐不工，至为婢妾倡伎之所不为，而未有甚于此者也。又闻某妻拜梁为义父时，执贽登堂，拜毕，出怀中珊瑚念珠，双手奉之。梁面发赤，疾趋而走。其妻持念珠，追至厅事，圜系其颈。时坐上客满，皆大惊失措。纪晓岚作诗讥之云："昔曾相府拜乾娘，今日乾爷又姓梁。赫奕门楣新吏部，凄凉池馆旧中堂。君如有意应怜妾，奴岂无颜只为郎。百八念珠亲手捧，探来犹带乳花香。"（此事详见近人所著小说《傀儡记》）。又泰州王某者，记名军机章京，将传到矣。忽一日呈请回籍，携眷出京，众皆大愕不解。有知其事者谓：王无意中得罪一人，其人持刀日夜伺于途，将得而甘心焉，故宁弃官归耳。先是某日，署中派人递摺件，时王已移居外城，夜半，倒赶城而入，将至东华门，忽摸索车中，忘携朝珠，大窘，时已不能出城往取。因忆有汪某者，住东华门左近，盍往假用之。遂驱车至汪宅，汪已寝。闻王半夜至，披衣起，问何事，王以情告，请借用之。汪沈思曰："我躯体较尔长大，我珠恐不合用，我将内人珠借尔用之可也。"匆匆取珠出，即挂于王项。王戏吟曰："百八牟尼珠一串，归来犹带乳花香。"汪登时面色大变，怒气勃勃，返身入内，王亦异之。不俟其送，即出而登车，甫扬鞭，汪已赶至，手白刃大骂曰："尔糟踏人太甚，不杀尔，誓不干休。"追斫其车尾，急驰不及而免。及事毕，欲遣人还珠，又见汪怒目持刀，立门外以俟。大惧而奔，汪追及大街而返。自是每出，必遇汪挟刃以俟，故决计弃官归也。后有知者，谓汪即乾隆间某夫人拜梁相为义父者之曾孙也。王不知其为汪某之后，误揭其曾祖之短，宜乎汪某之恨入骨髓也。又道光朝一翰林，夙出潍县陈官俊门下，陈丧偶，翰林为文以祭之。有"丧我师母，如

丧我妣”之句。翰林妻又尝为许乃普之义女。有诋之者，集成语作联，揭之门外云：“昔岁人陈，寝苫枕块；昭兹来许，抱衾与稠。”二事略同。一诗一联，皆为言官登白简，至今有余臭焉。

入相奇缘

乾隆中叶，和珅以正红旗满洲官学生，在銮仪卫当差，举昇御桥。一日大驾将出，仓猝求黄盖，不得。高宗云：“是谁之过欤？”各员瞠目相向，不知所措。和珅应声云：“典守者不得辞其责。”高宗见其仪度俊雅，声音清亮，乃曰：“若辈中安得此解人？”问其出身，则官学生也。和珅虽无学问，而四子书五经，则尚稍能记忆。一路舁轿行走。高宗详加询问，奏对颇能称旨，遂派总管仪仗，升为侍卫。荐擢副都统，遂迁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尊宠用事，旋由尚书授大学士。盖自乾隆四十二、三年以后，向用益专，其子丰绅殷得，复尚公主（公主府址，清季改为北京大学堂。）而权势愈熏灼矣。性贪黩无厌，徵求财货，皇皇如不及。督抚司道，畏其倾陷，不得不辇货权门，结为奥援。当时督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之伦，脏款累累。屡兴大狱，侵亏公帑，抄没赀产，动至数十百万之多，为他代所罕睹，此辈未始不恃和珅为奥援。迨罪状败露，和珅不能为力，则亦相率伏法。然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焉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地。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在内隐为驱迫使不得不贪者也。当是时阿文成公以元勋上公首相，为枢府领班，然十余年中，常奉命出赴各省治河、赈灾、查案，席不暇暖。和珅益得潜窃魁柄，行文各

省，凡有摺奏，并令具副封，先白军机处。专政既久，吏风益坏，酿成川楚教匪之变。和珅复任意稽压军报，并令各路统军将帅，虚张功级，以邀奖叙，而和珅亦得晋封公爵。且于核算报销，勒索重贿，以致将帅不能不侵克军饷。教匪且愈剿愈多，几至不可收拾。盖至乾隆末年，而康、雍、乾三朝之元气，殆尽斩丧于彼一人之手矣。

和珅之家财

和珅用事二十余年，至嘉庆三年以前，未尝一被弹劾。乾隆间，御史曹锡宝虽尝一劾其家奴刘全，藉势招摇，家资丰厚。然廷臣查勘，竟以风闻无据覆奏。锡宝坐妄言，被诘责。及嘉庆四年正月三日，高宗崩，而和珅始为御史广兴，给事中广泰，王念孙等所劾，即日夺职下狱，寻赐自杀。其家财先后抄出凡百有九号，就中估价者二十六号，已值二百二十三兆两有奇，未估者尚八十三号，论者谓以比例算之，又当八百兆两有奇。甲午、庚子两次偿金总额，仅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政府岁入七千万，而和珅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入之半额而强。虽以法国路易第十四，其私产亦不过二千余万，四十倍之，犹不足以当一大清国之宰相云。

皇帝一员

孙可望在滇，劫永历入营，日支粮五升，肉菜少许，饷司上日计簿曰："皇帝一员、皇后一口，太子一口。"可望怒骂曰：

“奴辈不书皇帝一尊，而云一员，使我得罪主上乎？”其可笑如此。

孀妇异材

明末，兴邑有某太太者，孀妇也。时有部郎某，衔恤家居。一日晨起，假寐于其厅事，忽梦一白蟒蜿蜒过。惊起，至门外瞻之，则见此妇满身缟素，自其夫之墓祭扫归，过犹未久。部郎适丧偶，既异其梦，复艳其姿。遣人媒合之，娶归其家，尊为太太。太太既入门，持家井井。又善伺部郎意，甚嬖宠之。无何部郎服阕赴都，选知蜀中某府，挈之赴任。署中事皆委之经理，明察如神，内外咸惮之，不敢欺，不数年积镪累千万。已而部郎死，太太扶榇归里，厚资居僻壤，所为多不法事。少年佼好者，留与之乱。里中人稍忤其意，缚以归，闭之一室，绝其饮食，死即投之水火，前后杀无算。先是部郎前妻有二子，遇之虐，次第死。太太亦有二子，长子稍壮，心非其母所为。太太怒，酖杀之。次子惧，逃匿外家不敢回。由是益肆行无忌。久之为太吏所访，擒置太原狱，将治其罪。适是时闯贼既破宁武，由宣大直薄都门。太原虽不被兵，而鹤唳风声，警报叠至。太太乃以重金贿狱吏，自绘其貌，寓书于闯。大约谓：己之财可以佐军资，己之貌可以充下陈，乞还兵太原，出之狱中，俾得侍巾栉。闯得书大悦，自率轻骑疾驰至太原，筑长围攻之。太太知闯已至，先布置腹心数人于狱外，城破前一夕，自狱中破械出，遁归兴邑。比城破，闯求之狱中，不得，将移师兴邑。而太原至兴邑四百里，崇山叠巘，道窄仅一线，兵不能至，乃已。太太自狱中归，益横于

里中。适清定鼎燕京，中原犹未大定，亦无过问者，竟得以寿终于家。此事距今几三百年，兴邑人犹无不知有某太太者。

和珅善谑

和相虽位极人臣，然殊乏大臣体度，好言市井谑语，以为嬉笑。尝于乾清宫演礼，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相笑曰："今日如孙武子教演女儿兵矣。"又安南贡金座狮象，空其底者，和诧曰："惜其中空虚，不然可多得黄金无算也。"为夷官所嫱笑，其器量浅隘若此。尝阅《闻见后录》载：章子厚好为市儇之谈，以取媚于神宗之语。可见今古权奸，如出一辙也。

权臣奢俭

世之论人者，莫不以奢为骄汰，以俭为美德者，然大臣臧否，自当论其大节，初不在奢与俭也。汾阳王姬妾数十人，寇莱公蜡泪成堆，卒为名臣。秦桧之不著黄衫，卢杞之恶食，非不俭朴，然终不免为小人。此史策之尤著者。嘉庆间某阁臣历任封圻，簠簋不饬，其家奢汰异常，舆夫皆着毳毡之衣，姬妾买花，日费数万钱。尝操演士卒，有司某适馈银五万，某挥散军士，略无吝色。至于和相则赋性吝啬，出入金银，无不持筹握算，亲为称兑。宅中支费，亦由下官承办，不发私财。其家姬妾虽多，皆无赏给，日飨薄粥而已。然二公贪婪，如出一辙，初不以奢俭易其行也。

外臣赐花翎

清初定制，外任文臣无赐花翎者。乾隆中，方敏恪观承官直隶制府时，眷遇颇优，以古北口大阅，故公特乞赐花翎。上笑曰："若尔侏儒状亦爱花翎耶？"因特赐之。嗣后外任督抚，屡有蒙恩赐者。惟刘文正公督陕时，特赐花翎，公回京时，即日缴还。上亦优容，不加责也。以直隶总督之尊，请赏花翎，而上以调侃之词出之，亦可见清高宗之骄泰无礼，与当时大臣柔媚无气节矣。

线量美人

蒋赐棨为文肃公孙，承先代家世，上颇优眷。侍郎乃附和和相，因与其家人刘全等联为友谊，分庭抗礼，颇自堕其家声。朱文正公曰："使载门不趋和相，自守家范，其侍郎固在也。今周旋若此，乃终未能改一官阶，徒自减其声价，甚无谓也。"侍郎颇好色，以为妇女颀而长者，其交始久，故预制量线，合其度者，方为收用，时谓之"线量美人"云。

糊涂官

福建有秦某者，官莆田令，正月署中宴客，演剧演至雷峰塔许仙合钵事，秦忽大怒，呼吏执许仙下堂笞之。优人诉曰："某戏子，非许仙也。"秦曰："吾原知尔戏子，若真许仙，则笞死

矣。”一时传以为笑。江苏某官，摄太仓令，方审案，突有一人上堂呼冤，诉子业剃头而忤逆者，某以渎扰，叱令驱出。案毕退堂，忽忆此剃头父呈忤逆事，即令役速将在署剃头之人缚至。某一见大怒曰：“尔奈何忤逆其父。”叱令重责至一百，其人昂首辩曰：“小人实系早年丧父者。”某始恍然，满堂书役皆匿笑而散。因记黔中苗人称天子为京里老皇帝，称大、小官府皆曰皇帝，其私称官府则曰瞢，粤西瑶人称官府曰瞎。噫瞢瞎之称，殆春秋一字之褒与。窃谓若二君真当之而无愧者也。又有北人任淮安令，民有控鸡奸者，诉曰：“将男作女。”官不解其故，叱曰：“江南下雨，与尔江北何干！”众为哄堂大笑，既询知其故，乃为判断。此则语音之误，非二公之伦矣。

二百万之部费

福康安平西藏凯旋，户部书吏，以军需报销之部费请。人问需几何，曰：“非数百万不可。”众咋舌，司阍者更峻拒而痛呵之。格不得达，退而辇金十余万遍赂王府左右，上刺请见，以贺喜求赏为词。福早有所闻，因大怒曰：“么麽小胥，敢向大帅索贿乎？顾胆大若是，必有说，姑令其见。”宣入，厉色诘之。对曰：“索费非所敢，但军需浩大，累至数千万，册籍太多，必数倍书手，日夜迅办，数月之间，全行具奏，圣上方赏功成，天颜有喜，而大事因无罅隙可寻。若刻无巨资，仅就原有之人，分案陆续题达，非三数年不能了局。如是则今日所奏，乃西军报销，明日所奏，亦西军报销。皇上厌倦，必干诘责，物议因以乘之，必兴大狱。而中堂威望，遂一旦堕地。故非敢索费，特为中堂计

尔。”词毕，福激赏不已，遽饬粮台先予以二百万。所谓王公有大勋劳于天下者，尚见劫于吏胥之手，如是其可畏也。疆吏之被其坑杀也，何俟言哉？吁！可慨也。

清汉合璧之殿试策

清初新庶常年少者多派习国书，盖期其兼综九能，储承明制诰之选也。至殿试对策，则从无以清书入卷者。康熙戊辰科进士仁和凌绍雯少习清书，廷对日用清汉合璧体书写。读卷诸臣，靡可位置，乃以之殿二甲。以阁场应奉之作，亦何必独为其异，雄才邃学，扬声有期，侧艺偏长，诡遇可耻。如绍雯者，设拘守常格，随众汉体，（按汉体二字，岳卷翁以之称飞白书，盖避鄂王讳也，借用也。）岂并此二甲末名，亦不得耶？

福康安威福自恣

大学士公福康安督蜀，势张甚，灶下厮养，凭藉持噬。一日舆夫入人家攫钗珥，都司徐斐见而诃之。其党伍捽徐挞辱，冠服皆毁。姚方伯令仪方为成都太守，捕治之，毙其魁。公相怒曰：“守敢尔！”诘之则抗词以对。时姚已奏擢川东道，乃遣骑追前疏还，然姚直声振西川矣，后卒开藩是省。同治间，浙江吴仲云制军振棫官蜀中，蜀人犹有言其事者。制军为制《太守怒》乐府。又绵州李观察调元《童山诗集》有《清江行》为福公出征后藏过锦而作。其述当时供张之盛，声势之赫，亦复穷极奢丽，尊若帝天。福以椒房贵戚专阃，因人成事，初无战功之可言，而威

福自恣如此。宜清仁宗谕旨，每诫臣工，多以福康安与和珅并举欤！

福康安舆夫之横暴

福康安行军时，遴选舁夫，皆壮狡者。四班更替，日驰百里。即临阵督战，亦仿韦虎故事，不乘骑也，故舆夫尤横。嘉庆初，以廓匪不靖，经理藏卫，方以地险窄道，纡筹乏策。一轿夫头素暴横，入苗人家，强夺藏丫头簪珥。巡视都司徐裴禁之，即捽徐下马，裂其衣殴之。时随营为川北道杨荔裳，姚一如副之。姚刚直喜任事，闻之赴辕禀福。司阍林姓，即林臬台之叔，颇解事。曰："将军以过劳，心少不豫，此等琐屑，两君决之可耳。"遂遣多役捕至，犹肆咆哮，怒呼用棍。众愤既深，痛予系扑，手掴至四十，放起已毙。复往禀知，福亦不怒。曰："抢夺斗殴，军政固应加重。但饬阍人急为选充。"越数日移营，舆已驾而舆夫不集。严督之，则环跪崩角曰："役等舍命奔走，原止供奉贵人，今随员均可专戮，役辈恐无遗孑，惟将军主之。"福赫然，即询谁毙役者。姚昂然曰："姚令仪也，与杨揆无与。"福曰："何不告我？"曰："琐事贱人，何敢上渎？"福不得已曰："责之固当，毙之太过。"遂撤姚差。时姚已保升川东道，摺已缮，并撤之，改用李铼，则怒其对之戆也。久之乃得迁。时云间许小欧先生在都门闻之，为赋小乐府一章，纪之云："扬千仆，叔向戮。泾水兵，段尉刑。书痴白面太慈生，一怒能使三军惊。上公阛帐醉眠熟，狐鼠凭陵窃威福。就中舆皂尤狰狞，日日扈公作公足。入市手掣幼妇钗，毁垣刀推门官厩。监纪咨嗟军尉愁，忌器情多空踯躅。闯然一骑来，意气颇如雷。僮令先遣近，何物

此重僇。呼吏捽之下，倔强奚为哉。赤棒掴盈百，血肉飞尘埃。上公惭谢首频俯，实应且憎谓予侮。从此蛾媚谣诼多，鹦雀纷哓鸠鸟诉。片语何缘解忤公，三年终竟难淹我。岩廊传说作奇闻，想像须眉争起舞。君不见曹黄门纠刘秃子，几辈寒蝉羞欲死。不分茸城强项多，二妙同岑照青史。”

王鼇望之豪侈

王鼇望喜食驴肉丝，厨中有专饲驴者，蓄数驴肥而健。中丞食时，若传言炒驴肉丝，则审视驴之腴处，割取一脔，烹以献。驴割处血淋漓，则以烧铁烙之，血即止。鸭必食填鸭。有饲鸭者，与都中填鸭略同，但不能使鸭动耳。蓄之之法，以绍酒坛凿去其底，令鸭入其中，以泥封之。使鸭头颈伸于坛口外，用脂和饭饲之。坛后仍留一窟，俾得遗粪。六、七日即肥大可食，肉之嫩如豆腐。若中丞偶欲食豆腐，则杀两鸭煎汤，以汤煮豆腐献之。豪侈若此，宜其不能令终也。

刘第五

刘第五者，教匪林清党也。奉旨各省协擒，许以重赏。知叶县廖寅子思芳，勇敢闻于时，思以奇功自见，而行多鲁莽。一日投宿旅店，店中故有伟男子，口操齐音，腰悬利刃二。思芳震骇追视，刀箭瘢历落胸间，急出呼骑士兜擒之。问其名曰：“刘第五。”喜而送诸县。既定谳，解刑部。而曲阜孔氏上言，廖所获者孔氏佃农刘第五，非教匪逸酋刘第五也。上怒集廷臣鞫问，

如孔氏言，乃释刘而系恩芳。都中士大夫，日以此为谈柄。一日恭值上躬耕籍田，百官祗候于望耕台下。或向大司寇韩桂舲先生，询问原委，会诸城刘侍郎信芳与德州卢尚书南石并立。韩戏指二人曰："都是汝山东人不好。"刘未及答，卢目刘曰："都是他姓刘者不好。"刘应声曰："都是汝第五者不好。"盖德州序第五也。众皆大笑，其声欢然。时上已出殿，似有所闻。前引侍卫飞趋而来，举手挥之，始各屏息。明日纠仪御史，欲上弹章。或以事涉德州，力阻而止。即此见戏言之有损无益。而思芳瘐死狱中，尤可为恃勇贪功者戒。特不知承平世界，佃农带刀何为，刀箭创何由而至耳？

记齐王氏

蜀中妖妇齐王氏，军中称为齐二寡妇，姿容绝艳，而骁勇特甚，兼善幻术。时桂涵罗思举赴营投效，勒制军以都司札付二张，元宝二锭给之，限七日斩齐王氏首级，迟则军法从事。二人易服往探，齐王氏拥众屯大寺内，夜卧纱帐中，一足翘帐外。室中燃巨烛如白昼，檐下持刀护者四十人。二人登树伺之，竟夜不得其便。因相商曰："逾限当死，不胜亦死，不如径往取之。"遂各执巨斧，从树跃下，持刀者四散辟易。齐王氏跃起，从床中飞出一鞭，几为所中，仓猝中，斫其一足而出。俄而贼营大扰，举火如星。二人仍从树上穿叶攀枝而遁，持足以献。勒疑其伪，后知齐王氏受伤，越日死，遂复优赏之。有黑老头者，每战作先锋，尤为勇悍，曾一日手斩总兵二人，官军望而畏之。有徽人裴某，能手举五百斤，随其同乡某监司在营。一日大帅议出队，裴出

跪帐前，求派差使。帅问何人，监司禀称系伊随仆，不谙军规，当责惩之。帅曰："此人颇有胆气，令带百人出队。"获胜而回，赏以六品顶戴。裴大喜过望。月余，又领众巡行，遥见一女子单骑持枪至，众兵望见尽逃。裴自念一女子耳，杀之，当不费力。策马直前，举矛刺之。女略一举手，裴已翻身入沟内，幸素习水性。见女下骑，俯首寻觅，遂从水中跃起，矛中其喉，女出不意，仆地而死。即登岸，拔刀斩其首以归。因所杀一女子，不敢报功，私与同列言之。索观其首，乃黑老头也。立闻于帅，亦大喜。超擢参将，后官副将而终。

记红娘子

崇祯末流寇四起，绳妓红娘子乱河南，虏杞县举人李信去，强委身事之。信不从，逃归，有司疑信，执下狱。红娘子来救，城中民应之，信仍归红娘子。遂与李自成约为兄弟，决意为逆。李信妻汤氏劝不听，缢于楼，面色如生，未识何时死，乃出约队复人殓之。得绝命词一首云："三千银界月华明，控鹤从容上玉京。夫婿背依如意愿，悔将后约订来生。"信得诗，大恸欲绝。此事与汪燕庭所传玉儿事相类。

纪高道士

《京宪报》纪高道士一则，颇足供人研究，录如下：白云观，西便门外迤西路北高道士，今已羽化，供职上清矣。稽其生平功行录，实以神仙中人兼政治中人者也。观奉长春真人，正月十

九日，真人诞辰，都中达官贵人，命妇闺媛，皆趋之。礼真人者，必拜高道士。言应酬者，遂以是日为高道士生辰，拜时或答或否。答者必其交疏，或名位未至者也。若直受之而不报，则顶礼者以为荣。昔阅《石头记》，心异张道士事，谓以史太君之贵，王熙凤之骄，贾宝玉之卑视一切，何至与一老道周旋若此。比来都客，为述高道士事，乃知黄冠中其有此不可思议之人物也。客曰："往者吾就道士谈，旋有一人来，与道士最稔者。道士谓之曰：'昨有某君属予为道地，欲得海关道。'余谢之曰：'且慢，今朝廷方徵捐于官，海关缺肥，监司秩贵，属望奢，恐所得不足以应上求，恁可犯不著也。"此人曰：'仆有友某君，以知县分发山东，闻师父与中丞有旧，欲求一八行书裁培可乎？"道士欣然曰：'此易耳，中丞新有书来，懒未及复，复时附数语足矣。'他日遇道士于南城酒肆。谈次，道士语一人曰：'某侍郎之女公子，明日出阁，予几忘之，适前日侍郎之夫人来谈及，匆匆不及备奁物，即以筐中所藏某总管贻我缎二端，乃大内物，总管所受上赐者，又以某总管赠我珍物二事，亦御赐品，备礼而已。"""此皆客述道士言，而靦缕以语人者。南城酒肆，即杨梅竹斜街万福居。道士入城，每以是为居停。其肆东偏一院，境颇幽寂，凝神炼气，或无妨焉。故客欲以杯酒结道士欢，及道士饮人以酒，悉于是肆。肆善治鸡丁一品，其烹割术，为道士秘授，肆人名之曰"高鸡丁"云。

礼部尚书赶车

联军入京凌辱王公贵人，若肃王善耆、御史陈璧等，往往迫

之担粪运石，当时各日报争载之。怀塔布者，时任礼部尚书，于孝钦后为姻属，为人至龌龊无状，适为联军所获，以之驾车。一洋人执御时，以鞭挞其背作声，怀回首斜睨而笑曰："老爷别打，横竖这路，是我跑衙门跑熟的，包管不错。"其意扬扬若甚自得者。呜呼，此耻岂西江能濯耶！

清季内务府之豪侈

前清时，内务府员，各库库丁。吏、户两部书吏，其豪长皆岁入数十万。然其人率不事家人生产，每岁所得，悉糜于声色狗马诸玩好。故凡歌楼妓馆中传呼某某等至，则群呼大爷或二爷，其音盈耳，如向日六部司员之参谒堂官然，其乞怜之状可掬也。内务府员多豪举，继三文某其尤也。继三故内务大臣继录弟，以八千金为花宝琴脱籍，以三千金为翠云脱籍，又以巨金为银福、红宝脱籍，费累巨万。而其平日无夕不在勾栏中，每夕必费数百金。旁观者无不张目咋舌，而继出之怡然，不以为异也。文某不眷眷于妓馆，专以狎优为事。光绪中叶，伶之稍有声誉者，皆文某为之脱籍，每费必万金，其豪侈真不可思议。大凡国之将亡，必有灭亡之道。当时书吏及内府员贪黩侈汰如此，而台谏诸公，乃视为当然，不一参劾。天怒于上，民怨于下，有国如此，其能幸存乎！

记陈小亭

陈小亭户部书吏子，家饶于财，昵秦云三老板。三老板者，本名

素云，十年前亦有声于时，陈与之昵最早。十年间饮食宴处，悉在三老板家。三老板性挥霍，独能供给。既竭其藏金，则售卖房屋以继之。陈在京房业计百所，平均以三千金约之，可得三十万。以此推之，三老板所糜，当不可以数计，真销金窟也。今桐花庄等班房屋，小亭旧产也。小亭既尽售其旧业，渐贫窘，乃自设伎寮，沾溉夜度资余润以糊口，前蕴香小班是也。三老板虽始终不薄视小亭，然其富过小亭且百倍，自奉之丰，视小亭蔑如也。小亭家世书吏，而富埒王侯。其祖若父舞文弄法，赚取污浊钱，非如小亭其人，乌能排斥迅速如此？传曰："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谅哉！

洋翰林不识字

有某某留学生，识字无多，致书与何秋辇中丞，"辇"字误作"辈"字，"究"字误作"宄"字。秋辇作一联嘲之云："辇辈并车，夫夫竟作非非想；究宄同盖，九九难将八八除。"真巧不可阶。有唐某者，留学生而得翰林者也。致何书，称何为秋辇老伯，又其中草菅人命，作为草管人命。秋辇因作联云："辇辈同车，夫夫竟作非非想；菅管为官，个个多存草草心。"可谓工绝。京中有人将前记一联，改数字者，联云："辇辈同车，人知其非矣；究宄并盖，君其忘八乎。"则谐而近虐矣。

瑞澂识字无多

瑞澂性狡，未达时，在沪因拐骗珠宝事，公廨出票提之，旋

通去。逮任苏抚时，挈巨金倩人赴沪运动，将此案取消，该得逍遥法外。瑞与清室泽公爷为葭莩亲，有所求必有所应。故办事一切，能得心应手，无人敢掣肘，职是故也。昔时某君尝述一段佳话，堪足发噱。一日某提学使以学校毕业公文上院，（时公已护院）面呈且请示，公故诩其能，当大庭广众，持此公文高声朗诵，至肄业之"肄"字，乃读作"肆"音，含座轩渠。公虽怒，然不敢言。即此一端，其他可知。呜呼，一省之广，巡抚之责任，何等重大，一举一动，莫不为全省之矜式，岂可以此不学无术之徒，而贸然任之？清室欲不亡得乎？苏抚某公，亦旗人，才识之无。一日接见属员，临行叮咛曰："太湖一带，土匪出没之处，宜游戈游戈。"盖游弋之"弋"字，竟作"戈"字读。吁，怪矣！

满员没字碑之多

麟趾同治甲戌榆林，生长京师，且系世族，又为国史纂修，当时仅二十余岁。在馆校对史传，阅至罗泽南、刘蓉等列传，拍案大骂曰："外省保举之滥，一至如此。罗泽南何人也？一教官出身，不三年竟保至实缺道员，记名布政使，死且请谥。刘蓉更岂有此理？一候选知县，遽赏三品衔，署布政使。外省真暗无天日矣。"时同坐者为阳湖恽彦彬，见其愈骂愈烈，万无可忍。遽耳语曰："慎毋妄言，若辈皆百战功臣，若非湘淮军，我辈今日不知死所矣。"麟曰："百战何事？天下太平，与谁战者！老前辈所谓湘淮军何物耶？归谁将军统之耶？"恽笑曰："即与太平战耳。南方大乱十余年，失去大小五、六百城，君不知耶？"麟大诧曰："奇哉，奇哉！何以北方如此安静，所谓与太平战，更难

索解。”恽曰：“尔不知洪秀全造反，自称太平天国耶？”麟又曰：“贼之事，我如何能知道？”恽知其不足与言，遂不答而出。

又有阿勒浑者，在黑龙江为副都统三十年，不识汉字，更无论汉文，所行公牍，除满文外，他皆不阅。一生长技，惟骑射耳。一日有一满人应试者，邀南方士人某君同饮于万福居，阿与焉。坐间，阿突然问某君曰：“闻前十余年南方有大乱事，确否？”某君遂举粤捻之乱略言之。阿大诧曰：“如此大乱，其后如何平定？”某君曰：“剿平之也。”又曰：“闻南方官兵见贼即逃，谁平之耶？”某君又举胡、曾、左、李诸人以对。皆不知，但曰：“奇哉，奇哉！此数人果真能打仗者耶？”可谓天下无独必有偶矣。

都门题壁诗

昔都门广和居酒楼，有无名氏题壁一诗，咏江春霖奏参庆邸父子云：“公然满汉一家人，千女千儿色色新。也当朱陈通嫁娶，本来云贵是乡亲。莺声呖呖呼爷日，豚子依依念母辰。一种风情谁识得，问君何苦问前恩？”又无名氏和作一首云：“一堂两世作干爷，喜气重重出一家。照例自然称格格，（王府女公子称格格，满洲语也。）请安应不唤爸爸。（滇俗）歧王宅里开新样，江令归来有旧衙。儿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语妙解颐，都人士争相传诵，而讽刺之意，跃然于笔端。某酒楼又有题壁诗四绝云：“翠钿宝镜订三生，贝阙珠宫大有情。色不误人人自误，真成难弟与难兄。”“竹林清韵久沈寥，又过衡门赋

广疆。转绿回黄成底事，误人毕竟是钱刀。”（自注，吴音不辨王、黄，王竹林系天津巨商，黄系军装买办。）“红巾旧事说洪杨，惨戮中原亦可伤，一样误人家国事，血腥新化口脂香。”、“娇痴儿女豪华客，佳话千秋大可传。吹皱一池春水绿，误人多少好因缘。”诗意迷离，所指羞即女伶杨翠喜，暨载擅纳名伎洪宝宝事。二诗当时哄传都门，几于万口同声。尤以“儿自弄璋爷弄瓦。”一句最佳，或为之对曰：“兄曾偎翠弟偎红。”真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噫，懿亲当国，贪污至此，求其国之不亡，得乎！

满员笑柄

《菟乡漫录》云：“前清乾、嘉间，内务司员某，外任扬州盐院，值丁祭，吏人循例预白。某曰：“何祀？”曰：“祭孔夫子。”某不解，以问塾师曰：“孔夫子，何人也？”师曰：“孔子，圣人也。”仍不解，以问奏摺幕友曰：“孔子曾居何官？”友曰：“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愈不解，友因晓之曰：“即今之刑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耳。”某恍然，召吏人及塾师，谯让之曰：“何物夫子？何物圣人？宁孔中堂而不知耶？”

吴县潘文勤公（祖荫）于前清光绪初叶，长刑部。有满司员某，闻其好尚文雅思，所以媚之者，乃急就成诗数十首，恭楷录正，于堂上署诺时，揖而进之。文勤即时翻阅，及首章题目，乃“跟二太爷阿妈逛庙。”八字。（都人谓从，曰跟。谓伯父曰，太爷。阿妈者，满人称父之词。都中隆福等寺，月有常期，陈百物以待售。往游者，辄谓之逛庙云。）不禁狂笑冠缨几绝，

某是时面若死灰，逡巡自退矣。

龚照玙弃旅顺

前清甲午之役，龚照玙弃旅顺而逃，其罪与卫达三等。后卫被诛，龚运动得法，得久羁狱中。庚子拳匪乱，遂自出狱。和议成，复大加运动，脱身南归。其年六月六日，为其六十寿期，乃预定宴客三日。其邑人张陆先生者，素与龚有隙。第一日忽肃衣冠而入，长揖曰："六哥今日乐矣，容弟一言乎？"龚曰："请见教，实愿闻之。"曰："弟近看新书数本，始知国民乃国家之主体，弟亦国民也，则中国土地之存亡，应负一分之责任。请问六哥，前年将弟之旅顺，送向何处去也？今日能见还乎？"龚大窘，狂呼逐客。二日晨，其门首忽有联云："称六太爷，上六旬寿，欣占六月六日良辰，六数适相逢。曾听得张陆先生，大踏步闯进门来，口叫六哥还旅顺；坐三年监，陪三次斩，赚得三代三品封典，三生愿已足。最可怜达三故友，小钱头不如咱洒，冤沉三字赴黄泉。"龚愤甚大，索数日，不得其人。（小钱头不如咱洒者，合肥土语）。言卫用钱之法不及龚，故卒得祸也。

目　录

满清入关暴政之一
满清入关暴政之二
满清入关暴政之三

满清入关暴政之一

韩　葵

江阴，古延陵地，春秋属吴公子札；战国时，楚封春申君黄歇；自汉迄元，为乡、为县、为国、为望、为军、为州、为郡、为路，沿革不常；明隶南直之常州府。其地北滨大江，东连常熟，西界武进，南界无锡阳湖。南北相去七十里，东西相去百四十里，中峙三十三山，为田一百十三万亩，输粮六万余石，出赋十余万两，盖江以南一剧邑也。东关外旧设朝阳驿，苏、松、浙、闽赴京之冲途。黄山港通大洋，顺风一日夜即至，洋船俱泊于港，故屡被倭寇，亦江防之要区矣。南干龙入中国一支，尽于江阴县区之水，溢于芙蓉湖田。申、夏二港注之江，则邑乃山水交会之地。洪武帝驻跸瞰江山，尝有建都之议。鹅鼻截江水脉，直射金山采石以下第一重门户。元设万户府，明命吴桢，吴良等统重兵镇守，规其形势，诚南都之藩卫也。风俗淳厚，敦礼让，崇气节，不屑屑以富贵利达为事，故名公巨卿外，代产仙佛及畸人。即有明一代事论，洪武初，焦故人只鸡斗酒，与帝班坐，不肯受官；徐麒奉诏谕蜀，复命辞职，帝命举朝饯行；正德朝，黄御史安甫、史御史良佐、黄主事昭，称“殿前三虎”；天启朝，诏狱者十三贤，江邑缪文贞、李忠毅居其二；鼎革时，陈震亨殉节泗陵，朱养时殉节舟山，胡熙云殉节海虞；其他孝悌节义之事，志不绝书，如周兰等之御海寇，吴兑等之御倭寇；编氓贱隶，皆知取义

成仁，捐躯报国，岂钟毓之气使然耶？亦渐染有素云尔。

江阴灾荒

万历五年大水。六年虫荒。八年大水灾。九年海溢。十一年大水。十四年大水。十五年水灾，民食草木。十六年旱灾。十七年大旱。二十一年雹灾。二十三年水灾。二十四年水灾。二十六年夏秋雨灾。二十七年久雨无麦。二十九年无麦，天启四年久雨麦尽，江涨漂禾。五年无麦。六年旱蝗。七年虫食麦禾。

崇祯二年，秋冬不雨。三年旱麦萎，禾菜尽伤。五年夏旱。六年潮冲圩岸伤人，九月风变，禾若扫。七年夏麦陨，秋大雨损稻，二年麦尽青，虫食禾。十一年大风损麦，秋旱蝗起，原野蔽空，复食麦苗，十二月旱蝗，四年大旱。

江阴变异

崇祯二年城鸣。十二年，雨赤小豆，四月虫聚鸣于天。十三年，虎至，伤人。十四年，虎又至，捕得之。十五年，河囝鸟见，囝音火，一名囝蠋。形不甚大，声如儿啼，在城内外哀鸣一日，邑令吴鼎泰叹曰："此城将有兵祸"。十七年，民家晓起，皆有黑圈记其门，或于釜底画梅一枝，一夜殆遍，五里亭平地出虎，大如犊，而势甚猛，伤人颇多，逐至百丈地方，跳河水中，渔妇刺杀之。

嘉庐氏曰："嘉靖、万历以来，佥壬秉国，阉势滔天，士气不扬，人理灭绝，历朝末季，未有如明之失政者也。人事变于下，故天象应于上，天人交弃，虽有孝子慈孙，安能挽回造化哉？"

清顺治元年，崇祯十七年五月改元。**明亡。**

三月二十日，闯贼破燕京，思皇帝殉社稷，明至此亡。

清发兵讨贼。

四月，明将平西伯吴三桂援京师，未及而陷，遂乞援于满清。清遣世祖睿亲王多尔衮代统大军，授奉命大将军印，锡以御用纛盖，星夜进发，遇贼将唐通于一片石，邀击之，斩百余人，贼遁。三桂率属迎谒，乃入关。闯贼率马步二十余万自北山横亘至海，列阵以待。大风迅作，尘沙蔽天，呼噪奋击追杀至四十里，贼遁走燕京。因晋三桂爵为平西王，命统马步一万追杀流贼。

清定鼎燕京。

五月初一日，摄政王直趋燕京，所过州县，官民并开城迎降。及至京城，贼已焚宫殿西遁。明文武各官，出迎五里外。王进正阳门，老幼焚香跪迎，入武英殿受贺，传檄安抚畿甸郡县，即具疏迎世祖。九月，至燕京，为崇祯帝发丧，以礼改葬，追谥曰庄烈愍皇帝。躬祀郊坛，告祭庙社，御皇极殿受朝。

嘉庐氏曰："中国无主，臣民推戴，诚所谓天与人归，得天下之正，古今未之有也。"

江阴民乱。

四月三十日夜，始得都城凶耗。市井不逞之徒，乘机生乱，三五成群，各镇抢掠焚劫，杀人如草。县令无如之何，乃恳诸生中老成硕望者、同学师分往各乡，谕以理义，动以利害。东北滨江一带，许学师晋、诸生陈明时，正东徐学师廷良、诸生章经世、西乡冯学师厚敦、诸生吴幼学、南乡邑绅汤澄心、诸生张鼎泰、典史阎应元单骑至申港解谕之。

福王称号于南都。

五月十五日，史可法、黄得功、刘良佐、马士英等集北来臣民，迎立福王朱由松于金陵，称明年为宏光元年。

慕庐氏曰："时当国破君亡，南北隔绝，援立亲藩，冀延宗社，在可法等不可谓非忠于明者。"

清顺治二年乙酉，南都称宏光元年，福州称隆武元年。清兵南下

福王荒淫无度，诸臣复不一心。五月，豫亲王多铎等统兵南下，连克淮扬，直抵江宁。福王奔芜湖，公侯、阁部文武臣僚二百余人、马步兵二十三万八千有奇皆降。

江阴欲勤王。

大兵南下，典史陈明遇、训导冯厚敦、都司周瑞珑等纠集绅士，于五月十五日早，拜牌集议，募兵勤王，因一时无由招集，挥泪而散。

南都王。

豫王于南京戏饮，遣贝勒尼堪等追福王于芜湖，知广昌伯刘良佐勤王兵到，豫王遣一将统兵三百擒之。良佐叩头乞降，请擒福王赎罪。福王闻信，先往太平府刘孔昭家，刘不纳，遂奔坂子矶黄得功营。得功曰："陛下死守京城，臣可借势，奈何轻出？"二十五日，良佐至，得功怒，不甲而出，单骑驰北营，隔河骂曰："我黄将军志不受屈！"良佐伏弩中其喉，得功曰："我无能为矣！"归营拔剑自刎。良佐入其营，与总兵田雄、马得功缚宏光以献，豫王执之北去。

命降臣刘光斗安常洲。

御史刘光斗，武进人，清兵南下，诣军前降，豫亲王命安抚常州各属。檄至江阴，独不应。

江阴知县林之骥去任。

之骥进士，福建莆田人，崇祯十七年到任，不解江南语，众号"林木瓜"。时郑帅率流兵千人过境，头裹红罗。始则携小盐

包，百姓争买，启视，中有金银货宝，而兵不知也。盖淮扬巨室，载以避乱，为所掠得者。继乃纵兵士掠城外，百姓汹汹争城而入。兵欲劫城，幸之骥与郑帅同乡，出谒之，彼此燕语，继以痛哭，遂肃然无犯。之骥乃哭庙，解印绶去，时五月二十五日也。

参将张宿、海防程某、县丞胡廷栋、学使朱国昌、兵备马鸣霆去任。

刘光斗劝降，宿以义不可从，慷慨谢任，程胡亦去之，朱与马潜逸。诸生日诣学宫，相向哭。

主簿莫士英权署县事。

六月，士民以邑署无官，推士英权知县事。士英潜通光斗，缴印册，并解帑金，献善马，备极谄谀，扬扬以县令自居。

清特授知县方亨到任。

亨，豫人，乙科进士。豫省未入版图时，乃先诣军前纳款者。先四日，有飞骑传檄至，士英失望，令居民养于察院中，满城汹汹，欲为拒守计，以器甲刍粮未备，不敢遽发。二十四日，亨至，纱帽蓝袍，未改明服，年颇少，不带家属，止有家丁二十余人。亨入空署，耆老八人入视，亨曰："各县已献册，江阴何以独无？"耆老出，遂谕各图造册，献于府，转送于南京，已归顺矣。旋出谒上台，莫主簿亦以参谒出，先归。乃传剃发之信，民情惶惶，俟县令归，一决可否。"

收器甲。

先是，福建勤王师为清兵所败，有战船三只逃至江上，贱售器甲，江民争买，北州尤多。二十六日，亨下令收之。

命军民剃发。

豫王下令，江阴限三日剃发。二十七日，常州太守宗灏差满兵四人至，居察院中，亨供奉甚虔。

严饬剃发。

二十八日，亨出示晓谕，中严法令。

邑民呈请留发。

二十九日，北州乡耆何茂、邢谷、周顺、邢季、杨芳、薛永、杨起、季茂、辛荣等公呈请县详宪留发。亨大骂不已。众哗曰："汝是明朝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清朝知县，羞也不羞？丑也不丑？"亨无如何，听之而已。

闰六月初一日，江阴倡义守城。

清晨，亨行香，诸生百余人及耆老百姓从至文庙。众问曰："今江阴已顺，想无他事矣。"亨曰："止有剃发尔。前所差四兵，为押剃发故也。"众曰："发可剃乎？"亨曰："此清律不可违。"遂回衙。诸生许用等大言于明伦堂曰："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也！"适府中檄下，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语，亨命吏书示此言，吏掷笔于地曰："就死也罢！"亨欲笞之，共哗而出。

下午，北州少年，素好拳勇，闻之奋袂而起，各服纸册，蒙以棉袄，推季世美、季从孝、王试、何常、何泰等为首，鸣锣执械，扬兵至县前三铳，又呐喊至县后亦如之，四门应者万人。亨犹坐堂上作声色，怒叱从役收兵器。众呼曰："备兵所以御敌，收之反为敌用。"死不服。适亨老师无锡效顺之苏提学，（一作旧学使宗敦）遣家人来贺喜，从私署出，在堂上骂曰："尔这些奴才们，个个都该砍头！"众人诟曰："此仆降贼也！"奋臂殴死，将头二门八扇，堆丹墀内焚其尸。亨出欲亲执首事者，众不

避，直前裂其冠服。莫主簿惧，踉跄走匿。亨怯，许众备文详请免剃，众遂散。亨乃闭衙急驰书于宗太守，并嘱守备陈瑞之飞请往剿。

临晚，县吏密告曰："自汝等散后，亨即传我备文详豫王，请兵来杀汝等，已马上飞递去矣。"众怒，遂入署，以夏布巾系亨之颈，拽之曰："汝欲生乎，死乎？"亨曰："一凭汝等。"乃拘亨于宾馆。抵暮亨向举人夏维新疾呼解救。众恐宵遁，因将亨送交维新。（或云走避乡绅曹子玉家）是夜，诸生沈曰敬等十三人，集议覆上台。亨意欲多杀树威，议不协，遂散。

初二日，江阴义民下方亨、莫士英于狱。

次早，方亨回署，闭衙不敢出。阖邑闻风响应，四乡居民不约而至者以十万计，即三尺童子皆以蹈白刃无惧而至此共击者。分队伍，树旗帜，鸣金进城。集教场，议战守，填塞道路，无容足处，分途出入。自辰至酉方息，合城罢市。亨愤急失措，乘肩舆登君山安民。诡称江民义勇，向误于陆承差杀一警百之说。众收陆，陆举家遁，毁其器具什物，秋毫不染指，有窃一鼎者，立斩以殉。宗太守行文解谕，拒不纳。士民等设高皇帝位于明伦堂，誓众起师，亨亦同誓称戈，各保赴县求发火药器械，亨亦首肯，实乃潜驰书于宗太守，称江阴已反，急下大兵来剿。时城门查诘奸细，搜得书，将使者脔之。入内衙，携亨出，并搜获莫主簿。莫恳降为明官，众不信，均下之狱。

众曰："既已动手，闻察院中有满兵四人来押剃发者，盍杀之？"于是千人持枪进院。四兵发矢伤数人。众欲退，有壮者持刀拥进，兵返走，一堕厕中，一匿厕上，一躲夹墙，一跳屋上，俱被提出。先是四兵到府，伪作满状、满语，食生物，小遗庭内，

席地而卧。至是入内，见床帷灶釜颇精丽，辄作苏语曰："我本苏人，非鞑子，乞饶性命！"众磔之。临死，曰："莫主簿令我来，今害我！"

是役也，有典史陈明遇者，素长厚，与民无怨，众拥为主，而从其令。

初三日，发兵器安营。

先是兵备曾化龙，闻流寇至，造见血封喉箭，悬三四间屋。兵备张调鼎，亦铸太炮储火药。至是皆发之。

距城三十里者，备保咸领乡兵入城，令于夏港葫桥相地札营，防清兵西来，临晚方散。

守备陈瑞之夜遁。

忽传清兵由杨舍进，众疑杨舍守备沈廷谟曾赴县剿发，必为之乡导，合城鸣金纠众，奋勇争拒。至东城，知讹传，乃返。适本营守备陈瑞之乘马赴东关，众恐其纳款谋升参将，且代方亨申文请剿也，詈辱之。瑞之拔刀策马，返哗而进，共杀负责一人，马二匹。瑞之亦伤，夜与其子越城遁。或云众欲推为主，瑞之不从，甫出，以枪刺之，跃屋上，趋出城，伏于豆田内。

初四日，下陈瑞之于狱。

是早，执瑞之妻孥下狱。上午，城外兵缚瑞之父子来解，亦收禁。

城中戒严。

士民议曰："我等誓死守城，其老弱妇孺，与不能同志者，宜速去。"由是城门昼闭。议守议战，议更五方服色旗号，议借黄蜚为外援，议请阎典史为主将，持论纷纭，各出一见，日无宁晷。

发林令所封库藏赡军，不足，徽商程璧又捐饷银三万五千两，陈典史拜而纳之。入暮，又报清兵由常州抵申港，民兵争出御之。城中戒严，恐外兵乘虚。灯火彻夜，互相盘诘。漏二下，盘获细作时隆，命拘之狱。

初五日，搜获细作。讨武弁王珑。歼郡兵于秦望山。

黎明，士民齐集公堂，明遇同游巡守备顾元泌会鞫。时隆供称伏兵在城七十余人，奉太守令，每人给火药四斤，银四两，开元钱一百二十文，约于初八夜，举火为号；外兵望火杀入。供词龃龉，当获羽党四人枭示。亟往庵观及空隙地搜获六十余人。复词连武弁王珑。珑遁，收其党尽杀之。在外乡民，即往君山烧珑居，执其父与妻妾来献，并诛之。而宗太守果遣郡兵三百人间导袭江阴，土人歼之秦望山下。明遇下令，城中有能获奸细者，官给银五十两。

杀陈瑞之。

是日杀陈守备（一作自杀），收其一妻、二子、一女、一仆尽杀之。其长子叩头请曰："我能造军器，幸贷我！"乃系之狱。

初六日，清发兵收江阴。

有青衣人行于市，迹甚诡，乡兵疑而执之，搜出地图一纸，上书兵马从入之路及秦望山埋伏诸处，并私书一函。询之，乃璜塘夏中书家人，新投亨署，遣出乞师者。送顾元泌拷讯，复供沈曰敬及吏书吴大成、任粹然等在马三家协谋屠洗。收马三、大成等磔于市，曰敬仅以身免。粹然临刑，曰："四门俱有大炮，汝等宜自为计！"

士人既歼宗灏所遣兵，灏以事闻专阃。是晚，报清兵马步千

余人从郡城出，水师统兵官王良亦率舟师进发，城中巡守愈严。西门月城内搜获奸细二人，审视锁钥门键已坏，执守门兵拷讯之，招出买路银两，当与细作均斩城下。

初七日，江阴义兵败于虞门。

是早，乡兵出城打仗，北门骁锐，自立冲锋营，季世羔令三鼓一炮造饭，四鼓二炮吃饭，五鼓三炮抬营。百人揭戈先往，老弱馈食不绝。令地保持铁桶，用锅底煤涂黑，作假炮安闸桥上，过浮桥，命地方将桥拆断，经夏港亦然。上午至申港，方思造饭，塘报讹传清兵相距止五六里，众奋呼曰："战而后食未晚也。"疾驰数十里，抵暮至虞门，方遇战。彼众我寡，腹枵力乏，兼以马步不敌，冲锋兵败，世羔阵亡。郡兵驰宿虞门曹坤家。

初八日，舟水师兵于双桥。

是早，城中避难者皆挈妻子去，兵复出御。四乡负义勇而来者计数万人。咸以效死勿去为念。清兵亦观望不进。水师兵五百，领兵官王良本邑中大盗降清者。舟经双桥，（一作葫桥）田夫辱骂之。士卒怒，欲擒斩田夫。群拔青苗掷船上，泥滑不可驻足，大半堕水死。得登岸者，乡民围之，乃跪而献刀。铁锄交下，浮尸蔽河，积如木筏，直至石撞，水为不流。

起旧游击徐观海为将。

观海，邑人，升太平营总兵，尝为游击，明遇以虞门之败，军行无帅，进退无所禀承，欲起为将。观海病不能胜，命弟摄其事。（弟行五，失其名与字，天香阁中有传。）乃造令箭十枝，用大明中兴旗号，以防塘报讹传也。

观海于五月中随操江收福山港。六月初一到苏州，为清兵杀

败而归。

初九日，拜邵康公为将。

时城中尚无师，徽商程璧荐同乡邵康公娴武事。康公年未四十，人材出众，力敌四五十人，明遇乃同顾元泌等率众拜为将，邵亦招兵自卫。

适旧都司周瑞珑领舟师数百人驻江口，声言协助，借为犄角。粮皆北门馈送，不继，城中出米给之。

举孝廉夏维新、诸生章经世、王华管粮饷，举中书戚勋、贡生黄毓祺、庠生许用等二十余人为参谋。

杀方亨、莫士英于狱。

方亨在狱，尝使作书退兵。后清兵日进，乃密谋杀之，以绝内应。夜二鼓，带兵二十人拥入，赤身擒出，斩于堂上，并杀家属亲知。（一云杀于夏维新家桂树下，一云拖出西门打死。）继杀莫士英父子仆从，囚其妻妾。莫父潜逃三日，搜出斩之。

慕庐氏曰："亨系新朝县令，况设施皆为分所应得，即两次请兵，亦势所难免，赫赫之威压于上，汹汹之势成于下，并不可谓亨激成之也。但城中既已举事，亦势不能不除之。惟士英不善立身，则枉送一死耳。"

初十日，都司周瑞珑战清兵于城西。

清兵进攻城西隅，元泌登城，请周都司往吴淞借兵于总帅吴志葵。吴不允，但言兵久无粮，能犒千金，当如命。乃出林令去时囊内封留之衣饰囊资共八百，复借典银二百，合成一千，城上给发瑞珑，约邵兵出东门，己从北门夹攻。邵兵亦至，瑞珑遇战，不利，还驻江口。抵暮，清兵札营城南张孝廉园中。

十一日，清兵屯麻皮桥。

清兵退屯麻皮桥，密遣二人入城侦虚实，被获枭示。城中亦遣一人侦清兵，至葫桥，见彼列炮森严，伺其懈，尽投之水；以一炮复命。周都司奇而赏之。

清兵三日不至，城中逃难者咸以敌去，络绎归来，数日间民人复聚。

下劣生尹吉于狱。

吉素不轨，谋内应。一日暴雷震，闻马嘶声，众入其室，搜出马二匹，衣甲器械无数，当斩其仆唐宁，而下吉于狱，城中防卫愈固。

十五日，靖江兵战清兵于城南。

有传淮抚田仰示至，称即日统兵赴援。印押不爽，民疑喜交集，后竟无至者。复有靖江夏起隆者统沙兵八百人，（一作二十）原隶镇将高杰(一云曾破高杰骑兵)命一人执信字旗渡江来，称欲援江阴，因遣夏维新、章经世往犒师，议给赏银四千两，料理猪羊酒米火药等物，俱极丰备。未几，两领兵官率众南来，酣酒赌博，人无斗志，战于城南，大挫，杀伤五百人，四散逃亡。有窃火药返者，经靖江署事典史盘获，绑送江阴处分。先是大家给散银米，每人钱一千，赍酒肉犒军江口，军竟无功，故执之。程璧亦开典靖江，沙兵败归，恨之，起掠一空。后有泰兴张九达者，名达，善拳棒，因靖邑兵败，田淮抚乃檄朱公子借达兵三千渡江而来。清兵放牛马于两石湾，达率亲信三十余人登岸收之，伏忽发，达与三十人无一脱者，骁勇如耿和尚亦死。

乡兵打仗。

城外兵势日甚。各乡镇乡兵，距城五六十里者，日入城打仗，荷戈负粮，弃农不顾，不用命者，互相攻讦，虽死无悔。

陈典史每巡城，凡搏战至城下者，必开城奖纳，鼓以忠义，有功必赏，献敌首一级给银三两，或为下拜。

乡兵阵伍散乱，进退无节。然清兵所至，尽力攻杀，多有斩获；即不胜，亦未尝俯首效顺也。有高瑞者，为清兵所缚，令剃发降，宁死不屈。是以清兵不得安处，相对多楚容。

命程璧乞师。

时黄蜚由芜湖屯兵太湖，总兵吴升嘉字之蔡，由吴淞驻兵福山；纠洞庭两山之民接应常熟，攻破苏州，声势倍烈。陈典史命程璧往二处乞师，兼往田淮抚处。璧尽出其所储十四万金充饷，往乞不应。复往徽郡金声江天一处。及至，兵已溃。比返，城已陷，遂为僧于徐墅。

鲁王监国于绍兴，唐王称号于福州。

南都既破，天下旧臣遗老志不忘明者，皆辅明之余孽，以冀中兴，于是赵王起于太湖，义阳王起于崇明，桂王起于广西，（号兴隆）潞王起于杭州，靖江王称监国，保宁王起于河南，罗川王、永宁王起于湖东，益王集二十人起兵，东王、瑞王、安仁王、永明王、德化王、安东王、晋平王纷纷不靖。闰六月初九日，张国维、陈函辉等迎鲁王监国。初十日，黄道周、张肯堂迎立唐王，改元隆武。浙闽起事，江南北民心煽动。豫王留兵二千驻苏州，大军悉下浙江，仍命刘光斗安抚常州。

二十一日，清兵围城。

清兵连日不能克，羽檄乞师，爰命七王、八王、十王等率将弁千员、马步十余万，向江阴进发，降将刘花、马良佐为先锋，首出西门。江民出战，被杀者五十人，而清兵不复退，乃移兵至南关。邵康公往御，不克。众以康公为无功，其守南关也，不许

士民出城，而私放其乡人，爰下之狱。清兵历东门及北门，分十六营围城，继烧东城，大掠城外富户。乡兵死战败走。清亦丧其骑将一员。分兵北门，乡兵三路御之，两路皆溃，数十人据桥力战，杀其骑将，乃收兵返。

二十三日，清兵掠东乡。

清兵合营并北，焚民居，多杀戮。转掠而东，八桥东西湾二保拒之，杀其骑将二员。泗善港葛辅弼父子率兵五百人，自负剽悍，入城赴援，各保咸出兵助之。但素为盐盗，不谙纪律，亦至民家劫掠，酣饮樗蒱，至三官殿，勉强交战，歼焉。

清兵乘胜东下，恣掠大桥、周庄等处，搜山掠地，肆意劫杀，所伤老弱男女无算。周庄民搜敢索战，侯城人（一作陶城民三人）杀其骑将一员，乃退。

兵乱日久，政令不能出城，远乡叛奴，乘衅索券，焚宅弒主者，络绎而起，烟光烽火，相杂蔽天，各家救死不暇。

清兵日多，旋营君山、黄山，烧掠四城民居，昼夜不绝。

二十四日，清致招降书。

刘良佐作招降书一纸，从东城外射进。其书曰："传谕乡绅士庶人等知悉，照得本府原为安抚地方，况南北两直、川、陕、河南、山东等处地方，俱已剃发，惟尔江阴一处，故违国令，何不顾身家性命？即今本府奉旨平定江阴，大兵一二日即到。尔等速剃发投顺，保全身家。本府访得该县程璧，素系好人，尔等百姓，即便具保，本府题叙，照管尔县。如有武职官员，亦各具保，仍前题叙，照旧管事。本府不忍杀尔百姓。尔等皆系清朝赤子，钱粮犹小，剃发为大。今秋成之时，尔等在乡者即便务农，在城者即便贸易。尔等及早投顺，本府断不动尔一丝一粒也。特

谕。”

二十五日，江阴义民答书。

陈典史及城中士民等公议回书，秉笔者，王华也。其略曰：“江阴礼义之邦，忠勇素著，止以变革大故，随时从俗，方谓虽经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旧，岂意剃发一令，大拂人心，是以乡城老少，誓死不从，坚持不一。屡次兵临境上，胜败未决，皆以各乡镇勤王义师，闻风赴斗。若城中大众，齐心固守，并未尝轻敌也。今天下大势所争，不在一邑。苏杭一带，俱无定局，何必恋此一方，称兵不解？况既为义举，便当爱养百姓，收拾人心，何故屠戮奸淫，烧抢劫掠，使天怒人怨，惨目痛心？为今之计，当速收兵，静听苏、杭大郡行止。苏杭若行，何有江阴一邑？不然，纵百万临城，江阴死守之志已决，断不苟且求生也。谨与诸公约，总以苏、杭为率，从否唯命。馀无所言。”

二十八日，都司周瑞珑逸。

良佐令军士四散焚劫。乡兵见清兵势大不可敌，悉远遁，无复来援者。周都司亦扬帆去。

二十九日，追杀乡兵。

良佐仍令军士追杀远窜乡兵。

七月初一日，专意攻城。

良佐再令军士搜杀星散乡民。而乡兵断绝，遂专意攻城矣。

城中严御，清兵箭如雨注，城上人一手以锅盖自蔽，一手接箭，日得三、四百枝。（一作三、四十万）

初五日，诛守备顾元泌。

清兵攻城时，元泌登城射敌，矢每不及敌而坠，众疑之。其被用马矮子窃火药从城上投敌，众执之，同往搜元泌寓，得清兵

文书一道。盖闰六月初，众会申田淮抚请兵文，元泌私自易文缓兵，故原文犹在寓也，遂诛元泌，并效用者四十人，内应遂绝。

迎原任典史阎应元。

应元，字丽亭，北直通州人，由武生起掾吏，官京仓大使。崇祯辛巳，赴江阴典史任。始至，海寇顾三麻子率数百艘犯黄田港，应元集兵拒守，手射三矢，应弦而倒。贼畏不敢犯。后又平盐盗，弭民乱，邑民德之，为肖像社学中。以大臣廷议特授都司、札军前擢用。而马、阮用事，仅转任广东韶州英德县主簿。母病，兼道梗，挈家避居砂山之麓。变作时，陈典史与邑士民即拟敦请，元泌百计挠阻。至是泌诛，遂决意迎之。淮抚田仰亦移文劝勉，明遇专使十六人缒城夜出，至其居。应元曰："尔等能从我则可。不然，不为若主也，"众曰："敢不惟命是听！"

初九日，阎应元入江阴城。

祝塘少年五十人，（一作六百人）执械护送，经七里庙，题诗于壁，以见事则万无可为，死则万无可免也。及至城，谓乡兵曰："裹粮而来，势不能入，且乌合之众，不足制胜。"厚犒遣还，独与家丁王进忠等四十人入守。

始至，即出邵康公于狱。

发原任兵备曾化龙所造火药、火攻器具应用，即伊在任时所监造者。

次传谕巨室，各出资助饷。不足，凡泉货百物，得估值充数。收贮察院内，备民兵犒赏诸费。

乃大科民居，尽知城中若干保、若干户、若干口、丁壮老幼若干人，悉取注册，择骁勇者隶麾下，卒赖其力，以成义举。

初十日，祭旗发令。

命四城门收拾衣甲器械旗。

命武举人王公略守东门，把总汪某守南门，陈明遇守西门，应元自守北门，而与明遇仍总督四门，昼夜梭巡。

命闭城门，合乡兵二十余万人与在城民兵分保而守。城门用大木塞断，派十人守一垛，卯时喊杀一声，午时再派十人喊杀一声，酉时仍换前十人随宿，夜半再换后十人更番，周而复始。城下设十堞厂，日夕轮换安息。烧焚公屋无用者，毁拆砖瓦，使瞽目人传递不停。十人小旗一面，百人大旗一面，红夷炮一座。初时夜间两堞一灯，继而五堞一灯，后递八堞一灯，初用烛，继用油，后以饭和油，则风不动油不泼，每堞上，瓦四块，砖石一堆。井井有条，丝毫不乱，乡兵因是复振。

命章经世、夏维新、王华主刍粮，每人给米盐蔬菜若干，每户给油火若干，四门堞城各给油蜡若干。

传齐北门冲锋营士千人，选季从孝为先锋，何常执大旗，王试挂得胜鼓，何泰吹号头，准备军服器甲。

苦乏油时，命健儿推车入城中，给以藏豆，膏火足用。盐不足时，海寇载两大舰，由黄山港进。鱼则从水关入，举网即得。但苦无矢，乃命于黑夜束草为人。外披兵服，人持一竿，一手挑一灯，直立雉垛，士卒伏垣内大噪，北兵望见，矢如蝟集，获强矢无算。

由是围城中有火药三百瓮，铅弹子千石，大炮百位，鸟机千张，钱千万贯，絮帛千万端，酤千酿，果万钟，豆千斛，刍藁千万束，盐万斤，铜铁器万枚，牛千头，羊豕千只，干鱼千包，蔬千畦。

十一日，清兵攻北门，败散，七王死之。

清兵知城中不可动，乃伏炮攻北门，而城上矢石如雨注，清兵不敢近。主帅怒，立命上将九员先驾云梯上城，城上以长枪刺之，死者四而伤者五，有身中三箭者，有劈去头颅者，有堕下成齑纷者，有火箭烧死者。主帅益怒，奋身独上，势甚猛。有霸王刘耐者，以短枪拒之，彼以口啮枪，拔刀欲砍，一人挺枪中其喉，遂仆城下。外兵散走，皆失声大哭曰："此七王也！"

二都督大怒曰："我得北京，得镇江，得南京，未尝惧怯，未尝费力，不要说江阴拳大的地方，就如此费力！"遂传令十营内选猛将几员，步军三万，扎云梯十张，来日分十处上城，如有退者立斩。

十二日，清兵仍攻北门，二都督又死。

清晨，城外放炮呐喊，三万军造浮桥十条，一齐过外城河，分十处，登云梯上城。城上用砖石掷下，长枪拒敌。或以船蔽体而进城内，炮石杂施，无不立碎。凡城堞上进者，对面见兵至，发炮弩毙之。其来攻城脚者，以长阶沿石掷下，或截断旗竿，列钉于上投下，死伤无算。二都督恃勇，衣三层甲，腰悬两刀，肩插两刃，手执双刀，独登云梯，毁雉堞，跨上城垛，执刀乱砍。城上以棺木支御，枪刺其身，不能入。或曰："止有面可刺耳！"遂群刺其面，旁堞垛一汤姓童子，持铁钩镰，用力钩断其喉管，竹匠姚迩割其头，身堕城下。外兵齐来抢尸，城上梆鼓齐鸣，砖石小箭如雨点，复伤千余人。旋用牛皮帐挡住矢石，始将王尸拖去。良佐日令军士拜索其头，不允。愿出银买，乃命将银当面装入银鞘吊入城。又命军士罗拜，口中高叫："还我王爷的头！"然后以蒲包裹一黄狗头，掷还之，将王头悬城上。军士复苦求，乃投下，取去缝合，挂孝三日，令道士设醮招魂。有红箭衣六

人，拜城下，内发炮，化为尘。又一日持祭物来奠，一僧捧金帛随行，道经何家埭，内发炮毙之，取其酒食饷守城者。

应元既却北城攻，知不日清兵必大至，广为战具，招青阳弩王黄鸣岗与其从千余人，入城造小弩千张、小箭数万枝，分派守城军士。又用季从孝所合火药敷箭头射人，见血立死。弩长尺余，（一作四尺）箭长五寸，（一作一尺）百步之外，命中如意。初，应元入城，鸣鼓登堂，鼓内跌出小弩十余张，上刻"诚意伯刘基造"数字，即鸣岗所造弩式也。出陈瑞之子于狱，令制火砖、木铳。火砖广三四寸许，着人即烧，木铳类银鞘，长三尺五寸，广二三寸，木为之，中藏药，敌至投下，机发木裂，铁菱角飞出，触人即死。应元自造挝（一作锤）弩，用铁一块，旁设数钩，系以棉绳，掷着即勾进斩之。又仿旧制，造火球、火箭之类，无不曲尽其妙，故清兵虽众，望城畏服，战栗无人色。其自北来者，闻之皆胆落，无不以生归为祝。

十四日，江阴诈降，薛王死之。

前此北州薛王营，令人执旗招安。十三日，阎、陈二人令范、周、朱、季四生员至薛王营答话，若有将计就计之处，速还报。四生至薛王营，宴饮毕，馈元宝百锭，重二百两。四生归，献计曰："必得舍命百余人，命前数人执降旗，后握木铳，假充银鞘，赚开营门，可以济事。"二人相视，哂而点首。是日，百余人握木铳，桶底安砖，即令四生前导。四生面面相觑，立斩之。（一生名学文，芳之嫡叔。）另点白发者老数人，执降旗焚香前导，绕城出，至薛王营通报，献银买命，求免杀戮。薛王大喜，升帐放炮，吩咐开营门，将银抬入帐中。正要令将收验，一时火发炮裂，烟焰蔽天，震响如雷，触者咸死，薛王惟剩一头。帐中

上下约伤二千余人，内伤上将二员。当日十王命三军挂孝，合营举哀，礼葬王头于北州苏家墩。

清兵羽檄纷驰。

清兵屡失利，请兵羽檄旁午，兵赴江上，日以千数。刘良佐作《劝民歌》谕降，弗听。遂设牛皮帐于城东北隅。城上压以巨石。

十五日，清兵攻东北城。

良佐命西南放炮，东北攒城，皆用山爬，城内以火球火箭拒之。清兵欲退，良佐止之。城内仍投以砖石，不及避，数百人悉死城下。良佐惭甚。又设三层牛皮帐，中设九梁八柱，矢石投之，皆反跃，不能入。乃取人粪，和以桐油，煎滚浇下，即时皮穿，及人身，肉烂而死。未及者皆惊惶散去，内以绳系铁棰掷之，钩入城中枭首。清兵手足无措，纷纷逃散。敌营疑守城者杀下，遂发铳御，反伤马步卒无数。后由西门，经闸桥，依君山为营，候其半渡，炮举之，应声仆。或以木门自蔽，用小箭射之，中其手，手钉在门，号叫痛甚，立时即死。

又作大浮桥，从黄山港暗渡，登君山，瞰城中，亦为炮所中，移营去。

十六日，江阴四出乞援。

是时，田淮抚已从鲁王于绍兴，黄蜚、吴之葵，同入太湖。贝勒引大军趋吴王，二人兵败被执，两处俱已绝望。

海寇顾三麻子率舟师来援，巨艘数百号，留三日，遇战不利，扬帆去。（顾三麻子名容，自号忠义王。）有义阳王者，明之宗藩，太监季、太傅田、军门创、监军总兵胡来贡各统兵辅之，建义旗于崇明，称海上雄兵十万，太仓、昆山、嘉定各处响

应，同往乞师。王与太监温词慰劳，仅以空言塞责。后遣其将往驻江口。宁其愚率僧兵数百赴援，扎营砂山，战甫合，知不可敌，皆遁去。

明兵部严子张名拭者，与时敏守常熟亦往乞兵。初不应，旋以唇齿相关，金秀才矿（字贡南）集精勇四百余人，先驻砂山，挡住来路，俟子张军到，一齐进取。八九日无耗，遂先发。良佐差铁骑三千邀截周庄左右，全军俱没，贡南仅以身免。

清移营邓墓。

孤城死守，外兵屡败，内亦杀伤相当。用炮打北城，彻夜不息，城垛陷数丈。应元命石匠往外收石料，匠难之，再拜遣之，匠为感动，修固后，严御如初。

清兵依邓墓深林以避矢石，折门窗屋木为浮桥，渡河逼城下。城上协力拒守，矢石交下，力不能支。欲遁，其将斩先走者二人，复驱而前，赍云梯至城下，凡三十余处。一将突出，先众上，内发炮横击之，尸随云梯仆。清兵走，内缒人出，收其云梯器仗等物，并伐邓墓松楸，使敌无所蔽，取浮桥以供薪。

一骑将既拔己身所中箭，复下马拔马股所中箭，又恐马中毒，用口收其血，力策而返。

十七日，江阴兵劫营。

良佐移营十方庵。是夜，应元择勇士千人出南门劫营，或执板斧，或执短刀，或用扁担，突入敌营，伤千余人。及他营来救，应元兵已入城矣。

松江解到大炮百座，收民家食锅铸为铁弹，重十三斤，纳入大炮以攻。

十八日，刘良佐劝降。

良佐前命十方庵僧向城跪泣，陈说利害，劝众早降。城中以效死勿去谕之。是晚僧又至，劫之如初。

良佐策马近城，谕民早降。因据吊桥，约城上释弓矢，谓应元曰："宏光已北，江南皆下。若足下转祸为福，爵位岂在良佐下，何自苦如此？"公从容对曰："江邑士民，咸谓三百年食毛践土，深戴国恩，不忍望风降附。应元乃大明典史，义不得事二君。将军位为侯伯，身拥重兵，进不能恢复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何面目见我江东忠义士民乎？"良佐惭而退。

七月十九日，贝勒统兵攻江阴。

良佐复奉命来招安。应元曰："有降将军，无降典史。"一声梆响，火箭齐发，良佐连跨三四马逸去，太息曰："江阴人没救矣！"贝勒博洛既定松江，悉统所部兵几二十万来攻江阴。以师久无功，将刘帅鐩责，躬巡城下者三，复登君山望之，谓左右曰："此城舟形也，南首北尾，若攻南北，必不破。惟攻其中，则破矣。"

缚降将黄蜚、吴之葵至城下，命作书劝降。蜚曰："我于城中无相识，何书为？"之葵涕泗交颐，情词悲楚，应元叱曰："大臣被缚，当速就死，安用喋喋为！"之葵再拜泣下，蜚默无言。

二十日至二十七日，用炮猛攻。

贝勒见城中守义不可动，进攻益急，分兵先抄断各镇救兵，乃以竹笼盛火炮，鼓吹前迎，炮手被红，限三日破城，于城南侧放起。炮声震处，城垣崩裂五处。飞弹如电，一人立城上，头随弹去，而身僵立不倒。一人胸背俱穿，直立如故。城裂处，内以铁叶裹门，贯以铁绠护之，又以空棺实土，障其垂坏者。又用絮

浸水覆城上，以防火攻。

时东西南三门俱坚守，惟北门一保，守者独少。贝勒舁炮君山下，放炮者用竹栈包泥而蔽伏其侧，俟炮发，放者即抹去炮中药矢，盛药再放，连珠不绝，城上欲击放炮者，铁子遇竹篓软泥即止，不能伤。后又移炮近城。放炮者，豫掘地穴，塞两耳，燃火即伏穴中，盖恐震破胆而死也。

甲士爬城。

日中时，众方食，明遇闻铮铮有声，往探，见清将六人，衣重甲，缚利刃，持两钉插城隙，攀援而上，其余网铁甲士接踵而上者无数。刀斧击之不能伤，用长枪刺其首，始堕城下，余悉退避。

神兵助阵。

外兵大怒，大举来攻。忽见一少年将，持戟冲突，锋不可当，战毕不知所往。众疑土神陈烈士，悉往虔祀。又见绯衣将三人登城指挥，清兵不敢进。执土人问姓名，不知所对，远近讶为神助。

城上舁关帝、睢阳王二像及东平王城隍神等五像，张黄盖，巡历城上，以磁石捻神须，遇铁器，须辄翕张，用机关抉神手指挥。清兵遥望，疑为将，咸惊怖。良佐命其子攻城，正当睢阳王像，神指挥开炮，一发而毙。（城破日，良佐砍开睢阳王头，众又砍伤东平王以报仇。）

一日风雨夜作，城上灯不能燃，率众哭祷睢阳王，忽神光四起如昼，四门灯火，彻夜不灭，外兵无可设施。

掠东南乡。

清兵东掠大桥、周庄、华墅、陶城、三官、祝塘等镇，祝塘

人拒之，兵燹之惨，甲于他镇。分掠陆官舍桥，有徐、杨二人督战，望见清兵蜂拥而来，遂匿桥洞中，见二卒引一将过，状甚伟，跃出登岸，均杀之。称该将之头，重十八斤，悬于树上。清兵多畏避，其树至今尚存。

南掠至峭崎，询土名即回骑，盖嫌音似消旗也。掠至青暘，乡民严守，圩堤行列如军伍，防有伏兵，不敢入。

二十八日，清兵攻北城，阎应元伤右臂。炮击北城角，城裂，夜半修讫，敌以为神。铁丸中应元右臂，应元伤，犹左手握槊，格杀数人。

应元躯干丰硕，双眉卓竖，目细而长曲，面赤有须。每巡城，一人执大刀以随，颇类关壮缪。清兵望见，以为天神。而号令严肃，凡偷安不法者，必贯耳鞭背示众，虽豪右不少贷。然战士困苦，必手自注汤酌酒，温言慰劳；如遇害，则立具棺衾，哭奠而殓之；接见敢死士，则不名而称兄弟。每遇事，必询于众曰："我兄弟谁当此事者？"有人号于路曰："我欲杀敌，苦无短刀。"即以所佩值二三十金之刀，亲解佩之。

明遇本性长厚，每事平心经理，遇战士劳苦，抚慰至于流涕。有倦极假寝者，以利害劝谕之，不轻呵叱。二人待下如此，故民皆怀德畏威，濒死不悔。

十九日，清兵攻南城，十王死之。

复攻北城，应元命每人纳石一块，一刻如山积，甃石城一重于内。外知不可破，徙攻南城，炮声震天，闻二百里，一昼夜用火药五万千斤，城墙几陷。清兵乘势拥上，刀矢如蝟，守城者不能御，乃发炮猛击，伤敌数千人。敌于城外亦发炮对击，忽见女将一员，立于城上，将袖一拂，敌炮回击，自毙其马步无数，

众以为前湖烈女云。十王痛薛王中计而亡，命大将掠城外居民大箱千余只，在十方庵后叠成，将台高与城齐。十王坐其上，用上将四人、亲军二百四十人围绕，令台旁亲军各持狼烟喷筒先发，将南京、镇江大炮五六步排一座，共计百座，令闻号齐发。猛击东南角城，守城军士不敢开目。应元伏地膝行，看明十王在台指挥三军，遂命中街巷口有力之汤三老儿肩一大炮，对准十王安放，应元又左右细看，丝毫不爽，然后亲自燃火放去。汤三老系重听，尚未闻知，端立呆望，而火路一条，十王、四将暨二百四十人，已齐随火灭，惟有黄伞一把在半天旋转，一脚连靴自上而下矣。

八月初二日，烧外营，杀夏维新、王华。

应元遣周祥、金满、李芳针子等四人夜出烧营。敌兵被火，梦中惊觉，毛焦皮烂者甚众。忿甚，四散杀掠。应元命赏祥等银各一两，夏维新、王华每两实给六钱，众大哗。应元恐人心激变，不得已斩之。盖围城日久，储饷将罄，短给本非克扣，因维新于发难时，误听方亨，作揖劝众，至此众怒未释，故欲藉此陷之。华虽引明遇自解，亦难独免。

蓼庐氏曰："饷缺费繁，围城中实难措置，二人通融调剂，亦属一时权宜，此情此势，应元岂不知之？无奈众人之藉是泄忿也。至代方亨劝众，事后论之，亦不甚错。各图献策，业已归顺，官民和协，省得激成祸端，无奈众人之喜事乐祸也。若章经世同掌刍粮而漏诛，同陷围城而免死，岂别有保身之道欤？"

命许用报刍粮。

刍粮乏人，以许用能，命佐章经世。

杨舍守备沈廷谟举城降。

江阴民昼夜守御，亦甚惫矣。然杨舍兵稍后，口中有畏惧者，必立斩之。

清兵四出杀掠，民不聊生，有先剃发赴营归顺者。城上望见，必痛詈，虽至亲如仇敌。而清兵日出抢掠，刻无宁晷，畏祸者俱窜远方。

杨舍营守备沈廷谟敛民钱，赍牛酒，赴良佐营修款，祈免杨舍一方之死。良佐许之，给大清号旗四面，悬杨舍城四门。廷谟旋披发乘马，历江阴城下，劝民速降。内将开炮，乃遁去。

诈降。

一日众诈降，遍取民间乱发，投城下诱敌。清兵相顾惊喜，报良佐。良佐曰："未可信也，须察其守城人剃发否。"众探之，始知为诈。

议和。

贝勒使人缓言陈说，第拔去大明中兴旗号，四门悬大清旗号四面，斩首事者数人，余悉宥不诛，即不剃发，亦当撤兵返。应元曰："宁斩我一人，余无罪，何可斩也！"议不决而止。

贝勒又进大清旗四面，使竖四城，亦即退兵。内遣诸生朱晖吉、耆老王晴湖等四人诣清营会议。方缒城，良佐即策马迎去，留饮终日，备极款洽，均归顺后，誓不杀一人，但遣官入城勘验，即收兵覆命。将别，又各赠五金，约三日定议。吉等入城，匿金不言，而主议降顺，众不听。至期，清兵向城呼吉等，因诮其故，备述留饮赠金事，乃立斩四人，复严守。

劝降。

吴军门督兵至江上，宰牛誓诸将，归顺后不许杀掠。

王海防自恃居郡有恩信，临城招抚，众无应者。

摄政王晓谕招安，合城不听。（此初六日事）豫王示到，以矢射入城中，言明已亡，何苦死守？内书其后曰："愿受炮打，宁死不降！"射还之。（初七日事）

初八日，钉炮眼。

是日大雨，民立雨中受炮，毫无降意。夜半，应元使善落水者陈宪钦渡外城河，钉没清兵炮眼，缓二日不攻，城内乘夜修砌城垛。后五日，良佐恐城内复来钉眼，命军士昼夜攻击至夕。风雨怒号不已，炮乃止。

初九日，凳南城。

再修凳南城，加高于旧城三尺。

应元令人将麦磨面，制造月饼。

十二日，凳北城。

又凳北城，城中石灰将缺，不能乘夜修城。又饭米渐少，征民间米以备缺乏，令二日一给，不得预领。

贝勒侦知之，欲留军四万为久困计，撤大兵北上。良佐不可，乃止。

十三日，登陴楚歌。

给民间赏月钱，计至十七日止，百姓携壶觞登陴，分曹快饮，许用仿楚歌，作《五更转曲》，令善讴者登高传唱，和以笙笛箫鼓。时天无纤翳，皓月当空，清露薄野，剑戟无声，黄驾、师鼓、胡琴于西城之敌楼，歌声悲壮，响彻云霄。外兵争前窃听。或怒骂，或悲叹，甚有泣下者。歌曰："宜兴人，一把枪。无锡人，团团一股香。靖江人，连忙跪在沙滩上。常州人，献了女儿又献娘。江阴人，打仗八十余日，宁死不投降。"余歌虽多，大略类此，良佐乃作劝降词，使士卒相倚而歌，与僚佐饮帐

中，酒未数行，城上炮发，亟避去。

十九日，北门阻降。

贝勒多方招降，三城亦有犹豫者。惟北门誓死固守，众意遂决。

二十日，清兵攻东北城。

贝勒从四十余骑绕君山青龙庵左相地形。城上望见，炮弩齐发，骑皆踉跄蹂躏，贝勒仅以身免。

金陵又解到大炮二十四座，较前更大，每舟止载一座，仍收城外民家铁器铸炮子，重二十斤，又筑土垄以避矢石。将攻东城，机泄，移至东北角。大雨如注，一昼夜炮声不绝，县属悉为震动，城中困疲已极，计无所出，待死而已。

是日城上人呐喊，外兵闻之，皆鬼声。城中四隅空旷处，遥见白鹅数万飞泊，追观之，毫无形影，识者谓魂升魄降，白鹅者，即劫数中人之魂也。

二十一日，江阴城陷。

前月二十四日，京中遣国师和尚来江阴，日日绕城细看，至前日始看明，向贝勒云："江阴城形似芙蓉，若在瓣上攻打，越打越紧。其蒂在东北角花家坝，花蒂既碎，花瓣自落。"故贝勒令数百人，尽徙二百余座大炮至花家坝，专打东北城。铁子入城，洞门十三重，树亦穿过数重，落地深数尺。是日雨势甚急，外用牛皮帐护炮装药，城头危如垒卵。城上因敌炮猛烈，见燃火，即避伏垣内。炮声过，周麾而登。外窥之，故放空炮，并令炮中只放狼烟，烟漫障天，咫尺莫辨。守城者谓炮声霹雳，兵难遽入，而不知清兵已潜渡城河，从烟雾中蜂拥突上，众不及御而溃。

午刻有红光一线，直射入城，正对祥符寺，城遂陷。

方清兵上城时，城下人犹向城列阵。清兵恐有伏，持刀立视，半日不敢下。相持至暮，城中鼎沸，阵亦乱，乃得下城。

阎应元坐东城敌楼，索笔题门曰："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题讫，引千人上马格斗，杀无算，夺门西走，不得出。勒马巷战者八，背被箭者三，顾谓从者曰："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自拔短刀，刺胸血出，即投前湖中。义民陆正先欲从水中扯起，适刘良佐遣兵来擒，言与有旧，必欲生致，卒见发浮水而出，乃缚之。良佐踞坐乾明佛殿，见应元至，跃起，两手拍应元背而哭。应元曰："何哭？事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贝勒坐县署，急索应元至堂上。挺立不屈，背向贝勒，骂不绝口。一卒以枪刺其胫，血涌沸而仆。日暮，拥至栖霞庵，僧夜间闻呼"速杀我"不绝口，已而寂然。天明，已遇害。家丁存者犹十余人，询其不降而戮之，偕死一处，陆正先亦同殉。有维新士人者，在围城中与应元晓夜共事，应元所著《和众成城》略，维新以授黄子心，子心又旁采见闻，著阎公死守孤城状。

陈明遇令闭衙举火，焚死男女大小共四十三人，自持刀至兵备道前，下骑搏战，身负重创，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

训导冯厚敦，公服缢于明伦堂。妻与姊投井死。中书戚勋、诸生许用合门焚死。

八月二十二日，屠城。

次日，犹巷战不已，清兵用火攻败之。四民骈首就死，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下令从东门出者，不禁。又下令十三岁以下童子，不杀。

男女老少，赴水蹈火，自刎投缳者，不能悉记。内外城河、泮河、孙郎中池、玉带河、涌塔庵池，里教场河，处处填满，叠尸数重，投四眼井者，二百余人。

二十三日，止杀。

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午后，出榜安民，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某某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

满清人关暴政之二

明烈皇帝殉国之次年。

己酉，五月初九日，南都破，弘光出亡。

明礼部尚书钱谦益率先降附，欲树德东南，以自解于吴人士。郡人周荃，谦益客也，有口辩，密受谦益旨，谒清帅豫王，言吴下民风柔软，飞檄可定，无烦用兵。王大悦，即日拜官，使降人黄家鼐佐荃，单骑安抚吴中。甫出都门，都邑长吏，望风解印绶，士大夫皆苟且求活，所过辄降。至吴，家鼐南面自若，荃独微服，出没市廛，郡人多为之用。数日后，明监军杨文骢率兵五百人入郡城，执家鼐等戮于市，发取库银，满载而去，莫知所之。荃匿民间免，间行归豫王。王闻文骢袭杀家鼐等，始发兵入吴。

三吴之祸，实基于此云。

五月十三日，嘉定县闻维扬陷，留都将不守。

十五日，不肖子衿，群集县治，索廉粮乡试条编盘费及私赙卷资诸杂项，分毫不遂。攘臂大呼，奸胥乱卒，乘势劫夺，城中鼎沸。旧令钱默本纨裤子，错愕不知所为，尽发公帑置堂上，恣其所取。潜出，重贿明嘉定总兵官吴志葵，求遣卒卫送出境，並疏倡祸数十人姓氏，欲悉抵于法。隶卒闻风悉遁去。三十日，钱令得间出亡。

六月初一日，吴志葵遣兵执诸生十一人去。褫衣就缚，徒跣行烈日中，窘辱备至，由中军官力救，释之。初四日，清大将兼刑部

侍郎李延龄、副将总兵官署督抚事王国宝率大兵入郡，始闻改南直隶为江南，内阁为内院。十四日，安抚周荃单骑至邑，邑中缙绅皆出避。百姓无主，因结彩于路，出城迎之，竟用黄纸书“大清顺民”四字揭于门，旋缄邑篆并册籍上于郡。

清授新邑令吴郡张维熙至。时六月二十四日也。是日亭午，志葵以百人用白布裹头伏时侍御墓旁，晡时，人民家乱索酒食，声言欲取张令。人定后，各刈蒲苇一束，燃其端持之以行，火光烛天，城中大震。乃厚集民人，鸣锣发炮，东向大噪，志葵兵亦群噪应之。维熙恐，仓卒亦遁。士民狼狈出奔，遗弃婴儿、失散妇女者无算。天明，闾巷一空，卒无他。二十七日，志葵复发兵来城，内外百姓谓志葵恢复之师，悬彩执香，较迎周荃时尤倍。志葵用南都逃将蒋若来为前导。若来本市井无赖，以臂力遭逢权贵，得为兵官，不三载，升南京后军都督，闻维扬不守，弃其军，仍作微服走脱，至是从志葵入城。据军库，仅存铜铳数十，急使人舁之行，过徐家行大掠，寸缕无遗，至鸡豚、菽麦，亦席卷而去。贫民妇子，哭声震天。志葵、若来皆欣然有喜色，因重载入海。

明淮抚田仰等，奉义阳王以舟师驻崇明沙。

是时淮抚田仰、监军荆本彻、总兵张士仪张鹏翼与宦官李国辅等，合兵共奉之。志葵乃率妻子从之，旋舍去。

闰六月初六日，维熙复入县。

初八日，清将李成栋、偏裨将梁得胜等以百余艘载步骑二千，镇守吴淞。是夕泊东关外，恣百姓聚观。传令索取婆子，维熙以二妓应之。成栋大喜，坐二妓于旁，笑谓观者曰：“今与尔为一家人，勿畏我也。”黎明，从陆路往吴淞，不甚剽掠。惟初七日骑

兵先至者，过新泾镇，大肆淫虐，妇女不胜其辱，毙者七人。时大旱水涸，兵船悉泊东关外，梁得胜以三百人守之，城外居民贸易，一如平时。黠者或抚其背，相与嘲笑如旧识。维熙议使人庾水运东关外，得胜大喜。已刻期至吴淞，行有日矣。十二日，城内外宣传有剃发之令，人情始惧，遂有变志。是日志葵遣马军俞飞熊赍牌至，略云："初十日，郡中民变，杀北兵过半，余皆躲入府库，已列栅围之。本镇即刻统大兵入县，仰附近百姓于今晚俱用白布裹头，杂插柏枝、竹叶、红箸、鹅毛为号，共剿东关。兵事成，有重赏。"各路乡兵，久为邑诸生支益国子生须明征等讹言扇动，一闻有牌，持兵蝟集，谬传志葵自刘河东过外岗矣，顷又云抵青岗墩矣，未及一瞬又云暂憩寮院矣。是时在城居民亦以为志葵已入城矣，门遂撤下不闭，以待远近乡兵。集者渐众，王家宅乡兵，最称完整。其首许龙于客岁曾诛阉邑叛奴，威名顿著。至是首犯清兵，与战颇力。时漏下数刻，不辨谁为志葵，胆气甚壮，竟举火烧得胜船。成栋自下维扬、金陵、京口毗陵诸处，所获精金、美玉、名剑、宝刀无算，悉付一炬，未及毁者，尽为乡兵所掳。船中所载妇女，已悉被焚。一少妇最姝丽，呼曰："我翰林公女，家在扬州，被掠至此，诸公哀怜救我！"乡兵云："速投水中，水浅尚可活。"妇曰："我是被锁在船。"语未竟，烈焰烧其身矣。得胜急据高冈，使兵三五作队，自上射下，皆应弦而倒，许龙亦中流矢死，乡兵大溃，始知志葵固未尝至也。天明计首级，杀清兵八十四人。得胜率余众奔吴淞，狼狈得达。初，成栋至吴淞，策马周视四境，骇曰："此绝地也，张令误我矣！"及闻得胜败，兵船悉尽，终夜绕船，不敢复寝。十五日，精选营中，得四十骑，皆骁捷善战，募吴淞居民朱宇及其

子香为前导，往娄东求救。至罗店被围，奋死突出，力驰而西，过三官堂，杀一僧，有四骑失队。乡兵从马后掣其佩刀；刀落，即取而斩之，人马俱毙。二骑奔，乡兵追及，攒矟刺死；惟一骑苦战得脱。前队至时家墓，遇乡兵，复驰而东乡兵急追。渐近罗店，乡兵复大出，两路夹攻，诸骑窘极，随朱香自间道过蔡家桥，绕出镇后，扶创而归。过月浦，复为乡兵截杀，落荒而走，望见吴淞城，犹大呼“救命！救命！”至丁家桥，人马气息，仅属一线。成栋窘迫无计，惟纵兵大掠，西至月浦、罗店，南至江湾、杨家行，北至钱家楼、施家巷，居人迁徙殆尽。城中风闻不一，忧怖弥甚，望志葵眼穿，始悟见弃，皆号哭，弃家而走。是夕月蚀，倏忽食既，时天无纤云，色暗如漆。占曰：“食既无光，主奸人误国。百姓死，城邑空，其兆成矣。”

明都察院观政进士黄淳耀及弟邑诸生渊耀入城。

时闰六月十七日，淳耀及弟渊耀与前通政使司左、通政侯峒曾二子、邑诸生元演、元洁倡为守城计。初，淳耀避兵石冈，有同科孝廉丹阳葛麟与二力士至嘉，貌甚雄武，绝不类文人，叩淳耀门，大声问曰：“年翁在否？”淳耀父家柱出迎，答以在乡。麟攒眉良久曰：“我忧之甚。年翁纯儒，未谙世故，恐不免，思一相见。故迂道，今不及矣！”家柱乃固止之，为款留饮食。及淳耀兄弟归，与之同访志葵于云间，共论当世事。出谓淳耀曰：“志葵庸奴耳。其言夸诞，欲使他人干事，彼坐享其成，必误国事！年翁何敢信之？天下事尚可为。然君儒者，非其伦，幸勿鲁莽！”遂掉臂去，不言所之。后追寻其语，若明镜著蔡云。

成栋悉锐攻罗店，屯兵马桥。

时十八日也，与乡兵隔水而语，佯言成栋等奉命守吴淞，与

罗店初无仇衅，今假道归娄东，并无侵扰，幸宽其一面。乡兵支洪、陆文等乃共骂曰："汝曹槛羊牢豕耳。莫作疑想！"成栋怒，率兵混战，阴遣率卒东渡练祁塘，西渡荻泾，绕出阵后。乡兵大溃，退屯来龙桥，接战良久，大败。入镇时，日未出，居人方为市，闻变急升屋，步兵亦升，东西驰逐，屋瓦乱飞。骑兵四面杀人，大呼"唐秀才何在？百姓缚出者有赏！"唐秀才者，景耀也。初与吴宏宇为邻，宏宇降成栋，景耀面数其罪，肆言极骂，且曰："归告李成栋，汝是明朝人，何投降？速反可免正大戮！"宏宇衔恨切骨，悉以告成栋。景耀复大书一白牌，立马桥南，谕成栋降，至是为清兵所得，磔于市。

邑诸生唐培率乡兵巷战而死。

唐培誓不反顾，清兵铳箭并发，培被杀。镇已破，时有诸生朱霞者，尚张小盖，登屋鸣金，冀集众复战。清兵四集，身被数创堕河，号呼竟日乃死。成栋知镇民支廉为乡兵首，支家桥一带房屋，焚毁略尽，男妇被杀者，共一千六百零四人。是日城中百姓，共杀须明征，并毁其室。明征故须之彦之犹子也，素无行，为乡里所摈，一闻南都破，即冠带乘轩，谒成栋，称署嘉定营守备事，仍通志葵，复称监纪推官。势劫维熙，取官银数千，招家丁六十名，悉衣锦绮，悬佩刀，招摇街市间。时率之至安亭镇，访其奸豪，与促膝密语，每扬言遣人赴各镇，请乡兵分守诸要害。时城守颇严，有夜半叩关者，称为明征请兵人，特启关纳之。问乡兵何在，漫应曰："城主性悭，不肯发粮，已散去矣。"众口诘问，语极支离，始大疑之。十八日薄暮，城中竟传明征家窖藏奸细，复私造都督牌印并冠带盔甲数十副，谋尽杀满城百姓，迎成栋兵，合城惊扰。有顷，西关外获奸细，严刑鞫

之，供为须党，一时大哗，真假莫辨。明征仓卒出亡，至南关受缚，步稍迟，大梃击之，疾呼称冤，莫为置辨。驱至察院前，斩首刳肠，断四肢，分置各城门，捕其家丁，悉诛之，家室糜烂。十九日，淳耀等相与谋曰："今事成骑虎，无主必乱。"乃令元演作书，急促其父嗣曾入城，乡兵亦列帜往迎。既至，集众公议，画地而守，东门嗣曾为主，邑诸生龚孙珏佐之；西门淳耀为主，其弟邑诸生渊耀佐之；南门孝廉张锡眉为主，前秀水县儒学教谕龚用圆佐之；北门国子生朱长祚为主，乡衮唐咨禹佐之。处分已定，各率众上城巡逻，嘉人士争缚裤执刀以从，人情颇觉鼓舞。东北二门，俱用大石垒断街路，惟西南二门稍安，时启闭，仍用枯木乱石横塞道涂，以遏兵锋。二十日，立换门出丁法，分上中下三等：上户出丁若干，衣粮自备，仍出银若干，备客兵粮饷，并守城头目灯烛之费；中户出丁若干，衣粮自备，仍出银若干；下户止出一丁，分堞而守，每丁日给钱六十文，衣粮灯烛悉自备。城上分四隅，自某地起至某地止，分属各图，每图择一人为长。日入后，当事者亲自巡历，以稽勤惰。其大事专属嗣曾、淳耀处分。是日，二都乡兵缚一投牒者至，称为间牒，鞫之，实志葵送书人，发函有吴门之兵，斩馘殆尽，杭州之兵，贝勒云亡之语。当事者深信不疑，不虞其欺妄也。二十三日，志葵复遣牌至，许遣游击蔡乔督兵协剿。当事者议云："新令张维熙，系清兵所署，难与共守，驱出城，推明原任儒学训导万达摄县事，巡司俞尚德充捕官。"是日复有健儿四人，持志葵牌至，来文与原牌互异，严鞫之，供为娄东诸生浦学、浦峤伪造，将乘我不备，袭取县城。得既实，立枭四人于市。尔时声势岌岌，人不自保，然侍侯、黄诸搢绅，协力守城，避难士民，扶老携幼而归，不绝

于路。城上揭白旗，大书“嘉定恢剿义师。”奈兵饷两缺，所仗惟城外乡兵。乃设计四布流言云：“清兵驱百姓剃发髡讫，即临以白刃，逼令自杀其妻子，籍为兵，使居前队，当矢石，必无活理，与其客死他乡，何若集众御之，可侥倖获免也。”乡民闻之，大震怖，弱者终日键户，与妻子对泣，强者斩木揭竿，击金鼓集众。然百姓骚然，不遑宁处矣。因念抗剃一事，虽志葵首祸，使非支益煽动其间，不至败决如此。且益在阁部史可法标下听用，领棉袄银五千两，南都破，悉饱私囊。众欲取为义兵饷，竞往攻之，势如轰雷，父子祖孙死者五人，悉斩其头，与明征头并悬城上。顷之，南翔获明征妻子，斩割屠戮，一如明征。镇中著族李氏，自世庙以来，蝉联不绝。士贡李陟，少有隽才，知名当世，居于城。闻南都破，于劝农公署起鹄立传签巡，更与何凌虚等招集义兵，号匡定军，议于南翔诸富贾派令出饷，诸贾人皆衔之。诛明征之夕，陟方会饮南城，闻变，遽掷杯走，夜至南翔。里儿槎之，妄言李氏潜通于敌。有洪滨者暴起，诸生闻阿附李氏，为众所贱，指为奸细。滨恐，匿李氏宅，镇中诸恶少群拥之门，陟与其从叔抗之，滨等猥对众嫚骂自若。里儿素惮李氏，惧事定后，必正其罪，因立破其门直入，无少长皆杀之，分投捕杀诸李，赤其族。各路闻风，竞相盘诘，路人单行，稍涉疑似，即缚去，乱枪戳死，弃尸河中。甚至一言忤意，白刃骤加，其人方欲置辩，身首已离。穷乡僻壤，自相仇杀，三四人聚党，拔刃至人家，往往满门受戮，远近死害无算。时正亢旱，炎威逼人，道旁乞丐，争挟毒投井中，以扼乡兵。事露，引颈受刃，无一言，莫知所使。桥道扼要处，皆设厂，昼夜共守，虽五家之聚，亦起乡兵，以无饷故，一再至城中，即绝迹不来。当事者惧，张榜四

门。此后乡兵来者，集护国留皇光庆寺，举为首一人入城领饷，于是来者渐众。二十四日，成栋遣其弟统精骑数十，集路往娄东求救，涕泣与诀曰："我军成败，在此一举。汝不胜，勿复见我矣！"诸骑奋死冲杀，一路搏战。至北门，乡兵大集，诸骑前后受敌，以渐逼入仓桥街，乡兵两路夹攻，将举火焚之。诸骑窘，冒死突出。乡兵合围，杀获五骑。余骑将过仓街，诸生朱元亮出新炭数十篓，炽火桥上，用酒醋泼之，桥石顿毁，城上发火炮，杀三人一马，连桥击断。一人手执佩刀，被创死路旁，盖成栋弟也。从骑急下马，取首级，挂鞍后，驰而东，复返吴淞。哭于路旁，曰："我等皆高镇劲兵，自随邢太太降后，所过风靡。嘉定县何物蛮子，来数日，杀我副将六员。几日无援，我军生路绝矣！"成栋闻弟死，日夜与诸副将相对涕泣。奈乡兵本村农乌合，初无将领，乘兴一聚，即鸟兽散，郊外无一人往来，孤城荡荡，仅存一白旗，迎风招飐而已。成栋于军中选黠者二人去其辫，作僧人服，潜至城下，侦探得实信归报。成栋举手加额曰："天也。"始谋亲自率合娄东兵，共破嘉定云。尔时城中束手无策，惟连请志葵星驰赴救。时志葵已贰于义阳王，以计脱其妻子，遁归云间，敛诸富室金，建牙泖河矣。许即遣游击蔡乔率兵来援，当事者大喜，用白旗大署"游击将军蔡督令精兵十万、乡兵三十万，刻日会剿"云云，冀耸动老营，使为内应，募急足赍至吴淞境上。成栋谍者，早伏近郊，纤悉毕知。二十五日，城中以书币迎蔡乔于涂，其兵不满三百，皆癃弱不振，惟乔颇勇健，使铁简重二十五斤，差以可用。所携火药粮储在舟中，求姑置城内，自率兵营于城外。议者皆曰宜许之，彼战而胜，军资在我，其心益固，不胜，留以为质，势不敢弃我去。峒曾、淳耀等以乔

素微贱，心不可保，乃遣人馈问，令泊舟南关外。二十六日五更，方遣人市羊豕祭旗，传令于东关外安营，次第引舟前。成栋遣诸将衔枚疾走，已严阵以待。蔡兵不知所措，争赴水奔逃，追骑以枪尖贯其胸，若刺鱼鳖。乔尚卧舟中，闻变惊起，持铁简跃登岸，步行冲阵，颇有杀伤，夺一马乘之，孤身独战，力尽败回，清兵围之数匝。东关有徐福者，奋力往救，与乔俱死。其兵初无纪律，一时溃散。峒曾、淳耀等扳堞而望，见乔败，惟连呼高皇帝烈皇帝在天之灵，恸哭相向而已。成栋遣十余骑，若将薄城者。城上连发大炮，伤二人，遂引去。过新泾镇，纵火焚屋，鸡犬悉尽。成栋至吴淞，分遣步兵于月浦杨家行等处，捉人剃头，且云助我破贼，财物恣汝取之。时吴淞老营已降顺，因沿村掳强壮益之，兵势复振。二十九日，成栋率众过东门，迤逦以北，当事者悬十金，募人渡淡，焚仓桥一带民居。成栋至娄塘扎营，砖桥乡兵预于镇之东偏，架木为高台，用作侦探，出弓箭手二十余人立宣家坟，乡兵环集左右。成栋使骑兵分左右翼，自将中军，冲杀而前。乡兵力战，以步骑不敌，死伤略尽。会日暮，成栋吹螺收兵。入村落，淫杀无度，取其鸡豚，夜纵饮不辍。各村镇犹传清兵自吴淞来，一路为乡兵截杀，所存不过十数骑，今力竭势穷，愿献精金百镒，买路归娄东矣。未几，又传二十三都乡兵，夜负豆叶一大捆于背，伺清兵熟睡，入其营，诱致群马驱之南。骑兵恐获罪，逃逸者过半矣。诸乡兵未谙兵势，争裹粮厉兵而来。峒曾、淳耀等亲自临城，勉以忠义，言与泪俱，人皆感奋。因下令诸乡兵，能鼓众赴敌者，每人先给白布二匹，仍每日颁发饷银二钱，有能得敌人首级者，每颗给银十两。

七月初一日，乡兵会集砖桥东，约十余万人，排挤拥塞，纷

纷如聚蚊，毫无纪律。清兵每战，必分左右翼。乡兵不识阵势，呼为鳖鳖阵，每发挑战，多不过十余骑，皆散落不集一处。诸乡兵遥见兵出，拥挤益甚，手臂相摩，辄轧轧作声。淳耀闻事急，呼其傧婿诸生徐文蔚勉慰之，使率西门镇乡兵，疾驰赴救，拜而送之。杭家村，安亭镇一小聚落也，亦聚众赴义，独揭一红旗在前。诸乡兵因言红旗者宜作前锋。执旗者，杭文若也，其人曾习举子，第少年锐气，率尔独出。其降人毛玉佩挥斩马刀，直前乱砍，杀旗兵二人。战良久，复杀一人。将夺其马，清兵攒矛刺之，玉佩、文若并死于阵。西门镇乡兵冯满、庞瑞、许臣等，犹奋死血战，大呼并力，卒无应者，乃曳兵反走，徐文蔚被杀。清兵乘胜直前，走者不知所为，自相践踏而死，抉眼流肠，不计其数。前阻大河，欲退无路，残兵竟投戈赴水。时溽暑，数暴雨，河水骤涨，尸骸乱下，一望无际。成栋大陈兵仗，踞乡兵所架高台，麾兵入镇，肆行屠戮，共杀一千七十三人。掳去妇女无算，选美妇处女数十人，置宣氏宅，虑有逃逸，悉去衣裙，淫盐毒虐，不可言状。分部括取金帛，满载往娄东。城中犹讹传乡兵大捷，户派煮酒饭若干以犒胜兵。顷之，闻败，悉括城中老幼，驱使上城，连日夜莫敢交睫。于东西南北荒落处，各设层台一座，集众守之。因所获奸细，藏诗谜于衣领间，有"女墙无树不栖鸾"之句，疑于此处有内应也。是日东关外传人成栋榜文，有"开门降，誓不杀一人"之语，或谓"大势已去，诸公宜为十万生灵计"。淳耀拂然，推案痛哭，岡曾、锡眉等，亦悲不自胜，取榜共裂之。急遣人焚沿城一带民居，烟焰张天，累日夜不息。于烈日中督促民夫，搬运砖石置城上，莫敢暂休。视城外一带旷荡，乡兵无一至者，每近黄昏，风景惨淡，鬼声啾啾，城中

掩泪相视，共知必死矣。清兵至娄塘，解甲韬戈，寂然不动。初三日，会同娄东兵，拥大众至，尽锐攻城，炮声轰轰不绝。守城百姓，股栗色变。当事者惧，分投慰勉曰："我与尔曹室家妇子尽在是，少有蹉跌，万家同命矣！"百姓哭应曰诺。惟人所取，四门城楼，扃锁甚坚，乡兵至，乃悉纳之。徒手应敌，嘉定泥城，嘉隆间倭奴屡攻不能克。自邑令杨且筑砖城，最称完固，清兵大炮击之，颓落不过数版。乃多舁板扉，至东北城下以御矢石，使数十人伏其下，穿大穴，腰间各系长绳，有死者即牵去，复用壮丁补之。穴遂透，诸生马元调、侯元演、元洁等，督民夫急用金汁灰瓶尽力防御，陷处下巨木塞之。清兵乃佯攻东门，潜遣卒至北门，欲从水窦入城中。复连下大石，不能克。是夕有赤气起于北方，俄变成黑，其长亘天，守陴者宣传有神人披发仗剑，立马云雾中，皆曰："元武神也！"望空罗拜曰："神人相助，我属无恙矣！"然瞰城下兵众，尽力举炮攻击，终夜震憾，地裂天崩，炮硝铅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婴儿妇女，狼奔鼠窜，虽至穷苦，必以一簪一珥系肘间曰："此买命钱也。"迨至初四日，五更大雨。守城百姓，露立三昼夜，两眼泡烂，朦胧欲仆。复遇暴雨，举体沾湿，食饮几绝，不能自支，渐有去者。时当事者与诸孝廉青衿，悉仗剑立雨中，见守城者将散，大惊，分投劝勉，然不能禁矣。清兵见守城者渐弛，攻愈急，多缚软梯至城下。一将以大桌覆其首，蹑梯而上，势如飞鸟，城上砖石如雨，悉中桌上，一跃而登，遂斧断东关，纵兵大入。峒曾犹坐城楼，指麾自若，二子侍，遽呼曰："事急矣！何以为计？"答曰："有死而已，复何言？所恨者，枉送一城百姓耳！"语未竟，守陴者过，而大呼城已破。峒曾急呼二子去，不从，复大声

诃之，走数步复还。峒曾怒叱曰："我死国事，分也。祖母在，若辈应代我奉事，恋我何为？"二子恸哭而去，至孩儿桥，皆被杀。峒曾溺宣家池，不死，立水中叹曰："人死亦大难事！"回顾见一伍目，乃其兵宪时隶也，随峒曾在城，因使抑其首，冀得速死。隶泣不从，固命之，乃两手抑其首，入水，啾啾有声，复不死。为清兵引出斩之，竞夺其首，献之成栋，枭示四门一日，复悬门在旗竿上，大署"逆官侯峒曾首级示众。"初六日，清兵弃城去，绳绝堕地，眼鼻已溃，须发犹赫然可辨。国子生朱熙识之，急捧归，篾送厂头里，觅尸身不得。其仆哭于路曰："主君殉难时，下体著黄纱裤，用绿丝带结袜。"有童子指之，知其处，验之良是，得就本，若有神助云。

方城破时，西门尚未有兵，城中男妇悉西走，街坊俱有乱石塞道，困顿得达，号哭求启门，淳耀坚握锁钥不应。其同榜进士王泰际适至，为百姓请命，语甚哀恳，不从；复以年谊动之。淳耀大怒曰："若欲献城，请自为之。我顷刻死，不顾年谊矣！"泰际急走南门，缒城逸去。俄闻城破，方听启关，城门为巨石堵塞，仅容一人往来，然鼠窜而出者尚数十人。及清兵至，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碍。难民在下者，反阻绝不得路，悉投河死，水为不流。淳耀兄弟知事不可为，方下城，遇其纪纲仆，急问我父安在。谬应曰："死乱兵矣。"淳耀痛哭仆地，不能起，时大雨，泞甚，洗耀自控一马至，趣淳耀共乘，至一庵，乃平日与伊同年友陈傲读书处也。主僧号无等者尚在，献茶。啜茶毕，谕僧无等曰："大师急避，某兄弟从此辞矣！"因启键户，取笔书云："遗臣黄淳耀，于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自裁于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

成，耿耿不灭此心而已。异日寇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世者，尚知予心。”书罢。顾视渊耀，已赫然梁间矣。淳耀仰屋而叹，遂缢其侧。初，淳耀精心理学，于书无所不窥，著述甚富，既连掇巍科，布衣徒步，不异秀才时，严敕家人，勿预外事，居常郁郁恨所志不遂。自国变益复无聊，渊耀每譬解之。一日，渊耀自外入，见幼弟戏于庭，抚其背曰：“六郎，汝竖子何知？国事至此，汝大兄必死节。兄死，我不忍独生，汝将来未知流落何处。尚尔嬉笑耶？”时清兵未至，众人诧为不祥，至是果验云。

明张孝廉锡眉守南城，度必破，死之。于六月二十六日，先作绝命词，大书裤上云：“我生不辰，侨居兹里，路远宗亲，邈隔同气。与城存亡，死亦为义。后之君子，不我遐弃。”及闻城破，谓其友曰：“宜速死！”对曰：“城破之原，不由我辈，空死何为？君若独断于心，无所不可。”锡眉先驱妾入水，方自溺。龚教谕用图抱其兄邑诸生用广大恸，相谓曰：“我祖父清白自矢，已历三世。今日苟且图存，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因共溺，两尸浮出水面，犹握手不解。其弟邑诸生用厚，携妻子出避，亦自溺，盖兄弟三人同殉云。城之被破，在东关北偏第一铺，成栋尚在东关外小武当庙中，辰刻乃开门入，下令屠城，约闻一炮，兵丁遂得肆其杀戮。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苇丛棘，必用枪乱搅，知无人，然后已。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人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故僵尸满路，皆伤痕遍体，此屡砍使然，非一人所致也。予邻人偶匿丛篠中得免，亲见杀人情状：初砍一刀，大呼都老爷饶命；至第二刀，其声渐微；已后

虽乱砍，寂然不动。刀声剚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所杀不可计数。其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藉，弥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下数千人。三日后，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白骨浮于水面，岔起数分。妇女寝陋者，一见辄杀；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皆生掳，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毫不知愧，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嘉定风俗，雅重妇节，惨死者无数，然乱军中姓氏不闻矣。初六日，成栋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豕等物三百余艘，往娄东，财物木棉，悉委弃不取。初十日后，士民侥脱者始络绎入城，见室家零落，里井萧然，无不放声大哭。十四日，城内外宣传明大将左良玉已复南都，清将李成栋等俱遁归扬州。或云成栋悉辇金宝置高邮州，候交秋后，复谋大举。今昆、嘉虽被戮，清兵业已解散。尔时人心惶惶，听讹传语，莫敢宁居。二十三日，江东朱瑛自称游击将军，率五十人，人县行牌，督百姓守城，莫肯应。诸生张有光自郡归，从众剃发，过察院前，见门启，偶入闲观，朱瑛立使人缚之，叱使北面跪，数其罪，戮之于市。民间竟传明兵至。瑛出四门，就护国寺，给已经剃发者免死牌，百姓争取之。葛隆镇外冈马六、杨家行等镇，乡兵复聚，遇剃发者辄乱杀，因沿路烧劫，烟焰四起，远近闻风，护发益坚。有徐元吉者，明吴淞诸生徐鸣鹿之子，向为本镇中军，成栋使署老营把总事，嘉定破，每丁一名，勒令纳绸衣五领、铜锡器五件，积资巨万。以剃发为名，日出行劫，割人腹，啖人心肝，动以百计，虽遇亲戚朋友，无所择。其父鸣鹿，素长厚，每闻元吉杀人，辄仰天大号。元吉怒，毒杀滋甚，与朱香、曹寿、赵五、哈

百章等分部杀掠，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时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于被焚处，撤取屋木，聚尸焚之，民间炊烟断绝。忽娄东浦嶂率兵至。有郭元者，街市细民也，不胜愤，登城数之曰："浦嶂，我嘉定太仓一水之隔，嘉定被屠，未出十日，汝人面兽心，公然来作贼，剥取煨烬，狗鼠不食汝余！汝速去！不去，将磔汝于市！"嶂掩面反走，归诉成栋曰："嘉定恃其嚣顽，将复叛矣。"成栋怒，二十四日，遣娄东降将万国昌等率兵至葛隆镇，屯织女庙，本镇刘敖、王宪等集众得千余人，椎牛共盟誓，不反顾。因会合外冈镇乡兵，扎营薛市门桥，吹角鸣锣，连发大炮，挺刃奋呼，乘锐疾战，清兵少却，乡兵奋死追击，且战且行。有一清将，失其姓氏，身长八尺余，面色如铁，乘马压阵，偶失队，乡兵朱六于道旁登溷，适清将单骑过其前，不意中突出抱之，因堕河中。清将仓卒拔刀，未及出鞘，朱六用两手紧束之，疾呼求救。乡兵闻唤声甚急，反视，见朱六正与清将相搏，溅水如涛山浪屋，大笑，争下水擒之，立刻枭斩首级，大几如五升盘。复鼓众急追，及于南马头，复大战，共斩首七十二级。乡兵欢声动地，以为此后清兵不敢至万隆镇矣，遂稍懈散。二十六日五更，清兵大至，乡兵未集，惟孙小溪父子四人守南桥，小溪被杀，清兵入镇。居人尚未起，肆行屠戮，流血没踝，乘胜屠外冈镇。二十七日，浦嶂等知外冈、葛隆二镇已破，道路无梗，且嘉定初被屠，虽有存者，势不敢抗，然不剿绝，后必有变，因力劝成栋再屠其城。是日逢嶂者，龁眩不留。嶂既据县治作令，自念本娄东人，距嘉定只四十里，与嘉人士素通声气，非刑杀无以示威。于是邑诸生朱宗恂以留发故，枭首东门。诸生娄复闻，嶂友也，于南门外被缚，尚呼嶂字曰："浦江屏我好友，

释我当厚报。”语未脱口，并其妻子及婢及外甥，悉斩首，娄氏血脉遂绝。遗民重足而立，嶂乃安心肆志，发兵入村落打粮，乡里男妇，悉用乱草蒙头，伏水中以避害，盖数千里无宁居者。嶂日夜与其乡里兵丁共分财帛，并括取木棉器物，满载娄东，于是邑中贫富悉尽。未逾年，清部院廉知嶂罪，下郡狱，受笞无数，旋伏诛。呜呼！孰谓天道远哉！初成栋至吴淞，明百户哈伯章首献军器火药三科，武举冯嘉猷献吴淞远地情形图，并攻围守御之法，及成栋攻吴淞松江府，以嘉猷署吴淞总镇事。嘉猷于地方多所宽贷，远近百姓，甚倚之。惟徐元吉甚肆荼毒，嘉猷反惮之。原任绿营把总吴之蕃者，父斗南，于崇祯朝奉命讨流贼死。之蕃常自谓忠孝之门，闻手下百户降，怒曰：“奴辈皆世职，降何容易。俟大明兵得汝，定当抉汝眼，剖汝腹，抽汝筋，凿汝骨。今日且莫喜也！”

八月十六日，把总吴之蕃起兵江东，被获，死之。

之蕃于江东起兵，至吴项桥登岸。嘉猷闻报，聚老营兵涕泣曰：“汝曹闻之蕃前日语耶？猝有不利，我与汝皆碎骨矣！”老营兵踊跃用命，先遣人焚之蕃舟。之蕃兵皆乌合，见火起，一时溃败。之蕃连杀数人，不能定，呼天哭曰：“我父子并死王事，分也。所恨心力殚尽，得起义师，未战而溃，我目弗瞑矣。”于是挺枪欲赴关死。居民汪三，素与相识，以好言诱之，阴谋窜取，之蕃素抗直不疑，与同行至水旁，三忽推之蕃水中，被擒。嘉猷兵呼之蕃及其父祖名大骂，以所得首级，悬其项，困辱万端。嘉猷大陈鼓吹，取花红、羊酒犒得胜兵，即于其地缚之蕃，推入陷车。竟指骂曰：“吴之蕃之父，本吴淞牧儿，侥倖得一官，何足指数，敢作此事？岂非没福？”之蕃大笑，骂曰：“奴

辈自谓得福。我惧灭门，不意乃自祸。”徐元吉瞋目顾之，之蕃复骂曰：“我朝廷世臣，父子忠节。汝曹逆贼，狗彘所不食，何敢以面目向人！”元吉以粪秽塞其口，之蕃唾而大骂。解郡城杀之。远近始剃发，称大清顺民云。

是役也，城内外死者二万余人，搢绅则侯峒曾、黄淳耀、龚用图、李廉、张锡眉，贡士则王云程，青衿则黄渊耀等七十八人。其时孝子慈孙、贞夫烈妇、才子佳人，横罹锋镝，尚不可胜计。设县以来，绝无仅有之异变也。予目击冤酷，不忍无记，事非灼见，不敢增饰一语，间涉风闻，亦必寻访故旧，众口相符，然后笔之于简。后有吊古之士，哭冤魂于凄风惨月之下者，庶几得以考信也夫。

满清人关暴政之三

己酉夏四月十四日。督镇史可法自白洋河失守，踉跄奔扬州，闭城御敌。至廿四日未破城前，禁门之内，各有守兵，予住宅新城东杨姓将守焉。吏卒棋布，予宅寓有二卒，左右邻舍亦然，践踏无所不至，供给日费银千余，将不能继，不得已共谋为主者觞。予更谬为恭敬，酬好渐洽，主者喜，诚卒稍远去。主者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娱军暇。是夕邀予饮，漫拟纵欢，忽督镇以寸纸至，主者览之色变，遽登城，予与众亦散去。

越次早，督镇牌谕至，内有一人当之，不累百姓之语，闻者莫不感泣。又传巡军小捷，人人加额焉。午后，有姻氏自瓜州来，避兴平伯逃兵。（兴平伯，高杰也，督镇檄之出城远避）予妇缘久别，相见唏嘘，而大兵入城之语，已有一二为予言者。予急出，询诸人。或曰："靖南侯黄得功援兵至。"旋观城上，守城者尚严整。再至市上，人言汹汹，披发跣足者，继尘而至。问之，心急口喘，莫知所对，忽数十骑自北而南，奔腾狼狈，势如波涌，中拥一人，则督镇也。盖奔东城外，逼近不能出，欲奔南关，故至此耳。予始知敌兵入城无疑矣。突有一骑自南而北，执韁缓步，仰面哀号。马前二卒，依依譬首不舍，至今犹然在目，恨未傅其姓氏也。骑稍远，守城丁纷纷下窜，弃胄抛戈，并有碎首折胫者。回视城檣，已一空矣。先是督镇以城狭，炮不得展，城堞设一板，前置城径，后接民居，使有余地，得便安置。

至是工未毕，敌兵操弧先登者，白刃乱下。守城兵民，互相拥挤，前路逼塞，皆弃所置木板，匍匐扳援，得及民屋。新板不固，托足即倾，人如落叶，死者十八九。其及屋者，足踏瓦裂，皆作剑戟相击声，又如雨雹抉弹，铿然訇然，应响不绝。屋中有惶骇而出，不知所为。而堂室内外，直至寝阁，皆守城兵民。缘屋下者，纷纷觅隙潜匿，主人弗能呵止。外厢比屋闭户，人烟屏息。予厅后面城墙，从窗隙外觇，见城上兵循南而西，步武严整，淋雨亦不少紊，疑为节制之师，心稍定。忽叩门声急，则乡人相约，共迎王师，设案焚香，示不敢抗。予知事已不济如此，然不能拂众议，姑连应曰："唯，唯。"于是改换服色，引领而待。良久不至，予复至后窗，窥城上则队伍稍疏，或行或止。俄见有拥妇女杂行其间，服饰皆扬俗，予始大骇，远语妇曰："兵入城，倘有不测，尔当自裁！"妇曰："诺。有金若干，付汝收藏。我辈休想复生人世矣！"涕泣交下，尽出金付予。值乡人进，急呼曰："至矣！至矣！"予趋出，望北来数骑，皆按辔徐行，遇迎王师者，即俛首若有所语。是时人自为守，往来不通，虽相违咫尺，而声息莫闻，迨稍近，始知为逐户索金也。然意颇不奢，稍有所得，即置不问，或有不应，虽操刀相向，尚不及人（后乃知有持金万两相献而卒受毙者，扬人传之也）。次及予门，一骑独指予呼后骑曰："为我索此蓝衣者！"后骑方舍辔，而予已飞遁矣，后骑遂弃余上马去，予心计曰："我粗服类乡人，何独欲予？"予弟与予兄亦至，因同谋曰："此宅左右皆富贾，彼亦将富贾视我，奈何？"遂急从僻径托伯兄弟扶妇女，冒雨至仲兄宅。仲兄宅在何家坟后，肘腋皆窭贫居也。予独留后，以观动静如何。不料伯兄不来，心中如乱箭汇刺，性命难

保，当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见天又下雨。俄而伯兄至，曰："中衢血溅矣！留此待予伯仲生死一处，亦可不恨。"予遂奉先人神主，偕兄至仲兄宅。当时两兄一弟，一嫂一侄，又一妇一子，二外姨，一内弟，同避仲兄家。天渐暮，大兵杀人声，已彻门外，因乘屋暂避。雨尤甚，数人共拥一毡，丝发皆湿透，门外哀痛之声，悚耳慑魄。延至夜静，乃敢扳檐下屋，敲火炊食。城中四周火起，近者十余处，远者不计其数，赤光相映如霞电，噼啪声轰耳不绝，隐隐又闻击楚声，哀风凄切，惨不可状。饭熟相顾惊忧，泪下不能下箸，亦不能设一谋。予妇取前金碎之，分为四，兄弟各藏其一，髻、履、衣、带内皆有。妇又觅一破衲旧履，为分换讫，遂张目达旦。是夜也，有鸟在空中，如箜篌声，又如小儿啼哭声，如在人首不远，询诸人皆闻之。廿六日早刻，火势稍息，天亦渐明，复乘高升屋躲避。已有十数人伏天沟内，忽东厢一人缘墙直上，一卒持刀随之，追蹑如飞，望见予众，随舍所追而奔予。予惶迫，即下窜，兄继之，弟又继之，走百余步而后止，自此遂与妇子相失，不复知其生死矣。诸黠卒恐避匿者多，始众人以安民符节不诛，匿者竟出从之，共集至五六十人，妇女参半。兄谓曰："我落落四人，或遇悍卒，终不能免，不若投彼大群，势众则易避；即不幸，亦生死相聚，不恨也。"当是时，方寸已乱，更不知何为救生良策，共曰："唯，唯。"相与就之。领此者，三满卒也，搜予兄弟金皆尽，独遗予未搜。忽闻妇人内有呼予者，视之，乃余友朱书兄之二妾也。予急止之，二妾皆散发露肉，足深入泥中没胫，一妾犹抱一女，卒鞭而掷之泥中，旋即驱走。一卒提刀前导，一卒横槊后逐，一卒居中的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数十人如驱牛羊，稍不前，即加捶挞，或即杀之。

诸妇女长索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藉，血流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至一宅，乃廷尉永言姚公居也，从其后门直入，屋宇深邃，处处皆有积尸，予意此间是我死所矣。乃遂迤达前户，出门复至一宅，为西商乔承望之室，即三卒窠穴也。入门，已有一卒拘数妇女，拣拾箱笼，彩缎如山，见三卒至，大笑。即驱予辈数十人至后厅，留诸妇置旁室，中列二方几，三衣匠，一中年妇人制衣。妇本郡人，浓抹丽妆，鲜衣华饰，指挥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即向卒乞取，曲尽媚态，不以为耻。卒尝谓人曰："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呜呼！此中国之所以乱也。三卒将妇女尽解湿衣，自表至里，自顶至踵，并令制衣妇人相修短，量宽窄，易以鲜新。而诸妇女因威逼不已，遂至裸体，不能掩盖，羞涩欲死者，又不待言也。换衣毕，乃拥诸妇女饮酒食肉，无所不为，不顾廉耻。一卒忽横刀跃起，疾呼向后曰："蛮子来！"近前数人已被缚，吾伯兄与焉，仲兄曰："势已至此，夫复何言？"急持予手前，予弟亦随之。是时被执男子，共五十余人，提刀一呼，魂魄皆丧，无一人敢动者。予随伯兄出厅，见外面杀人，众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缚，忽心动若有神助，潜身一遁，复至后厅，而五十余人不知也。厅后宅西房，尚存诸老妇，不能躲避，穿至后面，尽牧驼马，不能逾走。心愈急，遂俯就驼马腹下，历数驼马腹，匍匐而出，若惊驼马，稍一举足，即成泥矣。又历宅数层，皆无路，惟旁有弄，可通后门，而弄门已有长铁钉固。予复由后弄至前，闻前堂杀人声，愈惶怖无策，回顾左侧，有厨中四，人盖亦被执治

疱者。予求收入，使得参司火掌汲之役，俾或苟免。四人峻拒，曰："我四人点面役者也。使再点而增人，必疑有诈，祸必及我！"予哀求不已，乃更大怒，欲执予赴外。予乃出，心益急，视院前有架，架上有瓮，去屋不远，乃援架而上，手方及瓮，而身已倾仆，盖瓮中虚而用力猛故也。无可奈何，仍急趋旁弄门，两手捧锥摇撼百度，终莫能动，击以石，则响达外庭，恐觉，不得已又复摇撼，指破血流，锥忽动，尽力一拔，锥已在握。急掣门扉，扉木槿也，濡雨而涨，其坚塞倍于锥。予迫甚，但力取扉，扉不能出，而门枢忽折，扉倾垣颓，声如雷震，予急耸身飞越，亦不知力之何来也。疾趋后门出，即为城脚。时兵骑充斥，前进不能，即于乔宅左邻后门，挨身而入，凡可避处，皆有人，必不肯容。由后至前，凡五进，皆如是，直至大门，已临通衢。兵丁往来，络绎不绝，人以为危地而弃之，予乃急入，得一榻，榻颠有仰顶，因缘柱登之屋而匿。喘息方定，忽闻隔墙吾弟哀号声，又闻举刀砍击声，凡三击遂寂然。少间，复闻仲兄哀恳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取献！"一击复寂然。时予神已离舍，心若焚膏，眼枯无泪，肠急欲断，不复自主也。旋有卒挟一妇人直入，欲宿此榻，妇不肯，强而后可。妇曰："此地近市，不可居。"顷之，卒仍挟妇人而去，予几不免焉。室有仰屏，似席为之，不胜人，然缘之可以及梁。予以两手板梁，行条而上，足托驼梁，下有席蔽，中墨如漆。仍有兵至，以矛上搠，知是空虚，料无人在上，予始得竟日未遇兵，然在下被刃者，又不知几何人。街前每数骑过，必有数十男妇哀号随其后。是日虽不雨，亦无日色，不知旦暮。久之，军骑稍疏，左右惟闻人声悲泣。予思兄弟已伤其半，伯兄亦未卜存亡，予妇、子子不知何处，欲踪迹

之，或得一见，乃附梁徐下。蹑足至前街，见街中人首相枕藉，天暝莫辨为谁，俯尸遍呼，无应者，遥见南首数火炬，蜂拥而来，予急避之，循尸走城下，积尸碍步，数跌复起，每有所惊，即仆地如僵尸。久之得达小路，路人昏夜互触，暗相惊骇。大街上举火，耀如白日。自酉至亥，方及兄家，宅门闭，不敢遽击。俄闻妇人声，知为吾嫂，始轻击，应门者即予妇也。大兄已先返，吾妇子俱在，予与伯兄哭，然犹未敢遽告仲兄、季弟之被杀也。嫂询予，予依违答之。予询妇何以免，妇曰："方卒之追逐也，子先奔，众人继之，独遗我。我抱彭儿投屋下，不得死，吾妹跌伤足，亦卧焉。卒持我二人至一室，屋中男妇几十人，皆鱼贯而缚。因嘱我于诸妇曰："看守之，无使逸去。"卒持刀出。又一卒入，劫吾妹去。久之，不见卒至，遂给诸妇出，出即遇洪姬，相携至故处，故幸免。洪姬者，仲兄内亲也。妇询予，告以故，哭泣良久。洪携宿饭相劝，哽咽不可下。户外四面火起，倍于昨夕。潜出户外，田中横尸交砌，喘息犹存。遥见何家坟中，树木阴森，哭音成籁，或父呼子，或夫觅妻，呱呱之声，草畔溪间，比比皆是，惨不忍闻。回至洪宅，妇欲觅死。予竟夜与语，不得间，东方白矣。

廿七日，问妇避所，引予委曲至一枢后，古瓦荒砖，久绝人迹。予蹲乱草中，置子于柩上，覆以黄席，妇偻居其前，我曲附于后，扬首则顶露，举足则踵见，微出气息，拘手足为一裹，魂少定。而杀声逼，刀环响处，怆呼乱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百余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更无论矣。至午后，积尸如山，杀掠更甚。幸至晚，予与妇逡巡出。彭

儿则酣卧柩上，自朝至暮，不啼不言，亦不欲食，渴时欲饮，取片瓦掬沟水润之，仍睡去，呼醒，抱与俱去。洪姬亦至，知吾嫂又被劫去，吾侄在襁褓，竟失所在，呜呼痛哉！甫二日，而兄嫂弟侄，已亡其四矣！相与觅臼中余米，不得，遂与伯兄枕股，忍饥达旦。是夜予妇觅死几毙，赖洪姬救免。廿八日，予谓伯兄曰："今日不知谁死，吾兄幸无恙，乞与彭儿保其残喘。"兄垂泪慰勉，遂别逃他处。洪姬谓予妇曰："我昨匿柩中，终日贴然，当与子易而避之。"妇坚不欲，仍到柩后同匿焉。未几，数贼入，破柩劫姬去，捶击百端，卒不供出一人，予甚德之。少间，兵来益多，及予避所者，前后接踵，然或一至屋后，望见柩而去。忽有十数卒，呵喝而来，其势甚凶。俄见一人至柩前，以长竿搠予足，予惊而出，乃扬人，为彼向导者，面则熟而忘其姓。予向之乞怜，彼且索金，献以金，始释予。尚曰："便宜尔！"妇出，乃诸卒曰："姑舍是。"诸卒遂散去。惊喘未定，忽一红衣少年，操长刃直抵予所，举锋相向，献以金，复索予妇，妇时孕九月矣，死伏地不起。予绐之曰："妇孕多月，昨乘屋跌下，万不能生，孕因之坏，安能起来？"红衣者不信，因腹复视之，兼验以先涂之血裤，遂不顾。所掳一少妇、一幼女、一小儿，儿呼母索食，卒怒击其脑门而死，挟妇与女去。予谓此地人径已熟，不能存身，当易善地处之，而妇坚欲自尽。予亦惶迫无主，两人遂出，并缢于梁，忽项下两绳一时俱断，并跌于地。未及起而兵又盈门，直趋堂上，未暇过两廊，予与妇急趋门外，逃入草房中，内悉系村间妇女，留妇而却予。予急奔南首草房中，其草堆积连屋，予登其巅，俯首伏匿，复以乱草覆其上，自以为无患矣。须臾卒至，一跃而上，以长矛搠其下。予从草间

出，乞命，复献以金。卒搜草中，又得数人，皆有所献而免。兵既去，数人复入草间。予窥其中有方桌数张，外围皆草，其中廓然而虚，可容二三十人，予强入之，自谓得计，不意败垣从半腰忽崩一穴，中外洞然，已为兵窥见，乃自穴外以长矛直刺，当其前者，无不被大创，予股亦伤，前者尽为卒得，后者倒扒而出。予复至妇所，妇同众妇女皆伏卧积薪，以血涂体，粪缀其发，烟灰饰面，形如鬼蜮，鉴别以声。予乞众妇得入草底，众妇女拥卧其上。予闭气不敢动，几闷绝。妇以竹筒授予口，衔其末，出其端于上，气乃达，得不死。户外有卒，一时手杀二人，其事甚怪，笔不能载。草上诸妇，无不战栗，忽哀声大举，兵已入室，复大步而去，不旋顾。天渐黑，诸妇起，予始出草中，汗如雨。至夕，复同妇归洪宅。洪老、洪妪皆在，伯兄亦来，云是日被劫去负担，赏以千钱，仍付令旗放还，途中乱尸山叠，血流成渠。又闻有王姓将爷，居昭阳李宅，以钱数万，日给难民，其党杀人，往往劝阻，多所全活。是夜悲咽之余，昏昏睡去，次日则廿九日矣。

自廿五日起，至此已五日，私幸或可薄赦。又纷纷传洗城之说，城中残喘，冒死缒城，逃去者大半。旧有官沟，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然亦以此反罹其锋。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结伴夜入官沟盘诘，搜其金银，人莫敢谁何。予等念既不够越险以逃，而伯兄又为予不忍独去，延至平旦，其念遂止。知原避处不可留，而予妇以孕故，屡屡获全，遂独以予匿池畔深草中，妇与彭儿裹卧其上。有数卒至，为劫出者再，皆少献赂而去。继以狠卒来，鼠头鹰眼，其状甚恶，欲劫予妇，妇偃蹇以前语告之，不听，逼使起立，妇旋转于地，杀不肯起，卒举刀背乱打，血溅

衣裳，表裹溃透。先是妇戒余曰："倘不幸，吾必死，勿以夫妇故乞哀，并累及子。"故余远躲草中若不知焉。予亦谓妇将死，而恶卒仍不舍，将妇发周数匝于臂，横拖而去，怒叱毒打，由田陌至深巷，一箭多地，环曲以出大街，行数步，必击数下。突遇众骑中一人，与卒满语数句，遂舍予妇而去。始得匍匐而返，大哭一番，身无完肤矣。忽又烈火四起，何家坟前后多草房，燃火立刻灰烬，其有寸壤隙地，一二漏网者，为火一逼，无不奔窜自出，出则遇害，百无一免，亦有闭户焚死者，由数口至百口，一室之中，正不知积骨多少。大约此际无处可避，亦不能避，避则或一犯之，无金死，有金亦死。惟出露道旁，与尸骸杂处，生死或未可知。予偕妇子，并卧冢后，泥首涂足，殆无人形。火势愈炽，墓中乔木烧着，光如电灼，声如山崩，风势怒号，赤日惨淡无光。予心目中，如见无数夜叉鬼杀击千百地狱人而驱逐之。惊悸之余，时作昏愦，盖已不知此身之在人世间矣。骤闻足声震响，惨呼震心，回看墙畔，则伯兄被获。遥见兄与卒相持，兄力大，撇而得脱，卒遂赶去。此卒即日前劫吾妇而复舍者也。半晌不至，予心摇摇。伯兄忽走来，赤身披发，为卒所逼，不得已向予索金救命。予仅存一锭，出以献卒。而卒怒甚，举刀击兄，兄辗转地上，流血满身。彭儿拉卒，涕泣求免（时年五岁），卒以儿衣拭刀血再击，而兄将死矣。旋拉予发索金，刀背乱击不止。予诉金尽，曰必欲金，即甘死，他物可也。卒牵予发至洪宅，予妇衣物置两瓮中，倒覆阶下，尽发以供其取，凡金珠之类无不要，而衣服择好者取焉，见儿项有银锁，将刀割去。去时顾予曰："吾不杀你，自有人杀你也。"知洗城之说已确，料必死矣。置儿于宅，同妇急出，看兄前后项皆被伤，深入寸许，胸前更烈。予二人扶至洪

宅，问之，亦不知痛楚，忽愦忽苏。安置毕，予夫妇复至坟旁躲避。邻人俱卧乱草丛中。忽有人语予曰："明日洗城，必尽杀之！当弃汝妇，与吾同走。"妇亦劝余行。余念伯兄垂危，岂忍舍去，又前所恃者，又有余金，今金已尽，料不能生，一痛气绝。良久而苏，火亦渐灭，遥闻炮声三，来往兵丁渐少。予妇抱儿坐粪窖中，洪姬亦来相倚。有数卒拥四五个妇人，内二老者悲泣，两少者嘻笑自若，复有二卒追上夺妇，自相奋击，内一卒劝解作满语。忽一卒将少妇负至树下交合，余二妇亦就被污。老妇哭泣求免，三少妇毫不为耻，十数人互为奸淫，仍交与追来二卒。而其中一少妇，已不能起步矣。予认知为焦氏之媳，其家平日所为，应至于此。惊骇之下，不胜嗟息。忽见一人，红衣佩剑，满帽皂靴，年不及三十，姿容俊爽，随从一人，衣黄银甲，貌亦魁梧，后有扬州数人跟随。红衣人熟视予曰："视尔非若俦辈。从实言何等人。"予因念有以措大而获免者，有以措大而立毙者，不敢吐实，饰词以告。复指诸妇子问是谁，具以实告。红衣人曰："明日王爷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命随人付衣几件及金一锭，问："汝等几日不食？"予答以"五日矣。"命"跟我来！"予与妇且信且疑，不敢不行，至一宅，所蓄甚富，鱼米充盈，向一妇人曰："你好好待此四人。"与予别去。时已暮，予内弟被卒劫去，不知存亡，妇伤之特甚。少顷，老姬搬出鱼饭食予。宅去洪居不远。予取鱼饭食吾兄，兄喉不能咽，数箸而止。予为兄拭发洗血，心如刀割。是日闻封刀之语，众心稍定。明日为五月朔日，势虽不甚烈，然未尝不杀掠。而富家大室，方且搜括无余，子女由十余岁起，抢掠殆无遗类。是日，兴平伯复入扬城，而寸丝粒米，尽入虎口矣。萧条残破，难以奉述。

初二日，传府道州县已置官吏，执安民牌，遍谕百姓，毋得惊惧。又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而寺院中藏匿妇女，亦复不少，亦有惊饿死者。查焚尸簿载数，共八十余万，其落井投河闭门焚毙者不与焉，被掳者不与焉。

初三日，出示放赈，偕洪姬至缺口关领米。米即督镇所储军粮，如丘陵数十堆，片时荡然一空。往来负戴者，俱焦头烂额，臂胫伤折，刀痕满面，如烛泪成行。负米之际，虽亲友不相顾，强者去而复来，老弱被重伤者，终日不能得升粒。

初四日，天晴，烈日薰蒸，尸气逼人，前后左右，处处焚烧，烟结如雾，腥闻数十里，是日予烧棉及人骨成灰，以疗兄创，垂泪颔之，不能出声。

初五日，幽僻之人，始稍出来，相逢各泪下，不能出一语。予等五人虽获稍苏，终不敢居宅内。晨起，早食即出处野畔，其妆饰一如前日。盖往来打粮者，日不下数百辈，虽不操戈，而各携槌恐吓，诈人财物，每有毙于杖下者。一遇妇女，仍肆掳掠，初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也。是日，伯兄因伤重，刀创迸裂而死，伤哉！痛不可言。忆予初被难时，兄弟嫂侄妇子等共八人，今仅存三人，其内弟、外姨又不复论。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其间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故漫记之如此，远处风闻者不载也。后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无事之乐，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阅此当警惕焉耳。

归庐谭往录

文忠公律己甚严，于宗族戚党，不少假借。在黄州时，族人某来谒，饮食之者数月。一日辞赴前敌，问其故，以营官某奉调银钱所，荐与偕行。文忠勃然，乃奉呼银钱所委员调营官面谕曰："吾有族戚，力岂不能庇之？尔辈藉以结纳，风气一开，伊于胡底？姑记过一次以儆。"因饬银钱所给族人归资，并通饬各台局营员，用人一事，胥秉至公，不得徇上司同僚情面，滥为汲引，若经访出，即立参处。时颇有议文忠刻者。然琐琐嫌娅，则无阽仕。诗人致慨甚深，文忠所虑非过也。

文忠公权谋机警，当楚皖危急，发逆陈玉成纠合捻逆张落行等十余万人围扰太湖诸军，公念前敌无统率，号令不齐，而自驻英山后路，兼筹粮运，势难前行，特奏派都统多隆阿公为总统。曾文正公时驻宿松，甚不然之，以书力争者，日凡三四，文忠卒持之。严饰诸军统领，遵多调度，违者有功亦罪。时统领鲍镇超尤骁悍，唐道训方、金守国琛，才望亦不相上下，卒赖多四面经营，大破发、捻于太湖潜江一带，追至安庆、桐城两路，分驻重兵，皖事大定，楚边始得稍息。文正亦甚服焉。文忠尝笑谓僚友曰："涤帅之意，恐多骄而失众心。实则事定后，行止在吾，吾假此济急耳。"其后多驻桐城，仍统所部，与诸军绝不相关，然憾文忠刺骨。

安庆之复，为东南一大转机。曾文正公报捷疏，推文忠公之谋，多隆阿公之勇，洵为定论。而两公注意，不撤安庆之围，则

同老谋。虽值淀园之变及汉黄之警，仍复坚持如故，所谓智深勇沉者此也。古来办大事者，譬如着棋，一子落盘，全局胜负因之。近时军事，如胡文忠之注重安庆，左湘阴之注重衢州，李合肥之注重上海，皆谋之于豫，持之以恒，卒皆收其全功。若枝枝节节为之，如向、张二帅之在金陵，终归一败而已。

文忠公关心时事，遇四方之使，虽小吏末弁，引坐与谈，举所述闻见，随笔记之，以备参考。若稍有志意者，则必问所见人才，所学何方，已效安在，且令指实事一二证之，兼注考语。故几席所在，手摺数十。诸如此类。或不知其故，以为公何厚我而殷勤若是，则愚也。文忠荐举人才，往往非宿昔相知，尽由博采慎取，默具权衡，信乎大臣之用心也。

文忠公在鄂抚时，于州县等官最为慎重，督府官文恭亦未能主之。一日文恭予所亲署鹤峰知州，文忠以山州僻壤，未甚注重。而荆州知府刘韦侯者，审署州人材，不足胜任，于过谒时，留迟其期，密揭于两府，请易员代。适两院望日祠祀相见，文恭谓曰："昨一大怪事，君知之乎？督抚委缺，本府不许履任，有是理乎？"文忠答曰："此吾辈过也。知府举止，吾辈当谢之耳。"文恭复曰："虽然，当留吾面目。"文忠颔之，令署州视事三月引退。及文忠薨后，刘竟坐事降荆州同知，刘亦安焉。后合肥相国督楚时，为刘年家子，欲力为之地，刘辞曰："公意极厚。然职年七十余矣，精力万不足任事，闲曹薄俸，稍可自给。他不敢求。"相国太息而止。刘奇人，惜失其里居名字。文忠公晚年，专以荐贤为务，知人善任，海内交推。顾或疑其力荐叶兆兰之误。故叶令潜山，创天堂团练五营，为官军应援，厥后潜太告警，多隆阿公总统诸军大破发捻诸逆，半由金守国踩全军草山而

出，以收夹击之效。然非天堂旧有练营，习知道里险易、民情向背，则不敢出此险著。叶之见重，有自来矣。惟疏中比之王阳明之在龙场，于清端之在口城，不无稍过耳。叶后在皖南道任，值徽宁遇民忍饥待死时，左帅赈之于前，叶乃敛之于后，大拂众心。左帅将飞章劾之，曾文正公以为劾叶固当，且稍留荐主地，令其引疾何如，谓文忠也。时文忠薨未一年，左帅怅然而止。

文忠公少年有公子、才子之目，颇豪宕不羁。改官黔中，始励治政事。军兴而后，益以名节励世，颇似信国少保，然口体之奉，未能如曾左诸公啬苦也。予从营英山，无三日不小宴者，末坐叨陪，厌饫极精。外间遂有粮台供应，日五十金之谣，其实非也。曾公蔬食自甘，幕府诸人，咸以为苦。左公则尤甚，遇事卒方食，即取七箸同餐，尽饱而止。仁和范郎中尝言赴衢州请兵时，大风雪，左公布衣羊裘，坐夹帐中，留一饭，白肉数片，鸡子汤一盆而已。后经略西边犹如此。

文忠公理财之法，冠出一时，其饷银概发湘平，起自咸丰九年，所收库平，每百申出三两六钱，另储备拨，积少成多，遂成巨款。然湖北银少钱多，其时收款大宗，专在厘金，通以十足制钱为定。江北转输，无非钱者，于是对放，如放饷十两，以五两实银，十千实钱为率。时市银易钱，每两千有五百，粮台涨价，竟至五百。人多乐之，不厌其重也。文忠之意，以钱易银，徒为商贾谋利，不如暗益员勇，员勇薪资不宽，藉以津贴，俾无滋生弊端，实文忠微权。其后深人皖境，转运浩繁，粮台以折阅过多，请一律放银，文忠犹未许焉。当时制钱极多，粮台以出入重累，置江船数艘于省河内口，厘金船到，就水次运收，择老成牧令专司其事。积而久之，全船满载，不复通底扫清，随收随放，相沿成习，

即牧令遇有交替，亦不过按尺估计，出具收结而已。后十馀年，遇粮台旧人询之，水次收放，一仍旧章，主者颇以为忧，恐上官有时清查，朽蠹亏折，不知起自谁手，将成巨案耳。夫良法美意，展转数手，胥成敝政，如船钱积多当新旧交替，澈底盘清，纵有亏折，亦易区处。积至一二十年，则意外丛弊，尚可问哉？

人生功名德业，皆有定分，先几所触，不觉形之于外，既往追思，靡不验者。文忠公志在天下，方出境剿贼，辄谓人曰："安庆若复，吾事毕矣。"又尝属如冠九观察摹内府舆图，指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以为保此足以自豪。及辛未八月，安庆报捷，而文忠遂薨。湘勇有二派：一为罗、李所部，佐曾、胡二公立功，安庆克后，四散不振。一为王壮武鑫所部，与曾公初不相惬，自成一队，左文襄常左右之。壮武没于乐安，王开化、张运兰分统，王旋病没，张复归曾部，援剿江西皖南最久，所谓老湘营也。张后赴闽，军分为二，易开俊、刘松山两镇统之，易又病归，刘从曾公剿捻后，遂入甘陕剿回，开至三十余营。文襄督师，恃以为重。刘战没金积堡，从子锦棠代任，竟收西边全功，至以京师帮办军务。按壮武著有《练勇刍言》，与南塘戚氏《新书》相表里。阅其临阵部置，不主故常。每当贼至，先一日传各营将席地坐，出舆图指示，某路宜迎，某路宜伏，某路宜守，某路宜抄，各听其意自任之，明日无一违者，往往获胜。开化其从子也，最得其传。文襄初在江皖之交，与贼鏖战，极赖之，惜未久病卒。开化年十七即从壮武军，审敌之明，临阵之勇，当时推为第一云。

湘军之兴，创于罗忠节公，至李忠武公始大，而勇毅公继之，楚、皖赖以光复。胡文忠公视为奇宝，饷项百事，较诸军为

优。以予所见，庚申而后，诸帅谋勇，究推多忠武公第一，鲍军门次之。陈逆裕成至为凶狡，卒扼于多鲍，走死寿州，勇毅尚未能制其死命也。勇毅诸部，多讲边幅，胡文忠公尝忧其后起难继，可谓卓识。勇毅卒后，所部分驻皖北，漫无统纪，曾文正公奏派金观察国琛监其军事，亦未能复称劲旅也。金为江西浮梁县之子，李在江西时，金以千金助饷投营，其人豪迈有智，善驭人，入营年余，遂总理营务，湘军门户之见最重。金以吴人而入湘军，竟超诸文武而上，无不服者。三河败后，文忠与勇毅重整湘军于黄州，仍奏以金总理抚湘两军营务，兼带选锋一营。勇毅归省日，文忠诏湘将举所愿统，佥以金对。嗣有天堂大捷，即多武忠公总统时事也。后以统军徽州所部阑饷，被劾家居，复起为广东臬司而卒。盖自勇毅之卒，而湘军精锐竭矣。吉字全军，得曾爵帅统之，再起而盛。老湘全军，得刘忠壮统之，三起而殿，前后凡三十年，实与兵事相终始焉。

吉军之兴，始于黄观冕时。曾文正公在江西，事亟，徵援兵于湘。黄以吉安知府募兵自效，而不之官，遂以“吉”字名军。及归曾部，举曾沅浦爵帅领之。爵帅时以同知候选，由此增开多营，连克瑞州、景德镇，沿江而下，卒收安庆、江宁两省。所部浸至五万人，皆以吉营肇其基也。当江宁合围时，黄以东徵局总办创议盐米互市之举，由安庆便赴下游，爵帅率全军将领迎于江滨。黄顾而言曰：“吾知福薄，不足为诸军前导。得九帅为主，可共取富贵。今何如？”言已，握爵帅手大笑。诸将领俯首声谢而已。黄初任江南知县，见知陶文毅公，后以夷寇事谪戍，遇赦归。其人善以势动人，才气纵横，见者倾心。创办东徵局以济江南之饷，为功甚巨，而物议纷腾，遂有贪横恣肆之语见于弹章，

后以迤东道开缺终于家。

湘军定制，按月发饷，初无扣折，其勇籍不甚杂乱。大抵湘乡、宝庆、长沙，各为一类，皆有尺籍可寻，久征远战之勇，月食计食用若干，到期按发，余则分哨记注，存于公所。或因事裁革，或有故假归，核其所存之饷，酌付川资，则由粮台给一印票，至后路给清，如此有三利焉：营哨员不能私侵暗蚀，一也；勇不能任意开销，出营流落，二也；回籍余资，尚可营生，三也。若淮军则不特勇无宿储，即统领十数营者，赋闲稍久，扫地无遗，当卸任之时，债务累累，尚须接替者为之弥缝，可叹也。

类聚群分，盖有莫之为而为之者，在军尤甚。江忠烈公原募之勇，名曰楚军。曾文正公继募之勇，名曰湘军。同一省也，而不免畛域之分。湘军人材众矣，楚军后起，如刘公长佑、刘公坤一、江公忠义，亦彪炳一时。然自大帅视之，已不免亲疏有别矣，而莫甚于川之与楚，湘之与淮。川、楚之隙，自广西军兴，已成莫解之势。其后鲍军门超，以川人统三四十营，归于湘部，卒皆湘人为多。初为分统时，胡文忠公即以川楚不和，不宜用川告戒之。湘、淮则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谊，而自捻逆猖獗时，曾文正公督师北剿，湘军已大半遣散，全倚淮军为用。淮军既富而骄，夙乐合肥相国宽大，视文正公儒将约束颇以为苦，遇有调度，阳奉阴违者颇多。文正时与所亲书，有撤湘军一事，合九州铁不能铸一错之语。部下气类，由此愈分矣。厥后湘军渐远渐散，南北驻防，悉皆淮军。此之声威弥著，彼之嫌隙益深，履霜坚冰，盖非一朝一夕之故已。

左文襄初以举人居骆文忠公幕府，事无大小，专决不顾。文忠日与诸姬宴饮为乐。文襄尝面嘲之曰："公犹傀儡，无物以牵

之。何能动邪？”文忠干笑而已。尝夜半创一奏草，叩文忠内室大呼。文忠起读叫绝，更命酒对饮而去。监司以下白事，辄报请左三先生可否。一日樊提督诣文忠，延文襄出共谈，意大龃龉，遽起批樊颊大诟。樊不能堪，致为互揭查办之举。文襄回籍，樊亦奉旨罢任。樊归谓子增祥曰：“一举人如此，武官尚可为哉！若不得科第，非吾子也！”增祥卒入翰林，甚有才名。

文襄公长女，为陶文毅公子妇。其缔姻时，文襄年少而贫，与胡文忠公夙故。文忠，文毅婿也。省文毅江南督署，文襄与偕，文毅奇赏之。一日传优人治盛筵堂上，文襄为宾，文忠为介，而文毅为主，凡三人，众莫测其故。酒酣，文毅命子桄出拜，指谓文襄曰：“吾一子无可托者，观君志意出吾上，愿乞贤女配之，俾成立。”文襄慨然允诺。文毅薨，桄始八岁，文襄乃就文毅家主持内外，岁备三百金，如是十年。文毅多藏书，国朝掌故之类尤备。文襄日夕讨论，遂以成业。文襄后出入将相，岁寄家人，亦以三百金为率。戒其子曰：“吾昔受人重寄，岁入止此。汝辈安坐享之，何厚乎！”文毅家号巨富，文襄佐湖南抚幕时，饷事有急，辄令陶氏输重金为倡，不少顾惜。其长女极贤干，有父风，能任家政焉。

西疆之役，以老湘营为首功，故提督刘忠壮公，松山旧部，其犹子今新疆巡抚锦棠所统者也。忠壮伤亡后，所部出战，辄著灵异。回贼尝目击公临阵指挥，以故见湘军旗帜，辄狂走。左文襄公尝出巡，忽一卒攀舆大哭，舆不得前。遂言曰：“吾日助若战，军士寒饿不堪，须衣粮，並西洋枪炮子药勿迟。”审其音，即忠壮也。文襄颔之。卒昏去，有顷乃苏，文襄觅匠制冥器相生焚之，亦奇事。新抚亦将才，有权略，尝与金将军顺等择地度

岁，歌舞酣宴甚乐，而密使四出侦贼所至。既元夕后，谓将军曰："吾辈乐亦足矣。曷一出剿贼？"率师即日行，不数日大捷闻矣。而将军等方集麾下，议论未定也。故改建行省诸大政，文襄粗立其基，经营部署，率皆新抚成之。然回孽未尽，俄众相逼，求其百年无事，殆未易言。天欲成文襄之名，独为其难，卒如所愿，亦伟矣哉！闻出关以后，无大战事，老湘一军，号称无敌，实在甘凉一带著绩云。

左文襄公在西疆时，湘部而外，旗营、勇营、林立其间，遇有饷项支绌时，无不立予协济，以是人服其公。然意气甚盛，虽官秩相等，而言语酬酢，书函往复，皆自处于卑下，则遇有所求，无不如志。英果敏公任乌鲁木齐都护，一见倾倒，派兵派饷，以供使用，概辞不受。嗣奏陈边事艰难情形，极推文襄之功，遽得月协八万巨饷，情好以是日密。时将军金顺颇不能事，将奏荐代领其众，未及而英卒矣。英病亟时，以寸纸手书告诀。文襄为之痛哭，告僚友曰："西边少一替人，吾且伤一知己矣。"飞章表其夙勤，为理身后事甚备。文襄向论旗员习气重，解事少，遇金将军犹以部曲等之，至果敏则称为有用才，近世督抚罕有其比云。

淮军之兴，由前山东布政使六安李公元华。当咸丰四年，发逆踞庐州，李以抚部门生带团勇助剿，张制府树声、潘抚部鼎新、刘抚部铭传、周提军盛传昆仲皆奔走其间。如是数年，虽未有成效，而战阵之事，练习日精。时合肥相国在籍办团，或居帅幕，或领军事，尚无专主，殆庐州事亟，由间道投曾文正公。江右李亦随赴吴清惠公淮安矣。张、潘诸公乃保境自守，徘徊俟时。及咸丰、同治之交，楚军日盛，由西路径克安庆。刘抚部族

子东堂与韩提督殿飏侦知其事，诸公乃使谒合肥相国请计，于是有创立淮军之举。时江苏官绅乞师者踵至，合肥相国慨然请行。先立鼎、铭、庆、树四营，益以湘军亲兵一营，林字一营，开字二营，共为九营，陆续赴援上海。铭营始以东堂主之。东堂力推其叔抚部。庆营则吴提军长庆主之，向从军庐州，与潘、张诸公又别，亦未尝归李部下。林营则湘人滕镇军嗣林主之，亲兵营则湘人韩太守正国主之。开营则程提军忠烈主之。通名淮勇，实则湘军三营，淮军六营也。其后林营未尝著绩，亲兵营年余败散，惟开营功业先著，而忠烈殉后，遂以不振，于是树、鼎、铭、盛各成一军，自一营至数十营不等。盛军者，即周氏兄弟抵上海后所主者也。庆营正、副二营，历十数年，至海防议起始增六营。而铭、盛两军，叠为畿辅拱卫之师，遂称两大，较诸军为久长云。说者以淮军创于李，成于刘、韩，大于刘、周，皆所以佐合肥相国成中兴伟烈，盖有天焉。

淮军之赴上海也，由江苏官绅至安庆乞师，备极哀恳，倡其议者，为三官三绅，吴观察煦、吴太守云、应太守宝时，及冯中允桂芬、顾观察文彬、潘郎中曾玮，而庞侍郎钟璐主之，以书陈于曾文正公。议定后，颇难其使。钱中丞鼎铭时避居崇明，为文正年家子，因招使往，钱颇难之，强而后可。及合肥相国东下，钱任采办军米，督治后路转运，荐保道员，皆由乞师基之。其由道员而至豫抚，则由曾文正公。文正初不甚知钱，及移督直隶，过清江，钱在转运局迎送，先后历十余日，官厨供应而外，日备精馔三五器，文正颇以为甘。既辞复进，流涕再三。述举贤平吴之德，文正大感动，以为公谊切如此，必有忠诚报国。适奏调两江官绅，为直隶仕途矜式，举钱首列，未及五年，而开府矣。

所谓三官、三绅者，应以苏臬历署藩司终养；二吴剿被劾废归；顾再任宁绍道台，归治园林自娱；潘亦保道员，家居不出；惟冯乡望最重，吴士言必称冯先生，不道其字，有大政事，当路就与商而行。其人工心计，寓上海，购地数百亩于洋泾浜，及苏垣克复，斥卖殆尽，复购地数十区于阊门市，一出入间，获利无算，吴人类能道之。苏杭之陷，两省绅民麕聚上海，恃西人为之护持，贼近咫尺而不敢逼。薛尚书焕以巡抚兼通商大臣，新任僚吏，皆工趋避，媚耳目者，军事殆不可问。知府李庆琛为统将，部兵数千，皆衣锦绣，排刀斧，出入自耀，有同优孟。淮军入境，则皆芒鞋短衣布帕，皆笑指为丐。然合肥相国，意气甚盛，不受薛节制。初以敌体相见，薛颇不能耐，与李庆琛定计，乘淮军未动，先复一二城，以夺其气。益募至万余人，剿贼太仓，不二日，全军覆败，李走津浦。又追至上海，西人论和而退。当警报四至，薛乞援于合肥相国，报以奉旨保城，不关战事。既贼大集，亦登阵固守，贼遂漠然视之。已而薛蒙入召，合肥相国兼代其任，贼大举围营，合肥相国与程忠烈计分两路，迎伏以战，大败贼于虹桥，连克嘉定、宝山，贼狂走昆山而逃，军声彪起。收队时，西人相顾，至以拇指示之。嗣又有七宝之捷，四江口之捷。于是各营增军，分道以收浦东，而贼自迎降者，络绎不绝矣。识者谓薛部剿贼不足，滋乱有余，向非轻进溃散，亦殊未易遣撤。且贼非骤胜而骄，未必一无顾忌，淮军转难操必胜之权，以此知成败之机，有天有人，不可以逆料也。合肥相国于虹桥战时，坐胡床桥头督战，贼氛甚恶，春营张遇春败回，及桥，相国顾左右："取其首！"遇春驰马反趣贼，各营并奋勇直前不可当，而程忠烈所部绕贼后冲入贼阵，截贼为二，遂获全功。是役

也，贼数近十万，淮军留守坐营外，不过数千人出队耳。自余载事，不甚关全局，惟常州守贼极悍，破城后巷战尤亟，兵将伤亡者颇多。

发逆之乱，以予所见诸将帅，料敌之密，布阵之密，无过多忠武公，后惟程忠烈公足俪之。当忠烈既复青浦、南汇诸县，局势渐拓。太仓贼蔡胡子者，忽遣人投合肥相国介弟观察军中约降，观察遣随员入城坚订而出。至期，观察率小队百余人，按辔徐进。及城桥，伏贼突出，观察回辔而驰，贼因分门齐出，直扑大营。仓卒间，观察不及调御，各营为之哗乱。忽贼阵内溃，纷走入城，则忠烈督军入援，追至城桥而止。盖忠烈初闻约降之信，知其有诈，飞书合肥相国，属观察慎重。观察疑之，秘不使预谋。忠烈侦闻，乃出偏师备援，观察各营，竟赖以无恙。蔡后降浙军，保至总兵。

程忠烈公初归曾部，从克庐江三河，声绩已著。一日合肥相国，将援上海，议招忠烈同行，属吾乡孙太守云锦探之。忠烈慨然曰："某受曾公厚恩，义当终始。然下游亦国事，且熟习下游情形，无如某者。曾若允行，愿从之。"随密谓太守："吾辈皖人，入湘军终难自立。丈夫当别成一队，岂可俯仰因人？"太守颔之。合肥相国遂商于曾文正公，举为前锋。相国问入吴方略，答曰："下游水乡多桥，有一河即是一营，有一桥即是一将。得营得将，何功不成？"及功绩大著，或问其学何兵法，答曰："先有事，后有法，何今何古，在相地势得士心而已。"其军法极严，入苏城时，禁当街驰马，犯者立斩，即合肥相国亲军亦不恕之。其谋斩苏城降将，合肥相国踟躇，三昼夜不能决，忠烈以去要之，始定。性颇嗜杀，论者少之。然苏城降将所约三事：曰留半城屯其余众，曰编定百营照给饷，曰受翎而不剃发，此何可从？盖

有取死之道，杀之固当。后忠烈临危，若有鬼物乘之，忠烈告以“杀降负盟，为国无私，此心可质鬼神”等语，真英雄也。忠烈不识字，然文义轻重得失，一闻便了。在浦东时，乞合肥相国以克城余米赈恤难民，某友于函牍中用“哀鸿遍野”字，忠烈诧曰：“李公名岂可犯？且太夫人在，亦岂可用哀？”此小事亦见过人处也。同乡某初入翰林，忠烈饷以重金，戒勿赴他营干乞，且约以时资给之。某不听，儿陷乱军中，闻者愧之。

程忠烈公攻围苏城时，所部三十余营，不足二万人数，而发逆在城，盖及二十余万。忠烈于城外诸山联翩立营，树以旌旗，令各营将士分番出入，或分日移驻，时见灶烟突火。发逆瞭望，不知多寡，震慑约降。往来其间者，提督郑国魁也。发逆必欲要忠烈面订，忠烈慨然而往；要以三事，亦姑允之，降计始定。合肥相国期以五日后纳忠烈别营龚副将营中。至期，忠烈密布方略，逮逆首五人至营，合肥接以温语。将入宴矣，左右报有廷寄，相国起曰：“速请程军门陪客。”相国去，忠烈入，麾勇士直前擒斩；其一纵步出帐，追至濠边，始获之。忠烈旋鸣鼓统师入城，守定各门，派诸卒分走街衢。谕逆众曰：“逆首诈降已伏诛。胁从无罪，各闭门守，出即杀。”令下，无一人探首出声者。旋呼男子投器械分门出，各以兵将监之，留营者入伍，归籍者资遣，悉从其便。未逾三日，满城无一贼踪，所余者，妇女五六万人而已。当逆首五人之伏诛也，计甚秘，郑国魁亦不知。洋将戈登者统常胜军在营，以忠烈杀降不义，将率洋兵攻忠烈，赖苏绅潘郎中霨和解之。戈登故敬忠烈，回洋时，向合肥相国乞忠烈帅旗，赍之去，以示其国人云。忠烈既战伤嘉兴城下，而部属骁将何安泰相继阵亡，开军遂不振，苏人感忠烈甚至，妇孺至今称程大帅不绝。

开军之后，推铭军为劲，西捻之役，功冠诸军，号淮军第一大支。其始赖唐忠壮殿魁、刘廉访盛藻二人为之左右，唐之调度，刘之训练，合为两美。又得刘省三中丞为帅，以故虎步一时。其部下骁将著名者颇多，大率苏沪降将，更事老练。忠壮阵亡于鄂，铭军夺气，然后亦未有大敌矣。忠壮之亡，事由廉访。时各统一军，分左右两翼，捻氛甚恶，忠壮请以守为战，力主持重。帅意不然，廉访又急求见功，帅益怒忠壮为怯。及战，刘军先驰，遽败走，帅随之。忠壮急往援，深入贼中，不见帅，复出至河干，有误报帅亡者。忠壮奋勇冒阵死，一军尽覆。赖鲍军门超率霆军继至，帅以下得收军立营云。

忠壮弟定奎，以忠壮故，旋统铭字、武毅等军，积功至福建提督。予参其军府，闻诸老将言，忠壮身长八尺余，威稜可畏，终日不言笑，坐帐中，所部出入，无敢直行者。与部将议事，是则温言慰，非则怒目斥，顷刻间恩威互变。然洞悉艰苦，体恤隐微，人以是畏而感之。日巡视诸营，或马或步，不拘早晏，至则将弁勇夫杂坐同餐，有如家人。见枪炮刀矛器械，必反复省视，损者立修补，不齐者立责斥，或自为磨治以导之，其勤干如此。将弁有临阵勇往者，立言于帅，超拔之；暇日与谭家事，时其缓急则资之，不留私财。初充营官，合肥相国督诸军围常州，值程忠烈初亡，悍贼麕聚，分数营奔牛以遏贼援。忠壮任其事，而洋将白齐文忽反助贼，以轮船入内河，攻奔牛营。忠壮固守十数日，粮米子药几尽，募健卒泅水乞救。合肥相国派营将黄桂兰裹粮携药，与忠壮会合，亦入围不得出。忠壮悬重赏得死士，乘夜怀巨钉潜赴轮船，钉炮眼，随大出队，以火箭喷筒环烧之。白齐文不知所为，弃轮舟而遁。贼惊退，不数日常州克矣。合肥相国

奏褒其功，以唐、黄百战之将並称。然黄非唐比也。忠壮大略，与多忠武相似。予友朱明经景照习其人，谓忠壮愚不可及，见贼若私仇，不报不止；其战没始末，误于同事，当时为帅讳，多不及详。明经在帅府，备知之。

军饷定制，向无额数，内扣者有之。自淮军始岁支九关，遇闰酌加；余则目为欠饷，粮台分别记注，裁撤时酌发三五关不等。或历年过久，通计成数报效，为本籍增文武学额，勇卒亦竟安之。闲询老辈，则初赴上海时，饷项匮乏，食米而外，竟酌给盐菜资。及接仗克城，人人有获，每向夕无事，各哨聚会，金钏银宝，堆案高数尺许。遇发饷时，多寡不较也。合肥相国知之，明订九关，杜营哨虚冒，遂为成例，入于奏案。其时米价极昂，石值银五两。各军克城，辄封存贼所囤米，据为私有。合肥相国出示收买，定价石银三两，出入一律，亦为成例定案。淮军统将往往以此致富云。厘金之起，由雷副都御史以諴，帮办扬州军务，时江北大营都统琦善为钦差大臣，所支军饷，皆部解省协。雷部分拨甚寡，无计请益。钱塘钱孝廉江适在雷营，为谋立厘捐局，抽收百货，奏明专供本军。行之数月，较大营支饷为优。金运使安清继之，总理江北筹饷局，为法益密，各省闻风而起仿之。然上不在军，下不在民，利归中饱，军事益无起色。胡文忠公精思熟虑，法刘晏专用士人理财一语，加以章程课法详明周至，遂立富强之效，全局赖以振兴。东南各省继起日盛，大率皆秉其法，民亦相与安之，几若丁田之有赋役矣。文忠尝言厘金之设，专取于商，不取于农，较加赋为优。予思商贾货物，必合计本利。今农家所需，举承平时，价增十三，未尝非厘金之由，特不尽资农，自较加赋此病稍轻耳。今承平已数十年，而厘局林立如故，论者

谓全裁势有不能，举日用所需布粟油薪之类，贫富所同，概予蠲免，而重税富家大户独用之物，或亦酌盈剂虚之道也。钱创此议，雷甚敬信之。而钱故放纵不羁，狎侮备至，雷积不可耐，使部将以计戕之，奏称钱语不逊，恐生逆谋，世颇冤之，观顾亭林《陈遘论》，可慨也。

庚申淀园之变，曾文正、胡文忠二公皆议入卫，而诸军深入皖境，分驻大江南北，进退均难。集文武参佐，各立一议，多以入卫为主。合肥相国时在文正幕中，独谓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当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二公是之。既而事定，奉毋庸入卫之旨，均如合肥相国所议，二公益交重之。当时幕中辑有《北援议》一册，参互而观，可见两府人材之盛。

尚书肃顺以夷寇入犯，倡为热河之行，与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罪坐误国，列名三奸，海内所共切齿者也。然荐举曾文正公，有功社稷，不可不知。当江浙失守，东南数省，沦为鬼域，文宗皇帝日接警报，亦倦勤矣。两江总督何桂清既以逃死拿问，而代任殊未定人，肃首以曾某为请，得旨即行。湖口高剌史心夔时在肃幕，左右其事。肃败后，高亦颇蒙讥议。然推曾一节，所关甚大，即肃且当从末减矣。独山莫孝廉友芝，时亦在都，与二三清流，实始倡议，知高为肃所重，邀与密商，高毅然以此自任。殆奉俞旨，肃下直趋高馆曰："行矣！何以谢保人？"握高手大笑，置酒极欢而散。肃矜权嗜利，而黠不晓事，或以为意图非望，则冤也。两宫皇太后由热河旋京，而声留肃部署后务，已定谋去之。肃仍拥子女行宫旁，纵姿为乐，缇骑至，直于寝所缚系同犬马焉。当肃权势正炽，颇留意人才，京官有文

学者，多傅翼之，不独高也。败后家甚零落，故人无过问者。高官江苏时，分俸周馈之，君子用心，可以风矣。尚书崇绮为郑王婿，郑与肃兄弟也。初婚时，恶其为人，不相依密，且禁妇不时归宁，群颇怪之。后亦经纪二家，始终不替焉。

应廉访习练政事，第赋性明察，为之上下者，不甚易易。其在苏藩任时，饬各州县储常平仓谷，以备凶荒，合计百余万石，交卸时专案结报，不能蒙混丝毫，至今著为令焉。高刺史心夔需次落拓，廉访知其才，拔署吴县两次，甚著名迹。常熟、吴江两邑，漕事号难治，选干吏往，曲为扶持之，事遂立办，一时监司中莫其比。其心迹事功，与严中丞树森相类。中丞初任州县，颇苍滑，自受胡文忠公知遇，力争上流。廉为廉明，廉访则受曾文正公及合肥相国知遇，历上海道，晋至两司，亦皆卓卓可称。吴江沈相国桂芬，雅不善焉。当鄂藩出缺，政府议代，恭邸遽言资格才望，应臬司自当首指。相国起应曰："应臬司外正中邪，害吴人不足，又令之害楚人乎？"次日有来京候简之旨，廉访遂告养归。廉访夙工结纳，吴中绅士，多相契好，未知吴江相国，以何事龃龉也。

同时与廉访齐名，有杜观察文澜。始以钱谷幕游入仕，曾文正公至金陵，颇不然之。适由行台移使府，见内外楹联，于人地事事切合，奇尝之。询为观察手笔，延与深谭，至盐务、洋务，尤指画详明，并条上利害，灼然可行，叹为奇才。旋奏署江宁藩司，由是遍历三司五道，未曾引对入都。沈文肃公莅任后，以嗜好太深，特参去职。马端愍新贻之被刺也，郑尚书敦谨、张漕督之万，先后遵旨查办，均以刺者张文祥为洋盗复仇，定律凌迟结案。而中外议论，颇多异同，其谓事涉暧昧者，固不足辨。究考

其实，复仇一说，亦在疑似之间。时王少常家璧督学陕西，奏称丁中丞日昌主使以报私恨。袁侍郎保恒适办西征粮台，亦主其说，请饬使臣，切实根究。廷寄将原摺抄给阅看，中有既有此说，亦不可不使郑敦谨等知之之谕。先是丁中丞之子，以挟妓斗殴，致酝人命，中丞请旨交端愍查办，坐凶人抵罪，亦未及丁，实两无所嫌也。主使之说，不知何来。大抵中丞于属吏，颇近操切，衔恨者多。世传《百韵诗》，至污辱不忍卒读，传授增加，何所不至。王、袁两公，素重端愍，悼此惨祸，仓卒据以入告，初不察其虚实重情，有关国是。幸赖朝廷宽大，不欲兴起大狱，卒就使臣议结。王、袁之奏，亦等诸台谏风闻耳。端愍在江南，恪守曾文正公遗规，俭以维俗，勤以励治，亦称其职，而舆情则不惬焉。

上官入境，属吏供应酒食器具，亦人情应酬之宜，坚却不纳，似近于矫，盖先期传牌已储备矣。往吴文节公督云贵时，于到省先二日，传单内载柴炭若干、米肉蔬果若干，余概不必备，并亲笔标识，到馆亲验。到日．公坐四人舆在前，凡馆内外各室供张，一一检视，次至厨，按单内载物一一收讫。次晨将行，饰所随员役，皆先出，复至馆内外各室及厨，覆视一周，无短失，乃登舆出。计一宿所费，不过三数十金而已。先太常公牧黄平，曾亲承之，叹为得中。自经兵乱，大府洁以惠下者居多，然承平既久，纷华渐起，虽以彭尚书玉麟刚方自厉，而每一巡阅长江，水师各营派费供应，亦颇不资；尚书自棹小舟，携食具往来，固未尝饮一勺云。

都门识小录（摘录）

蒋 芷 侪

编者按：此编作于清宣统三年。

军机大臣那桐，现在内城金鱼胡同，扩张住宅；胡同内外之居民铺户地址，全为收买。聘日本某测绘生相度工程，闻将建一极优美之西式园亭，估价五十万金，已鸠工庀材矣。此宅落成，不特石崇之金谷、贾似道之半闲堂不得专美于前。即此胡同之名，亦可与外城之丞相、魏染，鼎足千秋。所可惜者，“金鱼”二字，不知又易谁何耳？（按宣武门外丞相胡同，系严嵩住址；后人恶嵩，改丞相为绳匠，近又改为丞相，想有人崇拜嵩贼也。骡马市路北魏染胡同，系魏忠贤住址，后即名为魏阉，本朝某名士以阉字秽目，改为染，今尚仍之。或问：“金鱼胡同将来改何名称？”余笑曰：“幸则名‘那相胡同’，不幸则名‘那像胡同’，寄语相公，好自为之，他年可为京城舆图上添一段典故也。”）

十二日午后，摄政王退朝，将出地安门，适有一玻璃马车西来，甫入城，闻警跸声，车遽止。道差军人，忽以枪头烟马口，马惊退，猛触人力车，后窗玻璃碎焉。车中人冠后翎尾亦被折断。急呼马夫回车，加鞭逸去。近年玻璃马车，在途横肆，屡起衅端。盖乘此车者，非达官富人，即阔少也，不图亦有今日，车中人何不出而与道差军人较也？

都城西山旁之翠微山，有八寺焉，惟焰光、灵光两寺，鞠为茂草。今灵光已修复，改名重兴寺。或告余，庚子联军既入，拳匪余孽，匿两寺内，无所得食，勒近村富人韩某出万金，请诚，不许，竟杀之。韩妻子拟控诸有司。或曰："不如迳入城控诸洋人。"果以兵队至，匪犹高卧未知也，闻枪声惊起，仓皇出御，尽被杀。两寺亦随毁，有一塔甚宏壮，亦为火药轰去，今惟存瓦砾矣。

联军将至，驻通州之将领惧，顾无计遁。皖人方长孺者，将领之戚也，愿代任斯职。将领大喜，弃军去。方领军则奸掠极无状，居民恨甚。洋兵至，咸赴诉，乃围而歼之。此亦吾国人自相残杀之一证也。

外国银行常例，每日午后三点钟下钥，虽有大汇款至，不顾也。近日海军部将汇购舰费于英，其数为四万磅。部员至汇丰银行，已过时矣。商之买办，不见。无可如何，惆怅返署，则该行之大班某适至，询何事，曰："为贵署汇款事也。今日金价稍平，过是恐益高，请速汇。"部郎告以故，曰："误矣。所谓三点钟限者，指寻常事也。若要事不定以此限，实则吾辈终日办事也。"部郎乃与之接洽竣事。而华人之为买办者，尚未之知也。

卫生巡警之笑柄，屡书不一书。顷闻五城粉子胡同某姓宅妇，以产难亡，巡警来询明，饬收殓。殓后，巡警忽询其宅主曰："此亡者是妇人，抑是姑娘？"主者啐曰："是汝家姑娘！"又崇文门外高外家营丁姓有人死，报知南营参将卫门，领有收殓执照。忽有巡警来，诘其何以不报，丁姓言已报参署，领有执照。巡警又曰："以后如再死人，须报知本区。"丁姓怒詈曰："以后即死汝一家人！"二事哄传于市。卫生巡警原系一种文明办

法，乃若辈如此出言唐突，致惹讥评，可笑抑可叹已。

大栅栏厚德福酒馆，前日有讲新学者三五辈，与一四十余岁之老先生聚饮，谈及外洋各报纸，姗笑我辈发辫为豚尾，遇辄以手提之为戏，故我辈将其剪去。老先生醉后闻此言，愤形于色，立呼堂倌以小刀来，将辫割断，合座拍掌呼万岁。老先生在顺治门外上斜街某部郎宅设帐，酒后回宅，学生见其首蓬蓬然，相与哗笑。老先生怒，喝止之。课罢，举以告其家人，某部郎大为不怿。次晨，即具衣冠赴塾，正色告曰："余功名从旧学得来者，不知新学为何物，阁下既讲新学，是与我意见不合，余子亦不敢请教！"老先生嘿然，遂检点行李他去。嘻！"断去烦恼丝，转使添烦恼，"其老先生之谓乎？

大栅栏福寿全洋货店，去冬店主死，欠债极多，店遂倒闭。商会禀官，将其存货及店屋器具出售彩票，其票数及得彩之号数，悉依湖北签捐票。有锡嘏者，满洲人，陆军部司员，亦店中股东之一。商会如其股分之数，以票与之，请其代售。且言如尽售即以抵股款；有余，则作君自购。锡遍托人售去若干，尚余若干。及签捐票号码出，头彩为锡得。系该店全基估值十万元，是夕有人愿以十万两转购，锡不允。次日至商会言："吾与店主，朋友也。今人死店闭，家无以为养，吾不忍坐视，愿举头彩所得者悉以与之。"此事一传，锡之义声震京师。时山西提学使亦名锡嘏，适于是时死，年已七十矣。或乃为语曰："锡嘏福寿全归，福寿全归锡嘏。"以命对，莫有能对者。

阅学务鉴定博物教科书，有云："雀者，山里之留鸟也。"吾既不解其语，乃发愤骂曰："如学部者，自尚侍以下及各司长，盘踞不去，败坏全国教育，真乃一种留鸟！"

近有自署“南腔北调人”戏作北京清吟小班《竹枝词》二十首，诗云：“长林富贵松瀛墅（皆班名），为访名花镇日过。个个大人充都（去声）少，韩家潭畔马车多。”“辰光蛮好是新年，恩客来哉开果盘。喜听阿姨解颐语，果然蜜蜜又甜甜。”“檀香瓜子碟装来，敬客香烟三炮台。自拨琵琶自家唱，一声声是呀都歪。”“茶园日日携朋友，去去来来总一淘。临出门时呼走好，丁宁相会是明朝。”“春宵一刻原无价，破费千金也便宜。只要销魂果真个，洋钱念块啥稀奇。”“怪煞宵来发异香，梦中惊醒好鸳鸯。罗襦襟解闻芗泽，头上方邻马子房。”“迎宾门面对金台，更有中西旅馆开。喊得东洋车一部，阿侬要好自家来。”“几花家具皆洋式，该搭房间色色新。弗许碰和许吃酒，摆来牌饭也开心。”“短衣窄袖时髦样，天足蹁跹踏软尘。出局今朝啥场化，上林春更胜琼林。”“清倌阿是普通名，真个销魂岂未曾。勿要当心防鼠疫，大人原本是瘟生。”（以上南班）“住人燕赵古来多，余韵流风今若何。八大胡同闲走遍，几回慷慨发悲歌。”“坎肩马褂套长袍，三尺横拖白札腰。小小坤鞋尖又瘦，行来一步一魂销。”“干妈大了又娘妈，枯瘦痴肥黑且麻。堪叹扶持无绿叶，枝枝辜负牡丹花。”“跑厅喊道几爷来，款步相迎笑靥开。打骂真成见面礼，暗中上劲要人猜。”“住局八元盘子一，北洋不及站人优。若干牌子亲查过，算到明天是账头。”“纵非小白也多情，缺德何妨竟碰钉。好脸子恁那里摆，娇喉如啭上林莺。”“姑娘要菜客心欢，纸片飞来叫过班。唱罢二簧还大鼓，老师多赚两元钱。”“几帮茶客纷纷去，一点钟敲半夜过。换上座灯落保险，圆成好事要张罗。”“开销处处要洋钱，端午中秋又过年。生客偏多熟客少，下车容易上车难。”“南朝

金粉野鸡窝，北地胭脂唤奈何。雾里看花云里说，贾家妹妹胜哥哥。”（以上北班）荣林班宝玉，游客多称之。顷福仙班有贾玉文下车，一时趋附者众，故末首及之。其实都门花事，匪特北班不堪寓目，即南班亦无美材，而王公贵游，日夕结驷连骑于其间，蜡蜕转丸，可厌亦复可笑已。

顺天府前在民政部领防治鼠疫费三万两。立局所派医员，约耗三千余两，购药水，备器具，约耗千余两。刻下比户稽查，病而死者，逐日减少，而存款尚多，拟用之于各州县，乃近据检疫员报告，仅三河境内一二家有疫，其余各处，均无传染。治中骆某，检点药物十存八九，蹙然曰：“这大的地方，何以竟无病人？”闻者诧为奇谈。或曰：“此不足奇也。请看他日将三四千报销，膨胀而达于三万金，始足奇耳。”

昨饮于大栅栏厚德福河南酒馆，隔座有两人聚谈。甲云：“近日各报纸，明目张胆腌诋政府，而政府亦忍受之，真有娄师德唾面自干风度。我若当权，必借端将各报馆全行封禁。”乙笑曰：“此足下所以不能当权也。”甲诘其故，乙曰：“做官须要懂官诀，始能希荣固宠。入政府者有十二字诀，所谓‘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甲为浮一大白，又言：“移奖实官，度支部前次奏准本年二月初一截止，现忽又请展限，其意恐失却大宗利源。倘此次满限，再请展限，未免有同儿戏。”乙笑曰：“度支部神通广大，听说目前因鼠疫经费太巨，无法筹拨，不久要奏请开办耗子实官捐。”甲又为浮一大白，又言：“京城内外，大街小巷，各部院衙门前后，骡马粪随时遍布，一遇雨雪，调成泥糊，臭不可闻，俨然一片大粪厂。”乙笑曰：“足下只知道京城地面上像大粪厂，可知道这般大老官肚皮里，装的是甚

么？”甲正举杯，又欲浮一大白，闻乙言，不禁喷酒满案。

近有一士人状类痴颠，尝在后门大街一带，演说“十可恨”，其言曰：“外务部外交失败，一可恨；法部各级审判不清，二可恨；军机大臣不负责任，三可恨；资政院议员乞怜，四可恨；陆军部兵士腿快，五可恨；大臣卖国，六可恨；外人强硬，七可恨；钱铺坑人，八可恨；国民不知自强，九可恨；巡警管洋车不管马车，十可恨。”

客有谈及中俄交涉者，痛心疾首，喟然而叹曰：“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未闻下乔木而入幽谷也。今者吾国之外交，适成一下乔入幽之象，恶在其能取胜也？”余叩其故，客曰：“子不忆道、咸间京师设有抚夷局乎？泰西各国，吾概以夷视之，居高临下，非所谓迁于乔木耶？及圆明园被焚，抚夷局消灭，而同光间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虽不敢夷视诸国，犹有居中驭外之雄心。及拳匪乱作，总理衙门消灭，外务部成立，于是向之居高临下、居中驭外之余威扫地尽矣，非所谓下乔木耶？驯致奉令承教，驯致喧宾夺主，近一二年来，非所谓入幽谷耶？”余曰：“昔之抚夷局、总理衙门，乃自大之过也。今之外务部，则主宾敌体，正当之办法，未可厚非。”客曰：“昔之自大，且日见馁败。今之敌体，能有以取胜乎？下乔入幽，此其时矣。”余无以难之，相与太息而已。

劝业场三层楼上，玉楼春茶室悬一联云：“有客皆书序，无腔不是谭。”上句指都中煤铺、米庄、饭馆等处匾额，皆有“王序”二字，（现充政务处提调，字极恶劣，而好书匾额，人多讥之。）下句谓都中王公走卒，皆喜学谭鑫培声调，盖纪实也。

给事中诚寿，寓内城中一区马嘎拉庙内，有仆王富、张顺二

人，十八夜三更，该区巡长锡珍、恩昌等，带警兵多人，哄入庙内，将王富用绳缚去，俄而释回，又缚张顺去，良久亦释回。诚异之，诘两仆，据称并未犯罪，彼等无故拘去，拷打多时始释回。次日诚具呈肃邸，请究办。奇哉此事，诚仆即有罪，理应先告后拘，否则何至野蛮以逞，是能保卫治安乎？余百思不得其解。

西便门外望海楼迤西某处，近忽哄传有鬼，每日午后即现形，行者为之裹足。有好事者勇于胆略，欲觇其异。廿一日雪后初晴，怀短刀往伺之，果见有白衣冠如庙内走无常状者，披发吐舌而前，好事者于短垣内跃出执之，出刃欲刺。鬼忽大叫曰："我人也，非鬼也。"诘其何故作此狡怪，乃言迫于饥寒，无术作盗窃，特假此诈路人财耳。问有家乎？曰："有母在。"好事者出二银元予之，属改行，且戒之曰："再如此，杀无赦！"此好事者可谓义士矣。告者忘其姓名，惜哉！

京师佛学研究会成立（宣武门内象房桥观音寺内），余有友亦善知识者，举以告余。余曰："方今吾国世道坏极，人心坏极，佛菩萨以何慈悲方便救济？"友因述明季觉浪和尚语谓曰："国初之时，譬如一锭大元宝，斩碎来用，却块块是精的。人见其太好，乃过一炉火，掺一分铜，便是九成了。九成银还好用，再过第二炉火，又掺一分，是八成了。八成后又掺第三、第四，乃至十余次。到如今只见得是精铜，无银气矣。必须一并付与大炉火，烹炼一番，铜、铅、锡、铁都销尽了，然后还他十分本色。然则如此世道人心，造物亦须下毒手矣！"余闻之豁然领悟，急合手颂曰："善哉！善哉！"

已故予告大学士崇礼，奉旨赐谥文恪，入祀贤良祠。二月二十七日，举行入祠典礼。上午九钟由礼部衙门，舁出黄亭一座，

中供谕旨，又朱书黄牌四对："太子少保"、"予谥文恪"、"文渊阁大学士"、"奉旨入祀贤良祠"并有龙旗御棍，鼓乐提炉等，翼以行武官四员，骑马前导。礼部尚书荣庆肩舆以随，至六条胡同崇宅，升炮奏乐，公子跪迎于大门之外，荣尚书捧旨入宅。载涛、载搜、世续、李经迈等肃入大厅。荣宣读上谕毕，捧至垂花门外焚化。公子九叩首起，即传膳。世荣先行，候于祠。午后一钟，移崇主供黄亭内，涛搜等随送入祠安位。道路观者啧啧称异弗置。按崇本姓蒋，内务府人，由郎中充粤海关监督，连任两次括银数百万两。（其仆王某刻尚拥资数十万，其主可知。）回京数迁即大拜，庚子拳乱作，联军入京，崇宅阒丽，为奥兵占据。崇每日在后院哭泣，闻者哀之。迹崇一生事业，惟善括财，粤人谥之曰"贪夫"，而朝廷祀之为贤良，然则今之为大臣者，可以知所取法已。

长沙张文达公（百熙），怜才好士，管学部时，尝有广厦万间之志，嗣因绌于经费，又为忌者所厄，遂中止。殁后，门弟子醵金七千两，欲为公范铜像，因其家馆粥不继，此款权储京号义善源生息，以资存活。上月义善源倒闭，此款亦被干没。文达清风亮节，自堪千古。而是区区者，非不义之财，其后人亦不克享有，可慨也！

都中名人所书市招匾对，庚子拳乱，毁于兵燹，而严嵩所书之"六必居"三字（前门外粮食店北口路西），严世蕃所书之"鹤年堂"三字（菜市口路北），巍然独存。分宜父子，淫贪误国，罪通于天，与桧贼齐名，至今三尺童子皆羞之，乃其恶札亦几经沧桑而不毁，岂所谓贻臭非耶？（按嵩本有才名，初仕南京礼部，人多称之。后因议大礼案，附和张璁桂萼，热中富贵，始

坏心术。世蕃才更优于嵩，不能干蠱，转以济恶，故父子俱败。嵩著有《钤山堂集》三十五卷，明人曾毁其板，遂少流传，顷闻琉璃厂一书贾，谋得原刻本，将付铅印。此书出，又必有人争购也。王凤洲《钤山堂歌》云："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信然。因记所书讹字，而並及之。）

旅京西人，于初十日午间赛跑马，第一次乘马跑，二次驴跑，三次妇人乘跑，四次骆驼跑，五次妇人乘跑，六次跳涧，男女竞乘，殊可观也。沪、汉西人赛马，予皆见之，皆无西妇与赛。北方风气强劲，男妇均能驰乘，且多骡、驴、骆驼，不仅马也。西人旅京久，习与俱化，故举行赛马，亦与南方不同。因地制宜，谁谓西人不善变哉？

扶二自纳黄三、苏宝宝之馈，各报痛诋，丑声载道，老庆严责数次，不准入邸。扶力辩系外间谣传，左右亦为之掩饰，庆曰："此刻我不管，倘有什么参案发现，我再与你计较！"扶大惧，初匿该妓于西河沿客栈，后又匿于城北某宅，均为各报揭载。扶恐蹈乃兄振大之覆辙，连累乃父，致演家庭悲剧，只得谢爱，暂避风潮，商之刘十，代为划策。刘为乐亭著名富户，与扶为嫖友，因允将苏妓寄刘宅暂住。上月二十四日，刘命其侄某迎苏妓于北城某宅，乘京奉快车赴乐亭，扶送之登车，苏妓盈盈含泪，扶亦泣下沾襟，何其哀感至于斯也。说者以扶比明末吴三桂，而以苏宝宝比陈圆圆。盖吴昔领御林军，扶现充禁卫军训练大臣也。天道好还，可不惧哉！

权阉李莲英，秽迹腥闻，纪于各报者，已彰彰在人耳目。自监国摄政，惧罹不测，退居闲散，求保首领。然已富有多金，无他欲望矣。月前死去，群阉瞰其私蓄累累，筹思篡取，各遣心

腹，四处调查，闻除大城原籍，及各银号金店存款外，其储于宫内者，尚有现银三百余万之多，因共谋瓜分，较量镩铢，遽起争斗。小德张大受夷伤，面奏隆裕太后，现已交内务府大臣查办，所有存款，概予充公，故日来宫内大兴土木，购置西式器具。交民巷各洋行生意兴隆，或谓皆出于李莲英死后之报效也。

淫伶李春来，在沪出狱，不敢操伶业，遁至津，津人诟之。近又遁至都门，诟者亦众。时值廊房头条胡同新开大舞台戏园，缺武生，李得以承其乏，奏技数日，观者尚属望。然终以其人不轨，致其技亦不能大受欢迎。李欲回复名誉，每出竭全力以赴之，一日演《白水滩》，扮十一郎，至"忍气吞声是君子，见死不救是小人。"说白后，将头上所戴之圆笠，向后一掷，讵用力过猛，掷落右楼上某女客怀内，（都中戏台极恶劣，地面又狭，楼座几与台连，非如沪园宽敞，足以回旋，故李有此失。）观者大哗，某女客亦怒。（或言系某宅眷，又言系妓女。）次日赴警厅控告，李惧，即遁去。

八大胡同名称最久，当时皆相公下处，豪客辄于此取乐。庚子拳乱后，南妓麇集，相公失权，于是八大胡同，又为妓女所享有，酒食之费，征逐之多，较之昔年，奚啻十倍。客有初来京者，乘人力车告以赴八大胡同，车夫拉至，客遍观木匾，无八大胡同名目，（近日都中各胡同口，皆标名于木匾上。）以诘车夫。彼此言语不通，几起冲突。后警兵至，为言八大胡同，即此处纵横毗连之八条路巷总名称，非单独有此一胡同，客始恍然。有人咏八大胡同诗一首，将胡同细名包括在内，录之以为一般游客指迷。诗云："八大胡同自古名，陕西百顺石头城（陕西巷口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畔弦歌杂（韩家潭），王广斜

街灯火明（王广斜街）。万佛寺前车辐辏（万佛寺湾系一小横巷，西通陕西巷，东通石头胡同），二条营外路纵横（大外郎营、小外郎营系一巷，折为二条，北通李铁拐斜街，南通韩家潭）。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按八大胡同，又名十条同，以该处大小巷计之，有十条也。

近凡放交涉使者，皆拜外务部堂官为老师，亦如从前部曹得京察者，拜堂官为老师，外官得保举者，拜督抚为老师也。老师名称之滥如此，则门生品格之卑可知。又从前京官习气，不如外官之重，惟户、工两部部曹，事堂官颇卑谄，工部尤甚，至有站班请安之举。潘文勤长部时，厉禁之。然各官除对潘外仍如故，殆生成一副贱骨也。庚子后，新衙门成立，而风气愈趋愈下。初立商部，堂官为振贝子，司官乃自称章京。后陈璧为侍郎，至天津见项城，亦自称章京，盖趋利伺便之心盛，他皆不顾矣。

或于某酒馆壁间题一联云：“世仆不为家所齿，续貂真与狗谋皮，”乍阅之不解所谓，醉后再观，上两字已了然，中两字指某侍郎也。昔年萍乡文芸阁学士，喜诙谐尝呼某侍郎为“家狗”，以其名之第三字，形似狗也，或之意殆本此。

驻四川德领事，献驯熊两头于万牲园，由驻京德使照会外务部具奏，奉旨赏收，并电川署督王人文派员解熊来京。一微物耳，而如此郑重其事，意者亦外交上应有之礼节耶？

昨饮于上林春，言及近日员外郎之有别才者，皆戴红顶。名器之滥，莫此为甚。有客笑曰：“此中却有分别。”余曰：“不过一二品之间耳。”客曰：“非也，乃红色名称之分别，由私函请托而得者名笺红，贿保及捐得者名银红，诬盗杀民者名血红，办交涉者名洋红，襄办大婚典礼者名喜红，循资格而得者名老

红。”余赏其名称之层出不穷，戏问曰：“近有充大帅娈童及妻拜亲贵为干女，妾与亲贵荐枕席而得者，当名何红？”客半晌跃然曰：“此可名之为肉红。”

偶与友饮于韩家潭某郎处，友言都门花事，狼藉不堪，惟此等处尚可消遣。醉后为述往事数则，录之以供谈助。友尝携诸郎游天宁禅寺，指佛出句云：“者和尚长伸手，只想要钱。”某郎略解文意，对而不对，为润色之云：“那相公瞎淘神，不会冤斗。”又有某郎能属三字对，友举“十三日”，某郎应声曰：“六一翁。”友异而诘之，某郎词穷，则曰：“系从前某太史对也。”卢陵有知，得无干笑。又有嘲黑相公五言律一首云：“万古寒渗气，都归黑相公。打围宵寂寂，下馆昼匆匆。飞眼无专斗，翻身即转篷（京谚剃头篷子是也）。陡然条子至，开发又成空。”不图此中亦有苦海也。又有七绝一首云：“捐班新到快嬉游，戏旦连宵闹不休。博得黄金买歌舞，终归潜夜渡芦沟。”则为一般漂帐者言也。有秋芙者，诸郎中翘楚也，金溪朱春舫妮之，赠联云：“九串空花，春舫依然漆黑；三拳潦草，秋芙到处褒红。”（意谓花去条子钱九串，潦草三拳即去也。）有自谓与某郎交厚者，后察之悉伪，或嘲之曰：“君真不让古人。”诘之则曰：“君不读明文乎，所谓‘相公厚我，我厚且虚，’言状者也。”其人大惭。又有客与某郎作象棋戏，郎局将输，友旁观谑之曰：“象过河可免。”郎拟不可。友曰：“他人不可，汝可。”客问故，友曰：“佛经云：象马兔三兽渡河，即此注脚也。”客轩渠不已，而郎勃然有怒色。诸郎间有诙号，如霞芬名为“小表嫂”、筝秋名为“老同年”，最奇者朵仙名为“山楂糕”，盖取其又红又甜也，闻者莫不绝倒。

有客自章丘来言，该县城外靖家庄、李家庄、辛家庄一带，本月初四日午后严寒骤雨，中有白虫甚多，俄顷满地，长二三分许，蠕蠕然若厕内之蛆。土人互相骇怪，询之老农，皆云未见此异。

总商会团拜，众商毕至，有熟史事者相夸曰："我辈中出色人物，要推胶菡老板，鱼盐起家，作到宰相。"一曰："要算弦高老爹，用十二头牛，保全郑国。"一人摇首曰："不算，不算，要看吕不韦老爷，用半个女人，做了皇帝的干爷。"忽一人大笑曰："你等眼孔太小，要算冯道老宰相，造一座半闲堂，快乐逍遥的把四个朝代、十位主子全都卖了，方是好汉。"有人辩冯道不是商人，其人答曰："卖国的不是商人么？"

有湖北某主事，签分礼部，误赴吏部报到。该部司务厅员因近得吏部裁撤消息，丧心失魄，不暇检查，竟予分检封司行走。已一月矣，忽于发给津贴之日，查册籍无其人姓名，细核报到文书，始知为礼部人员，于是婉词令去。闻者无不绝倒。

初四日都中有《镜报》发现，每日一纸，粤人杨君笑诓创日。该报未发现时，《帝国日报》曾揭载该报为政府之机关报，由军机章京华世奎之弟主持，众起诟詈。及出版，刊函诘《帝国日报》经理陆君咏宜。陆覆函称得自《北京日报》经理朱君季铖面告。朱与杨师弟，大难为情。初六日，朱又刊函自辨，此事不知何日了也。又该报第二号新闻中，有《陈大人邦瑞之称呼》，殊为以前华字官民各报未有之特色。惟该报余已阅至第四号，"大人"二字，仅于陈邦瑞一见，意者此"大人"者，别于小人而言，非如下级官吏及奴隶辈，对于上级官长之通称也。不然，陈不过一度支部右侍郎耳，官阶之高于陈者，尚有尚书、大学士

在，何独于陈而巍巍然称为“大人”也？又不然，陈在廋支部，实不胜侍郎之任，不足称为侍郎，该报援春秋之例，故以“大人”二字贬之也。陈躯干本极臃肿，大者，庞然大物；人者，轻之之词，该报或意在斯乎？敢以质之法言家！（或曰，该报系援西字报例，未可厚非。然则三品以上官，当一律称为大人，何以该报于其他则称尚书侍郎，而独于陈称为大人，殊不可解。）

郭祥林者，老伶工也，往来贻穀宅有年，尽悉其家事。去冬郭拟于煤市街某公司废址建筑戏园，仿上海新舞台式，包工与段某，计银六万两，订立合同，声明今正十六日动工，违者罚三千元；郭中悔，亦如之。郭付段公益银行六万两期票一纸，段往取银，不可得。后以该票朦抵与他人，逾期不能开工，郭欲议罚，段借口银票不能兑款，系郭自误，亦欲议罚。郭怒，索还银票，段无以应，大窘，匿于李妇处。妇曰：“是尝往来贻宅之郭某耶？”曰：“然。”曰：“速约彼来，吾有以处之。”时正贻穀出狱，报纸喧传其私回本宅，妇谓郭曰：“贻将军生还，汝知之否？”郭曰：“是吾力为之谋。”曰：“谢汝几何？”曰：“彼此交情，何谢之有？”妇曰：“痴哉，老奴！此死狱也，而汝生之，力莫大焉？当索重酬。将军家资千万，夫岂靳此区区？汝奈何以‘交情’二字坐失大利？将军出狱矣，行见六万两之银票、三千元之罚金，将置汝于狱也。”郭语之故，且告之悔。妇曰：“吾当为汝报不平。”遂谋致内监数人，掩入贻宅，冀执贻以劫财。庸讵知贻早闻而避之，其谋不中，酿成此案，现在郭亦被厅收押。妇又牵步钟仑（贻之子，吏部考功司郎中）、钟岳（贻之侄，吏部文选司郎中），词意纠纷，不可爬梳，终必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也。贻穀生平长于殖财，家本素封，初则以财发官，继

则以官发财，绥远一任则以财致祸。在狱三年，则又以财脱祸。李、郭之案，是否出于串谋劫财，尚不可知。要之，贻穀此次负赃出狱，抗旨逗留，其为得于贿赂之力无疑也。李、郭虽狡，其能以毫无意识之举动施于目无国法之小人哉！

地安门内之景山，一名煤山。天安门内之广庭，一名炭海，恰与作对。相传辽金时，在此二处积煤与炭，以备不虞，故得名。七百余年来，炭海之名，知者鲜矣，而煤山二字，妇孺皆能称道弗衰，盖因明思宗于此山殉国也。此山踞皇城中央，屹然耸峙，本为禁地，不许闲人登临凭吊。顷闻内监传说山麓下时有鬼哭，声甚厉，夜间常见五色火光出没山顶，不知主何朕兆。

庚子拳乱后，四库藏书，残佚过半。都人传言，英、法、德、日四国运去者不少。又言洋兵入城时，曾取得书之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等物，武进刘葆真太史（可毅）拾得数册，阅之皆《永乐大典》也。（刘时充大学堂总教习，后为乱兵所戕。）此真斯文扫地矣！今者学堂林立，学者非"衰皮西替衣"，即"阿伊屋抱我"，而外人日以重价搜罗我旧板书籍。琉璃厂书肆常有日本人踪迹，闻日本某教习言，敝国现正为贵国造就华文教习，预备他日延聘。此言虽谑，默观近日学者风气，或恐不能出彼所料也。虽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粹消沉，则其国亦必与之俱尽矣，尚安得有延聘教习之事耶？哀哉！

大内旧有赃罚库，所储皆五金之属。据管库老吏言，其中宝物甚多。庚子初夏，一夕忽见有红光自库内出，且有声如爆烈状。疑为火警，急起巡视，无恙也。未几，拳乱作，联军入城，库被毁，所储者悉为西人卷去。

近十余日来，都中有一最奇之事发现，即警厅取缔担粪夫是也。警厅为卫生起见，饬五城内粪厂，悉移至五城之外，且抽收粪捐。粪夫以城外道远，已不乐从，又闻抽捐，遂相率罢工。五城内大小住宅，粪无所出，积秽不堪，而警厅无如何也。日前某相府遣丁片请厅官除粪，厮闹不休，经多人解劝始免。且闻有夜间私以粪倾于路者，警兵见之，亦不敢干涉。倘再相持十余日，则都中将变为黄金世界矣！噫其异已！

大学堂工科图画教习某（西人，美国）居华有年，能操极熟之京语，日征逐于八大胡同，遍索名妓像片，回堂授课时，则陈列于讲台上，用铅笔临摹，转赠各妓，以相取乐。工科学生恶之，面禀监督刘廷琛，冀其必有以处之也。数日来，毫无消息。学生不堪其忧，该教习不改其乐。意者刘太史以该教习绘像赠妓，比诸郑风之采兰赠芍，殆亦有合于礼教耶？

外城电话，机关初不甚灵捷，自改良后，消息益多阻碍，居人苦之，屡诘电话局，迄不得其要领。畴昔之夜，有客宴于同丰堂，总厅丞某君亦在坐。酒半，相与赌说笑话。客曰："某留学生不能诗，而酷好吟咏，日久成一巨册，刊印遍赠友朋。闻某名士诗学功深，持以求教。名士阅其诗，声韵且不晓，更无论优劣。然亦不便指摘，援笔书'改良电话'四字于册上以归之。"某君曰："此四字何所取义？"客曰："此贵厅之新历史也。"某君益茫然。客笑曰："即所谓不通、不通、又不通也。"某君始知其致讽意，甚歉仄，而座中人已为之绝倒。

赵次珊制军奉召入都，将拜东督之命，浈阳往拜。贺曰："三哥恭喜！帖子已写好否？"赵愕然不解所谓，浈阳笑曰："即'谨具满洲三省奉申某某笑纳'之帖子也。"赵摇首曰：

“此事恐怕我还做不到。”澧阳喜诙谐，昔年在工部当差，侍郎桂祥粗鄙无文，一日书“开”字，中间忽少一横，众皆笑之。澧阳曰：“他是叫咱们到他门儿里去造二十。”众为绝倒。二十者，都中旧日极卑贱之土窑名目也。又督两江时，王壬秋侍讲来，欲借三万金，澧阳正与幕友斗牌即取牌中三万予之，侍讲亦为莞然。

某邸生日，某督之夫人，献天津女优，演剧三日，福晋、格格等，顾而乐之。某邸忽发奇想，拟购雏姬数十人于南府设女优传习所，教成，进呈大内，以娱左右视听。此语传出，闻竟有赴南中采办者，且有条陈西洋女优跳舞者，《玉树后庭》之曲，《临春结绮》之游，又将见于今日矣。

太监李义春，某日潜入中和殿，窃取福房上之铜什件，为景运门值班大臣查见，奏交大理院审办。经刑科四庭讯明，查太监混入西华门内，至中和殿行窃铜什件等物，律无治罪专条，拟依偷窃大内乘舆服物者，绞立决例减一等，拟以流三千里，交顺天府尹定地发往配所。收入习艺所，工作十年，限满释放，奉旨依议。闻李义春与小德张积不相容，前次发见死阉李莲英藏金，小德张欲据为己有，李义春与之争殴，故衔之尤甚，闻者早知李义春之不免矣。

昔吴梅村宫詹，尝于席上观伶人演《烂柯山》（即《买臣休妻》）。某伶于科白时，大声对梅村曰：“姓朱有甚亏负于你？”梅村为之面赤。又甲申之变，大司马某，迎降闯贼，后入本朝，官浙中。偶赴宴西湖，伶人演《铁冠图》（即《闯贼入京》），手执朝笏，匍伏匿道旁大呼曰：“臣兵部尚书吴年齿（无廉耻）迎接圣驾！”某惭沮，不终席而去。畴昔之夜，余赴广德楼观

剧，有小丑名小百岁者，雏伶也，扮《法门寺》出内之小监，问赵廉曰："我怕你只识洋文，不识中国文。"又于《五花洞》科白："做官不论大小，识得洋文便好。管他什么东西，也是出身三考。"信口奇讽，其言在有意无意之间，一般洋翰林、洋进士、洋举人闻之，亦面赤否？亦惭沮否？

伊犁将军志锐，瑾妃之兄也，曾受业于萍乡文芸阁学士。文喜诙谐，尝以铳手呼之，因其锐字形似铳也。志爱唱《打金枝》剧中之"金乌东升玉兔坠"，又能作狂草，皆不工。有人以四六偶句嘲之云："忽然高唱，金乌玉兔之声，偶尔挥毫，牛鬼蛇神之字。"今春志在京，闲逛八大胡同，兴来时，故态犹未改也。

镶白旗蒙古都统芬车，人极贪鄙，每月除支领大饷，收受私贿外，一事不办，且一事不知，都人皆呼之为"粪车"。（都中粪夫除粪，以车载之，名曰粪车。）

有友自新疆来，为言吐鲁番一带，近日发现唐时雷音寺古迹及唐人写经本甚多。开缺藩司王树楠、监理财政官梁玉书等，提倡收买，而缠回愚顽，宁售之日本人，不愿售与王、梁，殊可恨也。

十二夜，外城左二区巡警守卫分驻所，有警兵名全德者，为贼胠箧，急报巡长张德元。张摇手曰："勿声张，恐报纸揭载，损失名誉不小也！"嘻！巡长但恐损失名誉，不顾损失衣物，正如程伊川所云："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而全德既恨损失衣物，又虑损失名誉，正如俗语所谓"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虽然，其如保卫治安何哉！

京营有某目兵，奉主帅谕，将脑后长发，削去一半，以便藏

辫于帽。归而谋诸妇，竟全落其发。兵大怒曰："是濯濯者，何以对主帅？"妇通文墨，作诗二首曰："以此贻主帅，必无谴。"诗云："堂堂丈夫，表表人物，心存国耻，何惜发贼！况此豚尾，藏垢纳污。研究卫生，须急剪除！置身军界，更宜早图。振刷精神，讲求经武。妾虽女流，颇识时务。目睹时局，不可执固。夫为国民，岂同碌碌！拔去凶邪，方称职守。切肤之患，安肯与久。若留孽种，贻羞外族。故假斧斤，为君一斫。堂哉皇哉，此举非忽。至理所在，其谁曰不？"又云："落手惊将短鬓搔，三千发匪黯然销。愿为天下除烦恼，都付并州快剪刀。"妇女中有此才识，彼须眉者对之增愧矣。

朱某者，京东宝坻人，在都某学堂肄业。去冬，随众剪发，聘韩氏女，亦乡人也。年假归，韩翁见其髡而恶之，谓媒者曰："吾女不能配秃厮，请退婚。"女闻其事，恚曰："吾一女子，不能事二夫。亦剪发请为尼！"翁大窘，媒者复为撮合，亟涓吉成礼。合卺时，贺客多以"思凡"谑之者。一学究曰："此正所谓结发夫妻也。"或曰："彼此无发可结。"曰："彼结果了头发，始做夫妻，非结发夫妻而何？"

贻毅明安泰两案，皆牵涉有法部受贿状，或改司法独立，为私法独利以谑之云。

有三贾者，因分余利一千金不均，请厅丞裁判。丞曰："速以千金来！"三人呈上，丞即饬具结了案。三人异而诘之，丞曰："汝等岂不知本厅系私法独利之新衙门乎？"对曰："吾侪小人，实不知私法独利此何解？"曰："吾为汝解之。私者，私弊也。法者，枉法也。利者，利益也。汝等有钱财案，请本厅判断，本厅只知道枉法、营私，独得利益，不管两造谁是谁非，就

如此具结了案。”此言虽谑，而实为今日法部之真相云。

邹嘉来自擢任外务部尚书，无声无臭，至于今日。新内阁官制发表，与邹同任之满尚书，且至协理大臣，而邹乃不免于解任。好事者遂谓邹有口臭疾，每办交涉，外人皆为之掩鼻，故去之。此真儿童之见也。邹素为那桐所卵翼，任事年余，毫无表见，一惟那言是听，那去则邹不能独留。譬彼傀儡，无牵丝者，立见其倒地而已矣。

某都统日前递销假折，监国朱批“欣悦览之。”昔年雍正朱批，曾有此四字，盖以嘉奖功臣也，后遂仅见，闻某系国戚，烟癖极深，前此禁烟大臣，即因某不敢认真调验，后自行请假戒吸。今奏报戒断，监国览折欣悦，故特以此四字嘉奖之。

某大员赴禁烟公所调验，搜检时窘无夹带，惟照章须更衣。司员畏其势，不敢强也。至午后，该大员入厕，巡警密伺之，见其玩视马褂上之钮良久，弃地而去。检察其钮，较寻常式加大，类日本人所售灵宝丹之圆盒，能启闭，中藏烟泡。遂禀明陆、唐两大臣，亲解其钮验之，果然。或谓即副都统良泰也。

京西三山，有山前鬼王、山后魔王之谚。闻明天启间，有海袖禅师，行脚至北，在西山（三山之一）宝珠洞挂单。流贼陷京师，山前死人极多，洞中僧皆逃去，惟师独留。每夜静，即闻梵音喃喃，为诸魂超度。追世祖入关，嘉其功行，加封赐紫，后圆寂于此。檀越为塑金身，以志信仰，土人因呼为山前鬼王云。至魔王历史，则众口一词，谓即章庙。相传于二十七岁冬间，忽潜往天泰山（三山之一）寺，落发修道，剃度时，作诗数首，有“来时鹤突去时迷，空在人间走一回。”又“我本西方一佛子，缘何流落帝王家”等句。土人谓像为肉体金装，寺内有巨缸一

具，斗大石球二枚，每年四月初一日开寺，远近进香者云集，城内中西人往游者亦夥。寺前有碑数方，皆檀越题名，毫无记载。按明人《双槐岁抄》，有妖僧煽乱一则云："英宗亲征也，先败于土木（今直隶怀来县西），太后命郕王监国，改元景泰。是时有天泰山妖僧，四处揭帖，言其师景泰禅师于某年圆寂，曾示今年今月，当出世为君。并邀集土人，往揭藏骨缸，果见法身未坏，即异出装金设坐，称为景泰菩萨。乡愚迎赛，举国若狂。后为顺天府封禁，将妖僧拿办，以山名及巨缸证之，则今之所谓魔王者，即景泰菩萨，非章庙也。"章庙为僧事，余最阅某说部书曾载之，以其显违实录，不敢信。乃都人对于魔王，竟称为章庙，年年开寺进香，昌言不讳，而朝廷亦不之禁，殊可异已。

前门外五道庙，相传明季阉等为客魏所建，以祈福者。庙成，求某名士撰碑文，某不敢却也，为书数语曰："夫五道庙者，五道之神也。人以为树在庙前，我以为庙在树后。何则？请列芳名。"阉等不通文义，因出某手必佳作，即命工镌而立之。今碑尚存庙中。

双喜班妓姜宝玉，有"白面张飞"之称，最为某公爵所赏识。三月二十八日召饮于煤市街某酒楼密室，秘议三小时，即跟局之大丫亦屏去，不使与闻。楼上有饮者，訾得其事，遍举以告人，而谥某公爵为单料阳虎，盖谓其仅盗宝玉也。以野蛮之张飞，遇奸诈之阳虎，将来必为新《今古奇观》中添一段材料也。

江西盐法道庆宽，顷派人运来名瓷各种，分赠某邸某相，昨过崇文门税关报税，据称此项瓷品约值十万余金。庆宽本名赵小山，工画，尝绘颐和园全图，由醇贤亲王进献孝钦后，赏二品顶

戴以奖之。后投旗籍，以郎中司柴炭库。故事：每交冬令，内监俱向郎中索柴炭御寒，庆宽靳不与，群谮之于德宗前。又授意某御史，列款纠参。庆宽惧，浼人说项。内监知其多金，必欲献三十万。庆宽无策，遂革职查抄，自分人囹圄矣。某相为请于德宗，谓庆宽为醇贤亲王赏识之人，父功之，子罪之，毋乃不可乎？且彼实无大罪也。未几夤缘开复，得居今职。其为人小有才，善营运，喜逢迎，都人皆能道之。

有外国大马两匹，一紫色，一梨花色，鬃尾皆剪拂，姿式雄杰，昨日由京奉车来京，人言为涛贝勒购者，共值银九千元。因忆昔年某提督有爱姬，吴产也，某革职，姬逃至都门为妓，其人躯干魁梧，冶游者谥之曰："外国大马。"余有友曾识之，戏以外国大马为题，拟乐府体三章。其一云："外国大马，得时则驾。青丝笼头金络背，燕台一旦高声价。磬控纵送，好整以暇。秉烛夜游，四月维夏。春风门巷自迢迢，他日相逢为君下。"其二云："外国大马，有意腾骧。肉陵峨峨，酒池汤汤。满其脑，肥其肠，南天有卉如佛桑。金刀一割澄琼浆，银床冰簟流芬芳。耽耽虎视在其旁，有人及腹夸鞭长。"其三云："外国大马，紫电穿云，冀北一顾空其群。何不相随故将军，桃花汗血标奇勋？"录之以寄一时之影事。

旧刑部狱中别院，有杨椒山祠，祠侧有槐一株，为椒山手植，下枯上荣，形状古异。相传椒山入狱时，归直隶司审判定谳。本朝追悼忠愍，恶直司徇枉，因将正门堵塞，别开旁门以出入。其塞门坎下，埋有椒山枷锁。至今都中人尚有直隶司不直之谚云："礼尚荣庆，前长学部时，左丞为乔树楠（绰号乔壳子），右丞为孟庆荣（号敝臣）。有人撰一联云：'壳子并吞双御史，敝

翁倒挂老中堂。’双御史为高楠、高树，皆川人，乔名树楠，故曰并吞。荣为协办大学士，孟名庆荣，故曰倒挂中堂也。”因忆昔年内阁中书，有名吴鎏者，见堂官宝中堂亦名鎏（即文靖），因改己名为均金以媚之。后其婿某，得内阁中书。有人撰联云：“女婿头衔新内阁，丈人腰斩老中堂。”两以老中堂为谑，而尧子一联，尤为穿插入妙。

又闻端渡阳为人言：“余昔督两江时，恨未使翁延年（号笠渔湖南人）令山阳县。”数日，叩其故，则言余顷闻一联云：“铜山县，山阳县，阳湖县，湖南从九，做过四五年知县；铁宝臣，宝瑞臣，瑞鼎臣，鼎足而三，都是一二品大臣。”上联即指翁令也，下联字字的对，以铁对铜，尤为巧合。惟翁实未令山阳，故余引以为恨耳。

王右军为江上老妪所书之“羊肉半斤”四字真迹，庚子年闻那邸藏之，今不知尚在否？明姚广孝为僧时，所削之发，闻在今郑邸某殿梁上，用铁匣封锁。邸中人为余言之。

京《宪报》纪高道士一则，颇足供人研究。录如下：“白云观（西便门外迤西路北）高道士，今已羽化，供职上清矣。稽其生平功行录，实以神仙中人兼政治中人者也。观奉长春真人，正月十九日，真人诞辰，都中达官贵人、命妇闺媛，皆趋之。礼真人者，必拜高道士，言应酬者，遂以是日为高道士生辰，拜时或答或否，答者必其交疏，或名位未至者也。若直受之而不报，则顶礼者以为荣。昔阅《石头记》，心异张道士事，谓以史太君之贵、王熙凤之骄、贾宝玉之卑视一切，何至与一老道周旋若此？比来都客为述高道士事，乃知黄冠中真有此不可思议之人物也。客曰：“往者吾就道士谈，旋有一人来，与道士最稔者。道士谓

之曰："昨有某君属予，为道地欲得海关道。"余谢之曰："且慢。今朝廷方征捐于官。海关缺肥，监司秩贵，属望者，恐所得不足以应上求，恁可犯不着也。"此人曰："仆有友某君，以知县分发山东，闻师父与中丞有旧，欲求一八行书栽培可乎？"道士欣然曰："此易耳！中丞新有书来，疏懒未及复，复时附数语足矣。"他日遇道士于南城酒肆。谈次，道士语一人曰："某侍郎之女公子，明日出阁，予几忘之。适前日侍郎之夫人来谈及，匆匆不及备奁物，即以箧中所藏某总管贻我缎二端，乃大内物总管所受上赐者，又以某总管赠我珍物二事，亦御赐品，备礼而已。"此皆客述道士言，而靦缕以语余者。南城酒肆，即杨梅竹斜街万福居。道士入城，每以是为居停。其肆东偏一院，境颇幽寂，凝神炼气，或无防焉。故客欲以杯酒结道士欢。及道士饮人以酒，悉于是肆。肆善治鸡丁一品，其烹割术，为道士秘授，肆人名之曰"高鸡丁"云。余著《燕京杂咏》，独少方外一流，今得以高道士补之。诗曰："修到神仙出世难，白云苍狗蔽长安。赤符不造中兴业，我作文成五利看。"呜呼！是亦近三十年来政治史中之小言也。

有法国资本家，拟由北京建筑铁道，通法、德、俄三国。预算程期，由北京至巴黎，需九日半，至柏灵九日，至彼得堡七日。昔者唐太宗欲合天下为一家，此世界殆近之矣。

祸福报应之说，近于迷信，知者弗道。然而左氏有言："人谁不死，凶人不终。"则确为理论之信而有征者。当光绪戊戌时，赵舒翘为刑部尚书，六君子案作，孝钦后震怒，召见赵，命严究其事，赵对此等无父无君之禽兽，杀无赦，不必问供。孝钦颔之。赵有门生某君任提牢厅，与杨锐、刘光第为同乡，稔知其

冤，求赵按律审讯。赵初唯唯，越数日闻将处决，某大骇。谒赵，力陈杨、刘与门生同乡至好，此案稔知其冤，请老师奏请分别审讯，声泪俱下。赵悍然曰："汝所言者，友谊也。我所执者，国法也。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动。汝速出，旨即下矣。"某恸哭而去，闻者莫不谓赵之残忍。越三年，庚子拳乱作，赵一言丧邦，两宫西幸，到西安后，命左右拟旨，赐赵自尽。旨拟就，呈孝钦阅，因他事搁置未发。已逾数日，忽左右有人问赵事如何处置。孝钦怒曰："此事还未办么？"日已向晦，使左右速宣旨，限今夕四钟复命。前任提牢厅某君及大同县令张鸿龄均在侧，张亦赵之门生也，为赵具衣冠。北面叩头领旨谢恩毕，服鸦片不死，服鹤顶血、服金均不死。时夜将半，使者催益疾，赵呼"取汾酒来"，连饮数巨觥，亦无恙。最后以黄蜡涂耳、目、口、鼻殆遍，后以汾酒、石灰喷厚纸封其面（俗谓开加官），气仍未绝。使者催速以帛勒之，诟赵闻言，犹呼曰："请稍缓须臾，即死矣！"然卒不得死。使者曰："时限已届，恐获严谴。"急以帛勒之，复以数人力缚其手足，良久始宛转就毙。呜呼，惨矣！先是张等闻赵有赐死消息，密电顺天府尹何乃莹，求合肥援救。何得电，谓人曰："我不能以一官徇彼。"置不答。未几，何罢职。盖何亦赵之门生，赵虽不贤，而何亦太无心肝已。

二十日各国驻京公使之夫人觐见，隆裕太后居中座，皇上居左座。行礼毕，皇上忽问曰："若辈之服饰，何以与我国不同？"太后为解释之，皇上大笑。

某贵人谓其妇曰："外间皆说咱们内里要钱。要是这样胡闹，国家大事，如何能办？"其妇蹙然曰："看现在的局面，若不积下些钱，将来如何是好？"某贵人顿足曰："你好糊涂！将

来大局如果不好，咱们不比平民百姓，难道有钱就会好了不成？”其妇艴然曰：“我只知道有钱就好，不管什么大局好不好。我不糊涂，你才糊涂。我不胡闹，你才胡闹！”某贵人懦夫也，太息而罢。

某京员以一万金庄票贿某贵族，许调优差，该票已送某贵族之妻收入矣。一日某贵族索款，某员以已送府对。某贵族怒曰：“这差事，你也去找府里要！”某员惶骇，长跪请罪。久之，某贵族始曰：“这款你全送他用。虽过，我就不用了。”某员悟其意，退而再送一万金，次日公事到手矣。

都中自今正以来，正城内外，盗贼横行，赴厅报案者，日有所闻，大概以中下户为最多。报案拿获者，十无一二。此辈又无势力如崇宅能使长官限期破案。而长官日扰扰于奔走伺候金钱宴乐运动中，亦无暇顾及若辈或数百元、或数十元、或数元之小损失。日复一日，盗风滋长，势不至易首善之地，为众恶之墟而不止。张仪曰：“今者盗汝璧，继且盗汝城。”有治盗之责者，当三思此言。

民政部今正传谕道衢各商涂饰市屋，继则乐户，继则官署。两月以来，赭壤飞文，金壁动色，外观其有耀矣。而市屋之生意，婆娑殆尽，乐户之游客，欺骗时闻，官署之政事，丛脞弥甚。譬彼病夫，虚阳外浮，嗟大命之将届也！

自禁烟令下，凡官员之吸烟被参者，皆革职永不叙用．不可谓不严矣。京师设禁烟公所，以亲王领之，专司调验各烟员之是否禁断，不可谓不严矣。乃数年以来，烟员中革职自革职，吸烟自吸烟，一若渺不相涉者。即以京官论，举吾所知，沈云沛，侍郎也，恽毓鼎，学士也，乔树楠，左丞也，皆朝廷左右侍从之

臣，悍然狂吸而不顾，更何论其他之烟员与无知之烟民哉！（或曰，朝廷果认真禁烟，必先至大员始。凡一品至三品京外官实缺有烟癖者，许陈明赏假自禁，以一年为限，限满由禁烟大臣调验。如仍未禁断，则开缺革职，何时禁断，则何时开复，署缺候补者亦然。如此则赏罚明而禁令易行矣。否则革职自革职，吸烟自吸烟。且有因烟瘾深，而规避取巧者，如沈恽等是也。又一品官无禁烟调验明文，是官至一品者，可以放胆吸烟矣。凡事不整齐画一，赏罚严明，而能收效者，未之有也。）

杨家骥惧妻逼妾自尽一则，已详前录。顷有友言，前编修吴荫培（现任贵州镇远府），亦惧妻之尤者。吴，苏人，得第后，至扬州打抽丰，陡患外症甚危，其友以旅店非养病所，谋移寓某娼寮，属某妓为之服役。妓手调汤药，目不交睫者七昼夜。吴病愈，感妓之义，纳为妾，携赴苏州，寄居老仆所。盖其妻素凶悍，恐遭毒手也。后被闻知，以诘吴，惧不敢承，乃流涕以请曰："吾非不能逮下者，君既纳妾，即宜同居，奈何诡秘，而使我受妒妇名？吾当诉诸亲族，以洗此辱！"吴至是始吐实，且以情告。其妻曰："是贤妇也，吾当优礼之。"入门颇相安，吴心窃喜。所以逢迎其妻者，无所不至。比入都供职，寓某胡同内，一日，其妻密予仆银十两，令破晓立姨太太房门外，仆从之。遂诬妾与仆有暧昧事，絷而送诸兵马司，己则号泣申庭，如丧其夫然。吴退值归，且泣且詈，吴不敢赞一词，殷殷如就死地，良久泣已。问："汝妾如何发落？"吴嗫嚅曰："请解回籍。"立呼仆持名帖赴兵马司，请照办，吴惟饮恨吞声而已。有人馈吴惠泉酒二巨瓮，朋辈自治具饮其宅，仆捧三小壶出，饮罄，众请益。吴匆匆入内，逾时自捧一壶出，神色沮丧。众知其惧内也，故嚣

之，再请益。吴踌躇不语，忽闻屏后厉声曰："何来此等恶客，不知老娘固吝啬者耶！"众纷然散。翌日诣吴宅取杯盘，其妻曰："此留偿酒值可也。"吴对人昂首向天，有富贵骄人之色，独与其妻遇，则惶恐殊甚。其妻性褊急，有不如意事，或以掌掴其面，或掉其发而殴之。吴听其所为，植立地上，状如木偶，都人多举其事以为笑柄云。

甜水井胡同翰林院杨家骥，浙人也，前数年，因无子纳一妾，生子已六龄矣。其妻童氏（皖劝业道童祥熊之女）不准杨再入妾室。今春童氏归宁，严嘱心腹女仆监守。迨其反也，而妾又有孕，大怒，痛殴之。且令女仆以足踏其腹，而胎不坠。不堪荼毒，遂服毒自尽。当气未绝时，童氏外出，杨延西医救治。医至，杨又惧童氏撞遇寻闹，有失体面，踌躇未决。童氏已回，逐医去，不准救治，亦不准妾子成服，且为着红衣以志喜庆。杨之同乡，闻其事皆不平。邻居恶童氏之淫凶，拟请巡警干涉，杨为叩头求免。斯亦家庭之怪剧已。

安定门外旗民名鄂诚者（系药行商人），其妻杨氏，三月二十七日夜间产一物，有三肉角，口生于顶，而额际另生一直眼，有手无指，长腿大脚，产后一小时，母子俱毙。次日，鄂出其物以示人，莫不骇异，皆劝其送入西医院，用药水收藏，以资研究。而鄂不愿，已筑埋之。此亦妖孽之一种也。

顷有人上农工商部条陈，略称近来各大商埠，大率有人满之患，现某已筹得地中起屋之法，请准专利云云。伦贝子诧为奇谈。余曰："此人果有此手段，则诸公之福也。不妨急请一试。他年诸公将中国地皮卖尽时，无地自容，即可窟藏其中，以寻生活，岂不大妙。"

相传仁庙征噶尔丹，于厄鲁特御营献俘时，有老胡能汉语，善吹笳。赐之酒，命其奏技，乃掩抑而歌曰："血花如雪扑战袍，夺取黄河为马槽。灭我名王兮，虏我使歌，我欲走兮无骆驼。呜呼！黄河以北奈若何？呜呼！北斗以南奈若何？"仁庙大笑，因手书此歌，以告皇子。迄今外蒙古一带，又有噶尔丹其人，密附强邻，狡焉思逞，朽索六马，岌岌可危，重诵此歌，真有奈何之叹已。

府学胡同内有西式楼房一所，昔日某君僦寓，花木盆景，位置天然，现为盛尚书之居。楼前遍挂妇女衫裤，且有无数兔皮错杂其间，状至芜秽。此楼与陆军部署内之楼遥遥相望。一日某司员哗传盛宅有四条腿之裤，众不信，登楼纵目，果有一白色物，似衣非衣，下垂四袖，皆言此老取法和珅，为祸不远。后有黠者以远镜测之，乃女衫裤两件，连缀晾于桁上，故有四条腿之异。语曰："相士以居，盛官一品。"非士比矣，而其居之不洁如是，启人疑骇，虽非和珅之裤，亦差等于伯有之赛矣。

顷见《帝京新闻》载，有蒙古巴里克杏芬女史所辑京师地名对，颇为新颖。录如下：天妃宫（东四牌楼马大人胡同），地藏寺（广渠门内东南角）。天喜庙（皇城外西北隅），地安门（俗称后门）。天神坛（先农坛内），地藏洞（京西万寿寺内）。天圣宫（北新桥三条胡同），地祇坛（永定门内迤西）。天师庵（东安门外草厂胡同今圮），地藏殿（右安门外九莲慈荫寺后殿）。天齐庙（朝阳门外元时建），地藏庵（前门外排子胡同）。色空天（京西海淀明米万钟勺园内有此三字），欢喜地（都中寺庙墙上皆贴此三字）。小有天（京西畅春园思永斋东别院），摩偷地（京西清漪园西）。雹子（胡同西四牌楼北，明代汉经外厂

也），云儿（胡同广宁门大街）。冰窖（东华门外南池子景山西雪池，地安门外什刹海，其余城外甚多），雪池（注见上康熙时赐蔡升元第饬内务府司员水雪施工于此）。云洞（京西玉皇山之东瓮山顶屋名，今大报恩寺延寿寺地），烟郊（京东三河县西五十里有行宫）。烟阁（广宁门内，即南北燕角，俗讹今名），月墙（前门东西二洞子门外至正阳桥，形如扇面，列肆居之，皆有夹道）。甘雨（胡同灯市口迤南，镶白旗蒙古都统署在焉，又名干鱼），朝阳（胡同灯市口西头）。夏甸（京东），春亭（西苑北海内白塔东面）。甘露殿（西苑内），太阳宫（左安门内法藏寺西，顺治年建祀太阳日君）。霞公府（东安门外南夹道，即理藩院后胡同左翼，节孝祠在焉），斗母宫（西便门外白云观内，有匾曰“大至宝光”，圣祖御书）。

都门习俗自五月初一日起，各宅结艾蒲于门旁，悬黄纸朱符于门首。其符或绘钟进士，或绘张天师，或绘五毒虫，奇形怪状，极为可哂，至初六日始揭去。《都门纪略》诗云：“樱桃桑葚与菖蒲，更买雄黄酒一壶。门外高悬黄纸帖，却疑债主怕灵符。”盖讥之也。近来惟官宅及西式楼房无此点缀，或曰革除迷信；或曰此辈门无债主，无须借重此符。二说均各有理。

有人馈西城新街口铁匠营胡同德宅节礼两盒。其门丁启视，均肠腊也，乃私窃一串，预备午餐佐酒。熟而剖之，中皆墨汁，嗅之，有异味。细察，知为大土烟膏。复出以献主人。主人大惭，随探怀出银元数枚充赏，且摇手禁勿声。而其事已喧传殆遍矣。

京外各衙门前照壁，向皆画一非龙非蛇之怪物，张口向日，传说以儆贪也。近来都中新建之衙门，如外务部、度支部、邮传

部等皆仿西式，不画此物，有人言此亦维新之一端。一客曰："此所谓守秘密主义也。试观今之大员，贪婪无厌，贿赂公行，曾有犯一查抄巨案，降一惩办严旨，如昔日者乎？虽曰维新，然实成其为贪维新而已矣。"

总布胡同某炭厂内，有老椿一株，四月二十七日午后六时，被雷击折一干。道路传言，中有大蝎毙于地，长二尺许，身作花斑色。于是观者麇集。警厅且派员调查，椿折有之，大蝎则未之见。致厂中人扰攘累日，可知天下事之真怪者，十不获一二，而人为之怪，则十居八九，此类是也。

御史瑞贤奏参新疆藩司王树楠贪鄙各款。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旨交陕督长庚查奏，至今年五月初二日，始有旨将王开缺。一查奏之案，动经年余，何等郑重，而结果乃不过开缺，谁谓贪吏不可为也？

某京卿援明人议论，例时事三则，极为有识，录之以儆在位者。明人论思陵有云："中官朝士，疑信参半，卒之两相慑间，两相诿诿，国家事如无舵之舟，无锤之称，浮沉下上，莫知适从。一二郎署小臣舆謣疾号，横流一叶，曾何救乎败亡？"此数语可以状今之新内阁。其论东厂有云："委寄严密，疑鬼疑帝，伯州犁之上下其手，孰知其状？华合比之坎牲埋书，孰为之征？武安侯之蜚语，王长君之乘间，改形易貌，旁行侧出。阁卫之狡者参居其间，抽偃师之机，而收渔人之利。"此数语可以状今之邮传部。其论辽事有云："蠢尔东边，何异疥癣，剪此朝食，岂无老谋？悠悠忽忽，如醉如痴。彼急则视之太难，彼缓又视之太易。难既不得刻期之奏功，易又妄思侥幸于一掷。甚至中外不和，文武不和，将士不和，杀气戾气，囿凑一局，一柄众持，两

臂互袒。彼无庸其善间善攻，我毕露其无谋无勇。”此数语可以状今之东三省。

东交民巷英使馆前，初八日午间有拖木车之骡折伤一足，势已垂毙。协和医院西医见之，急入使馆携枪出。时车夫已载骡入车，行数武矣，追而毙之，巡警力阻不听。西医曰：“此骡受伤太重，必无生理，将其击毙，免其多受痛苦，实仁慈之事也。”然以中国人心理观之，则此等举动，实为残忍之尤。《庄子》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此类是也。

大理院推事李方，前娶英国妇拍尔利为妻，现在顺天府尹衙门，呈请离婚事，为吾国前此所未闻。特将其原禀录下：“具呈大理院推事李方遣抱家丁李兴，为呈请启行事。窃职系广东长乐县人，自幼留学英国，于光绪二十五年在甘别立与英国人拍尔利结婚。三十一年，毕业回国，遂将拍尔利带回。现因拍尔利不守妇道，复于三十四年一人回英国，至今不归，来信言伊不返，实系彼此情愿离异。为此理合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并拍尔利亲笔信，一并呈请尹堂大人查核，照例咨行外务部转咨英国公使馆办理。伏乞准予施行，实为德便”云云。今之娶外妇者，尚其鉴兹。

有人以京城街巷地名集对甚夥，择其佳者录下：五道庙，十间房。牛角湾，驴蹄巷。天仙庙，地藏庵。娘娘庙，姑姑寺。甘石桥，苦水井；白马坑，黑龙潭。穷汉市，富贵街。又集胡同上两字为对者：银碗、瓦盆。喇叭、铃铛。银闸，铁门。秤勾，扁担。黑塔，白庙。牛街，马道。蝈蝈，穿心。洋洋，戛戛。亦颇巧合。

南城陶然亭之东有黑龙潭者，一潴水小泊也。故事，京师大旱，百祷不雨，朝旨必命大官赍铁牌掷潭中，则大雨立降，俗谓

之召黑龙。屡试辄效。有人咏其事云："民食为天格九重，要将甘澍慰三农。未闻六事桑林祷，诏下金牌召黑龙。"亦志怪之言也。

近来贡郎入官，皆由昭信股票移奖，限至本年二月底永远停止。适江皖巨灾，盛宣怀奏请开捐，凡捐五千两者专折奖以实官；比以捐生不踊跃，又减为七折，较昭信移奖，尤为便宜。昭信股票者，甲午年后，赔款过巨，国用大绌，朝廷用侍讲学士黄思永奏议，仿外国公债例，制定此票，令各督抚分饬府、州、县设特派员，始则劝购，继则勒购，且有因逼毙命者。台臣亟以为言，乃诏罢之。当制定股票时，有"按时还款，永不充公"之语。商民咸言："将来此款无着，必以虚衔嘉奖了之。"购此票者，多贬价辗转售出。及诏罢后，准此票移奖实官，其先以一二成售人者，因而获利。自实官捐停止，此票遂成为奇货，有反恨当时不知多购者，诚笑柄也。

旧例钦天监每年二月初一日进次年历样，十一月初一日颁历于百官。其进呈御用者，有上位历、七政历、月令历，又上吉日十二纸，每月粘一纸于宫门。御赐诸王有中历，各布政司，则皆礼部颁钦天监印造历，遍及于民间。无钦天监印者，为伪造，律处斩，法至严也。近数年来，民间多用中西月份牌及石印官商便览，钦天监印造之历已不多见，朝廷无法禁止，以其无"时宪书"之名也，亦犹今之新内阁仍旧专制，民间不得谓非维新，以其无军机处之名也。上下相市以名，而实则各行其欺谩，贼民兴，丧无日矣。

都门旧俗，元夜妇人连袂出游，蹈月天街，夜分必至正阳门下，暗摸门钉乃回，相传为走百病，又云为求子之谶。海宁陈世

馆之夫人徐湘蘋曾有词纪其事，中有三句云："丹楼云淡，金门霜冷，纤手摩挲怯。"最为风韵。今则城门已换，钉物全非，旧俗亦不复举矣，思之慨然。

俗传京师商情诈伪，至有卖纸靴者，今之晓市是也。晓市以宣武门外者称最，又名黑市。市中百物杂陈，尤以衣饰为夥。入市者必辨色而往，于晨光熹微中，选物论值，值至廉。然检视不慎，则受纸靴之绐矣。日影瞳瞳，市集即散。昔范蠡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晓市之设，岂有取于候时之义欤？虽然，巧取诈人，非经商之正轨也。

初九日午后二时，正阳门外东珠市口有一老道士，身著花衣，足踏草履，口操南音，手持黄纸条，上书红字符咒，自言普救万万生灵等语，为巡警拘住。老道大骂："尔系汉奸，尔归外国矣。"观者如堵，后拘入警厅，不知如何发落。

安定门外迤南有积潦一区，名曰南汀，京音讹为南顶，有庙市，每年五月初一开市，至十五日闭止。市中茶棚栉比，履舄交错，伊其相谑，比诸溱洧，实诲淫所也。旧有天桥跑飞车之习，近更拓辟广场，供人跑马，竞夸身手，迭起争端。初九日，有太监沈柳亭者在场驰骋，复有王姓者（天津盐商）扬鞭追逐，超沈而过。沈马不进，引为大辱，啸聚健片，执王鞭之。时辅国公溥善在茶棚瞥见，大呼"王某吾友也！请释之！"众不听，奋身往救，沈太监连呼："打！打！打！"众即舍王而鞭溥。助溥者亦相继而起，众寡不敌，全场鼎沸。南营参将袁德亮力为劝解，至两小时之久，日薄西山，两造乃悻悻然去。约诘朝再见，次日沈募集本厂工人，各执斧柯，编成队伍，溥亦号负贵胄子弟军，午前十二时，各至跑马场，预备战斗。沈参将及游缉队管带振某，

匍匐于两造之间，肉袒牵马议和，且言："此皆我等之罪，俟十五日闭市后，肆筵上寿。"两造始各罢兵。闻溥不甘此辱，已陈于肃邸前，请治沈罪。余以为沈太监诚不法矣。而溥公爵为皇室懿亲，乃下与茶棚之娼优隶卒杂坐，且引不知谁何之王某为友，殊属不知自爱。是役也，所谓楚固失之，齐亦未为得也。

都人有九门八点一口钟之谚，询诸老者云："都中八城门启闭，皆以点为号，惟崇文门以钟为号。相传崇文门地址，系一海眼，有巨鼋覆其上，此门即就鼋背建立，鼋示梦于司门者曰：'吾负此重任，何时始去？'门者语以'汝闻点鸣则可去。'故此门独以钟为号，此齐东之言也，然实有为而发。闻昔年某相揽权纳贿，寓崇文门内，民疾恶之，造为此谣，以鼋喻某相，以门喻朝政，以点鸣喻典刑，意谓此等权贪，非自罹法纲，不能去位也。至其鸣钟启闭，或以国初摄政王常由此门出入云。"

西便门城左以白石为基，高下参差。每于雪后，自远望之，宛如群羊起伏，都人呼为"万羊城"，颇类粤之"五羊城"故事，亦问俗者所当知也。

东安门内奶子府，本前明奉圣夫人客氏旧居也。客氏与魏阉煽构，流毒海内，尽人皆知。庚子夏，拳匪即于奶子府某邸内设坛，卒致惨变。先后四百年间，此地两为乱阶，亦一奇矣。近日都人纷纷更易地名，如"蝎虎"改"协和"，"臭皮"改"受璧"，"驴肉"改"礼路"，"烂面"改"烂缦"（皆胡同名），而奶子府三字仍旧不改，其意何居？

东西娼女杂居内城，坊自壬寅癸卯间，其时和议甫定，一以绥靖宽大为本，故听之。东单牌楼二条胡同第一楼者，初系日本娼寮，今为西娼所居，楼名亦不存矣。日娼新巢，都人所最称道

者，为长春亭，银瓶卖酒，当垆之妇，皆娼也。《燕京杂咏》云："金纷飘零燕子丽，空梁泥落旧乌衣。如何海外鹣鹣鸟，还傍华林玉树飞？"即纪其事。

偶过琉璃厂某书铺，见有抄本前明小说四十种，索价四百金，略一翻阅，即上海国学扶轮社新印之《顾氏四十家小说》也。中多宋元明三朝轶事，足补正史之缺。如明仁宗以阴症崩，景泰帝为宦者蒋安以帛勒死，读史皆不知也。友人沈芝芳寄示新印本，暇时披读，择其与时事极相类者数条，录于下：

（一）吴兴石茂良《避戎夜话》云：宋靖康丙午仲冬，金人再犯京师，有郭京者，乃殿前司龙卫营兵耳，自言能用六甲法生擒金鞑子，其法用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尝自试于内廷，君臣深信不疑，授以成忠郎，锡以金绘。使自募兵，皆市井游惰，不问骑射善否，但择其年命能合六甲，举卖线者刘六儿授以将令，又举街市卖药道人刘无忌及还俗僧杨某为统制，取丘浚诗、郭京、杨式、刘无忌，皆在东南卧白云之讥也。金兵围攻甚急，郭开宣化门出师，前置天王旗，每壁分三面，以镇四壁，按五方为旗色，或书天王，或书北斗。城楼上望捷者数千人，郭遣人禁止观望，言六甲法能使人隐形。一霎时，金兵两两翼翼，鼓噪而入，城中人犹以为郭捷也，竞出迎，皆被杀，全城遂陷。帝后被掳时，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午刻也。今庚子之义和团，状亦如是，幸两宫西巡，卒得回銮，不如是之甚耳。

（一）衡郡文林《琅琊漫抄》云：明宪庙时，太监阿丑，善诙谐，每于上前作院本（即演剧），颇有方朔谲谏之风。时汪直用事，势倾中外，丑作醉汉酗酒状，一人佯曰："某官至。"酗骂如故。又曰："皇上至。"仍如故。又曰："汪太监至矣！"

醉汉惶恐屏息侧立。一人曰："汝不惧皇上，而惧汪直，何也？"曰："吾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皇上也。"直由是宠衰。直既去，党人王钺、陈钺尚在，丑作太监持双斧乱砍状。或问故，答曰："吾生平惟恃此两钺。"问钺何名，曰："一王钺，一陈钺也。"后二人以次坐谪。保国公朱永掌十二营，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诵诗状，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声！"一人曰："汝何故改'八千'为'六千'？"曰："汝不知耶？此二千兵留在保国公处造房子。"上大惊，遣人私查，后以重贿免罪。成化末年，刑政颇弛，丑于上前作六部差遣状，命精择之。既得一人，问其姓名，对曰："公论。"主者曰："公论于今无用。"次一人曰："公道。"曰："公道亦难行。"最后一人曰："胡涂。"主者首肯曰："胡涂于今可去得。"宪庙为之太息。今京伶刘赶三，颇复相似，惜乙未春，为忌者杖毙，倘得见庚子以后事，其谈言微中，当不亚于阿丑也。

（一）《漫抄》又云：阁老保定刘公，屡为台谏所弹劾，而上宠眷不衰，人因称为"刘棉花"，谓其越弹越好用也。今之庆内阁，去冬被资政院三次弹劾，而朝廷乃畀以新内阁总理大臣之任，允宜锡此嘉名。

（一）盘石山樵朱承爵《存余堂诗话》云："近世大臣之家，往往崇构室宇，巧结台榭，以为他日游息宴闲之所。然而宦况悠悠，终不获享其乐，是诚可悲也。白乐天诗云："试问池台主，多为将相官。终身不曾到，惟展画图看。"乃知乐天真达者也。今之庆、那把持朝局，大启私第（庆大修海甸别墅，那圈占金鱼胡同），毋乃不达而至可悲耶？顾氏小说，蒐采繁富，意在备史料，资劝惩。语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观于此而益信。

玉泉山以泉得名，在西郊颐和园之右，登山俯瞰，则名园胜景，一览无遗。其泉纯庙题为“天下第一”，上横石额，勒“玉泉趵突”四字，并举海内名泉，与斯泉较轻重，分斤析两，详志下方，皆御笔也。昔元相耶律楚材晚年自号玉泉老人，想流寓燕京日久，爱其山水，故以为号焉。

都城有四水为镇之说，西北德胜门右之鸡猱潭，东北地安门左之后海，西南宣武门西之太平湖，东南崇文门右之泡子河是也。相传此四水各据一隅，名义各殊，金元后建城者为之，其详不可考矣。

地安门外之钟鼓楼，旧为都中最高之楼。相传此楼初建时，常有火患。后有人建议，梁柱均易木为铁，始得无恙。铸钟时，工久不就，工师将获咎。后其女跃入冶中，钟乃成。每至风雨夕，鸣声甚异。纯庙南巡至芦沟桥驻跸，闻其声，以问左右，具陈其故，因封此钟为侯。今楼下有废钟一，铁质高丈余，不知封侯者，即此物否？

土人相传文信国被絷入燕，居一古刹内楼上，三年不践燕土。元人逼其下楼，劝降不可，即于刹内就义。柴市者，即其地名也，后改为信国祠。在大兴县南境，阶石上至今犹有血痕，天雨则见，土人以是卜阴晴焉。又有谓柴市即菜市者，则未免过于附会。

德胜门内鸡猱潭，一名积石潭。潭旁有寺，寺后有一巨石矗立，相传为陨星所化，石上有鸡猱二形相对，猱形模糊，鸡形最肖，因以名潭。余甚异之，昔日偕友过访，石则犹是也，而鸡猱不可辨识。潭水作深碧色，浣女渔翁，都无所见。延伫片时，清云动袂，夏日招凉，殊不恶也。

阜成门外慈惠寺，殿后壁有孔，可透天光，反映人影于壁上，皆倒立。余曾验之，即光学折光之理也。

国子监大成殿前阶下，有古槐一株，一枝下垂向地，皇帝临雍，不扶自上，人谓为"孔子笔架"。周景王石鼓，在大成门内；韩文公石鼓，在大成门外。元明以来，碑碣甚多，好古者不可不一游也。

吴梅村祭酒旧宅，在魏染胡同，康熙时汤少宰若曾居之，集联榜于门云："旁人错比杨雄宅，异代应教庾信居。"致讽深矣。然其宅址，今不可考。

有和兰国新闻记者两人，环游地球，沿途演唱，以取游资。刻已到京，外交团颇致欢迎。十九日晚，在六国饭店演技唱曲，所得馈金甚丰。一二日即他行。彼无资而远游者，可以取法。

廉希宪万柳堂，在广渠门内东南隅，地本拈花寺，康熙中更建大悲弥勒二殿，昔日之莲塘花屿，渺不可寻。闻国初开博学鸿词科，海内应征之士，尚就其地为文酒之宴。今则台榭荆榛，衣冠凌替，徒存一万柳堂旧名，供一二览古者感喟而已。京师起筑宫室，其定方无或用正子午线者，虽皇居亦须少斜。俗传正阳门城西数武，埋有石兽，地安门外桥下有石猪，即为京师之正子午线。

护国寺为元时脱脱丞相府，内有土殿无砖石，元建筑物也。相传脱脱死后，奉敕即其府建庙，在今庆王府西偏。

京师地方审判厅刑科预审第三庭，顷判一案，至为奇特。有彭新义者，控王少唐诓骗其妹之金刚钻石一颗，涉讼两年，其控词大致谓此石于光绪三十一年，由王姓带往美国赛会，归来掉换赝品，此石值银二十四万元至三十万元左右，佩于身边，能避枪炮，石之坚性，用铁锤砸击，毫不损破。至掉换之赝品，一砸即

碎等语。厅官诧为奇谈，层层批驳，颇为明晰，乃后段忽云："查以赦前事告言人罪者，即以其罪罪之。此系光绪三十一年之案，即使所控属实，亦在两次恩赦以前"等语。然则凡在恩赦以前，所控属实之案，不得不准理，且将科告者以罪，是恩赦不足以示德意，实所以纵诡随枉善良耳。（此批甚长，已载入某日京报。）说者谓有此奇特之控词，不可无此奇特之批语，否则官与民之程度，大有迳庭，不遇人情，其何以出治哉？

六月二十三日，都城内外骡车夫皆醵钱以祭马王，是日车价昂至数倍，向客婪索，名曰"乞福钱。"其祭品用全羊一腔，不用猪，谓马王在教，不享黑牲肉也。其像则四臂三目，狰狞可怖。其神牌则书"水草马明王"字样。或告之曰："汝辈车皆御骡，宜祭骡王。"则答曰："骡本马种。现在骡族虽强，名居马上，几于自忘其种，然毕竟不能独立为王，故我辈仍祭马王也。"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矣。

二十五日，则为祭虫王之期，四郊农民，焚香顶礼，受胙饮福，极求虔敬。有叩以虫王之义者。老农曰："蝗虫额上有'王'字，虫王即蝗虫，祭乃祝其勿害苗也。"叩者曰："非也。虎名大虫，又名百兽之王，虫王即猛虎也。扑杀之惟恐不速，祭于何有？"老农曰："蝗害苗，虎害人，二者皆巨害也。虽然，虎害犹可，蝗害杀我。今天下虎害多矣。习见不以为畏。若蝗害则不可思议，故先祭而禳之。"异哉此老农，不患虎而惟患蝗，意者蝗之害，更有猛于虎耶？

六月二十五日，内阁会奏典礼院官制一折，有客读而献疑曰："折中屡称掌院大学士，而是日上谕，惟称掌院学士，此大字，如为监国摄政王抹去，则政治官报次日录此折，即宜刊落大

字，如为抄奉谕旨时漏写，则次日亦宜更正，此一疑也。折中有"隆朝会郊庙之典，协沿袭损益之宜"二句，"沿袭损益"四字连用，语虽可解，而义实不通。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袭乐，载在经典足征也。礼之不贵袭也，原文与朝会、郊庙对举。朝会、郊庙系四项，沿袭损益系三项，文义亦不相对。沿者袭也，袭者，沿也，诠之则曰沿用，斥之则曰抄袭，足征袭之一字，非美词也。而隆重之典礼，居然以沿袭为协宜，此又一疑也。清单内第一条云："典礼院掌朝廷坛庙陵寝之礼乐及制造典守事宜，并修明礼乐，更定章制。"此条意在包括全体，而制造典守四字，又为蛇足。制造神牌，本礼中所有事也。典者，常也；典守者，即常守也，简言之即所谓掌也。既以礼乐并举，而又特出制造一层，既以掌字冠前，而又系典守于下，此又一疑也。"余笑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不观秋辈之翰林，（留学生某检讨致书何秋辈中丞，误辈为辈，闻者已作联语以讥之。）怀卵之进士乎？（留学生某进士，解《诗经》'有女怀春'为'怀卵'，力诋孔子不删此淫词，盖粤人呼卵为春也。）此而可疑，则将有不胜其疑者。至掌院大学士一节，是日谕中本有协办大学士字样，掌院学士无大字，或者省文也。沿袭损益，本为因革损益，撰稿者虑庆内阁畏革字，故改为沿袭，此与魏奄之干儿以巍巍颂奄，而虑山厌太师头，移书于下，同一心理。子力诋其不通，而彼益引为谨慎周密，且以希荣固宠矣。"

老妓绿香仙馆，近携一雏来，名小绿香，居西河沿金台旅馆二十一号，日以电话通李伯行侍郎处，由十数起至数十起不等。有知其事者云："李初以千金纳妓为妾，后不安于室，复以五百金遣去，与之约曰：'汝去，一切可许自由，惟不能与我同处一

地。’妓诺之，此十年前事也。李出使欧洲，妓往来京张间，艳名藉甚。今垂垂老矣，色衰爱弛，门前冷落车马稀，而李已由京堂而钦差而侍郎，位尊而金多，意欲此公再收覆水，否则再赠巨资。两者如俱不可得，即出其雏应客，而己为房老，将与此公角逐名利于挦毂之间，不复顾前约矣。闻李对于此事，颇为踌躇，都中人言啧啧，恐未能以不了了之也。”

某录事贵族也，尝伪造公文，派某甲、某乙等差缺，招摇纳贿，或一二百元，或五六百元不等。甲乙等以某炙手可热，不之疑也。及持公文禀到，始知被骗，大哗，将与某为难。当事者既不能准此伪公文，又不敢开罪于某，遂出其恫吓之手段，谓甲乙等曰：“此事咎由自取。若照例惩办，则行贿与受贿者，厥罪惟均。”一面出示晓谕诸色人等，勿受书吏伪造文件之愚。甲乙等俱再受累，亦相率罢休，而某仍洋洋如平时也。相传某之父最跋扈，能制其最豪贵之孀嫂。尝与其嫂借钱，不遂，则乘其出，伪作疯状，褫衣相向溺，其嫂大惭沮，后见辄避之。而某又悍然以伪公文骗钱，当事者莫敢谁何。有是父乃有是子，信然。

都中骗术，愈出愈奇。一月前，闻有甲乙两人，衣裳楚楚，行至珠市口，雇一最新之骡车出广渠门外。车夫某丙索价一元，许之。众车夫在旁，皆羡丙之遇，而笑甲乙之愚也。拟俟丙返，索其酒食，后屡觅丙不得。越十余日，众见丙之骡车而不见丙，心疑之。就御者询丙踪迹，致生口角。警兵干涉，众告以故，警亦生疑。拉赴厅，诘其购自何人，遂获甲乙。严讯，供称当时实利其骡车，出东渠门外五里许，共将车夫谋毙，于是觅得车夫尸而置甲乙于法。

《北京日报》云：美国人李某，上议院内极年少之议员也。

其妇有病，为医所割，血亏病剧。医云："非得生人血补救，不可复活。"李某慨然当流血之任，以救其妇。医遂割开两人之血管，以抽气机联之，计一小时许，李某之血，输入其妇之身，约有四十余两。李某遂昏晕不省人事，医乃止。后数日，李某平复如旧，其妇亦获更生。李某伉俪之情笃，而医术之神奇，亦不可思议矣。

偶与客谈内务堂十二日传懿旨申斥事。客笑曰："无他，不过破费四百两耳。"因言邮传部初立时，旨简张百熙为尚书，唐绍怡为侍郎。张谢恩后，即拜唐，备致谦词。唐竟居之不疑。张以其侮己，衔之。次日唐答拜，并请奏调各员交上衔名单一纸。张唯唯。及奏案发表，单中无一人入选，唐大怒谒项城（时任军机大臣，此次两人皆其保荐。）告以故。项城曰："野秋是余亲家，当为排解。"即赴张处。张见面，大骂唐不置。项城知不可劝，怅然而回。由是两人交恶，具折揭参，俱留中，又互请病假不到部。御史某严劾之，两人均着传旨申斥。唐暗贿太监银四百两，（按此项谕旨，京官向由太监传宣，被申斥者，跪聆宣旨毕，太监破口辱詈，状至不堪，是谓申斥，纳贿者免詈。外官则由督抚代宣，无此状。）张不知也。曾传张跪聆宣旨毕，太监顿足大骂"混帐王八旦，滚下去！"张叩首起立，面无人色。次传唐申斥，无此状态。张益恚愤回宅，真成病矣。未几以忧郁卒。戊申十月，孝钦、德宗相继宾天，照例十九日内，不准各官递封奏。编修刘廷深（大学堂监督）忽破例递折（似是调停表礼），传旨申斥。刘一穷翰林，安有此四百两私贿，又不能堪辱詈，意大窘，浼人关说纳半数，临时申斥，仅叱"混帐，下去！"亦所谓半骂也。刘退而告人曰："士可杀，不可辱。吾初不料国家有此恶例！"

慧因室杂缀

天南遁叟之诗

顾亭林之轶事

齐召南补脑

梁山舟之钱癖

顾宪成先生之后裔

太湖渔舟

滇官之卖身文契

袁子才之身后

厨子翰林烟波钓徒翰林

龙汝霖之戇直

二董

清宗室命名行派之缘起

侍卫魁某之花翎

毛西河之与龚孝琪

圆光

张医

单贝勒府

刘文清之书法

沈文定之俭德

麟见亭富贵神仙

某太史
市侠
广东两提督
记黄某遇骗事
相术
黄豆抚台
姜西溟之与沈归愚
吴白华之与宝竹坡
发史
咏吴梅村诗句
印刘
一日五饭
咸同光宣四朝钱法之变更
京师食米
京师正阳门内之关庙
一国五公
施公案与彭公案
论左文襄
宝文靖之风趣
邪术
诙谐决狱
记曾忠襄语

慧因室杂缀

星　珊

天南遁叟之诗

康熙中，益都赵执信工于诗。其论诗也，谓当指事切情，不宜作虚无缥缈语，使处处可移，人人可用。论者谓足矫正王新城末派之弊。后官编修，同馆中有以诗集及土物馈者，执信答柬云："土仪谨领，大稿璧还。"某大恨。犹记前二十年，明天南遁叟王韬，好吟咏，以主持海上骚坛自命。顾诗格不高，通人不许也。一日宴于某处，王诗兴勃然，索纸笔立成一律，持示某名士。某名士瞪目久之，曰："可惜，可惜。"同座者询以何惜，则曰："可惜绝好一张薛涛笺耳。"王汗颜甚，不终席遁去。

顾亭林之轶事

顾亭林先生，为明季一代巨儒，学问经济，卓然千古，而又长于理财之策。少年时往来南北，所经历之处，辄留治耕牧，或作贸易，致数千金，则纳小家女为外室，为之谋衣食日用之计。逾时弃去，更至一处复如之，人莫测其用意。晚岁始笃意著书焉。胡光墉雪岩盛时，商业遍于各埠，每埠必有胡氏外室一二处，起居豪侈。后胡氏虽不过问，而其人蠹其所有，足以自给。

若胡氏于既富之后为之，不过豪商纵欲之一端，亭林先生到处创业，如计然之三致千金，不得不服其魄力之伟。

齐召南补脑

吾国旧日，谓人之智愚属于心，西人则谓属于脑。近今科学发明，亦知属脑之说为确。予试以一事证之。乾隆时，齐召南侍郎，坠马伤脑，髓出几死。上命蒙古医往视，医杀牛取脑髓合之，敷以珍药，数月始愈。齐本颖悟，过目不忘。自此后神智顿衰，读书亦不能记忆矣。

梁山舟之钱癖

予于前清书家，独不喜梁山舟，以其未脱酣俗之气。山舟生平，亦多不足取者。此老素有钱癖，吞没故人子谢三郎存款，遭其兄谢恭铭批颊。贪而受辱，言者齿冷。山舟一生不近妇人，娶妻别室而居，朔望会于中堂，交揖而退。人疑其为天阉也。

顾宪成先生之后裔

明季顾宪成先生，蹇谔不阿，以言事忤旨，受廷杖。比曳出，已血肉模糊，奄奄一息。门人海忠介瑞，伺于朝堂外，见状，急割活羊一口，裹附公身，百方调护，幸得不死。而自此羊毛绒绒，遍于肌体矣。公无锡人，迄今数百年，凤光桥下顾姓，凡属公之嫡派，其身上必有白毛一簇以为标记。予数闻此说，近年寓

无锡，获与顾姓交，亲询验之，不爽也。

太湖渔舟

太湖一带渔舟，大小千余艘，乘风势扬帆出港，聚泊无定所。每当夕阳西下，苇花深处，停桡晒网，此往彼来，熙熙嚷嚷，是中固别有岁月也。闻彼辈相聚而处，有规则，有首领，群受约束，秩然不紊。其富厚者，拥资数千，饮食服御亦颇精洁。且延师设塾，课同辈中子弟。友人王君，以与彼间塾师相谂，介往一游。据云船身外观隘陋，入其中豁然开朗，位置楚楚，拂拭亦甚清洁。有瓶花供于几，有铁床设于舱隅。男妇老幼，均朴质可亲。据塾师言，彼中课程，仍读《四子书》，《千家诗》，《诗经》等类，略习珠算。不论男女，年庙十二三，辄缀读从事生计，能读毕以上数书者，即为卒业。待先生甚恭谨，餐必有酒、有蔬、有鱼虾。浑浑噩噩，俨然中古气象，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也。王君等所登之舟，为彼中绅户，与之相等者有十余舟。再上则为总头目，统辖各舟，对内对外，一切听其处理。惟渔舟中人，均奉天主教，各埠如此，不仅太湖一隅为然，不知始于何时。而外人传教之势力，亦殊可怖矣。

滇官之卖身文契

平西王吴三桂，镇守滇中，久蓄异志，拥有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不惜金钱，网罗羽翼。凡其时文武官之铨选到滇者，辄阴遣私人诱令鬻身王府，领身价银，为其效用。多

者数万，少亦万余，视其才为等差。官吏趋之若鹜，可谓名节扫地矣。南昌刘崑官云南同知，初到省，吴令其婿胡国柱往谒，乘间道意，袖出冯某卖身文契一纸。刘检视之，中云立卖身婚书，楚雄府知府冯苏，本籍浙江临海县，今同母某氏，卖到平西王藩下，当日得受身价银一万七千两。媒人吴国柱，卖身人冯苏云云。刘见之大骇。凡卖身藩府者，例拜国柱为师，故当时人言滇中有三好，吴三桂好为人主，士大夫好为人奴，胡国柱好为人师是也。

袁子才之身后

随园生前，才名遍海内外，高丽琉球，争购其诗。其实借名诗话，以结纳公卿，招致权贵，颇有一种狡猾手段。当时同辈，如赵瓯北等，已多诋讦之。至其身后，诟之者尤众。袁之门生某，尝刻私印曰："随园门下士。"后受舆论攻击，乃复刻印曰："悔作随园门下士。"张问陶初亦崇拜子才，名其诗曰《推袁集》。袁殁后，更名《船山诗钞》。

厨子翰林烟波钓徒翰林

兴化刘熙载，咸丰朝以编修入直上书房，徒步而往，大风雪未尝乘车，衣履垢敝，诸王子窃笑之，呼之为厨子翰林。海宁查慎行，以编修扈跸南海子，群臣赋诗，慎行有句云："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上称善。须臾内侍传旨云："宣烟波钓徒翰林。"夫厨子翰林，不失其为穷翰林而已。若既为翰林，而又自居于烟波钓徒；既称烟波钓徒，而又靦然自列于翰林。帝之

以此相呼，殆于嘉美之中，而有轻薄之意矣。

龙汝霖之戆直

湖南龙汝霖，作宰江西。巡抚沈文肃葆桢，尝荐一家奴，奴故吸鸦片烟，汝霖难之。众见时，直言曰："某用人有约，不博、不歌、不吸烟，此奴苟不吸烟，惟公所命。"文肃惭谢之。其令高平时，藩司文某过境，仆徒需索不遂，尽取器物载之以行。汝霖遣役追而絷之，搜其行李，得所失物以归。王壬秋赠诗有云："戆搜文布政，狂斗沈尚书。"盖纪实也。

二　董

咸丰末年，户部失慎，火三日夜不息，卷牍荡然。先是董韫卿先生恂，观政户曹，检旧案之有关系者，抄存于家。比毁后重修则例，吏以无从检补为辞，先生乃从旧日节抄中补成之。吾乡董授经先生康，目短视，喜读书，有邵荀慈捧书而读，面目尽黑之风。通籍后，久官刑部，一意研求刑律，终日伏案。凡部中旧案则例，手自摘抄，成数巨帙。后又派赴东瀛，考查新律，于中西刑律，能会其通。民国成立，任为大理院院长。至今老于京华，言及留心部务者，辄推二董焉。

清宗室命名行派之缘起

乾隆间，皇六子永瀅，绘《岁朝图》进呈孝圣皇后，高宗御

题，有“永绵奕载奉慈娱”之句，随命取“永绵奕载”四字，为宗室命名行派。至道光丁亥，续定“溥、毓、恒、启”四字，其时溥字辈已命名奉字，谕令改之。咸丰丁巳，又续定“焘、陪”，增其四字。

侍卫魁某之花翎

予前记清初重视花翎，施琅以五等之封易之，卒格于部议不允。至后捐例大开，花翎一枝，仅值白银三百，可为浩叹。又有一事堪发噱者，国初热河出狩，寓讲武于从禽之中，意至深远。自道光以后，此典久废，羽林卫士，鲜有娴射击者。逮同治初年，四方多难，穆宗发愤图强，亲畋南苑，以习武事而作士气，侍从惴惴如临行阵。御前侍卫魁某，至贿通左右。预购獐鹿雉兔之属数十对，插矢献之。帝方愤禁军之不竞，思借以激劝，遽奖魁以花翎。市井小儿知其事者，故于魁外出时，以雉毛插于兔后，擎之游行。魁虽恚，亦无如何也，

毛西河之与龚孝琪

毛西河狂放不羁，喜说经，挟博纵辩，诋宋儒尤力。尝缚草为人象朱子侍立，读朱传稍有勿善者，诘难扑责，以为快意。龚定庵子孝琪，狂过于父，晚年自号半伦。半伦者，言无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而尚爱一妾，故曰半伦也。半伦喜改定庵文稿，每置定庵木主于案，以竹杖击之曰：“某句不通，某处不妥，若为我父，故为改之，不敢以此欺饰后人也。”若毛、龚者，

真可谓世间怪物，无独有偶者矣。

圆　光

圆光之术，市井间多信之，然亦确有灵验者。以予所闻，常州某布店，贷款于某庄，以货物相抵押。某庄因无余地堆置，商之恒庆正绸庄代为收存。比某店还款取物，则已缺布两捆。恒庆正中人，乃召圆光者来。向例圆光施术，必令童男视之。时恒庆正隔邻为一饼肆，肆主一子年方十一二，性极聪颖，业于冠英小学，召之使视。童曰面貌若何，衣履若何，初出时两手各提其一，至史家衖憩地少息，乃肩负之以行。据其所言，则出店某也，诘之果吐实。顾此圆光者，手术乃未娴熟，书符时挟一册为蓝本，童乘间窃之，所诵数语，亦一一默识不少遗忘。一日童在校失铅笔一，愤甚，抵家后，戏效前法，书符诵咒讫，注视图中，为同学某生所为。童私念某生无行，乃窃吾物，吾当有以创之，遽于其左颊上画一十字，以为报复。比晨抵校，则某同学之面部肿起，有十字痕，阅三星期始愈。童心知其故，嗣后遂不敢轻于一试矣。

张　医

常州观子巷张某，精岐黄，以末秩听鼓山右。会抚帅太夫人有疾，群医束手。人有荐张者，帅使召之，不至，以礼延之，亦不至。帅无如何，躬自往请，张始勉强应诊。比入署，则太夫人喘痛呼晷，寝处不宁。众医隅处，窃窃议方药。张诊毕大言曰：

"疾可为也，是名肺痈。可速召数十人，至大明湖担水，叠几案高丈余，下盛巨盆，令人登几巅，以水下注。周而复始，历数小时，视水已泡沫，取以煎药。药成入杏仁一两，凤仙花子二十粒，进于太夫人。"药再进而太夫人霍然，帅喜甚，委张为巡捕，不数年补某令。夫肺痈之名甚新，其治法亦甚奇。张之为此，故神其术欤？抑实有其术欤？当质之明医者。

单贝勒府

近人孙静庵《栖霞阁野乘》，有七额驸一条，内载嘉庆时，成德行刺七额驸姓名，殆亦缀拾旧闻耳。考七额驸名丹巴多尔济，蒙古人。当成德挟刃突至御前，诸侍卫不知所为，七额驸直前抱之。德不得逸，反刃刺其腹，肠出流于地，额驸仍不释，侍卫始前缚之，贝勒乃仆。上亟命蒙古医纳其肠，舁归第，赐上方珍药。初本封公爵，至是加封贝勒。其府第在今灯市大街，俗称单贝勒府，即明时严分宜旧第也。

刘文清之书法

文清书雄健沉著，包孕一切，予最爱之。康南海《广艺舟双楫》，谓公书集帖学之大成，洵不诬也。文清好书蜡笺、高丽笺，笔则惯用紫毫，虽联匾亦然。瑛梦禅与公交最笃，瑛居勾栏胡同，公居驴市胡同，相距咫尺，时相过从。瑛曾辑公手札二百通，由壮至老，体格悉备。瑛喜效公书，时为公代笔，真迹绝少。其但署石庵二字，及用长脚石庵图章者，皆代笔也。

沈文定之俭德

予戚沈治臣，为吴县沈文定公桂芬之从孙。性慷慨好交游，千金一掷，以是常处窘乡。予曾作书规之，谓文定一生以俭德著称。闻故老言，其为相日，驱驴车入值，至东华门，门者呵止，公下车而进，众乃大惊。传为驴车宰相，俭德宜世守也。

麟见亭富贵神仙

满洲旧族，簪缨累代勿替，福德兼备者，莫如麟见亭河帅，故当时有富贵神仙之目。见亭为完颜氏，系金世宗之嫡派。清初时，阿什坦学士以理学著，顺治帝称为我朝大儒，其后世有闻人。见亭上承祖父之荫，下享儿孙之福，及身仕宦，又复一帆风顺。晚年修葺园林，优游颐养，其弓弦胡同内半亩园，结构精雅，蜚声都下。尤著称者，园内一处专陈一物，如琅环妙境专藏书，退思斋专收古琴，拜石轩专陈怪石。永保尊彝室专陈彝鼎。徜徉终老，福寿康宁。袁随园辈相衡，"殊嫌寒俭矣。

某太史

都中士大夫，徜徉于像姑之门，好色不淫，自矜风雅。若马樱花下，胭脂坡前，偶有所眷，辄复笼灯夜走，讳莫如深。一则习尚所趋，众醒我醉，不免为人所讥。一则挟妓冶游，例须革职，巡城骢马，时有走避之虞，故咸、同以前，女闾营业极不发

达。光绪中叶以后，禁网渐弛，趋之者众。于是北班、南班，艳帜高张，生涯鼎盛矣。旧例，于娼寮中为巡城御史械系以去者，无敢言真姓名，张三、李四，随口混供。诘朝模糊取保，或遣人顶替以出，否则朝上闻，夕褫职矣。同治季年，江西某太史，少年科第，翩翩自喜。又新自某省典试归，宦囊充牣，恣意冶游，衣丝豢竹，作长夜之欢。适某侍御巡城过之，见其服饰诡异，以为市井间浮薄少年，笞之三十。太史为保全功名计，隐忍受辱，讳不敢自承。比释归供职，则昨宵衙头袒衣受杖者，固依然木天清秘之选也。太史虽受挫折，尚幸其事隐秘，外人莫知，比相黄粱一梦。而其近仆挟持其短，恣为需索，稍不遂意，则隐词虔语，侵陵及之。太史无可如何，愤郁辞职去，不知者方誉太史之襟期高尚也。

市　侠

晚近以来，士大夫浇薄成风，翻云覆雨，眨眼若不相识。而市井间屠沽卖浆之流，转以气节相矜尚，毅然孤往，行其心之所安，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也。大刀王五者，京津间之盗魁。光绪庚辰岁，刑部檄五城御史往捕不得。越数日，五自诣部投到，侃侃自陈，不少隐讳。时部中司谳事者，为溧水濮文暹，简南阳知府，贫不能成行，五贷款送之抵任。安侍御维峻，以言事忤旨，谪戍军台，（案安当日所上摺，指参李文忠，语极可笑，至谓经方为日本驸马，李之财产均寄顿日本，一派无稽之谈，而直声震天下，朝野仰望丰采。当时士大夫之心理如此，谪戍之命既下，恭王适趋朝，语枢臣曰："此等奏摺，实之字篮可耳。如此小

题大做，是欲成小安之名也。”此老毕竟眼光较好。）五慕其直节，资以车驼，护之前往。顾王五事世多知者。至伶人五九及十三旦，几湮没不传矣。五九以色艺鸣于都中，南海张樵野司农昵之甚。比司农获罪，门生故吏。无过而问者，五九独弃所业，追送至西安。朱古薇《疆村词》、王佑遐《半塘词》中，各有氐州第一一首，实隐赋此事。十三旦亦京伶，为立山所赏。立山任内务堂司二十余年，以是饶于财，性豪侈不吝挥霍。十三旦往来门下，颇得其资助。立山与载澜，因征逐欢场，故有夙嫌。及拳乱起，澜娇命杀之，门客星散，十三旦往收其尸，而经纪其丧。呜呼！彼三人者，可以传矣。

广东两提督

光绪初年，粤中有两福之称，一谓陆路提督郑绍宗，一谓水师提督方曜也。郑本洪氏中人，为陈金刚手下健将。金刚有军师孙某，谲谞多智术，极为陈所信任，（陈破广西贺县后，以李氏宗祠为王府门前署联云：“王者命自大，谁敢化蛇当道；英雄居此地，何妨扪虱谈兵。”即孙某之手笔。）与绍宗素不睦。城破后，争一女子，卒为绍宗所有，愈不能平，时媒蘖之。绍宗屡立战功不得赏，心已怏怏。曾因言事争执，孙嗾陈鞭之，绍宗益愤，遂乘间刺杀陈，并杀孙以降于官军，隶金统领麾下。主将爱之甚。乃易从主将姓。绍宗长身广膊，孔武有力，口大几容二拳，食量至伟，能尽粟二斗，歧肩一双，时称大口金刚。积功官至提督，始奏请归宗。在粤东久，立功绩甚多，尤长于捕盗。练兵一营，名曰绥靖营，约束极严。绍宗尤能与士卒同甘苦，故士

卒乐为所用。时水师提督方曜之部下，多潮勇，无纪律，时出肆扰。然其勇悍善战，乃与绥靖营同，粤中赖以保障，盗匪敛迹。论者比之李广、程不识焉。方秉赋奇特，精力绝人，日必御女以资排泄。向例，谷埠妓艇，每日以四人人值，缴费则免。方在任时，定为二人缴费，二人人值，轮流当夕无虚者，与海兰察事相同。（海事见某笔记）方又能在水中伏三昼夜，取鱼虾以为粮。临阵身先士卒，所至披靡，洵异人也。

记黄某遇骗事

赣人黄某，仕宦中人也。年来退居沪上，客中无俚，暇辄作北里游，品柳评花，闲情略寄。某日于席间遇一客孙姓，年五十余，团龙之袍，方袖之褂，一望而知为前清士大夫。黄以其同类，略与接谈，颇相洽。孙固笃信善举，持佛家言者，与黄生平素旨尤合，以是踪迹渐亲。数月后，谈及目前生计，孙谓曩时本营五金业，后因出仕，始交弟辈经理。光复以来，百凡损失，倘有资本，惟此尚为轻车熟路，可以著手。黄察其诚笃。似非沪上浮滑之流，意为之动。允各以三千金，合设某某五金号。经营匝月，始于垃圾桥河下赁屋开张。开市之日，黄乘车至号，见铜牌玻橱，装饰华丽，布置周妥，心极欣慰。于是每逢暇日，辄往小坐。偶翻帐目，觉交易往来，尚不清淡。荏苒半载，黄适小有感冒，家居养疴，逾旬不出。愈后心念孙某近已久睽，宜往探视。比至原处，不见所谓五金号焉。徘徊数过，风物顿非，急询邻人，人曰："尊店门牌若干号？座落何处？"黄瞪目嗫口，不知所答。盖前此虽屡往过，迄未留意及此。且惭且愤，汗流浃背。归

托探捕侦之，则所谓某某号者，仅租器具若干，陈设品若干，妆点外观，固未进丝毫货物，亦未作一户生意也。三千金人手，乘间逃脱，飘然竟去。沪上人心之险，设计之奇，洵可畏哉！

相　术

沪上三阳道人，精于相法之名，久脍炙人口。有江西富人黄某，以调查商业，偕其戚汪君来沪，偶与店中司事者谈及星相之学，司事者盛称三阳之神异，汪君意不之信，互相论难。汪曰："请于今日偕往一试，惟君辈二人须依予之计画。时黄某貌固不扬，衣服亦朴素，司事者久处于沪，丰度翩翩，颇具豪华之概。遂相将过三阳道人之居，汪先就教，黄与司事者隅坐一方，互谈商业，一作颐指气使之形，一则唯唯诺诺，奉令惟谨之态。比汪相毕，二人依次进，则誉司事者无所不至，谓黄某依人成事，机遇平平而已，三人乃大笑出门。友举以告余，顿忆吾乡庄培因殿撰一事，与此极类。庄在京时，与某上舍自裘文达斋中饮归，同诣千佛寺，访一江西相士。上舍与庄易帽同车行，是时业有人报之相士矣。将抵寺，殿撰谓易帽恐涉轻薄，仍各冠进。相士遂言上舍为台阁中人，位历尚书巡抚，而诋培因贫贱不列于仕籍。此辈伎俩，可见一斑矣。

黄豆抚台

东三省之贸易，以黄豆为大宗。业此者每于数月之前，抛价定货，订一期限，货款两交，名为期粮。其涨落之数，双方取

决于眼光，有近于买空卖空。致富者固不贵，因而倾家者，亦往往而有。浙抚某中丞，本东省知县，以结欢某权贵，不数年荐任封圻。顾久于东省，知彼间营运黄豆，为大利所在，遂官而兼商。集资本家数人，设某某公司于哈尔滨，操奇计赢，颇有所获。某岁之秋，某洋商至公司定货五十万石，时黄豆市价，每石五两，而洋商抛价乃至八两，计超过市价半倍有余。（此为假定之数）限期三月付款交货，公司中主计者，默念市价纵有涨落，当不至相悬如此，其获利可操左券，欣然署约。洋商既定货后，哈尔滨附近一带，陡有负贩团数十人，以洋伞香皂手巾之类，分赠各店户。店户惊讶不敢受，则曰："姑留此，吾货列有价目，俟今年黄豆之价，涨至十两一石时，吾来索还货本，否则不取值也。"群以有利而无害，则姑受之。不十日市中沸沸传播，谓今年黄豆必且奇昂，外人已预言之。盖吾国商场，向有崇拜外人之习，以为外人所料，百无一失。于是各肆中积有黄豆者，居奇以待善价。本无黄豆者，乘机收人以博微利，而黄豆市价逐渐增高。转瞬三月，洋商运货之舟已至，某某公司虽出重价，无货可交。洋商执约相要，谓所受损失至钜，索赔偿之款且及百万，无可如何，允以分期归偿。洋商不信，势将控于领事。某抚窘甚，不得已，以浙抚印钤之于据付之，外间轰然。一二好事者，遂有"黄豆抚台"之谣焉。

姜西溟之与沈归愚

名人通籍之迟，以沈归愚、姜西溟二人为最。归愚举乡试，年六十六，西溟举乡试，年七十，皆联捷成进士。顾归愚以诗名

外，平生行事，无特殊之表见。溟尝自言："以身后列入文苑传为恐。"一生风骨峻然。初入京，主明太傅家，课纳兰成德读。一日成德进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先生一与为礼，则所欲无不遂矣。"西溟勃然，即日束装去。徐大司寇健庵之子作楼成，招西溟往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内第一流，敬以属先生。"西溟笑曰："此东乡可名东楼。"徐大恚愤，因是垂老不得志。其品格在归愚之上矣。

吴白华之与宝竹坡

乾嘉时，吴白华侍郎省钦，党附和珅。后逆料珅将败，恐牵率受祸，乃荐其门人王仲瞿昙从军西域，谓昙能作掌心雷。吴遂落职，王亦侘傺死。（按珅败后，吴省钦恃势妄为，亦为钦问罪状之一。）光绪初，宝竹坡侍郎廷，视学福建，关防疏阔，纳浙之江山船女，载与俱行。女汪姓，美人麻是也。比任满，舟抵清江浦，遽上疏揭纳妓事以自劾。宝有自嘲句云："微臣好色诚天性，只爱风流不爱官。"同一借端免官，而胸襟之真率巧诈，不可同日语矣。

发　史

清人入关，士民以不剃发诛者累累。相传剃发匠担有旗杆一株者，当时实令之巡行各处，逼人剃发，违则随时杀之，以首系杆际号令，此因不剃发而获祸者也。乾隆戊辰，孝贤纯皇后崩，其时总督瑟尔臣，巡抚周学健，以违制剃发被诛。锦州知府金文

淳，以禀命府尹然后剃发事闻于朝，帝大怒，立命正法。刑部尚书盛安，以小臣不识国体，代为乞恕，亦触帝怒，几同受戮，此因剃发而获祸者也。咸、同间，洪、杨起事，称为发匪。光宣间，剪发易服，疑为革党。有清一代，何乃与发结不解缘耶？

咏吴梅村诗句

吴梅村之入清再仕也，侯朝宗曾遗书力阻。故吴后吊朝宗诗云："死生总负侯嬴诺。"，临没时，贺新一阕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又云："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问偷活。"又云："竟一钱不值。"怨艾之意深矣。遗命以僧服殓，题碣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心事昭然。此《郎潜纪闻》所以云吴梅村有难言之隐也。顾其所为诗，多隐寓时政，后世称为"诗史"。梅村亦自云："吾诗虽不足以传远，而是中之寄托良苦。后世读吾诗而知吾心。则吾不死矣。"其殆欲以一卷之诗，赎前愆而图晚盖，求恕于清议耶？读梅村诗者，题咏极多，惟定金绳武云："两代诗名元好问，毕生心事沈初明。"吴江王载扬云："百首淋漓长庆体，一生惭愧义熙民。"最为精严确当。赵云崧《咏元遗山》曰："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梅村出处，较之遗山固逊一筹矣。

印　刘

清慈禧后所宠用之内监，其先为安得海，后则印刘、李莲英、小德张三人。印刘之宠眷，实在张李以上，以其早死，声名遂

不甚昭著。刘为直隶河间府人，性机警，略通书史，于时局形势，颇能知其大凡。后在宫内，无可与语者，李、张辈不过承意旨，供使令而已，故尤乐与印刘谈。后素猜疑，且守历朝内监不得干预朝政之训，遇有疑难，辄借端论列，刘亦默喻其旨，为之罕譬曲喻，以彼证此。以是多所启沃，后甚倚重焉。刘初患石麻症，延西医割治得愈。比再发而医谢不能治，以是竟死。时方侍慈禧在万寿山，后命以竹舆舁之下山，亲自送之，赐坐小舢板出园。（按颐和园各船有平头船、望江南小舢板种种名式。小舢板即洋划子，非王公亲贵不蒙赐坐，与紫韁黄韁等赐，同为异数。）临别时，后殷殷慰谕，因而下泪。其时予友吴某，供差颐和园，曾亲见之。刘死后，后郁郁不乐者逾年，莲英侍侧，亦屡因事受呵叱。莲英尝告人曰："小刘在日，咱屡次受他的气，到今日死了，还要连累咱家，真正可恼。"故宫中当日有"死刘气煞活李"之谣。

一日五饭

清高庙南巡返跸后，曾语侍臣曰："吴俗奢侈，一日之中，乃至食饭五次，其他可知。"其实上达天听者，传之过甚也。吾乡如苏常两处，早餐为粥，晚餐以水入饭泡之，俗名泡饭，完全食饭者，仅午间一餐耳。初疑此等习俗，或者易自近年，乃阅宋文本《心典》，淮郡谢贾相似道启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头陀，两粥一饭。"则此风固由来旧矣。

咸同光宣四朝钱法之变更

清代制钱，以康、乾两朝所铸为最，皆取给于滇铜。逮咸丰初，军旅数起，国库匮乏，滇铜亦因道梗不至。于是刑部尚书周祖培，大理卿恒春，御史蔡绍洛，先后请改铸大钱，以裕度支。时祁文端隽藻，方长户部，力赞成之。三年三月，先铸当十钱一种，重六钱。八月增铸当五十一种，重一两八钱。十一月复增铸当百、当五百、当千三种，名曰钞钱。当千者重二两，当五百者重一两六钱，铜色紫。当百者重一两五钱，铜色黄。而减当五十钱为一两二钱，当十钱为四钱四分，继而又减为三钱五分，再改为二钱六分。四年正月，增铸当五钱一种，重二钱二分。三月铸铁当十钱，六月铸铅制钱。其时盗铸钞钱之案蜂起，严刑不能禁，官中既艰于收兑，民间亦不复流通，先后奏请废止，惟留铜铁当十钱。后铁当十亦废，仅留铜当十一种，谕令大钱与制钱並行，而京城乃不用制钱。出城数十里，又复不用大钱。纷纷扰扰，圜法大坏。至光绪十四年，阎敬铭为户部尚书，请废当十，仍用制钱。遂奉旨以三年为期，所以有交官之项，以制钱出，以大钱入，期于三年内收尽。然大钱在市，虽当十，仅作制钱二文，相沿已久。此令既下，市肆大扰，贫富交困。

先是咸丰初年，银一两易钱七千余，同治初易至十千，光绪初至十七千，十四年以后，渐减至十二千，二十三年以后，更减至十千零，大钱渐绝，市面稍定。二十八九年，鄂省首铸当十铜元，（按粤省最初设银元局，张文襄莅鄂，招粤工匠来铸铜元。）各省艳于大利所在，相率继起，间有铸当一，当二，当

五，及当二十者。以利率不厚，迄不多见。于是铜元充斥，圜法又坏。当铜元未行时，东南各省洋价，每元八百余文，后逐渐增高至一千二三百文。所铸银元，虽标明每当十铜元百枚，易银一元，然市间迄不遵从。其有以铜元作七折八折行使者，各处互异，上下骚然，漏卮外溢，而币制遂成一极大问题，迄今无从解决补救矣。

京师食米

自创设漕运以来，国家岁糜千万之款，设官置局，辗转兑运，输入京仓，以为天庾正供。京曹禄俸，皆仰给于此。而按之事实，有大相迳庭者。京师贵家，向以紫色米为上，不食白粳。惟南人居京者，始购食白米。是以百官领俸米券，入手辄以贱价售之米肆，而别籴肆米以给用。固由习尚相殊，亦以京仓花户，巧于弄法。领官米者，水土掺和，必使之不中食。而米肆所售，实高出官米数倍。故凡得券者。大率不愿自领，米肆遂得与花户辈操其奇赢。惟光绪甲辰乙巳间，桂月汀春为仓场侍郎，京官俸米皆可食，一时颂之。至京师人喜食紫色米，此种习惯，损米至巨。盖所谓紫色米者，皆各仓陈腐变色之米，上层蒸成紫色，下层已成灰米。以南中上白之米，艰难运至，必俟灰其半而后食之，无怪京师粮储常虞不足。考光绪庚寅以前，南人在京，皆食粮米。（俗呼津米）此米乃李合肥所部淮军，在天津西北隅地名火仓，开辟屯田之所出。庚寅顺天大水为灾，合肥奏请平粜，专运芜湖、常熟无锡米以继之，嗣遂成常供，京人呼为包米。庚子之变，仓米皆为日本人搜罗一空，京津一带不惯乏食者，推究根

原，未始非拜合肥之赐也。

京师正阳门内之关庙

关帝封号祀典之盛，以清代为最。相传清康熙帝，为刘先主转世。关帝屡次显灵翊卫，故一再加封，尊崇备至。至京师正阳门内之关庙，数百年来，居民游客，无不啧啧道其灵异。然其神像实造自明代。天启间，宫中塑关像二尊，一大一小。时有日者术极神，熹宗指二像令其推算。日者称小神福寿绵远，香火百倍大者。熹宗乃将大像供奉宫中，而以小者置之正阳门侧破庙中，以厌术者之说。比闯逆入都，蹂躏几遍，宫中之像被毁，置城外者至今香火不绝，如日者言。

一国五公

京师街巷，皆有堆铺，总以官厅，立一官司之。凡有水火盗贼，及人家细故之或须闻之官者，皆可一呼即应，立法甚善。顾日久弊生，厅中员役，皆与盗贼通气，或代盗偿值，或取资于盗，互为利用。以故混混小掳（皆都中指匪类之称，犹南中谓之青皮流氓也。）之流，遍于衢市，奸宄百出。然亦由事权不一，政出多门，民莫知所适从，而宵小转得窜迹也。按京师旧制，司地面者不一，曰步军统领，所以司内城者也。曰外营汛，所以司外城者也。曰五城巡城御史，所以司阛阓词讼者也。曰街道厅，所以平治道涂者也。曰顺天府尹大宛两县，职在郊坰，城内初无其责。然相沿既久，渐至侵官，亦复受人赴诉，或出差拘捕。盖

以上五机关不相统率，得各自行使其职权，故京中往年有一国五公之谣。民国成立后，分曹授职，此风当稍稍整革矣。

施公案与彭公案

坊间小说，所传《施公案》者，为靖海侯施琅之次子漕督施世纶。世纶历守扬州江宁，所至民怀。将去任，士民遮道乞留，不得请，乃人投一钱，建双亭以志去思，名一文亭。生平不畏强御，不悔矜寡。奉命勘陕灾时，陕省常平储谷多不实。总督鄂海，知公素正直，乃以公子知会宁事讽挟之。公曰："吾为国不知有身，遑知有子？"卒据实疏陈。其他惠政甚多。《彭公案》为彭刚直玉麐，巡行长江日，诛戮奸宄，秉正不阿。妇孺闻公名，莫不肃然相戒。最奇一案，为安庆副将胡开泰，召妓饮而使其妻行酒，妻不从，胡抽刀破其腹，街市汹汹。事闻，院司集议处置，公至，曰："易耳。"召之来，询姓名毕，即牵出斩之。虽小说所载，多附会架空之作，而两公行事，遗爱在人，社会讴思，盖有由也。

论左文襄

薛叔耘《庸庵笔记》，力诋左文襄，谓其入阁时，骄矜之气，不可向迩。适有摺交阁员会议，左每阅一行，则自陈其平回疆之功绩，余则力诋文正不止。如是者数日，而阅未及半，同列者皆厌之，为藏去其摺。乃阅近人震钧氏《天咫偶闻》，则云："公初入军机，颇锐意欲有为，而成例具在，丝毫难于展布，陈奏发行，急于星火，无暇推敲。且有明日拜章，而今日甫定稿，了无

更正之暇。有所建白，亦多牵掣，所以人直未几，即力疏求去。”与薛书大相迳庭。予意两说皆非虚构，大抵左初入京，意气必盛，都中书吏，遂用此法箝制之，左亦无可如何矣。此可见纯才之难得，而国事之不易为也。

宝文靖之风趣

宝文靖鋆，出身寒畯，备知民间疾苦，通显后，尤能持正不阿。咸丰庚申之变，公奉命守城。时肃顺侍上于热河，欲尽提户部存饷至行在备用，公抗疏力争，以是忤肃，啣之次骨。会内务府失印，肃遂奏请降公五品顶戴，开去守城之任。旨到，公适在署，自摘其冠大言曰：“冠下之物且不顾，遑计冠上区区者哉？”一时直声震野。然平时性和易，偶作诙谐语，辄令人解颐。山东尹编修琳基，官翰林，久不迁，郁郁不自得。乃纵酒自遣，醉则谩骂座客，至与乡人郑侍御溥元龃龉。郑摭其阴事劾之，人皆不直郑。旨下，尹、郑俱休致。枢臣述旨退，公顾语同列曰：“‘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此二语可移赠尹、郑两君矣。”公与李高阳同值军机，时高阳新娶姬人曹姓，颇宠幸。一日退值出，高阳曰：“吾近来精力锐减，老境骎逼奈何？”公默然不答，再询之，则曰：“吾适诵《孟子·陈仲子章》，心有所注耳。”盖取“井上有李”句以相戏也，高阳为之莞然。

邪　术

咸丰季年，洪、杨之乱正炽，其时苏常一带，比户汹汹，谓

有妖人来剪辫，或甫出户而秃其发，来踪去迹杳如也。惟井隅篱落间，偶有长数寸之纸人发现，决为妖人剪纸撮豆之术。按洪、杨举事，终于失败，而光复剪发，实告成于辛亥一役。此术如用之辛亥，方为恰当，岂亦先机之兆与？予查康熙时，滇黔一带，盛传妖人抹脸之术。其人衣服言语，与人无异，时隐时现，来去莫测。或结队入城市，或散行郊野，或戎马乘服，驰驱于峻岭危崖间。甚有时变成弹丸，从屋漏而下，旋转渐大，变成人形。人过其侧，卒然仆地，验之则面目已失其半，仅存后枕颅骨而已。作祟八九月，被害者数千人，官弁昼夜巡逻，偶遇数人，舁大木桶入城，遮留之，忽然不见，弃其桶。启视则人面百余具，以石灰腌之。迄未搜得其党，亦不知其何用也。

诙谐决狱

某乡人入城担粪，偶不慎，倾粪汁于某衣肆之门，肆中人汹汹以为不吉，必欲溅乡人身上衣拭之，且叩头服礼，相持不下，聚而观者益众。邑令行经其处，诘问故，众以实对。令乃假坐店中，叱乡人跪于前，而数之曰："汝担粪而不谨慎小心，致粪泼出，罪一；粪泼出而不择地，乃敢适污巨肆之门，罪二；既犯重罪，犹敢不自揣身分，龂龂与贵商抗争，罪三。速如主人言，拭去粪秽，本县恕汝，否则重责不贷。"乡人不得已，脱衣拭之。时届严冬，朔风凛烈，乡人单衣露体，觫缩不堪。令顾谓店主曰："已如汝意处罚矣，惟彼离乡数里，身上破袄，污不能著。因此而冻毙路中，谅汝亦所不忍，汝可畀以一衣。"店主唯唯。随谕乡人自往检取，乡人不敢，令曰："本县命汝，店主许汝，

何疑虑为？”卒检壁上绸袄使著之去，观者称快。又有一乡人担粪，误触某武生，污其衣。武生固虎而冠者，扭乡人至县署，必欲官痛挟之。官询得其情，佯怒曰：“你小人乃粗心搪污秀才衣，自当重责。”乡人惶恐乞免，官曰：“姑宽你。”令生坐堂隅，饬乡人叩头百以谢罪。叩至七十余，官忽矍然询武生曰：“汝之秀才，文乎，武乎？”曰：“武。”官曰：“然则误矣，文秀才应叩一百，武则半之。今多叩二十余头，你应还彼。”令乡人高坐，而促武生还叩。生不肯，令隶役强按其首叩二十余始释。武生且羞且怒，官抚掌大笑，观者无不大笑。此二事同以权变出之，极有风趣，故汇录焉。

记曾忠襄语

湘乡曾氏昆弟数人，握兵柄，转战数省，削平发乱，清廷虽阳为优礼，而隐微之间，不能无疑虑之见。加以满人之蠢暗者，媒孽其短，于是侦查之使，时有所闻，曾氏亦岌岌可危矣。国荃破南京，俘获不赀，最为众矢之的，言者藉藉。国藩惧甚，乃逼国荃使移疾归，而急疏言湘兵暮气不可用，精锐不如淮军，冀以自救。国荃既抵湘，出其所得，广置田宅，蓄姬妾，豪侈逾恒。国藩遗书让之，谓人言可畏，弟犹不自敛，抑是速亡也。国荃阅竟，抵书于几，语客曰：“吾兄真书痴不解事，然宁不读汉《萧何传》乎？”盖萧何从客言，多买田地贱贾贷以自污，遂释高祖之猜疑。人臣当功高震主之际，非以智术相辅，不能自全，千古一辙也。

鹅山文摘抄

书鲍忠壮公轶事

纪丰润张学士马江战事本末

鹅山文摘钞

宜宾聘珍赵增瑞著

书鲍忠壮公轶事

同治九年庚午冬，世父寅臣公，方为尚书主事，假满入都。季父冬森太守是年领乡荐，以计偕携余同行，舟泊夔门，谒鲍忠壮公于里第。时爵府初落成，余与从兄培芝孝廉，年甫六七龄，入谒爵夫人。长公子鹤年，长余昆季数岁，相与上下游观，台池清丽，亭榭参差，花鸟竹树，雅称其江山。忠壮公貌不逾中人，温温闲雅，双颧骨峙，奇拔入鬓间。余时齿尚稚，但闻忠壮公定江南，扫平发逆，推中兴名将，于战阵间形势方略，都未能耳食也。越十年，光绪己卯之冬，余及培芝兄，年均十五六，执贽铜梁主政陈世五先生门下，因随反蜀。先生故与忠壮公交契，时撰述《霆军纪略》一书，草创未就，蓬窗灯火，丹黄并下，大率依据曾湘乡、胡益阳奏牍函札中论定者为断。既抵夔，世五先生移寓忠壮公爵府，余以母氏倚闾望切，匆匆解缆泝流而上。逾岁庚辰，朝廷以索还伊犁事，下使臣于狱，与俄人龃龉，且用兵。特诏起忠壮公于家，屯军山海关，忠壮公则奏调世五先生偕行，参谋军幕。事寻解，兵皆罢。世五先生富经纬才，以礼曹闲秩，不乐居京华，忠壮公乃出资为先生改官知县。光绪九年癸未，余赴试春官，陈先生甫铨甘肃两当县，尚旅京，手《霆军纪略》成书相

赠余受而读之，窃叹忠壮公之伟绩，诚照耀古今，而世五先生之苦心纂集，于时务独识其大，其劳也有如此。甲申之役，法人踞越南，中朝眷我南服，两国相见以兵戎。将帅联翩，羽书旁午，忠壮公复奉旨调将，募兵治械，出师马白关。甫成军，且遇敌矣。会粤军冯提督子才，王总镇孝祺，大破法镇南关，克复谅山。法乞和，朝廷不知而遽允之。议既成，诏书遏战，忠壮公则大愤慨，抗疏请战。其言曰："练兵贵练真队伍，法人所恃者枪炮，某所恃者队伍，某不能不用枪炮，要不专恃枪炮，必以队伍直入枪炮之中，四面兜剿，尽绝其根株而后已。"伟哉言之乎！此即曾文正血肉相搏之精言，而赵将李牧一大创之之深意也。且夫人才者，国气之所视为盈虚，而战阵将帅之人才，尤不可一日衰歇于天下。中华果能坚忍持久，与外人苦战，智勇环生，坚腐自别。强敌之陵我也，环顾疆场，金鼓声雌，不因边尘之起，使新旧赓续，朝野相摩荡，以淬厉人才，而容容忍垢，姑偷保一时，槃槃中陆，犹曰国有人焉可乎？

光绪十一年乙酉，余附长江估人舟北上，同舫客二，一为吾蜀蒋参戎，一为江西抚州朱某。参戎白皙美须眉，年五十已来，爽健能快谈，娴肄武略。叙述生平行间战迹，则忠壮公旧部曲也。相聚十余日，乐与余剧饮，酒酣以往，每慷慨激昂，抚膺扼腕，谓此中肺腑，不可掬视常人。国家太平无事，视武夫健儿，曾不值涕唾。不日风尘鹭动，紫海生狂澜，则呼而豕豢之，又不能一饱。追疆事少辽缓，顿叱咤遣散。其横越欺诈，蚀军人粮械，辇巨金以馈权门者，开府建旄钺，握麟符，坐虎幄，反相与卵翼而旌显之。此岂斤斤恪靖，守绳尺，擎赤心，蔚答国恩者所可万一冀耶？月明风定，参戎喜坐船头，扣舷高歌，诵曹阿瞒烈士

暮年之句。余尝叩其官爵，参戎愍默不肯言曰："已决隐矣，奚以为？"参戎从鲍忠壮公最久，历数沙场，告余忠壮公战事甚悉。燕居无事，爰录之如左，志不忘也。武汉之三次失陷也，胡文忠林翼，收辑败军，坐困金口洪山一带。罗忠节泽南，李忠武续宾帅师自江西入楚，还救根本。粤贼跨踞武昌汉阳两城，石垒水寨，环峙如繁星，横江贯浮桥，铁索联绾视巨臂，长竿列炬，左右火器，层互为卫。每官军出队，旗鼓初就列，贼已持镜远眺，指麾戒备。攻汉阳则武昌贼拊其背，攻武昌则汉阳贼冲其腰，往来倏忽，走洪波犹坦道。虽入夜人定，焚膏束薪，常光烛江面，以故我军终不得一逞。文忠忧懑甚，密谋于军中曰："武昌，水要也，扼南北江上下咽喉，武昌不克，金陵不可下，汉阳不得，武昌不可取，浮桥不破，汉阳不可复。"军中日夜筹所以毁贼浮桥者，策未得。胡文忠在军，好微服巡徼，阴察军伍中有奇士壮谋，可上备爪牙心腹裨军事者。当是时，忠壮公厕身行伍，未显名，偶出布帐间大言曰："是何难？令知我鲍超者用我言，浮桥毁矣。"文忠是日适闲步过其旁，闻忠壮公言，则默识其营队次列。返中军，即命戈什哈一人，速往召某营某队顷大言能毁浮桥者入见，将有问。幕僚某或笑语：蠢卒耳，何知？饱食鲜事，日夕挺妄言，宁值明公琐琐自卑下？文忠曰："不然，是敢言，必有异。"须臾忠壮公入，文忠曰："若何名？"曰："鲍超。"文忠曰："若自言能毁浮桥，有之乎？"曰："有之。"文忠曰："若度所用几何人而足？安所需？"忠壮公曰："请召军中炉头铁工至，超有言。"既至，忠壮公曰："铸巨铁索视贼比，别制钢斧十二柄，成也超自肆之，必一斧斫铁索断为二者则得矣。"忠壮公又请于文忠超所需，超自就曹偶中素结约豪武士部

署位置。启行时当上达大帅麾下，为备铁工铸铁索钢斧既竣，忠壮公试之信。一日侵晨，天大雾晦，雾迷漫濮江，人立者不自见掌。忠壮公则与诸壮士棹四五小渔舟，杂系瓶瓯壶盎，凡酒醯盐酱果脯，错陈矩篷前以为饰。将行，入白中军，视某等计得浮桥害断，则大军策应可，文忠韪之。小舟联缀傍江滨转侧行，桨荡水有声，浮桥贼遽惊起，蹀躞错走，呼有妖，将吹角集群贼抵御。或咋曰："此酒船货小贸易者，非妖也。"浮桥贼因之复定散去。自粤事起，贼中呼官军皆曰妖，诸小舟鬻贩往来交易，官兵营寨与贼胥资之，素不拒也，忠壮公既审知浮桥中无贼拒，既近浮桥，维舟柱侧，众壮士突出，举巨斧斫铁索尽断，中分为两。浮桥大颓破，声如坏堤，顷刻间白板木片浮淫上下，散蔽长江中。官军大队谓知忠壮公已得隽，水师战舰齐上，火箭纷飞，枪炮金鼓声大震，贼竟败去。于是武汉阻绝，不能互接应。胡文忠及罗李各军，以此攻克汉阳，尽扫江北贼巢。武昌一城，孤寄南岸，我军掘长堤合围，悍贼歼焉。由是下九江，复安庆，东南半壁，始有转机，乃以成金陵扫穴擒渠之奇捷。而忠壮公之受知于胡文忠，亦以毁浮桥一役始。文忠爱敬忠壮公特至，尝呼曰春霆大弟。春霆者，文忠所命字也，忠壮公由是以霆军名天下。伪英王陈玉成者，发逆中渠魁也，绰号四眼狗，狡悍饶智略。初破武昌时，年仅十有四，与官军交战疆场十数年，恒俛视诸将帅，不以置齿数。自言生平所钦佩官军名将，惟鲍春霆及二李。二李者，臬司李公孟群，忠武公李续宾也，二人皆战死玉成手。忠武公桐城三河之败，玉成纠合诸路悍贼，连营数百座，为九江林启荣雪仇，三湘子弟精锐为尽，胡文忠时丁忧归里，投袂而起，痛哭誓师。四眼狗于是急围鲍忠壮公于桐城小池驿，文忠致函各路

将帅，所谓打狗救鲍者也。忠壮公自起行伍，用兵战无不胜，必万全乃发。每与贼渠遇，必深沟高垒，间谍四出，务考求贼目之为人，与其行军才略智调，彼此长短洞达无遗，而后肯从事。凡贼中营垒形势所在，左右前后，未战前日，必躬帅营官亲往相度。既归，就厅事前画地成图，于攻击围守堵截埋伏策应之法，务使各营官畅言己见，互驳互诘。谋断既协，各司其局，人人自足，万众无声，战后考核有违者一以军法从事。忠壮公每战必身临前敌，号令无烦苛，尝罚当，功罪当。贼营环列索战，忠壮公所接战之贼，往往败遁狂奔，虽走一二日程，务穷追殄绝，剿一股灭一股，乃复与他股接战。常有相持数十日，忠壮公绝不仓皇出队者，以未得贼目之为人，与其战事之确实形势故也。忠壮公在营，其教战之言曰："官尊者命贵也，强兵督阵后，而驱末弁及新募卒死兵锋，此何以将为？"忠壮公之行军也，凡武弁红蓝朝顶孔翠翎，悉冠被在阵前，以为繁缛表色，则贼之麇聚者必坚劲以攻之。武官自惜其身，则所以选练部下者无不精，如是而后可以自立。忠壮公旗帜不绣字，第涂黑圜丸三，粤贼中呼以鲍膏。接仗时树大纛阵前，贼未至纛，听诸营官相机择利。既至纛，大旗扬动，则将士悉赴前行致死。贼久震惮忠壮公武略，每鼓角声中，瞥睹黑膏旗，辄惊骇涣散。他将帅多怯与贼战，闻贼近，则军中股栗，忠壮公军士三日闭营不出战，则人人躁急渴怒。既不得痛杀贼，往往假他军旗帜，觇与贼战，贼接战稍久，军不退益强，则嗤曰："此仍鲍妖军也。"于是又遁。他军帅处危急，往往窃假黑膏旗胁退贼。左文襄苦战西江浮梁樟树镇，亦阴制霆军黑丸旗以解患。于此见忠壮公之声威，其震叠于当世为何如也。忠壮公被困小池驿时，麾下只三千人，陈玉成以全力搏之，必欲

得而甘心，连营数十里，棋布无余隙。当是时，胡文忠、曾文正两帅，分督大江南北各营，礼堂都护多隆阿，为前敌总统，小池驿最当贼冲，蒋、余、唐诸军皆在鲍军之后。始贼围霆军营垒，犹作远势，日逼益近，昼夜苦战，无晷刻休止。蒋参将自言身立堵墙，裹创喋血战。枪身受药，火管闪烁，环装迭进，红云往往外彻。是岁咸丰某年腊月除夕也。贼猛攻直逼鲍营脚下垒，官兵与贼共溪而汲。樵苏出队，被贼劫束数十人去，巡逻者警报至。忠壮公素恢谲，善谈说，是夕则走入中军营垒，召优伶作剧，盛供帐，具食大宴诸营官，一时金鼓雷轰。诸所肄演，大都古昔英雄名将，战场健斗奏凯事，旁观者皆为神往。酒中酣，忠壮公意气伟然，屡醵巨觥奉进客。已而丝管声低，更为嘽缓清幽之曲。忠壮公中坐，四向言曰："今日者迫矣，我营樵汲人，顷且被贼得，事也将何如？"诸将弁皆瞪目相视，或叹曰死矣，离立者或俯首泣数行下。忠壮公曰："死易也，药耶？绳耶？刃耶？其何宜？"诸营官有素善战者熊名铁生，遽愤起曰："吾诚死，吾拚一死冲贼，或贼死，吾犹可不死。"忠壮公笑拊掌曰："好男子，鲍老子与汝同。"于时诸将弁咸感动，奋踊曰"某等皆愿从统领出破贼，先死依麾下。请书军令状，无所悔。"忠壮公曰："若诚然，第营下兄弟多，战而乐者行可也，鲍老子当与之偕。怯而伏者裁可也，鲍老子当与之诀。请诸将军致声一一问，鲍某军即以今夕与贼决。"诸营官皆起应曰唯。当是时贼围急，众知必死，相率厉兵治锋刃，无一愿留营者。既还报，忠壮公则召粮台吏，尽出牛羊酒犒赐三军。食讫，夜已逾半，忠壮公大开垒门，视贼营丛密处力战，溃围出，将士无不一当百，呼声动山谷。贼气方骄惰，黑夜中仓卒出不意，又调集各路人数多漫涣不

相知，且素震慑霆军威名，于是大溃，相率奔避。忠壮公既出围，双目血涔涔下注，三千人者，且伤亡三之一。胡文忠抚手慰藉，谓忠壮公："春霆，汝喜拚命，若胥视此命，不可数矣。"胡文忠时已遣金国琛帅精兵六千人出潜霍之交，走天堂山，俯瞰贼营致贼战，分围贼兵势。忠壮公卒偕多、蒋、余、唐诸军，出满队排立九千人，合力大进，纵火焚烧贼垒。天大风，狂飙怒号，烈焰四灼，四眼狗仓皇遁去，诸贼营一律踣尽。是役也，微忠壮公力扼小池驿，挫贼凶锋，以待官军成备应援，我军势几殆。忠壮公既以智勇善战名一时，多礼堂都护，亦以名将称，二公意气轩轩，颉颃不相得。胡文忠婉曲调护，冀收廉蔺、寇贾之效，未有以剂之也。一日多、鲍偕集文忠营次，文忠曰："某有薪于二将军，请皆上坐。"坐既定，文忠命武士左右持多、鲍手，文忠扬声曰："林翼奉天子命剿贼，贼锋锐，微两将军莫破贼。今两将军不和，两虎私斗必一伤，林翼不能和协两将军，此林翼罪。林翼又不可言诸天子，林翼今就两将军前顿首百，无或动，惟两将军宽林翼罪，悯林翼苦衷，同心报天子。"文忠且叩首，使人立于旁识之，叩满百始起。多鲍二公以此感动协和。小池驿之役，忠壮公听多都护约束维谨，多都护亦踔厉锋发，勤勤捍救小池驿鲍军，无使陨坠于非意，乃亦以胡文忠故也。陈四眼狗既败走小池驿，大军旋攻克安庆会城，胡文忠遽以喀血没。忠壮公受知于文忠最深，文忠所以调卫忠壮公者备至，无纤微城府，忠壮公亦乐为文忠死。文忠既没，忠壮公皇皇失所依，由是始有危疑矣。其后曾湘乡相国督师江表，曾忠襄图金陵，左文襄图浙，李合淝攻苏，忠壮公一军往还驰击，如雷如霆。凡悍贼坚城危疆险著，诸将帅所不能堪者，则以属鲍军。祁寒暑雨，躬在行间，

劳瘁备历，无一日安闲。又帅幕督师日久，左右帷幄，采听风言，不能无杂糅，以此多失列将心。当金陵大功将告成，忠壮公迭克城濠坚垒，至是复奉檄救援江西，剿抚州金谿贼，红旗报捷，不获协同奏凯。忠壮公意不能无介介，每与僚佐语，追感胡中丞旧恩往训，抚今怀昔，每划然长啸，而督厉战事，固未尝一日不风驰电掣也。忠壮公平日待诸将极欢，情愫备达，而遣军命将，工于激厉。霆军中有虎将二，一时称唐、谭。唐名仁廉，主骑兵，谭名必达，主步兵。或贼中狞酋巨股猝相值，非唐、谭不能破，忠壮公则召二人，并诸将环几榻帐前，故咨嗟叹息曰："如此贼何？如我鲍营无其敌，必他军健将某某者庶足御，犹未知能耶否耶？"唐、谭自请战则咄之，必使二将奋跃超距，气涌如山岳，自书军令状，顿首请战而后遣之。以故战辄陷坚，前无横阵。忠壮公与贼战，尝令士卒为大"二"字，迭进迭更易，连环接续，气盈而不穷。谭必达能承忠壮公之意，而分合指麾之，唐仁廉趋捷善骑骏马，加鞭绝道而飞，能自马后跃登，立于鞍而驰，俯拾地中芥无不得者。忠壮公临阵，手持泰西瞭远镜左右视，某队退则顾左右持刀下取某将首。诸将分立马首旁，或军势稍危，忠壮公顾语某将遏某所。鲍老子往也，则将士大呼乘之，无不应声摧破者。尝曰："战，气也，根于心之用，而气以成之。"金谿许湾之役，忠壮公既不得留攻金陵，亲鹾洪逆以成其志，益愤恨，志杀贼。金谿贼四万余，黄旗盖蔽野，气剧张。忠壮公怒马独出，贼中有识者顿惊坠。忠壮公挥军逼之，贼走出所筑甬道中，人马自踩践，霆军前后阻截，四万人斩馘净尽。赤血泉流，浩浩有声，上没行人膝。蒋参戎是日实相随，蹀躞纵横，惟意所斩杀。于时霆军中无人不斫折易数刀者。蒋参戎言及此，因叹息，谓余人生不幸，

值兵马荒乱时，杀数十百人，宁值太平世鸡犬贵耶？余曰："官军之杀贼也，夫岂无胁从？自仁心者视之，意良不忍。彼狂贼猖獗时，斩刈我人民，其又谁怜之？"抚州朱君是时偃卧舟中，闻参戎与余言忠壮公杀贼许湾事，则跃起曰："是鲍爵帅耶？昔发逆围我抚州也，余时少壮，久在围城中。贼楼橹环雉堞，咫尺间言色相闻知。贼詈曰：'个儿子弟可须臾活耳，'城中人亦骂：'小贼奴，天兵顷刻至，当食汝狗彘肉。'一日天阴霾，黑云逼城头，俯压贼营，距地不数丈，人首倾欹，殆不可正视。忽角声呜呜然，黑旗旗自远至，层霄浓雾中，恍惚睹黑豹，爪牙纷拏，腾跃空际，若欲下攫人。俄顷枪炮大作，贼望风遁，霆军追奔数十里，僵尸相属。村中人争奋白挺刃，助忠壮公击贼，贼为衰止。鲍军还营城中，官吏绅民，胥持香花炮烛牛酒，夹道欢呼迎鲍军。抚州人皆言，当时若忠壮公军再复一日不至，则城无噍类矣。"此与参戎所言许湾之役，皆抚州界域内事也。忠壮公治军军法严，有退缩者虽镇将立斩。余尝闻吾蜀某太史言，忠壮公统军江南时，太史尝以同乡谊往佐军。至日，忠壮公遣记名提督四人督队出战，败挫回。忠壮公怒，将升帐斩之，太史数人为缓颊。忠壮公曰："战死事也，而以私意前却之必不可。今诸君不惜赐言，某以诸君故，曲右四人，请杀而以阵亡报，俾得蒙优恤，即以酬诸君意，军中法不可歧也。"某太史以此畏忠壮公之法，托他故避去，不敢留军中。蒋参戎又曰："忠壮公尝移营逐贼，既止营，忠壮公则率将弁五人，骑而从，登高眺览形势。突遇贼数百人，鹘起相逐，一狞髯贼渠挥刃最居前，大呼曰："骑青骡者鲍妖头也。"方蹑级登，时随行武弁有孙开华者，后官至福建提督，于时独手长矛扼贼冲力战，贼为披靡。方危急间，唐仁廉帅骑兵千

余人至，贼尽死，而忠壮公乃得与五人并还营。忠壮公初出治军，即以剿发逆著名，最后由鄂入豫，与捻大战，胜之。因群言疑忒，与诸将帅有违言，忠壮公遂乞解兵柄，归田里。虽光绪初年，俄法事起，朝廷屡以兵事相属，而战阵之役，迄未与敌遇，然则谓剿捻一战，为忠壮公毕生战事之终局可也。忠壮公之移师剿捻也，帅队徐行，止则召军中将弁而训之曰："捻者四足贼也，数万骑飙驰，横纵出没，流行而不守。或终日旋磨回转于数百里之中，或骤铁狂奔于数千里之外。我军以步卒当之，必出奇策制其骑死命乃可战，唯诸君策之。"皆曰："唯。"当是时，军中有献车战之法者，有为手车之制，冀以遏贼锋者，有请为横木鹿角者，忠壮公试之，皆不足以战，逶迤拟议，而前军或已出山谷半日程矣。忠壮公立出契箭一枝，召前军还，入屯山谷中。僚佐有疑忠壮公怯者，请入对。忠壮公曰："不然，步之犹可与骑战者，恃山险也。今既出平地，彼以骑蹂我立尽，若以为冒昧可也。"公一日令军士人索一竹篾背负篓，布囊盛土实其中，届战时，丛五六篓辄为一小堆阜，弯环曲折。试之骑，骑兵不得骋，步卒则可左右出人，持陌刀斫马足，一马踬，百马阻。忠壮公则大喜，乃敢引大兵出山，前赴官军控扼剿捻之地。至则淮军大将某帅，方与捻相持，贼势狂悍，未能挫也。湘淮军既皆以乡兵杀贼立功名，淮军肇始于湘，而标帜各殊，日久生界画。忠壮公虽蜀人，起家湘中，不甚用蜀人，尝以谓川人称川鼠，饶智谋，诡幻多反复，坚明约束所不能，视兵势偶急，辄鸟兽散去，故尝喜用三湘子弟。适会湘湖大帅成大勋者，晚节尚敛抑，主撤湘进淮，防异日流弊，败已始事名。淮军气方新，恢张事权，暗识者每陵跨湘人出其上。湘军苦战久，摧贼强盛时，血泪盈江，意常哀。淮人后起，

乘弊虏，俘获成功，战不如湘人，而爵位享用过之。湘淮两军以此不和，盖事变之流相激使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渐久矣。淮军某帅，既闻忠壮公军至，则大欢悦，亲率数十骑来见。邂逅忠壮公结好，欲得霆字全军生力并破捻。既与忠壮公约曰："某军初更蓐食，三更出队，霆军三更造饭，黎明出队。"某帅既别去，忠壮公出令曰："黎明造饭，午时出队。"于时某帅军中将士，闻有鲍军新至为后应，皆于中有所恃，中心摇摇，战不甚尽力，既与捻遇，则大败退不止。捻贼尽出余骑四面蹴某军，某军大奔至所，期霆军策应。时而霆军不至，诸将弁皆椎髻袒背，距跃塍壤间，凡粮械军火金帛胥入捻。某军中治疏牍各文员，皆弃马席踞草地中，引领以俟死。日中时，霆军张两翼大至，驰骤如风雨。既接战，捻贼马足颠挫土箐间，蔽塞失所长，遂大败。霆军益猛进，捻贼死伤山积，鲍军尽夺获捻贼辎重，凡某军所失，无不纳鲍营者。忠壮公既还营，诸将效首虏毕，则命鼓吹两部士，袍服执刺肩彩舆，完璧送归某帅所失孔翠翎、貂冠、珊瑚宝石顶。某帅以是大恨，疏语闻朝廷。忠壮公亦自以力战功成，益招致谰言，郁郁意不乐，遂返里。自此战后，而忠壮公不复更临阵矣。"蒋参戎所语余忠壮公战事如此。余见参戎行箧中所与人书，字长大有剑弩奇势，偶为长短句，倔强奥古，不甚协律韵。随手散去，亦不自掇缉也。参戎语余，忠壮公不甚知书，能识大意，凡奏疏函牍，缮者藁具，必使口诵，而以两耳决别之，曰可曰否。如其旨更定，投之无不宜，所指摘往往惊异人出其意表。围攻宁国之役，疾疫繁兴，军中十人而病者六七。草疏者奏云"屡战屡败，"忠壮公易之曰"屡败屡战，"一时幕中人皆叹服。然鄙恶龌龊俗下迂儒生，素嫚倨无礼，奇杰士亦以此不乐就，率下乘者

尸位充具员。保荐奏案出，虽忠壮公所云，舞文者每以私意谬篡入为进退，奉谕旨后，参差增减不如前，忠壮公但骇诧称怪，而不疑载笔者之有他也。故虽翊赞中兴，战功伟烈，声炳寰区，而报最效捷，叙述无高文。即家藏偶有年谱传记诸篇，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言，言之者又不能文。虚词陋笔，且不足以动世人对风云企龙虎之雄心，又何以增朝廷闻鼓鼙思将帅之殊眷？是则可悼惜者已。忠壮公尝困长围中不得出，急召幕府司笔牍者，驰书走胡咏芝行营乞救。诸文人惶惑甚，磨墨促就，词旨益晦涩，不能得忠壮公意。忠壮公则大怒，手撷纸走笔作一大鲍字最居中，而层层回旋为圜墨围叠互缭绕之，即以达文忠。文忠得书大惊曰："春霆被困矣，速遣兵往救。"兵至，忠壮公合兵腹背夹击贼，贼大败。忠壮公平素好著长衣衫，彬彬习文士态度，与人语煦和乐易。惟临战事，升中军帐发号令，面森严作沈沈青铁色，诸将官虽相从数十年，雅谊谆笃，每立前俟指挥，常战栗不敢一仰首。当时中兴诸将帅，与忠壮公以战功显达者，若曾文襄、左文襄、李文忠，皆以忠壮公天性峻厉刚烈严惮之，不乐与共事。曾湘乡相国疏谕诸将，于忠壮公屡有微辞，以为不能独当一面，以故朝廷亦遂以一介武夫目之，终其身不能建节钺，专制封圻，为天子重臣，世之目论者或深惜焉。意谓忠壮公果使生平多稍读书，见古今成败，武纬矣，复经以文，建树宏阔，宁第尔尔？余独以为不然。夫忠壮公之轻身以赴敌，出万死不一生之计，而无几微顾虑者，惟其忠赤心素有然也。如令忠壮公沈酣载籍，利害明，趋避熟，自惜已甚，必将留我躬以营天下之安且重者。而任战必不能强，则其受病即在于此。若使天佑本朝，挺生伟人，以平靖中外，更有兼忠壮公之所长，而益增其所未备，则必也学之

大效，而中华天下人民之福也。是虽非余之所敢知，而要不可不丽为厚望也已。然世之有志于天下者，得吾说而存之，其亦不为无助欤？忠壮公生平杀贼无算，先后数百战，不甚喜用西洋器械，然所遇强寇，无不应手摧殄。军行迅捷，将士甲裳不炫华彩，褴褛者或无异乞丐，忠壮公每战必躬帅之前行以作其气，故虽他人残惫之兵，入鲍营皆为劲旅。忠壮公抚士卒有恩，与最下者同甘苦，攻城破寨，能饶人以金帛，以此人咸乐为死。忠壮公临阵屡濒于危，卒其所以全者天也。左臂受炮伤，晚年不能举，而语及战事，其气弥厉。战功大显后，部曲增募数逾万，有请投效者，别蓄剽悍数千人，不束以营制。每霆营止宿，辄解鞍纵卧，散处左右数里间。每出战先登陷阵，锋锐不可当。然惟忠壮公能驭之，奉令云谨，卒亦未尝偶嚣讧也。爵夫人识忠壮公于微时，遂以身事之，有韩蘄王梦虎姻缘奇遇。蒋参戎之言曰："忠壮公一日出军剿贼，爵夫人屯营舟次，旌旗蔽江。贼与忠壮公战既败退，沿河千下窜，爵夫人手桴鼓，指麾诸将士上岸杀贼，与忠壮公声势合沓，並殪贼，贼尽戮无遗者。"余齐年生吴君尝语余曰："山海关之役，忠壮公由海舶道上海出天津，吴君适与忠壮公同舟，诸护卫武士群上下海舶纵观，西人尼之，众武士挺身请斗，曰：'来前。'西人亦瑟缩走避。忠壮公旅寓所届，中华人争夸诩街衢间，谬称羊所授食者豹，以慑外国人，而外国人亦窃觇伺，生敬惮。嗟乎！以中华大域，人民四万万，今岂无忠壮公者流，足以为当代干城腹心？而不知求之，盖必有任其责者，是可慨耳。光绪六年，忠壮公至天津，与李文忠相见，文忠为规画一切，所以爱敬调护忠壮公者良厚。入都门，忠壮公与伯父寅臣公别久矣，蜀同乡旅京人，相约公宴忠壮公于新馆，名伶毕集，弦管嘹嘈，

歌舞妙一时。忠壮公大欢，开襟畅叙，逮曲终始去。当时旁观俚论，多以此讥忠壮公。盖沿京师俗例，宾客称祭酒者为尊荣，所命剧甫出楼间帘幕，即当去，常不待夕。识者以是知时流耳目之浅说为非，而忠壮公之崇乡谊，扫奔苛礼，为足尚也。

光绪丁亥丙戌之交，余省舱叔冬森太守于济南，时桂阳陈傅臣中丞士杰，巡抚山东，冬森公为治奏牍幕中。中丞故湘乡相国门弟子，以战功起家，与鲍忠壮公并驰骋戎车，称良将。陈中丞雅念忠壮公，尝问忠壮公里居近状甚悉，意殊殷渥。中丞公治齐，强直自遂，不阿奉权贵，所交当代大僚，惟彭刚直、阎文介诸贤。用人行政，一师则湘乡，不甚主故常。好与僚属讲鲁论诸经及用兵方略。尝谓冬森公：鲍忠壮公未达时，隶曾营，一日犯法，与同辈十余人皆当抵罪，环缚就列。中丞公过问之，余人皆垂首涕泣，忠壮公独昂首强直，怒詈曰："壮士死即死耳，何问为？"中丞公人言之曾湘乡，忠壮公以此得释，曾文正之被困于安徽祁门也，贼知文正在营，麾萃悍党，环攻猛鸷，志必取督师者为快。文正阴以死自誓，而意气舒闲，故以静镇定将士心。炮声昼夜震动，文正营中所居瓦屋三间，枪子簌簌，或缘窗棂下，文正犹日与僚友诸弟子奕棋，课诗文，或出奏疏稿缮写精楷，视其笔光墨彩，验心气劲脆，以此卜他年禄位丰啬。其有假他故潜遁去者，往往为时流所薄。他人之行军也，所发侦探卒，第及前面左右二方，忠壮公则兼探军后周回数百里间无不到。当是时，粤贼围曾湘乡至急，中丞公亦侍从营中。他军在远不及救，或与强贼相持，猝不得移动。鲍忠壮公军已剿贼过祁门前远矣，探者自军后报祁门大帅营被围，忠壮公则转旆而西，振策奔赴，昕夕无停趾。一战大胜，贼尽驱群酉出羊栈岭，曾营于以转一旦危局为安。陈中

丞尝历数中兴将帅，以忠壮公为善战第一，而当时权势薰灼，能以人事为功名者多不谓然，或曰："小子能反乎？事起即复平矣。"鲍忠壮公初归里，霆军士卒失统驭，以索饷故，相率持械自金口登岸，阑入楚南界。陈中丞潜军桂阳，一战破散，忠壮公时在家，方筹画方略，以此尤与中丞公相推重云。法越之役，忠壮公奔驰粤西，陈中丞亦饬军东海之疆，为水陆严备以御法。光绪乙酉，忠壮公既撤军归里，大星旋陨于巍门，与爵夫人相先后。出殡日，两櫜并举，围步践薄冰，而凄风凋大树，一时识与不识，皆为于邑云。

余以光绪癸巳，司铎西充，长白耆太守莅顺庆时，每郡试辄招余入幕衡校试卷。有粤西人粟君者，旦夕共事，年少有词翰。越南之役，曾入忠壮公幕府，治军书文簿，未出关，旋辞返蜀。尝语余：忠壮公恢诸饶风趣，而侮辱文士。蜀中左孝廉，名下士也，以函荐人霆营司笔砚。初谒入，忠壮公南面卧榻上，翘一足跨短脚几，呼左孝廉名，睨曰："若即左某乎？"既出，即嘿嘿逃去。粟君年甚少，忠壮公孩呼之。一日命缮夹片，请军械火药，忠壮公聆之失意指，大诟詈，唾粟君面为满，怒叱曰："孩子可用乎？"粟君虽以与忠壮公凿枘故辞去，而于忠壮公用兵，勇略奇谟，称颂不去口。且曰："忠壮公惜不遇法快战，如战法必破。"余叩所以，粟君曰："忠壮公善用人。"余曰："然诚如是，优劣得其所，此诸葛武乡所以用一蜀而使为虎也。"粟君又语余曩从军时，忠壮公先锋官冯某，剽悍甚，面上黑下赤，气雄健，有吞六合势。而礼敬文学士，金帛恣所取。凡鲍营旧例，自平发逆以来，幕府文士，欲附奏案乞奖叙者，贼破时入城，虽不战，必挥戈马上，随群队后先以厉众。此皆他营所不能从。余于

是于粟君深景慕焉。余尝与苏人之官蜀者周某，偕饮于友人所，某痛诋忠壮公于役越南，暮气浸淫，万不能言战，而以归途病马行赖扶持为证。余则反之以谓军进则气盛，军散则气衰。且万里间关，饷金薄微，虽大将犹踯躅而无聊，况彼从行者耶？世俗人不乐成人美如此。且官此地，尤必蹂践此地人，使无一俊伟人物，乃尤不可以训。以视粟君之曾受屈侮于忠壮公，而持议平实，不没其本真，所谓斯民也三代之所直道而行也。其识度之相去，不大相迳庭也哉！

又余昔沿江舟行，遇越南霆军散卒归家者，衣履凋弊甚，为余言忠壮公遣军时，卒伍索归资，环绕忠壮公马首，道阻不得行。忠壮公怒叱左右，斩数十人而后定。夫驭不掌兵，诚非天下之煦煦若老妪者所能办。而以余所闻散卒之言，与蒋参戎畴霞舟中抚膺扼腕之语，参互观之，朝廷方日日言尚武，而所以衿恤奖劝，使士民将卒之出死力以报国家者，得无尚有当三思者耶？是亦不可不知也。忠壮公行师虽仓卒谳征，涉水登山，部伍不少紊，其进如潮涌，其退如山峙。观者以为南宋岳家军，撼山易，撼军难，其坚整亦无以过。发逆鸱张时，忠壮公奔驰数行省，鞍马辛勤，日与强寇相角逐。忽而东，忽而西，忽而南北，每风雨冰雪，大流奇险。值事机危迫，望救者翘踵而穿目，羽檄敦迫，驿骑如流星。军装粮药，必仗人夫助运，始速军行。温言道左，格格不可入，乃以力驱之，诚非得已。而訾议者遂以霆营为诟病。不知威同之际，群贼丛猬毛，令非忠壮公一军决荡扫除，彼良民之罹锋镝者，固未必不百倍于当时。而列强之假借成功，恐亦有所不可知者矣。忠壮公既没后，因越南军事，幕中有骫法者，以伪印得罪。时督蜀及守夔者皆徽人，此事罗织牵连，至掘鲍爵府中石，

索金银。鲍大公子入都门申诉，李文忠方督北洋，闻之，大詈徽人之辚忠壮公者，寻以文忠力，事得释。长公子寻特简浙江金衢严道，一权按察使。世父寅臣公，先后守台处两郡十余年，实与鲍长公子同时官浙。回忆同治庚午冬，谒忠壮公于里第时，宁知人事之后先离合有如此也乎？长公子名祖龄，分巡衢州时，以西安令达县吴君德潇被戕事褫职，今已卒矣。余感夫中华积弱，外患凭陵，望敌氛而不寐。正朝廷注意将帅之时，因念幼年旅次，曾一炙忠壮公奇伟绝特之风裁，爰就所闻，拉杂书之。工拙所不言，要以作英流山林起舞之雄心，而备蜀国史笔搜奇之逸事云耳。

纪丰润张学士马江战事本末

直隶丰润张学士，名佩纶，字幼樵。其先世雨樵中丞，仕至安徽巡抚。学士以同治庚午辛未联捷入翰林，年甫冠，未娶也。甲戌散馆授编修，光绪丙子大考二等第三，擢侍讲，旋转侍读。学士长身伟干，天资聪颖过绝人，读书目十行并下。初入塾，一日背诵鲁论至泰伯第八。既以丰才硕学，置身玉堂，职地清旷，则日与张文襄之洞，宝竹坡廷，陈伯潜宝琛，黄漱兰体芳诸芸署名流，颉颃上下，究心经济学，考核中外利弊，兼及东西洋舆地，交涉战守机宜，期有用于当世。浙中吴子僖太史观礼者，以名德献略负重望，夙赞画左文襄军务，历任道员。文襄矜尚之，欲使署按察使事，太史不可，仍赴试春官，遂与学士同年入词馆。吴太史于齐年生中独异目学士，琛为伟器，凡所以琢磨道德，敦厉事业者，恒期之第一流。学士亦倾心师事，敬惮效则，守绳尺维谨。吴太史丙子典四川试，旋没于京邸。学士勋甚，丧车启行日，与同志诸

贤徒步泣送长安门外，都中人为感动。学士初起家即擅盛名，材智学术，跨越当代。自吴太史逝，学士每语所知，畴曩尊畏吴君。朋侪燕聚，吴君虽未在，欬意气都不敢发舒。今已失吴君，心之官多不自管摄，安得起吴君日匡我？学士生平聪明彻悟类如此。学士居清秩，兼日讲《起居注》官，则大感奋砥砺，以为词曹文学臣，幸获侍天子帷幄，从容进议，宁当咕咕逐星云月露，摩王逸少欧阳率更楷法，以小技陋后人。凡国家用人行政，积弊齐丘山，诚休戚相缀系，不得不据理纠弹。学士每上一疏，文辞清丽，气刚而识明。涑草传流，遐迩为耸企，一时风气嬗衍。诸言官摩厉锋棱者，往往争附清流，联章搏击，掘株竟源，日以涤除当涂腐垢为事。而学士所铮铮力诋，尤多与满洲内府巨僚相凿枘水火。犹幸慈禧太后临朝，器学士曰能。恭忠、醇贤两亲王秉国政，亦雅与臭味沆瀣。在廷汉大臣，则有若朝邑阎文介、高阳李文正，又皆钦迟学士，争相汲引以为才，用此故章奏朝闻，夕已报可，名位耀一时。而怨家仇人，久环布宫阙内外，未尝去京师，日夜抚膺，侧目抵掌，冀寻隙伺罅，蹈借字士甘心焉．必置之死地而后快者，不可胜数也。天下深识者流，则以为学士既被荷宫廷识拔，令吴太史在，少锄抑其盛气，益纳之静淡，以晦养其神明，虽仕进略纡乎辽缓者，岁月必大用，建设轩轩然不可阻。今猝发之，干将莫邪，锋锐莫敢撄，其折决矣。己卯庚辰间，学士居生母太夫人丧，服阕补官庶子，时尚未进侍讲学士也。适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缺出，迭补授王之翰等数人，命甫下，皆以庸鄙不称职，被科道交章劾罢。朝廷为之动，特欲以汉臣峻整有风骨，为时流钦戴者莅之，且以靖镇百僚。环顾在列，无以逾学士，遂有署理副都御史之命。学士自以授职仅十年，历俸未五稔，辞不获。谢恩折有云：

"对此柏台霜肃，惜圣朝误赏春华，际兹松栋云高，在小臣愿为屈轶。"士大夫忻忻传诵之。学士长台纲日，奏事内廷，皇太后优加眷注，诸大政事疑未决者，率以学士一言裁断。甄别贪鄙不职科道，一疏褫十二人，辇毂为肃。性强直，敢面折人。恭邸出军机学士，乞病假数日。既出，某亲王慰之曰："幼襟先生偶有何不安者乎？"学士正色曰："某有手足之疾。"闻者为悚息。是年知癸未科会试贡举事，旋偕侍郎乌拉布按事陕西，综核精明，风规甚烈。学士自念为天子大臣，所接遇士大夫，每详究边情及四方民瘼。于时整理八旗宗室官学，请满御史一律考试后予记名。而内转庶子，外简口北道，为筹升途。洗各衙门浮占冒销之弊，皆擘画精审，岳岳不可回。又屡奉醇邸命赴天津考察海口各炮台铁舰。霆军旧部唐提督仁廉，叠被优奖，以金馈学士，勉以报国，还其赞。李文忠既与学士款接，则大以为伟人，崇敬之者良挚，又命诸公子执贽门下。诸瀛海形，及战阵防守机要，文忠尽以饷学士，无所隐。当是时，朝廷方忧苦强敌凭陵，廷臣为旰食，学士平日已孜孜讲肄矣。迨争天下事府怨多，愈专勤研军事，虑仓卒被诏旨无以应，为群小所乘。其在廷议论，大率主力战自强。每参与密勿，侃侃无屈挠。泰西各公使倾闻风旨，颇严惮，异其人。或诣私第乞订交，学士拒不纳。嗟乎！朝廷当海宇澄清，边隙未陨起，以学士之才，诚假借事权，畀之训练海陆军重任，风行雷厉，整饬营卫，以为缓急，一日备敌，氛必顿敛。即不能，但解省内自护左右忠劲，任艰巨之才臣，俾无入于陷阱，借之以鼓舞豪杰，号召兴起。山有虎，水有蛟龙，声威所树，岂惟人民利赖之？是岂不足以风乎？甲申之役，法人侵夺越南土地，刘永福起黑旗兵，屡与之角。中朝以我藩属，臣顺有

年，间执远人之口。中法失和，宣布决战事，边疆既摇，闽海防务尤为重要。诸京邸与学士为敌仇者，知军事起则大喜。盖审知学士富才略，上结主知，交游皆英俊。阁部封圻诸政务，胥不足使蹶，且拨烦治剧，或益扬其声。惟战阵奇险，咄嗟生变幻，兼海疆冥邈，船炮深机，中人都未习。强寇在门，眉睫患害，已不可爬梳，遽以责书生，不死敌，必死法，或咋而自裁。计已定，于是阴遣党人用事者，语法使臣曰："中华主战者，张学士一人，败张某，和议成矣。"福建总理船政大臣者，专辖马尾船厂，地方文武无所与，责重而权轻，浮游孤寄于海滨，不能稍展其战事之能力者也。船厂之建置，创设于左文襄，左军用兵西陲，沈文肃始以乡绅任船政，规画全局。立船坞于马尾，去福州不数百里，山水深重，气象雄固，大抵如江之漩沱。海底暗礁棋布，鳞次环互，兵舰出入，径越门扃，皆必纡徐展轮，购土著老渔人屈曲引导，始敢行。京中陷学士者，既假推荐之策，进说宫廷，阴矢相贼虐，以船政大臣命学士往筹战略。而外廷争和之。爱学士者，噤塞不得发。学士知出群小意，默自危，顾耻避危事，不敢言，亦不敢辞。而太后及醇邸殊不知，且以船政今得人为可庆慰也。夫临敌易将，古有炯戒。平日之拥厚赙为蠹为蠹，坐啸而酣嬉者何人也？危波突震，遽别遣一人，曰汝往战。人不可知之地，驭不可知之兵，用不可知之械，使之御不可知之敌。而奉不可知之命，联不可知之交，以求立不可知之功。此其咎朝廷任之乎？将士任之乎？此真不得不为当日身赴危机之劳臣痛哭者也。学士出京时，阎文介执其手曰："子殆为晁错矣。"既取道赴闽，过津门，李文忠挽与深谈，具告以中法兵力坚脆悬绝，势不侔，必勿战。且曰："兹行也，全中西大局　以报国恩，悻悻者

非，即胜矣。乃益不可枝拄。”合肥太傅，建功名久，扬历中外数十年，所言恳悃，学士不能无枝于心，于是乃亦有所徘徊矣。学士抵马江，前大臣何如璋以事任卸，交兵轮十余艘，海军二千余人，所治者如此。其时何制军任闽浙总督，张中丞任福建巡抚，学士至，考询闽疆防务，则水陆空虚，未尝略警备。学士抵二人间以精神相促逼，某某则大愧。愧生愤，愤生忮，忮生毒，乃阴饬所属僚吏将佐，凡营伍战守事，无关张大臣，诸船坞所需，必多方挠宕以杀其势。何制军寄枢臣乞和电，某等只在须臾未死之间，不得不为亿万生灵请命。报馆或绘其朝服孔翠翎，红宝石顶，手擎芙蓉膏一瓯，鞠躬待尽状以为笑。学士躬理船政，则训军治器，奖能黜惰，勤勤课战备。日与诸将弁学生，讲明而练习之。整肃精妍，已堪一战。战后某武弁尝语人曰：“张钦使神人也，营中弊莫能欺，即售矣，须臾符帖下，无不洞。”论者之言曰：“秦白起甘受杜邮之戮，而不肯贸焉攻赵，以败其名。学士人杰也，闽疆之事，即两军相当矣，诚得兼地方疆寄之事权而并治之，文武可简别，饷械可筹画，水陆可援应。指麾董帅，以是效胜于元戎，海南边务，其犹可挽也已。”法海军大将之帅兵轮入马尾也，散厚资，募汉奸为先导。既入泊，我军以巨船满载石，凿舟底沉之，塞其出径。法人惶惧甚，卑词遣介乞学士念邦交纵使去。学士以泰西往事，两国兵争，先下辣手者胜，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欲专断行军，而朝旨所未测，乃电达军机，请速战。回电言和战不可知，万不可衅由我起。学士则大忿战事无端倪。且素识京师诸大臣，意态巽懦为揣测，大都决退让。故虽日悬牌警策诸将官，朝夕饬战具，候调遣分布，将士熟见之，皆不以为意，心胆间亦稍稍侵寻涣弛矣。斯时也，我军已锢法轮

死海之中，将军受命，凿凶门而出，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诚潜军燔火，起炮舰环萃而骤攻之，法可使只轮不返。法舶已入口，岂曰非战地。虽后事交涉，西邻有责言，军胜则权强，理直则气壮，又何所为负？故学士之先后疑误于掣肘之言，谁为为之，乃至于此？未战之前夕，法兵船先烁炭，墨烟缭绕，乘风上空际，如黑蛇蜿蜒互作态，某将弁瞥见之，遍语同伍曰："法将战，且起碇矣，我军宜亦火。"某将则促所管船为火，旁一舶随之火。学士在中军不知，无将令，故余船皆未火也。法军入中国，间谍极精，京外大僚，或亦与输消息。福建疆吏，有憾于张学士，法营皆知之，约战递战书，不迳致之船政大臣船坞，而转致诸福建总督衙署也。何制军阁半日许，不以付学士，有武人某镇怒噪曰："此国事，胡忍为？"电始发。学士译毕，大惊曰："我军轮未火，力不及，请电法约他日战。"语未卒，巨炮声隆隆，洞穿各舰铁板，如漏屋上下彻。我军惟已火者两轮，得左右出与法战，余尽坏。法大将孤拔，方缘绳升桅发炮，学生某擎炮前，测的准仰击之，断左臂，旋折下，遂以死。法兵船寻合围麇至，两船知不敌，皆鼓轮驰撞法舰，坼裂声震天。遂与法两舰并沈以死。学士闻炮声，仓卒欲死不能得，一武弁挽之行，遂走。后事之訾学士者，皆曰败不能死，且以法船之举火，列将能言，而军中不知警，以为学士罪，固也。然枢臣密电遏战，且曰："万不可衅由我启。"将与人仇杀，而必曰彼梃我而我乃可梃之，彼刃我而我乃可刃之，有是理乎？若夫学士之不能死，特其须臾不审耳。彼既负非常之材干，则自待者优。古之人若管敬仲之不耻幽囚，李少卿之不惜降虏，司马子长之不辞腐刑，彼皆欲大有为于后耳。盖尝有倾跌挫折，一旦遘机势，出奇铸伟谋，晚盖而霞绮

满天者，乃亦事之常。况学士之挺挺为国，而谗间贝锦之口，百方媒孽以蕲逞于一时。则其心固亦有迫欲众白之幽思，而末甘沈沈终古者，又岂料后日之长此沦落也耶？学士在马江时，请创设外海兵轮一疏，左侯相读之叹曰："此天下奇材，我辈不及也。"败声既闻，李文忠电政府十四字："船可坏，厂可毁，丰润学士，必不可死。"学士旋褫职遣戍，李合肥为代缴台费，还赞文忠节署。文忠礼重学士，谓名位必复大振，言竟不酬。屡语人曰："爱其才，悲其遇。"又电达醇邸，为学士谋起用。复电云："盛怒未歇。"然学士既入北洋直督署中，皇太后微闻之，心弗善也。鞫鳌言朝廷方新得一奇隽才，亦复罗致为。方学士崇赫时，满大臣有短学士者，太后辄怒曰："我拣得少年能事者代若曹子劳，都不足耶？"联军入京，銮舆西幸时，学士从李文忠留京办事，还编修原职，入直政务处。文忠未几没，学士亦旋捐馆舍矣。夫以学士躬负天下才，得文忠殊眷，身都将相，乾坤为旋转。其登进宜可券，而竟相左，令学士失职。后闭门韬练，朝庙久乏才，亦必收而复杖之，以拾秦穆孟明之遗业。国之大艰，骎骎别利器。栋仆而榱落，又相随殒谢，可遇也终不遇焉，是则其命也夫！是则其命也夫！光绪己丑，余道出津沪，与闽县叶孝廉，以世交聚语江舶中。马江之战，世之诟学士者，多为学士仇家所误蔽，诬损其真，而事后论成败者，遂雷同相从。叶孝廉详以语余，且为天下悼惜学士者甚至。又马江战时，吾叙人有因事至闽者，备睹颠末，余考校而书之。窃叹乎天下常不能无事，而任事者才，当日之雷轰电掣，狂澜已矣。独以为天之生才不数觏，或才矣而娟娟自媚，不敢一触蚊蝇，则于世仍远矣。有之而国家大劳怨，独以身当之，彼宵人之嫉之者宜也。乃自谋既拙而

忠，谋特以报朝廷，有国者顾亦从而排屏摧陷之，切切然不啻代妒贤忌能者借泄其私忿。必使六合之人，皆引以为戒，相欺相蚀，务欲朝廷上下，昏昏冥冥，顽雾布塞，群人于黯黮亡灭之一途，则又何乐哉？矧夫用兵之道，临阵决几，生死存亡，判别于呼吸。苟万里之外，必以庙谟遥制之，则失其命矣。故中枢不得人，彼海陆疆场，决无大将能制胜立功名之理，此尤国是之至可危者。余备论之如此，庶天下事求得其真相，或亦愚者一得，足备刍荛之采择云。

圆明园总管世家

指　严

王湘绮先生有《圆明园诗》，其追叙诸帝游幸及西兵焚毁事实，感喟苍凉，所谓诗史是也。又近人钵提氏有记，略备沿革近状，读之令人不胜景阳宫殿之思。至牍尾谓同治八年，御史德泰者，请按户亩鳞次，捐输复修，而大臣以修端将启，请旨切责，谪戍未行，忿悔自死，自此莫敢言园居者。至光绪中叶，那拉太后遂有移海军费筑颐和园之举，永不复修故园，重违先朝戒也。据此似但惩一御史，而太后畏祖训，宁为掩耳盗铃之计，不知此中情事，正复多端，所以演成现状者，有主有宾，有因有果。比尝搜辑旧闻，联缀各方面记载，内容变幻起伏，若白云苍狗，若雪花怒涛，大足令人惊喜。因撰其事入说部，而以人为主，戏名其篇曰《总管世家》

总管者，满旗世仆钮钴禄氏文丰是也。先世职管园大臣，自其高曾祖父，即掌园务一切措注。至咸丰时，文丰继之，故园中掌故极熟。尝与某侍郎相契，因言乾隆间拓此园时，浚一方池，土中获金银珍宝数百万，相传系前明崇祯末诸奄所藏私产，此其窟宅耳。当时纯皇帝以四海清闲，库帑丰足，此等偶来财物，几无所出，因殚精构造，曲尽游观之妙，故园景富丽，为三朝所无。其后历仁宗、宣宗，俱循旧例。每岁以夏幸园中，冬初始还宫。有所修筑，辄命总管承办，事秘外人莫知也。文宗因东南太平军

起，中心忧焦，颇怀信陵君醇酒妇人意，常居园内，命宫监四出觅汉女充下陈。文丰有心腹奴二，皆汉人也，一走维扬，一去金阊，购得民女四人，皆艳绝，或云取自妓家，文宗为特设四院以处之。亭馆崇闳，隔雨相望，复道属焉，即世所传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是也。杏花春尤妖冶，系广陵方氏女，幼曾鬻于倡家，心腹奴物色得之，以二千金脱其籍，号称万金。或赞之于文丰曰："彼狡童也，将陷子于罪戾。彼既居为奇货，复敢近禁脔，将如吕不韦故事，非特欲炙之色已也。上苟觉之，祸且不测。"文丰怒，逐心腹奴，而留杏花春于私第。久之，文宗密诏文丰："苟得可人儿，虽倡亦可。"于是文丰始敢进献。上大悦，立赐文丰金帛，兼管院中一切事务。时海棠春亦新自金阊来，文宗益乐甚，为诗以赏文丰之能，赐赉重叠。未几，心腹奴又献牡丹春，上始命奴为三院总监，权亚于文丰。牡丹春院中有镂月开云台，那拉妃尝游此，女亦苏人，善媚工歌舞，文宗尝携那拉妃听歌，妃颇赏之。其后宠眷愈隆，妃遂嫉忌，别遣心腹至粤江选花，得珠儿之丽者，以间牡丹之宠，即武陵春是也。四春争妍斗媚，由文丰进者实居其三，故文宗朝文丰宠贵，比于内府。其簪珥衣饰服玩，穷极侈靡，皆由文丰与各省富商交通，或藉端婪索，苞苴关节，由是为之线索，自所不免。故当时巧宦夤缘，往往结纳豪商，通声气于文丰，藉手过付，指求各缺，百验无一失者。盖自妃嫔以下居园者，无不染指。惟文丰为取货之薮，招权纳贿，园居如汉灵之西府矣。四春又各自民间来，依其风俗习惯，因缘亲故，有所征求取与，辄以文丰为媒介，凭其颐指所威福，一时权势，莫与比伦。所交通者，大都以吴、越、闽、粤等省豪商为多，尤善粤商李某，其子侄亲故，无不夤缘得

肥官美缺，所往来结纳之金缯古玩，数以巨万计。文丰亦时以其珍物列之四春院中佳胜地，文宗睹之，但赏其位置之得宜，不问其所由来也。李某艳四春之特宠，各有所汲引，因图珠儿之尤者，介文丰乘间进上，俟上决择而后献焉。中有丽姝，某之从子也。文丰恐干上驳诘，不肯献。李某乃取贝锦、明珠、犀角、香楠等珍奇之物价值巨万者，求为缓颊。文丰不得已，为之游扬。文宗方以那拉妃忌宠寡欢，许之。凡献珠儿四，又苏杭间美姬称是。上大喜，立赐李某道衔，半许包办修园工程。会广东人城争执案起，英人有违言。是年，英法联军犯天津，科尔沁王僧格林沁轻敌，敌兵长驱入京。时方盛夏，上召四春荡舟福海，乐且未央，总监突报洋兵至，仓皇率后妃宫嫔幸热河，四春从者仅杏花、牡丹，李某所献之姬等均委园中，文丰誓以死守。

先是京中大猾曰李三者，常与内务府宫监等结纳，亦居间行贿，出入宫庭如履闺闼。豪商巧宦争趋之，积资巨万，号召徒党数千人，视满汉王公大臣蔑如也。文丰尝与论行贿事不合，遂成嫌隙。既而李某与文丰直接周旋，三益大恨，欲甘心于文丰。盖李某本以三为东道主，粤中宦迹，几无不逶迤于三之门下。三以同姓故，与某极意交欢，如家人昆季。及文丰招某往，某喜文丰之简捷，可不绕从三之居间也，于是舍三不复往，三使人劫之。文丰白于上，令五城御史收三，将置之法，而联军祸适至。时上已仓猝北狩，恭王主留守事，亟议和。事且定，李三党人破司坊狱纵三出。三即引英兵至圆明园宫门。将入，文丰当门说之曰："禁内非驻兵之所，两国和议且定，幸勿徒伤感情。且万一引奸人入园，贵国乃为傀儡，必于和议前途大有阻碍。祈三思之！"英兵闻其言直，遂退去。三闻之，率党驰至，汹汹名索文

丰。丰知不可理谕，使主事惠丰等遍召守卫禁兵，良久不至。及报反，则羽林诸营，除扈驾北行外，已逃散藏匿，无一存者，而三众已破门入。文丰知不可免，亟令小黄门持所爱珍器，乘马还宫内，遍告所委嫔御诸姬，令自为计。遥见宫门火起，知三党纵烽劫掠，园且糜烂。驰至福海边，下骑向北拜曰："奴才负恩，锦绣河山，送于奸徒之手，心力已竭，惟有一死而已"！拜毕，一跃入海中。主事惠丰亦从之，其他小黄门从死者三五人。李三众遂大掠，二春及诸姬被掳，园中宫殿悉毁，火三日夜不绝。珍宝珠玉尽出，取其尤者以献英法军帅，余皆捆载南去。李三竟据海棠，而斥卖其余姬，或人勾栏，或为妾媵。时粤商李某方在都中，亟以数千金赎其从子，且毕力媚李三，仍修旧好。会恭亲王与英法订约于礼部堂，英人许于赔偿军费项下扣还偿圆明园费银二十万两。复奏至热河行在，但言兵燹所及，园屋被灾，未尝揭李三引狼之罪，投鼠忌器故也。于是文丰之殉，未蒙恤典，而李三亦逍遥法外矣。

逾年，文宗崩于热河。穆宗幼，东西两太后同垂帘。其初东宫慈安太后有权，俭德昭著。方文宗盛饰园居时，慈安曾有脱簪之谏，故当垂帘之际，常以东南未平，国家多故，不事兴作，园遂荒废。后西太后稍稍露头角，干预政治，颇事华美。李三时正拥资居津、沽，往来南、北洋，与李某至新加坡及南洋各岛弋利，富倍蓰时。窥慈禧后之有隙可乘也，思藉修园以售其奸。盖木植花石，既为党人所能致，珍奇物玩，又可以前日所得影射图利，是一举而两得矣，乃聚党而谋运动之策。或曰宜趋内胜府某大臣门下，或曰宜从某宫监，独粤商李某进曰："是皆不然，吾与三前皆为入宫闱，黄门谁不知之。今虽沧桑变易，而旧人尚有存者。

设有文丰余党，进谗于两宫，岂非罗网自投耶？吾意不如掷数十金买穷御史奏稿作敲门砖，试两宫意果如何。如可动，吾辈进行未晚；如其否也，御史为我辈受罪，法无株连之理。此策较为万全。”李三鼓掌称是。遂持金至京师觅喉舌，汉御史绝无应者，最后得满御史德泰，即疏上得严谴者是也。事既败，李三垂翅返津，粤商李某亦南还，以为铁案铸成，无可翻矣。粤商李某既不得志，则时时漫游京津间，仍行其结纳中贵之故智。一日，遇中贵某出宫查办事务，颇恣声色，李某左右之。盖李某居京久，凡菊部名伶以及南班名妓，无不稔悉，故中贵恃为护符。喜甚，因与密谈。宫中闻李三不法，圆明园焚毁案颇与有关，将彻究。亲王端华、尚书肃顺用事，如能行贿十万以上者可免。李某以告三。三惧，因求李某绍介，得见中贵，厚赂之，寻探穆宗在宫起居嗜好。中贵因言上以太后约束，苦不得纵情声色，恒郁郁，某小监曾导之微行，语津津有味也。李三因密语如圣心悦豫，小臣当有佳境图报效。中贵颔之。三遂与李某商，觅某胡同筑留春精舍。署海棠春为掌班，招集前诸姬之谙仪节者密藏其中。李某之从子与焉，三易姓为王承恩，自言父为某宫监，遭乱身殉。盖逆知有王某者，身死无后，故冒称之也。于是诸黄门及内府人物麇集其家，视为行乐窝，日夜怂恿官家作宋徽宗夜访师师之举。穆宗数微行，俱不当意，闻之，跃跃欲试。是夕，秋月方明，银河未曙，留春精舍中忽传有贵客至。三知有异，自率从者数人伏谒门左，见宫监五六人拥一少年郎从容入，冠凉缨小冠，纱袍褶髦服，宛如五坊游侠子弟，面长一尺，目炯炯有光，望而知为非常人。既入，海棠春跽而进茶，云鬟雾鬓，雅淡如藐姑射仙人，绰有徐娘风韵。少年遽命侍坐。海棠春回顾叱嗟，则四姬翩然自侧室

出，瘦燕肥环，并皆佳妙。海棠春命分拜左右。少年狂笑，赞叹有加，历问小名，曰玉雪，曰秦云，曰淡粉，曰轻烟。谛视其貌，玉雪莹洁而霞晕，秦云娇小而便娟，淡粉如小鸟依人，轻烟若鲜葩濯露。少年乃左紫右拂，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四姬或巧笑，或腼腆，神光离合，微波潋洄。徐娘乃告退，少年悉屏左右，凡脱冠更衣，俱四姬周旋应侍。少顷，进酒馔，麟脂凤脯，象白驼峰，无不毕具。四姬各弄丝竹以侑之。徐娘复入，奉觞为寿。少年酒酣，亦障袖与徐娘嬉。徐娘固老于宫禁者，迎拒无不称旨。少年曰："四姬尽妙矣，顾齿稚情怯，似未能恰到好处也。设有骨肉停匀、姿态兼备众长者，则当以万金买一笑。子，香国之酋长，能为我广辟温柔乡耶？"徐娘从容进曰："妾夫兼搜并蓄，人间尤物，一室之中具焉，以伺中贵人，殆无不垂青者。今仙驾降临，自当悉索敝赋，以博天颜之喜。惟有良家子曰秋雯者，身价自高，轻易未肯款客，闻圣容嘉纳，或者敬效趋跄，已遣人捧之来矣"。是时李三在庭下与诸贵人杂沓酬应，不敢与闻室内事。徐娘传语促秋雯入，庭下诺诺声如潮。少顷，一婢捧美人入，珠香玉笑，光烛四隅，但觉室中人物，为彼所拂，无不顿增其艳。侍婢亦慧美可人。少年左倚隐囊，右弄玉佩，笑看佳人，凌波微步，不觉游神之惝怳也。秋雯既伏谒如礼。少年观之，果非四姬之比，乃作汉武语曰："吾老是乡。"秋雯遂起为寿。少年固豪于饮，不觉酩酊，至夜分，秋雯雪藕调冰，备极缱绻。既而碧天如水，月朗星稀，并倚朱栏，数茉莉新葩，乍放几朵。细语喁喁，深情旖旎。咏魏文非云非雨之句，想见夜来丰神，而繁掾之香囊叩叩，不啻为此际写照焉。自是穆宗辄以夜至，至则不复回宫，呼徐娘为阿奶，饮食言笑如家人妇子。李三

与李某俱乘隙献媚，上皆戏呼之为卿。因絮问前事，海棠春自言曾为宫娥。李三言从父入宫为弄儿，曾受先皇帝摩抚，而隐去姓名及圆明园之交涉，海棠春亦不言武才人之嫌疑也。一日，穆宗倚醉谈旧事，因及圆明园之兴废。上叹曰："如此胜场，惜归榛莽。不然，吾挟此一凤四雏，徜徉终日，仙乡何足道哉！今兹仆仆道途，致干母后诘责，大臣交章论谏，皆失此园居之患也。"李三进曰："如天之福，一园区区，何难修复，而顾惮于兴筑耶？圣德崇俭，固久著于天下。但中人之家，千金之子，犹必建亭馆，聚花石，以娱耳目，节勤劳，况天子之尊，乃绝无游观之所乎？陛下苟欲兴复，李某粤商，木植砖石皆可致，愿量力报效，不费国帑，需时仅三月工可竣也。"穆宗有喜色，既而曰："朕所患两宫意不欲，而恭王宗室大臣借题谏阻耳"。三曰："是无患也。皇上以孝治天下，两宫政躬勤勋，不可无颐养之所。先以此意颁示天下，而后奉两宫入居之。若事既大定，皇上惟所欲为，则大臣不能借题谏阻矣。"穆宗颔之。是晚，尽欢而罢。李三遂与李某商进行之策，而圆明园恢复之动机，至是遂勃发而不可遏焉。

当文丰之投福海以殉也，事起仓猝，家人咸不及知。有子曰殷德。闻变驰往，则以为父或避匿他所，遍觅不得。议和既定，始得老宫监问之，悉其殉难之由。泣诉于内务府大臣。时两宫太后垂念往事，知文丰死节，深为恻悼，因命殷德仍守废园，署管理大臣如故事，食禄有加，其属有主事及参将之武职焉。殷德恒以园务不能振兴为憾，且曰："吾祖父世理园务，及吾而鞠为茂草，宁不可羞？吾父在天之灵，当必以吾能复此园为克肖也"。遂百计求通于两宫，以修复为言。时东南军事方殷，捻、回尚炽，

两宫怵于清议，不欲有土木之役。西太后亦为端、肃两妃败兴，方自处于忧谗畏讥，更不愿多事娱乐，故殷德之计，迄不得遂。一日，方于园中修理颓败，有所谓天地一家春者，东太后旧居也；有所谓镂月开云台者，西太后旧居也；有所谓朗吟阁双鹤斋者，文宗游憩翰墨之所也：俱遭兵燹，榛莽盈眸，惟双鹤斋故屋犹存，亦复伊威在室，蠨蛸在户，不禁怆然今昔之感。忽报有客过访，观其刺，则粤东李某也。自骇素昧平生，胡为突如枉顾？殆欲寻访遗迹，以凭吊前朝邪？抑文人无俚，搜求故址以实掌故耶？但吾自愧榛芜不复，顾以国耻揭示众人，不如谢绝以俟异日，遂辞不见李某。李某不肯去，云："有要事启白，断不能默默以退。"殷德不得已，遂见之。李某因陈己见，谓两宫荡平匪乱，民间被福，而擘画多劳，必资颐养。皇上大孝，特以国帑未充，不欲兴工役耳。商民无所报称，愿谨献木植万株，砖石器皿称是，但求总管出奏，得旨允行，则事不足办矣。殷德窃喜，故诘李某何所求而出此。李某曰："先总管文公，不以商为不肖，特蒙垂许，凡园中修理之役，商无不与焉。前尘旧德，耿耿未忘，是以敢冒昧求请。"殷德闻与其父有旧，因详询姓氏始末，果忆幼时之曾睹有是客焉。乃移之密室而语曰："恢复园居，吾先人之志事也。有宗室某大臣及某内监，均利上之园居。今子既愿捐输木植砖石，则彼亦必愿捐工资。吾为之撮合，更以工程易办事言于上，则事必济矣。惟太后左右或为难，则非贿赂不可。"李曰："此亦易与耳。储十万金分洒之，尚何虑？"殷德大悦。李某且引之至三家，宴于留春精舍。适穆宗复临，宣殷德入，垂询园事甚悉。明日，庶驾幸废园，凡名胜处一一指示。上益心动，面语曰："但奏来，朕决意办矣。"是夕，殷德复与二李定

议于留春精舍，谓皇上已面允，则十万可不劳出囊，但奉两宫太后以珍奇数事可了。李三亦以为然，并许事成，则赠殷德以美姬、名马。殷德留宿精舍旁室中数日，由李某具名进呈园总管，转由内务府代奏。时内务大臣迈恒，西太后党也，受呈后以告太后。太后意犹豫，盖亦苦宫内拘束，不如园居之乐，遂遣内监安得海往视园务状。安得海矫旨呼殷德，怵以粤商牟利，须先献二十万，否则治朋比之罪。殷德力辩无行贿事，盖已与李三瓜分十万，故力拒安。安怒，殷德以告李，李请以五万为安寿，以五万馈内务大臣。安不允，必得二十万。三求他监缓颊，且宴之于留春精舍，业以十万定议矣。会穆宗不能忍，面诘内务大臣索原奏，立交军机签发。枢首恭亲王闻之，遍示阁臣，大不谓然。高阳、李相亦和之，言军务方殷，疮痍未定，而遽兴土木，如天下何？且此必奸民觊觎图利，破坏法纪，安可听从？近日闻上屡出微行，大为圣德之累。今更滥听检人，遽兴工役，大臣不言，上负祖宗，下辜民望，甚不可也。议未毕，太后适召见，两臣因极言重修淀园之非计。太后谕以缓议，其意尚未决裂。恭亲王退直，遂遣人访查其事，尽得二李与殷德勾通状，且于上之微行留宿，李三设艳囮不法事，具有端倪，止欲于召见时密奏太后。高阳、李相已风台谏力争，侍御沈桐甫淮者，骨鲠敢言，乃上书争于穆宗前。穆宗怒，立命召见，谕以大孝养志之义。沈素口讷，青蒲独对，慑于天威，但期期陈兴作非时，恐累圣德而已。穆宗数责良久，怒犹未霁。及退朝，乃补疏再进，略谓天子以天下养，凡可以博亲欢者，何可顾惜帑项，然淀园之毁，非由天灾。今时事艰难，外侮未息，即库藏充盈，亦不当据议兴修。皇上之意，原为两宫颐养起见，但臣恐园工落成，两宫入居其中，反觉愀然

不乐。愿皇上自强不息，时时以继志述事为念，则所以慰慕文宗及两宫皇太后者，于孝道尤为光大云云。疏上，穆宗意犹未释。两宫闻之，召恭亲王奕䜣入面询。恭王因言："臣查访已确，知此事起于广东奸民李光照。光照前与管园大臣文丰相识，知园工岁糜巨款，有利可图，遂复结纳文丰之子殷德，以捐输木植为报效之美名，实则彼乃窦人子，何来此等巨资。彼之野心诡计，将挟近幸为护符，藉得游历川、楚、江、浙诸产木场，勒索规费，以肥私囊，而为朝廷敛怨，实奸诡之尤。请下法司捕逮治罪，以杜觊觎之渐。"时西太后纳安宫先人之言，尚依违两可；独东太后俭德素著，闻言怒甚，立命逮李光照下狱。枢臣得旨将出，西太后召回，语之曰："须候皇上降旨，明日早朝颁发，勿泄可也。"既退，西太后密召穆宗入，责以修园事应先告己。由己发旨，则其事顺。今仓猝举议，为诸臣所格，又其事发于奸商之请求，不顺。速罢成议，又有从谏如流之美名。穆宗不得已，无词而退。明日，早朝，西太后使人觇之，则御座虚无人焉。大骇，密询诸枢臣，恭亲王等因涕泣言："上数微行，或彻夜不返，或至累日。诸臣怀忧已久，恐伤太后圣虑，勿敢以闻也。"于是西太后亦泣下，无词以白东太后，则以皇上不豫为言。即日降懿旨，逮捕奸商李光照，谓其藉端招摇，妄觊非分。殷德则姑置勿问。又降密旨，大搜五城司坊胡同秘密淫窝所在，孰藏天子踪迹。辇下大扰，三日不可得。乃遍考治侍从内监，或供出某处某处，迹之都非是。而李光照已就逮，鞫以主使党羽所在，迄不肯承。西太后忧甚，枢臣汹惧不知所出。安得海密奏西太后，曰："殷德曾与李光照侍上于某别馆，闻其地缛丽如淀园之镂月开云台也。苟询殷德，当可得其处。第勿操之过亟，亟则患将不测。"西太后乃

召殷德入，果不肯言，留之宫中，赏以酒食，令安得海从容餂之。先是安得海纳贿十万，仅收二万而事发，殷德中饱其半，以为安憾己，故罗织罪状，愤不与语。安竭意媚之，使其下献酒食；俟殷已微醺，乃诈谓之曰："太后不欲使主上暴慢谏之恶于天下，故勉从诸大臣议，取消修园事，实无意于杀李某也。但恭王及李相颇相逼，谓必彻究李某勾通奸诈底蕴。谳若成，吾辈皆殆矣。吾为二万金故，踯躅不宁。泣求于西后，故留子于此，欲以塞诸臣疑窦，非有他也。今密议已定，吾将往京兆署纵李出，以子手书往，嘱其速返帝所，劝帝还宫，则事可弥缝，以失囚对诸臣可耳。吾辈皆可无罪，子以为何如？"殷德信之，遂手书付安。安持书驰入京兆狱，矫旨释李光照出，以殷德书示之。安车马已备，遂挟光照行，曲折达留春精舍。时穆宗已染疾卧室中，四姬轮侍汤药。盖花柳毒发，从者皆惧罪不敢还宫。与三计议，拚匿帝舍中不复出，死则葬园内。闻光照归，大惊，知事已露。亟觅安，已无有。李三乃挈海棠春及四姬连夜遁匿他所，光照亦挈秋雯去。委帝空室中，追缇骑至，仅得扶帝还宫，则已病剧不可起，逾夕而殒。中外仅知为痘疾也。西太后杂治侍卫数十人，竟诛殷德。

李三赠殷德之姬曰春云。殷德既诛，独此姬未遁。殷德妻痛夫之毒由祸水也，虐遇之，既而以其有姿，将售诸勾栏。殷德子曰大绅，颇有心计，常欲复父仇，且愤管园之世泽既斩，禄不足赡家也，知朝廷方捕二李，乃谓母曰："请善遇春云，而以食指过繁，无以存活，求彼自为计。但令吾家稍获资助，斯得之矣。"殷德妻从之。春云果作书与其家人，令措资赎己。越数日，有人来询春云事，诘其姓名，支梧不尽告。大绅俟其去，尾而觇之，志其

处，归而绐春云曰："此家无男子而多妇女，恐系勾栏，不可自误也。吾虽贫，不愿陷子于烟花，以自赡养。且其人之姓名，屡问而屡不应，安知非歹人，子宜自爱。"春云憾然若感大绅之惠者，嗫嚅曰："其人亦吾家族之一，请少主勿疑"。大绅曰："然则彼胡闪烁至此"？春云敛衽曰："感少主恩，不敢有忘。今将拜别，言之亦无害。吾幼失怙恃，鬻于族叔，即来者之父是也，众皆称之曰李三。因有同姓李光照犯案亡命，恐为株连，故易姓名，且不敢出门过市。今吾兄弟辈始稍稍露头角，然家室犹屡迁其处，不欲令人知，以避祸耳。吾叔父多姬妾，非勾栏妓也。幸勿虑。"大绅姑作喜慰之状，且曰："吾贺子得所归，将市衣物以赆，明晨可送子行矣。"春云称谢。大绅立赴内务府呈报，言钦犯已得。内务大臣遣卫士从之。悉捕李三全家及李光照家属，惟光照子适返粤，得漏网。西太后命立诛诸犯，而以家产赐大绅，仍管圆明园遗址事务。春云闻之，自经死。西太后遂不复提修园事。后颐和园建筑，大绅犹得行走差云。

指严曰：圆明园，其尤物哉！一代兴亡，两君生死皆系之。清季政纲既坠，辄以虚名欺世，借曰祖宗法度，有其废之，莫敢举也。然而祸胎妖孽，实产颐和园之跨灶子焉。李三虽大猾，窃钩者而已。若李光照生于光绪中叶，安知不与小李者流，同膺慈眷耶？

西藏风俗记

（一）社会之阶级
（二）婚姻
（三）丧祭
（四）医药
（五）戏术及游嬉并节假日

西藏风俗记

沈宗元

一、社会之阶级

西藏人民合僧俗言之阶级，可分为三，每级中又分三小级，如下：

（甲）上级　藏语名拉布

（1）藏语拉布、楷拉布　意即最上级也，君主、皇族、活佛达赖喇嘛属之。

（2）拉布楷丁　即上中级也，摄政者、寻常达赖喇嘛、大臣、议员、顾问官、博学之喇嘛、大僧院之教授等属之。

（3）拉布楷达马　即上下级也，书记官及稍下之喇嘛与僧人属之。

（乙）中级　藏语名丁

（1）丁楷拉布　意即中上级也，数世之巨富、原地主及旧族与老人之曾独力捐资以助国者属之。

（2）丁楷丁　即中中级也，书记、家执事、侍从、庖人及其他司小事者属之。

（3）丁楷达马　即中下级也，军人、农人、佃客属之。

（丙）下级藏语曰达马

（1）达马拉布　即下上级也，服役于家之男女仆及其他雇

仆属之。

（2）达马丁　即下中级也，无定居者、有妾而无妇者、自甘乞丐者、穷民及无赖者属之。

（3）达麦达马　即下下级也，屠人、清道者、经理死人者、铁工、金工等属之。

二、婚　　姻

论西藏之婚姻制度，则其阶级之严，犹逊印度，富女可嫁贫夫，贫女可妻贵族。惟皇室及阀阅之家，其女通例不适下级人民，苟不得相当之偶，固宁送其女于僧院及尼庵也。

婚姻各级皆同，所异者惟饮宴时之资有丰啬耳。结婚之初，夫家例聘一媒往说于女家，如得允诺，则夫家即送酒及币等礼物于女家。女家则固辞，言其女不美不才，恐不足以执箕帚。媒则盛称新郎之善，女家则言若不蒙见弃，愿缔朱陈。请商之亲友，即报命也。数日后，许配之言，乃由媒以达于夫家。夫家乃致酒二十瓦或三十瓦于女家，女家即以此酒款其戚友并仆役，并赠每人巾各一方。中等人家之缔婚，夫家恒奉女家酒约五十瓦，钱约六百卢比于女家之老辈及戚友，亦每人各赠巾一方。婚姻之事，男女家皆由父母主持。

成婚后，女家即迎其女及婿归宁。三日后，乃遣其归，并与以乳牛（或犏牛）一、小马一、牝牛四、夏冬衣各二并珠宝绒毡木器及杯盘等用具，又银约五十两，女伴一，凡女之亲友及邻里曾受其一巾者，至是亦以一巾并一钱赠之归。

成婚后五日，新妇乃易新衣而服常服，对神行小祈祷。第六

日，新妇即躬亲家事。是时，新妇之弟或戚常伴之。过七日，乃离去。

成婚三月后，女家乃与友人及仆偕食物来婿家，求纵其女归家省视，婿则款留之十日或十二日，乃偕妇归岳家，并携衣物、酒食以为赠，至岳家住一月乃归。归时岳家亦赠其女及婿以衣服、珠玉等物。

若贫家之嫁娶，则礼仪甚简。至婚姻年龄，藏中殊无定限，通常婚嫁之年为由十五至二十五，而女常长于男。

藏中离婚之法律与习惯，颇可研究。今详述如下。若男子毫无罪过，愿与其妇偕老，而妇决欲与其夫离，则妇应按其夫娶彼时所出财礼之数加二倍赔偿，以为毁婚之罚，名曰离婚罚金，或无罪罚金。婚约消灭之时，藏律定此项罚金，妇人常出十八金屑，合一百三十五卢比，男子当出三金斯兰，合一百八十卢比。屑与斯兰皆藏币名。反之，若妇实无过，而愿与夫偕老，惟夫则决欲与其无罪之妻分离，则夫应给其妻十二金屑屑乃藏语，十二金屑合九十卢比。以为离婚罚金，或曰事奉工价，按其妻由成婚日以至离婚日，每日夜各用麦六磅计算，其夫又当归其妇以嫁装之值，妇则携其亲夫所赠之珠宝去之。惟不取其夫所赐者，妇复不要求得此项罚金。若离婚时而有子女，则男归父而女归母。若夫为富人，则裁判官可令其分其财产之一份与此离婚妻，以为其女衣食之资。反之而妻为富户，亦当有所给与于其夫，以为其子衣食之资。又两家订定婚约时，苟一为贵族之男，而一为平民之女，曾有明言夫妇应患难相安、乐欢与共者，当其离婚时，则其财产可按二人之真情与罪状并其匹配时彼此互赠礼物之数，而分享之。若离婚出于二人之愿意，则裁判官可不问二人之罪状何如，而为之均分其财

产。若奴仆之婚事，则其分合，一听命于其主人。设有一仆娶一妇，在主人之心，以为此妇必能事奉其夫。乃此妇竟无用，则其被弃时，应得其夫所有物之六分之一，而听主人为其夫另纳新妇。

西藏法律，禁同族人与在七世中之血族联婚。此律现已为藏人所蔑视，彼等恒与三世或四世之戚族订婚。就中如婆波斯。（Potos）康伯（Kfamta）二种人，其婚制尤为紊乱，兄弟可娶其姊妹，侄甥可娶其叔婶或舅母。普通藏人于同父异母之兄弟姊妹，可以互相嫁娶，又可娶其继母及婶。

藏中有兄弟数人共娶一妇以为妻，以便共守祖先之遗业而不分。此俗由康斯地（Kfams）传来，其地至今犹盛行此制度。游、张二地之藏人，近亦仿行此俗，惟尚未普及耳。诸弟如与表兄永久同居，则诸弟可永久视表兄之妻为其妻。如彼等与其长兄分居，则彼等不能更向长兄索资财，因彼等应得之份，已尽于此妻分内，而此妇仍得留为长兄法律上之正妻。又父或叔与其子或侄共妻，藏中虽间有之，然常极希之事。

三、丧　葬

藏人以为人之脉动与呼吸俱停止，犹不足以为生命灭绝之证，彼等以为人之灵魂，虽当其人已死之后，尚存留于身三日。故其人甫死，而即移之出瘗者，是乃罪恶之举也。现时西藏与蒙古凡人死，皆当停其尸于家三日，此三日中，戚友皆来吊，并祝死者来生之幸福。至第四晨，乃将死者及移尸者之运命占算之。又请一喇嘛，为行葬礼。喇嘛则作法，使死者魂魄由脑之一裂罅出。苟不得行此葬礼，则死者魂魄将失其大道，而入于永劫所，或地狱之

门。当是时，喇嘛独留于死者旁，一切门窗皆闭，必待喇嘛宣告死者魂魄已由何路出，然后人乃可入室。丧家因喇嘛任此庄严之事，乃以牛羊及金钱以为酬。其酬之厚薄，则视死者家计丰啬以为断。

当柩未离家之前，用一星士推占死者亲友之生辰。苟有人与死者生辰同一星辰，则其身将有大不幸，此等人即不得侍从葬事，而星士则因此而得赐与焉。是时用布将尸紧束置于舁床，向吉祥之方位而停于屋隅。近于死者之头，则燃五牛脂灯。环之以帘，于此帘中，则死者常嗜之饮食并一灯俱备焉。诘朝，柩乃出发于葬地，当柩出发时，戚友皆向之行一冥礼。以二人携酒茶及食品随其柩，死者之家僧或喇嘛则掷一钱于舁床上，而缓随其后。当其前行时，其右手乃击一手鼓，而左手则鸣铃。苟柩未至葬所，而中辍于地，则其事为大不祥。如不幸而遇此等事，则即于其地重新再为整理。拉萨之郊，有二葬地，一曰伐邦卡，二曰西拉夏。凡殡于伐邦卡者，则付三唐喀（西藏钱名）于此地寺僧，以为茶敬。殡于西拉夏者，则付一唐喀于守墓之人。每一墓地，皆有一大石碑，于其上刻死者之服饰，尸则置于下方。司此事之喇嘛，乃将尸截为无数片段，第一片则掷饲最大或最老之鹰，余则饲他鹰。死尸毕碎后，又将其骨与脑相和以饲鹰。既乃用一新瓷杯盛牛酪与麦粉燃之，以为香，以送死者之灵。司葬事者乃净其手，略离墓地而晨餐。日中乃归。由死者死时，四十九日间，皆当供献酒食，并燃麦粉牛酪松屑以为香。

至第四十九日，则凡属死者之衣履、冠带、钱币等物，皆净之以水，而送于喇嘛，以为死者祈福。喇嘛则登坛作法，为死者驱除邪神饿鬼，俾勿扰死者冥间之安居。

死者死后第七日，则缙祷者为之祈死后之冥福，而一切施

济，如谷食、金银等物皆以奉之僧人。此等举动，每值第七日，皆当举行至四十九日大宴喇嘛后乃止。若死者之衣物，则以送于寺僧，而其财产，则遵死者之遗嘱，赠于高僧；或有令闻之喇嘛。藏中遗嘱之制，其由来亦甚远，富人每以其财产遗嘱赐其子或其友，又留一纸以为其身后事宜之费用。

碎尸者，藏人自以为最慈善之举动，而最高之道德也。苟死者之尸，为群鹰所乐噬，则死者即为善人；反之，而鹰之来噬者殊少，且犬亦不近之，则其人即为大罪恶者。凡孕妇、无出妇及疯人之尸皆裹以革囊，而投之于淖浦河。西藏大河藏谚云："生子而不育者，白石女也，生女而不育者，半石女也，子女俱不生者，黑石女也。"此类妇女及疯人之尸皆极不净，不当葬于乡土境内，乃置之于最远之山谷，或蒙以马牛皮而掷之河。

活佛喇嘛之尸，则不用鸟葬而用火焚，其灰与骨，则宝藏之于器。他如贤俊之徒，系从佛教流派而出者，则存其焚余于金银铜器中。其保存之法，亦如埃及木乃伊术。将藏此焚余之器，供于神位，如佛像然。活佛，喇嘛死时，必言其死后当再降生于何时何地何家，并言此家为何种人及其姓名，嘱其友朋于其死后，致尽敬礼，以贺其来生之幸福。大勒河（totai）与大什河(tashi)二地喇嘛之死，则一切公事私事或商务市业，皆为之停止七日，妇女则禁装饰，男则禁服新衣，各三十日。寻常喇嘛与僧人遇此等事，则悲哀七日，不得剃头，当有事时，亦不得戴冠。各种人民，皆不得娱乐宴会戏剧及一切嬉游之事。如此举国尽哀之重大丧礼，仅限于此二大教主。其他寺院僧人或家长之死，则哀礼仅限于其亲近之僧人及友朋。又富贵人当其亲之丧时，不得举行婚礼并为远方之旅行。西京之佛教徒，其死也，尸则以火焚之。在

火葬后第四日，以一喇嘛为行洗礼，即将其遗骸骨烬收起，葬尸之地，则以水净之，然后遗骸则盛之于铁器中，骨烬则抛之山溪中。喇嘛与要人之骨烬，则细碎之后，以粘土和之，盛于贮像器中。此贮骨烬之器，则以置之庄严之地，如寺庙或山谷等处。至七日葬礼俱毕后，乃大招戚友宴饮，而此地亦有请僧人为死者驱逐邪魔之俗。

四、医　　药

藏医于痘疹之术，知识甚属有限，其种痘一依中国医生所用之法。其法选壮健儿童之痘疹稍轻，择其痘浆最良者，和以樟脑或冰片，用一管吹入患者之鼻中。惟选择痘浆时，当格外注意，并详为试验，乃不至贻误。水痘甚平和，故种痘者多用之。

犬癫症或恐水病于西藏、蒙古、中国最多。其症情何如，恒据犬之色以为断，或据其人受犬所伤之时日以为衡。此类医药，颇为有效。其法，用一吮毒器，器类印度之放血杯以吸出患者所受之毒，更于伤处放出其血。若患者当受伤之次日，即求医者诊治，则医者仅以火灸伤处，并贴以牛酪、郁金、含毒扁桃核及麝香等物制成之膏药，即愈。

在下康波（Kangbo）坡波（Pofo）白马客约（Pemakyod）及南藏之各处山地，并勒帕尔（nepal）西京（Sikkim）及布丹（buwtan）等地，常有一种鹅喉症之流行。考此症之源，系因土人常饮石灰质水所致。此症为藏医所能辨认者有六种，各种有各种之灸治法。其法，于耳后之头静脉放血出，又取患处隆起之筋肉并家传之秘药，和以野牛或羊之干喉、干鱼、盐类胡椒、螺

壳末等物，焚于药炼之器中，症即愈。

蛇蛟证于西藏高处殊少见，惟于低地如张坡谷（tsanqo）等处，则蛇最多。蛇蛟症之治法，亦同于犬癫症，紧束一绳于伤处，以放血杯放其血，然后以牛乳洗伤处。用以洗之乳，牛乳固可，若驼乳则最为神效。因亚细亚高原居人，尝信蛇，苟咬骆驼，则蛇立即死，而驼仍无伤故也。若人被伤之后，苟不发极热之感觉，则火灸治疗法，在所必用。受此症者，治内之药，如益智、麝香、胡椒及其他土药，亦所当服。在白马客纳之野人，当其受此患时，常不惮截去其伤处之筋肉，然后以麝香及熊胆敷置伤处，而紧束之，以俟其愈。又拉诺（lalo）人常食蛇而弃其首尾，以为有毒。

当西历正二月时，拉萨府常举行祈祷之聚会，四方来者极众。是时每起一种传染病，人民感受其殃，若治之不得当，则病者不出十日即死，然病能支持十三日，则痊好犹有可望。此等症，藏医以土药治之，恒有奇效。

于拉萨西格泽（shigatse）及其他西藏城镇及寺院，有一最危险之症，人得之即死者，则疯瘫是也。此症为藏医所能辨识者凡五种。据其言此症之发现，恒在成运之月之初四、初八、十一、十五、十八、二十二、二十五、二十九等日，凡人年逾六十而得此症之任一种，鲜有能再生者。若患者为此症中不甚危险之一种，则尚可乞灵于药物。

癞病为亚细亚高原流行之病。此症称谓不同，或曰蛇病，或曰腐蚀病。此病之原，土人每以为邪神故意祸人之所致。故亚细亚高原之民，常于门前插有符咒之旗，以阻此症之来。又此病之原，每由起居、饮食之不适宜所致。藏医辨其类共有十八种。医

治之法，不外祈祷此症之神或服本地之丸药。

浮肿症高亚细亚虽少，然在西藏东南境则颇多。此因食不滋养之物，或运动后饮水过多，或卧于潮湿之地致身体受寒，因之而消化减少，故病由此生焉。此症共有十二种，大别之为热液肿，或冷液肿。此症之治法，藏人以骨灰为最良之药，他如葡萄、肉桂、铁酸、化物、柘榴、石灰等物亦用之。

胃弱症（即消化不良）于西藏最多，为藏医所辨别者共四十三种。

齿痛症于西藏人亦为通常之病，盖因天气过于严寒，而水泉太冷之故。在张塘远地之居民，每于三十岁以前齿即脱落。

五、戏术及游嬉并节假日

藏人之玩具，亦有数种，有所谓多眼戏者，状如象棋，又有骰，系用以掷者。此等嬉戏，虽宗教中人，亦许为之。他如角力、射箭、马上掷球等游戏，惟人民得为之，喇嘛则不许也。喇嘛而欲为此等游戏并跳舞、唱歌，则仅限于新年、假日。

仲夏时，藏中人民及贵族，皆盛张帐幕，为唱歌、跳舞、野游等戏，以共相娱乐，数日乃止，八月则有中秋节，历时七日，或十四日，或二十一日，此时喇嘛与人民群相娱乐，并为跳舞、斗技等游戏。此节凡北方佛教国皆有之。藏人于七月两月之时，沿河岸张以帐，男女共洽其中，以为此乃清净礼也。

在十二月之后，本月则有喇嘛跳舞于各寺院，以为足以驱逐邪魔。有时，九月初四、初六及二十二，皆为节日，因九月二十二日为佛降生日故也。

当西历六月之初，以至七月中旬，凡喇嘛皆退居于僧庙。在此时期中，彼等不得妄自出庙，并为娱戏之事。此俗名曰雅拉斯意，即夏日居留也。

夫勒与大喜二处，喇嘛之生日即为假日，其满三岁或二十五岁、四十九岁、六十一岁、七十三岁、八十五岁等时，则为大节日。藏人对于日月蚀，其宗教之礼仪，一如印度。

大喇嘛之厨所，乃一黄色大建筑，位于其宫之东。其烹煮器，皆饰以金银及宝石，约值二万卢比。又此等器，皆以坚金为之。又其所食之犏牛，人民对之，皆当致敬。

当新年将近时，则有五喇嘛为大喇嘛备糕点并美食。彼等之口，即喇嘛常蔽原丝数层，如此庶为大喇嘛所备之食物，不为呼吸气所污。穴多坎，村中常有造面食、糕点者二三百人，以供吏喇嘛人民之需。每值新年，藏人无论贫富，皆有所预备，如中国然。

月之三十日，谓为新年之晚，各家器具及装饰皆重新洁治，各种供物皆备具于家中正庭，凡墙柱门楣等皆以稀乳水净之，门上则画有莲花及兽爪形，土人以为可以永保吉祥。夜间则通城灯烛辉煌，如此者凡三夜乃止。

新年日，土人谓为帝之新年，于此时大喇嘛则受朝贺，执政大臣则致礼喇嘛以祝其幸福，并送以酒及食物。喇嘛受而尝之，先酒而后食。乃鸣喇叭，达赖喇嘛乃登位，各官及僧正皆依次而坐。先食茶，次食牛乳与糖炙之蕃薯。食讫，诸人皆向喇嘛致祝，并献一礼巾，约长八尺。喇嘛则温语抚慰，众人并答以吉祥语。

新年时，跳舞之人，遍于街衢或各人家。彼等皆戴一假面，

状类黑鬼，颚下饰以松白之髭。当各家晨宴时，彼等则往跳舞，或言吉祥事。午后，各家复均有宴事，男女宾客与宴者，皆当跳舞。跳舞时先女次男，继则男女合跳。新年之酒宴止于第三日正午，是日各寺院僧人皆聚于觉康地，听大喇嘛讲道说法。由此三日以至月之二十四日，彼等常有一大祈祷之聚会。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清代野史 第四辑
作者=张汝杰 杨俊明
页数=362
SS号=10062776
出版日期=